

國學基本叢書

城

集

中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4908

~~175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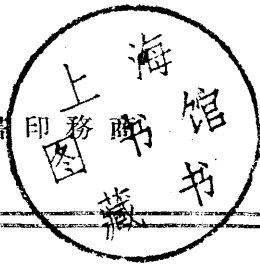
書叢本基學國

集 城 樂

(中)

撰 轍 蘇

行發館書



欒城集卷第二十一

書一首

上皇帝書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官至疎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驚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蕪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

惟陛下卽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飢。苟加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旣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旣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某年之前。而罷之於旣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繕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

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嶮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卽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慝亂。慝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

之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絜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乎僭亂。創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狗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勦。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綬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

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鉤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當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世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

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宄吏之弊可去矣。宄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勢。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

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得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宋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旣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

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

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士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實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未大之憂。而餽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旣強。天

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卽用舊法。官出舡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其舡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舡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

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屬。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

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樂城集卷第二十二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

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飢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爲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

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眞病。而死之非眞死也。它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旣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誼。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爲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爲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爲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轍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略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宜轍再拜。

上曾參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夫昔之爲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眎。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爲可。而蹇叔以爲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介臣。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爲哉。溫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爲京兆。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行道之人。爲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爲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吏。崑黽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爲莽鹵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

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概見於此。觀其略可也。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織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奧。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且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桶。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擾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藁莽。芟夷蹶取。皆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魚師。結網聚餌。左強弓。右毒矢。陸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鮫鮓。熊羆虎豹之皮毛。鼃龜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隨侯夜光。間以類玳。磊落的矚。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爲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邾巽孔忠公西輿公西蒧。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揚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荊榛棘茨。蹊隧滅絕。求

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己之得之也。轍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於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贛。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歎。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惟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校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

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閒而入於其中。雖揚雄尙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闥之中。兀然頽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子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知其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汎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効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趨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其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其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絜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略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仄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若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甚。

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

轍自陳君足下。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胸中也。既而問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遊。旣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爲文爲贈。讀之愴然以清。追慕古

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遊。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既而東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爲葬。嗟夫。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若所爲行。求今之人。則其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斂手足形還葬。此則曾子之所以葬其親也。而何病。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贍。愧實在我。而子何病。今既七月矣。惟自勉以禮。不宣。轍白。

又

蒙惠書論詩。許以五百篇爲惠。既知所從學詩之人。又知所以作詩之意。五百篇雖未至。然見此書。已與見詩無異矣。應掾言。迫於解舟。有書不能盡取。卽此詩是耶。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略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亦自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每得其所爲。輒諷咏終日。譬如新病。暗人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尙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答黃庭堅書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疎。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

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轍啓。女夫王君適自徐還，篤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無以爲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籍，雖追惟疇昔耘耜之勤，欲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寘足。況夫通都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目廣大，物難稱愜，乃欲遊目縱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雋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學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詣蓋耽悅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聞轍被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營其故，遽以知道許之。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土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轍哉。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沒於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爲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祀，頃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蕪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旣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柏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爲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

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行亦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輟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載越。

此
页
空
白

欒城集卷第二十三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既以爲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粵維我聖祖。功緒永遠。肇自皇世。超絕周唐。逾千萬年。威神在天。靈德在下。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歲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筠故附庸豫章。列爲成國。維近匪遠。吏民朴陋。野不達禮。承命不蠲。因仍故宮。卽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稽首東嚮。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瞻受命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旣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宮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峯。道遙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眈眈其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祇肅。臣輟適以謹來。睹其終始。乃拜手稽首。爲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吏亦怠荒。禮失不知。習爲舊常。於穆聖祖。宅神皇極。降鑒在下。子孫千億。羽衣玉佩。旗纛旒節。巍巍煌煌。秩祀萬國。如日在天。靡國不臨。筠雖小邦。其有不歆。東廡西嚮。誰皆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深山之間。野水之濱。禮樂聲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失而不圖。民以罔觀。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愚。禮教實墜。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

九峯之杉。逍遙之枿。易直且修。弗斲而堪。新堂有嚴。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祇。

齊州閔子祠堂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左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儼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茫。不知其邊。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價。觸蛟蜃而不讐。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二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爲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旣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爲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爲武城宰。以弦歌爲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彼獄訟。不諉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爲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舉鞏洛。北兼鄭滑。南收陳許。蔡汝唐鄧。申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

縈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淳。鬪訟簡少。盜賊希闊。外無蠻夷疆場之虞。內無兵屯饋饟之勞。爲吏者常閒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戶口寡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賦之入。於他路爲最貧。每歲均南饋北。短長相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它路爲最急。雖然。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爲富。雖急而可以爲佚也。熙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吏有不知。事遽則人有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咨度於內。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鄭滑并於畿內。自某某若干州爲南。自某某若干州爲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丞陳君知儉。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旣而爲轉運判官。復爲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實功最力。將刻名於石。以貽厥後。而顧瞻前人。泯焉未紀。乃按典籍以求遺放。自開寶以來。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嗚呼。盛哉。夫若干人者。遠矣。其詳不可得而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有考焉。是以具載於此。熙寧六年十月日記。

齊州灤源石橋記

灤水之源。發於城之西南山下。北流爲埭。其淺可揭。城之西門。跨而爲橋。自京師走海上者。皆道於其上。每歲霖雨。南山水潦暴作。匯於城下。橋不能支。輒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淫潦繼作。橋遂大壞。知歷城施君辯言於府曰。水歲爲橋害。請爲石橋。以紓其役。距城之東十五里。有廢河。敗堰焉。其棄石鐵。可取以爲用。府用其言。以告轉運使。得錢二十七萬。以具工廩之費。取石於山。取鐵於府。取力於

兵自九月至十一月而橋成。民不知焉。三跌二門。安如丘陵。驚流循道。不復爲虐。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於城上。視其工之良窳。與其役之勞佚。而勸相之。知歷城施君實具其材。兵馬都監張君用晦實董其事。橋之南五里。有大溝焉。屬於四澗。以殺暴水之怒。久廢不治。於是疏其壅塞。築其缺而完之。橋之西二十步。有溝焉。居民裴氏以石壅之。而屋於其上。水不得洩。則橋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舊而止。又明年。水復至。橋遂無患。從事蘇轍言曰。橋之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於民。法令寬簡。故其功易成。今法嚴於卹民。一切仰給於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其功比舊實難。非公之老於爲政。與二君之敏於臨事。橋將不就。夫橋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於舊則倍。不可不記也。遂爲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與其所欲。而廢其所患。苦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龔遂治渤海。督之耕牛。衛颯治桂陽。教之嫁娶。茨充代颯。誨之織屨。此四人者。非其強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爲之勸。盼盼相視。不能以自致。非得賢長吏。以時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顧以相生養。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學官。施於齊魯之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邠郃之野。則厭衛之嫁娶。茨之織屨。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於非且笑也。故爲治者。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蓋無所必爲。亦無所必置也。弋陽郡居長淮之西。地僻而事少。優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爲政。安而不擾。誅其豪強。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訪其士民。問其所欲。爲。咸曰。吾郡旣庶。且

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宮室。貌象。庫陋廢圯。民不信嚮。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爲愧。而莫或先也。公曰。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爲。苟誠欲之。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語之。故民勸其令。相帥從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極聖祖諸殿。清淨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趨功勩力。先告工具。棟楹峻峙。瓦甃緻密。爲佛菩薩衆像。尊嚴盛麗。儼若在世。士女和會。耆孺咸喜。稽首祈福。如慰如慕。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復新於元豐癸亥。中間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嗚呼。循吏之疎闊。而政之難成。其久如此。明偕知民之悅。故以告於公。請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來屬余。余考之循吏傳。以爲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粃稻。竹箭榘棊茶楮。民富而無事。然以其嶮且遠也。士之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閒。元豐三年。余以罪遷焉。旣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嶮遠之爲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間獨取郡之圖書。考其風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爲余之居也。昔東晉太寧之間。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它州爲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爲道士服。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焉。祖興於江西。於是洞山有价。黃蘗有運。真如有愚。九峰有虔。五峰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予乃以罪故得兼而有之。余旣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

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則與學禪者宜。既與其徒出入相從。於是吐故納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去。洒然不知網罟之在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嶮遠之不爲予安。而流徙之不爲予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之間。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說。晚得法於浙西本禪師。聽其言。摩訶不勸。郡人有吳智訥者。治生有餘。輒盡之於佛。既爲僧堂之後室。又爲聰治其法堂。皆極壯麗。凡材斲金漆。皆具於智訥。堂成。聰以余遊之亟也。求余爲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爲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嶮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一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爲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爲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眞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崖野。

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卽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已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饒嶮堙圯。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告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波定。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既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有叩而應。時止而止。非辯非訥。如如不動。

諸佛既然。我亦如是。

此
页
空
白

欒城集卷第二十四

記九首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漕。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圯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願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紲。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生死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

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學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不得歸休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陽蘇轍記。

武昌九曲亭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樾。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小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翫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花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王氏清虛堂記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環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詠。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清者以濁爲汗。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囿。沈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旣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沈京師。旣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驚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記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旣發。合而爲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

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嶮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能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蘇轍記。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州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

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黃州師中庵記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余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旣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爲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大守聽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

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五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皁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溉。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闋而罷。元豐八年正月十四日。眉山蘇轍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爲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

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爲其園也。凡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略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二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強。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列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高安太守朝請大夫毛公。與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趙公。里人也。公始以老歸故鄉。大夫適方家居。與公出入相從。爲山林之遊。朝夕無間。公好爲詩。而大夫以詩自名。遇其得意。輒以詩相屬。元豐三年。大夫來守高安。簿書期會。非其意也。間與客語。有歸歟之歎。曰。要當從公於松石之間。逍遙以忘吾老。時又出公之詩。以夸其坐人。公詩清新律切。筆迹勁麗。蕭然如其爲人。蓋老而益精。不見衰憊之氣。卒能觀之。不知其既老之爲也。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於京師。其容粹然以溫。其氣肅然以清。十年之間。富貴煒燁。談笑於廊廟。而其所以爲公者。漠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公。今又十餘年。聞之公之鄉人。見之公之詩書。其風力骨骼。有加而無損。亦與始見無異。然後知公之所以過人者。遠甚。蓋人必有不可變者。然皆汨沒於塵垢。與物流轉而不返。於是索然茫然。與髮皆白。與齒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公之不可變者。轍亦安足識之。蓋亦見其見於外者而已。大夫將刻公詩於石。而屬轍爲記。

此
页
空
白

欒城集卷第二十五

墓表銘四首

伯父墓表

蘇氏自唐始家于眉。闕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爲政于鄉。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孫君堪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莫利進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旣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爲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輩出。至于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爲稱首。公諱渙。始字公羣。晚字文父。曾大父諱祐。妣李氏。大父諱果。妣宋氏。考諱序。以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尙書職方員外郎。妣史氏。追封仙游蓬萊縣太君。公少穎悟。職方君自詭以家事。使公得篤志于學。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公雖少年。而所與交遊。皆一時長老。文詞與之相上下。天聖元年。始就鄉賦。通判州事。蔣公堂就閱所爲文。嘆其工。曰。子弟一人矣。公曰。有父兄在。楊異宋輔與吾遊。不願先之。蔣公益以此賢公。曰。以子爲三人。以成子美名。明年登科。鄉人皆喜之。迓者百里不絕。爲鳳翔寶雞主簿。以能選開寶監。未幾。移鳳州司法。王蒙正爲鳳州。以章獻太后姻家。怙勢驕橫。知公之賢。屈意禮之。以郡委公。公雖以職事之。而鄙其爲人。蒙正嘗薦公于朝。復以書抵要官。論公可用。公喻郡邸吏。屏其奏。而藏其私書。未幾。蒙正敗。士以此多公。罷爲永康錄事參軍。歲饑。掌發廩粟。民稱其均。以太夫人憂去官。起爲開封士曹。雍丘民有獄死者。縣畏罪。以疾苦告。府遣吏治之。閱數

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冤。夏人犯邊，府當市民馬，以益騎士。尹以諉公，馬盡得而民不擾，以薦知鄢陵。始至，散蠶鹽，吏不敢爲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盜蜂起，剽略父老驚怖，相率請公自救。公慰諭遣之，而陰督吏士數日，盡獲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與父皆訴之，捕得公，閱其窮而爲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兄喻公意曰：弟死復生，適有見者，不敢再也。由此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公去，負任從之數千里。通判閩州，州苦衙前法壞，爭者日至，公爲立規約，訟遂止。雖爲政極寬，而用法必當，吏民畏而安之。閩人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公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侁以獲仕進，其始爲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侁仕至諫議大夫，號爲名臣。職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能，留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閩人惱懼，時方闕守，公領州事，陰爲之備，而時率寮吏登城縱酒，民遂以安。亂兵適亦敗散，不及境，還朝，監裁造務，未幾而職方君沒，葬逾月，芝生于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爭訟，民便安之。鄉書手張宗久爲姦利，畏公，託疾滿百日去，而引其子爲代。公曰：書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宗素事權貴，訴于府，府爲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傳上旨，以宗爲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曰：一匹夫能亂法如此，府亦不可爲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絢愧，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爲祥符令者？絢以公對，上稱善，命內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于溫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矯命者逐之。一府皆震，包孝肅公拯見公，嘆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遠矣。公嘗出，見一婦人，弊衣負米，顧曰：此蘇士曹也。公怪，使人問之，曰：嘻，我廖戶曹女，流落爲人婢，因泣下。公惻然，訪其主，以錢贖之，迎置縣空屋中，擇婦人謹厚者視之。廖君昔與公同爲府中掾，公帥寮舊嫁之，罷

知衡州。未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公察而疑之。問尉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居人以獻。公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尙何視佗人。必此爲姦。訊之而伏。佗日果得真盜。衡人以公爲神。還知漣水軍。未行。會樞密副使孫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牆。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謂之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爲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故爾。公笑曰：何至是。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遂以無事。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閬人聞之。罷市相率爲佛市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太中大夫。夫人楊氏。累封玉城同安縣君。公沒之明年六月庚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申。合葬于眉山永壽鄉高遷里。生子三人。不欺。太子中舍。監成都糧料。不疑。承議郎。通判嘉州。公旣沒。相繼而亡。季曰不危。家居不求祿仕。女四人。長適進士楊薦。次適進士王東美。次適遂州節度推官任更。季適宣德郎柳子文。孫男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尋。千憶。時暉。女子十人。曾孫男女十二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好讀書。老而不衰。平居不治產業。旣沒。無以葬。善爲詩。得千餘篇。題其編曰：南塵退翁。雜文書啓章奏若干卷。記平生所蒞歲月爵土一卷。曰：蘇氏懷章記。其爲吏。長於律令。而以仁愛爲主。故所至必治。一時稱爲吏師。公沒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曰：先君旣沒。而二兄不淑。惟小子僅存。不時記錄。久益散滅。則不孝大矣。轍生九年。始識公于鄉。其後見公于祀。聞公之言。記公之遺烈。僅識其一。二謹拜手稽首。書于墓之碑。曰：轍幼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爲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

遊於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者。舉然不然。輒爲鄉所擯。曰。是何名爲儒。故當是時。學者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今將三十年。歸視吾里。弦歌之聲相聞。儒服者於它州爲多。善矣。爾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爲可也。皆再拜曰。謹受教。及長。觀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爲。動以律令爲師。而見義輒發。未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爲者。力爲之不疑。鄭子產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爲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思自諸父沒。後生不聞老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於俗。轍懼子弟之日怠也。故記其所聞以警焉。元祐三年歲次戊辰十二月朔日癸酉。從子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轍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公諱奎之女也。簡肅公事眞宗朝。所至以才名稱。晚事仁宗。爲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公剛毅守節。事不苟隨。朝廷賴之。天下至今稱焉。文忠公以文章名當世。其風節尤峻。蚤歲以言事不合。流落于外。仁宗亮其忠。晚用之。亦參知政事。仁宗英宗之際。其所以綏靖朝廷者。與丞相忠獻韓公相爲表裏。蓋二公之功名。士大夫舉知之。夫人簡肅公之第四女。母曰金城太夫人。亦賢婦人也。夫人高明清正。而敏於事。有父母之風。及歸于歐陽氏。治其家事。文忠所以得盡力于朝。而不恤其私者。夫人之力也。而世莫知之。初。簡肅見文忠公。願以夫人歸焉。未及而薨。及文忠公貶夷陵令。金城以簡肅之志。嫁夫人于許州。不數日。從公南遷。始韓國太夫人。性剛嚴。好禮。夫人生于富貴。方年二十。從公涉江湖。行萬里。居小邑。安于窮陋。未嘗有不足之色。事韓國時。其起居飲食。寒溫。

節度未嘗少失其意。雖寒鄉小家女，有不能也。夫人幼隨金城朝於禁中，面賜冠帔。及文忠爲樞密副使，夫人入謝，慈聖光獻太后一見識之，曰：夫人薛家女邪？夫人進對明辯，自是每入輒被顧問。遇事陰有所補，嘗待班於廊下，內臣有乘間語及時事者，意欲達之文忠。夫人正色拒之曰：此朝廷事，婦人何預焉？且公未嘗以國事語妻子也。文忠既歸老穎上，慈聖嘗幸集禧，過其舊廬，使人訪問夫人。其後姻家有入禁中者，慈聖猶使傳旨問勞。文忠既薨，夫人不御珠翠羅紈，服布素者十七年。文忠平生不事家產，事決於夫人，率皆有法。從文忠起艱難，歷侍從，登二府，既薨，盛衰之變備矣，而其出入豐約，皆有常度。以韓國治家之法，戒其諸婦，以文忠行己大節厲其諸子，而不責以富貴。平居造次必以禮辭，氣容止雖溫而莊，未嘗疾言厲色，而整衣冠，正顏色。雖寒暑疾病，不改其度。將終，疾革，言語如平日。見諸子號泣，曰：吾年至此，死其常也。比爾等憂，豈復預吾事邪？其天性安於禮法，恬於禍福如此。享年七十有三。元祐四年八月戊午，終于京師。十一月甲申，祔於文忠之塋。夫人始以文忠貴，封壽安縣君。八遷爲仁壽郡夫人，復以其子三遷封安康郡太夫人。子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少府監丞奕，故光祿寺丞監陳州糧料院葉，朝散郎尚書職方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辯，宣德郎監澶州河北酒稅，其四人皆未名而卒。女三人，皆未及嫁而卒。孫男六人，慈、陝州司戶參軍憲，新授滑州章城縣主簿恕，雄州防禦推官監西京左藏庫愬，愿、懋，並假承務郎。孫女七人，長適權忠武軍節度判官蘇京，次適承事郎元耆弼，次適許州長社縣主簿范祖朴，次適承奉郎王徽，次適承務郎王景文，次許嫁承務郎蘇迨，次尙幼。適范王氏三人，皆早卒。曾孫二人，延世、奉世。若薛氏歐陽氏世家，既具於簡肅文忠之誌，轍少獲知於文忠公，出入門下，與其諸子游，知夫人平生爲詳。

而子業復以狀求銘。銘曰。

簡肅之肅。夫人實承之。文忠之忠。夫人實成之。既成其夫。亦遺其子。白髮素襦。動不忘禮。貧富之交。生死之間。有以壯夫而莫克安。夫人居之。不懼不疑。問誰使然。簡肅之遺。有立於朝。文忠子孫。豈獨文忠。夫人與存。

全禪塔師銘

黃檗斷際禪師之後十有九世。曰道全禪師。洛陽王氏子也。生而不食葷血。父母異之。使事其舅。廣愛演師。十有九年而得度。二十年而受具。游彭城。歷壽春。受華嚴清涼說於誠法師。朝授師說。夕能爲其徒講。彭城有隱士董君。識師非凡人也。勸遊南方。問無上道師。乃棄其舊學。渡江而南。始從甘露夫禪師。茫無所見。復從棲賢秀禪師。秀勇於誨人。示以道機。迷悶不能入。深自悔咎。至啗惡食。飲惡水。以自礪。凡七年。道不見。舍秀遊高安。事洞山文禪師。五年而悟。告文曰。吾一槌打透無底藏。一切珍寶皆吾有也。文喜曰。汝得之矣。自是言語偈頌。發如涌泉。不學而得。高安太守請師住石臺清涼。已而徙居黃檗。師爲人直而淳信。不飾外事。元豐三年。眉山蘇轍以罪謫高安。師一見曰。君靜而惠。可以學道。轍以事不能入山。師每來見。輒語終日不去。六年。師得疾甚苦。從醫於市。見我語不離道。曰。吾病宿業也。殆不復起矣。君無忘道。異時見我。無相忘也。旣而病良愈。還居山中。七年。轍蒙恩移績溪。令十一月將西行。意師必來別我。師遂以病不出。十二月乙丑。升堂與其衆訣。歸而趺坐。欲化。衆強之臥。遂臥不動。不復飲食。明日丙寅而寂。體煖香輒。凡十五日而茶毗。得舍利光潔無數。享年四十九。臘三十。明年二月十三日。其徒葬之斷際塔之

右其友人聰禪師與其徒思聰皆以書來績溪曰師逝矣君知之者以舍利爲信請爲銘其塔而刻諸石爲之銘曰

偉哉菩提心一切皆具足云何有不見迷悶去狂惑譬如衣中珠一見不復失假令墮塗泥以至大火坑珠性常湛然不應作異想全師大乘師晚悟最上乘身病心不滅身滅心不滅西域師子師中國惠可師皆不免厄死而況其餘人疾病不能入刀兵不能攻非彼有不能乃我未常受我今爲師說智者不當疑

閑禪師碑

閑禪師者臨濟玄公九世法孫而黃龍南老嫡嗣也南老以道化江西其徒常數百人而師爲高弟南每嘆曰祖師之道不墜於地斯人是賴南雖在世而學者歸之已如雲矣南旣寂一時尊宿無有居其右者熙寧年廬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未暮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人聞其捨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愈篤居二年元豐四年三月十三日浴訖趺坐以偈告衆以將入滅遂泊然而化旣化神色不變鬚髮鬢而復出廬陵守與其人來觀者如堵皆願留事真相長老利儼稟師遺言閣維之薪盡火滅全身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居士長者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其所獲幾至數斛師法名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得而吞之覺而有孕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肉年十一事建州昇山資慶長老德圓十七削髮受具二十辭師遠遊及其終也年五十三臘三十六余未嘗識師元豐七年過廬山開先見瑛禪師言及師事且曰瑛少嘗問道於閑師願

爲文刻石。傳示久遠。余許之。明年遣其徒請於績溪。余有善知識。本出於南老。將問之。益信而作。五月辛亥。得疾。寒熱癸丑益甚。余正臥。念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今我此疾。何自而至。少頃。卽睡。夢有告者曰。如閑師復何疑耶。疑疾病矣。余聞之。矍然。卽於夢中作數百言。詞甚雋偉。覺而忘之。病亦稍愈。乃爲之碑。而系之以偈曰。一切諸如來。惟於一性通。具足大神力。或坐微塵裏。而轉大法輪。或於一毛端。普見寶王刹。或於見在土。遍見一切土。彼此無壞相。或於見在上。直上忉利宮。人天相還往。而無有難相。或令土石沙。皆化爲黃金。一切皆得取。或令江河海。皆化爲酥酪。一切皆得食。或近取一劫。而演爲十劫。或遠取百劫。而促爲一劫。一切無礙法。河沙不可擬。閑師得正眼。久爲僧中王。及其滅度時。廣作諸法事。顏色不動搖。爪髮日滋長。薪盡火亦滅。凝然不解散。益薪助以油。爾乃就變滅。是時人天哀。大風吹陰雲。發瓦折大木。煙氣所及處。皆得大舍利。圓明如寶珠。精色如真金。其數千萬億。是事大希有。聞者以爲疑。我昔忝聞道。亦不免斯惑。病中夢訶者。閑師事何疑。有疑卽是病。不當作是見。夢中悔謝客。口作數百言。曾不以意作。已覺不能記。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復以告璞師。刻石示學人。

傳二首

孟德傳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旣爲兵。不獲如志。嘉祐中。戍秦州。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與人。而逃至華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糲。攜以入山。自念吾禁軍也。今至此。擒亦死。無食亦死。遇虎狼毒蛇。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復卹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糲。旣盡。取草根木實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脹滿。

無所不至。既數月。安之如食五穀。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飢。然遇猛獸者數矣。亦輒不死。德之言曰。凡猛獸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號。其聲震山谷。德以不顧死。未嘗爲動。須臾奮躍如將搏焉。不至十數步。則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試之前後如一。後至商州。不知其商州也。爲候者所執。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孫謂之曰。吾視汝非惡人也。類有道者。德具道本末。乃使爲自告者。置之秦州。張公安道適知秦州。德稱病得除兵籍爲民。至今往來諸山中。亦無它異能。夫孟德可謂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顧。故有所慕。有所畏。慕與畏交於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見於面。顏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見侮。強者見笑。未有特立於世者也。今孟德其中無所顧。其浩然之氣發越於外。不自見而物見之矣。推此道也。雖列於天地可也。曾何猛獸之足道哉。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上者。有虎自山上馳下。婦人倉惶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執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豬狗類也。以杖擊之。卽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其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不敢食。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子瞻題。

丐者趙生傳

高安丐者趙生。弊衣蓬髮。未嘗沐洗。好飲酒。醉輒毆冒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嘗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非有道者耶。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莫。生來見予。予詰之曰。生未嘗求人。今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君耳。旣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澆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嘗告予。吾將與君夜宿于此。予許之。旣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游於它所。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游何至。曰。吾常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暴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人亦知相敬耶。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吾見也。因歎曰。此亦邪術。非正道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將不學而能。然後爲正也。予曰。養氣請從生說爲之。至於養性。奈何。生不答。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予曰。然。亦嘗夢先公平乎。予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憂樂之知乎。予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予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自心以下。骨如鐮刃。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嘗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游四方。少年無行。所爲多不法。與揚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理。槁死無能爲也。是時。予兄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子瞻之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居興國。畜駿驥。爲驟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沂江將謁公黃州。至雲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於黃州識蘇公。爲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予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盡揜。故德順時見於外。今余觀趙生。鄙拙忿隘。非專自晦者也。而其言時有合於道。蓋於道無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能久生變化。亦未可以語古之真人也。道書屍假之下者。留腳一骨。生豈假者耶。

敍三首

類篇敍

范景仁侍
譔託譔

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爲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旣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爲集韻。書成。以爲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爲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爲政。登龜取鼃。攻梟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爲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爲類篇。以說文爲本。而其例有八。一曰。槩槻同部。而啞啗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

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草。診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霧。古氣類也。而今附雨。訖。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一先之附天。一生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爲玉。朋之爲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品。白之加燭。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惟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文若干。

古家誠敍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不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沔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饕。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之。又集古家戒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嘆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

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四月三日。眉陽蘇轍敘。

洞山文長老語錄敘

水流於地。發爲草木。鹹酸甘苦。皆水也。火傳於薪。化爲飲食。飯糲羹臠。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言動。皆心也。古之達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細而秋毫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爲千萬。千萬爲一。皆心法爾。然而非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人有以飲食臥具衣服。有以園林臺觀虛空。有以寂嘿無說無示。蓋事無非法者。然有聞思修法門。衆生由之以入。如大衢路。既徑且易。自達磨西來。諸祖相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既明。出語皆法。譬如古木。生氣條達。花葉無數。顛倒向背。穠纖長短。無一不可。譬如大海。溼性融溢。隨風舒卷。波濤流轉。充遍洲浦。無一不到。觀者眩曜。莫測其故。然至於循流返源。識其終始。可以拊手而笑。有克文禪師。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黃龍南公。說法於高安諸山。晚居洞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徒衆自遠而至。元豐三年。予以罪來南。一見如舊相識。既而其徒以語錄相示。讀之縱橫放肆。爲之茫然自失。蓋余雖不能詰。然知其爲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此页空白

欒城集卷第二十六

祭文一十七首

祭歐陽少師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觀文少師贈太師九丈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子。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爲。嘆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鍾。厥聲四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頽毀。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剽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荆棘。斥棄羹臠。號茲古文。不自愧恥。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踽踽元昆。與轍皆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謀。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衆中。羣疑相厯。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瀾。中道而迴。匪公之明。化爲談俳。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莫。自毫徂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穎則隣。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訃遄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

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暘薰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強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尙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思。豈無它人。君則廉之。君牧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于陳。往見姑章。使者未反。而君淪亡。于何不淑。以至于斯。匪人所知。神實爲之。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劌。柔而不屈。發爲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疑神。晚歲好道。耽悅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往身留。遣使往奠。涕泗橫流。幡絳素車。歸安故丘。嗚呼哀哉。尙饗。

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維元豐元年八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具官姓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永嘉郡夫人馬氏之靈。惟夫人毓德大宗。作配仁人。富貴顯榮。居之若無。寬裕慈祥。終身不改。晚通至道。游心空寂。啓手卽化。容如平生。登證妙果。古人是似。歲月遷逝。歸全南野。君子在位。嗣子在列。都人出祖。欵歔歎息。軾與弟轍。皆遊門下。義均親戚。令德懿行。夙所聞知。恭致祀奠。禮薄誠至。尙饗。

祭王號州伯歟文

年月日具官某與弟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號州使君伯歟朝散親家翁之靈。軾官吳中。昔始識君。愚不自量。欲裕斯人。衆目睚盱。更笑迭瞋。君在其間。乃獨不然。危弦急張。時一弛寬。我賴以全。民亦少安。事之難知。君以罪廢。還家宋都。轍適在是。簿書之間。往走君廬。忘其厄窮。笑歌謹吁。夜飲不歸。月墮城隅。閒屏僕夫。與我深言。今昔之故。君何不聞。指後將然。已而信然。見遠識微。我不如君。我遷于南。一往六年。歸來執手。白髮侵顛。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朋友惟舊。親戚惟始。西號之行。過我都城。慨然憂世。不覺死生。計來自西。驚怛不信。車過城東。往奠不辰。追懷平生。哭于寢門。漬酒束脯。以寄酸辛。嗚呼哀哉。尙饗。

祭鄧內翰母郡太君文

惟靈祇服圖史。肅恭蘋蘩。擢芳江漢之濱。齊聲尹媯之盛。篤生賢子。揚于帝廷。北扉代言。訓誥如古。南宮庀職。賓旅有儀。聯袂以朝。列鼎而養。織履以就。方進。豈惟古人。翦髮以成。陶公復見。南國耄期不亂。子孫滿前。福祿所鍾。方期永世。喜懼相繼。入吊於廬。今者丹旆告行。靈舟將啓。僚舊之故。肴醴式陳。魂而有知。嘉此誠意。尙饗。

祭曹演父朝議文

我官宋都。晨出南河。逢公北征。吏卒譏呵。相揖于輿。莫復遑它。伯氏之南。見公符離。傾蓋相歡。執手無疑。公顧我笑。我猶未知。逮伯遷黃。公在浮光。山聯川通。可跂而望。有饋豚羔。報之醪漿。始於朋友。求我婚姻。數歲之間。相與抱孫。我雖未際。而日以親。我夢皎然。有告不祥。凶計在門。淒絕肝腸。諸子纍纍。匍匐哀荒。

公嗜讀書。贍于文詞。亦達干政。實惟吏師。惟人莫知。而止於斯。匪我知公。我兄實知。哭公寢門。兄在禮闈。嗚呼已矣。寄哀此詞。尙饗。

祭范蜀公景仁文

維元祐四年八月十日丁未。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蘇軾。與弟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忠文范公之靈。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策來東。氣和而平。微見圭角。人人自驚。宋氏叔仲典司衆盟。見公所爲。屣履以迎。自毀其文。以致公名。士滿太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逐。堯老將傳。未有立子。羣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跪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後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蠹賊。當之以身。力言不從。遂致爲臣。開門接士。不怨不憤。羣枉旣消。衆屈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于是。翹然自名。足以爲貴。公有其三。豈不卓偉。位雖顯融。有不盡志。嵩隗之間。穎渙之測。有廬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鍾律。旣成旣上。疾亦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白首相歡。事往莫追。軾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而無一言。轍來自東。復館于門。曾患之不卹。而惟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尙饗。

祭忠獻韓公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正月二十三日己丑。具官蘇轍。具官趙君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某官韓公之靈。轍等游公之門。迹有戚疎。長育成材。公志不殊。譬諸草木。農夫所區。方其播之。匪擇瘠腴。旣苗

且實物自函徐。究觀厥成。功在于初。公之事君。社稷是爲。允有膂力。以執大器。旣安且平。物賴其賜。豈惟吾儕。有祿與位。自公云亡。日月邁邁。蒼然墓木。過者垂涕。轍與君錫。偕使于遼。駟車往來。實出其郊。顧瞻西山。與公俱高。使事有期。當復于朝。觴豆甚微。懷想則勞。且謁且辭。裴回奈何。尙饗。

祭姪林文

年月日從叔某以肴酒之奠。祭于亡姪十六郎之靈。嗚呼。小宗之傳。五世於是。甚謹而信。孔孝而悌。旣冠而孤。方壯而死。何辜于天。至此極也。昔我來東。特爾於斯。憂樂相知。有無相資。千里故鄉。相視忘歸。奈何忽焉。去而莫追。王城西原。土原而溫。上爾先君。下爾弟昆。一畝之丘。三人終焉。弱子僅存。始行而言。自今以往。見此而已。予撫予育。曰此汝後。庶幾鬼神。憐汝無罪。畀之壽考。以繼家事。嗚呼哀哉。尙饗。

代李公儀諫議祭張丈裕侍郎文

惟公擢秀齊魯。朴厚忠良。自下升高。勤勞四方。操行之堅。老而益強。蒼眉皓髯。邦家之光。旣謝於朝。偃息帝鄉。高風凜然。公卿是望。于何不淑。震悼周行。喪歸于東。邦人慨慷。肅之於公。朋好有年。繾綣王事。出入周旋。孰云委化。不告而先。念昔方壯。交遊滿前。俯仰幾何。凋落紛然。富貴壽考。神弗能全。有如公躬。十無一焉。公今安歸。來舉豆籩。向饗。

代張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元豐元年歲次戊午。二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太子賓客贈工部侍郎李公之靈。世稱至治。咸平景德。士生其間。端良純一。公進以文。而以德稱。不介不隨。自然靜深。推以

予人怒而多矜。下御吏民。如恐不勝。晚登朝廷。遂巡自得。獨立不競。浮夸是律。卒引而去。識者歎息。歸老灘陽。環堵而終。更三十年。乃葬元豐。世遠人亡。誰復知公。反兆東坵。祖奠有時。訊銘考行。則猶可知。沒而不亡。雖久何悲。嗚呼公乎。今世之師。尙饗。

代南京留守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鵠巢之風。久矣其亡。有德斯潛。亦耀于鄉。宜其家人。退食廟堂。壽考而終。令問不忘。有崇其丘。都人所望。某守土于茲。襄事告時。尊德以教。惟吏之宜。生有邑蹕。沒有廟祠。今則不能。念昔行之。致是非薄。惟愧矣夫。尙饗。

代張公祭蔡子正資政文

嗚呼。公材甚長。無適不宜。公氣孔堅。勇而敢爲。厥初磐柏。亦躡不顯。守邊西方。鋒穎乃見。聲聞于朝。遂付兵樞。剔朽鉏荒。許之馳驅。有志不從。疾病支離。中道不行。舉扶而歸。嗟我與公。少年相親。鄉黨之遊。繼以昏姻。我老厭事。求歸不能。公敏而強。力罔不任。謂當敷施。慰我友朋。奈何不淑。棄我而先。遺奠有時。泗涕何言。誰實使之。要以問天。嗚呼哀哉。尙饗。

代毛筠州祭王觀文詔文二首

公學敦詩書。性喜韜略。奮迹儒者。收功戎行。千里開疆。列鼎而食。豐功偉烈。震耀當年。絳纛朱轡。留連列郡。用舍之際。方共慨然。存沒之來。孰云止此。子幼方仕。母老在堂。百口有藜藿之憂。十年爲夢寐之頃。士夫殞涕。道路興嗟。某比綴末姻。仍叨屬部。笑言未接。涕泣長辭。攀望靈車。寄哀薄奠。伏惟尙饗。

嗟人之生。夢幻泡影。短長得失。何實非病。惟公少年。闔路細行。從軍西方。睥睨隣境。手探虎穴。足踐荒梗。遂開洮岷。歸執兵柄。功名赫奕。富貴俄頃。未安西樞。斥就南屏。磐柏武昌。偃息洪井。國方用兵。邊鄙未靖。謂當再駕。沒齒馳騁。嗚呼不淑。一寐不醒。老幼盈前。饘粥誰省。盛衰奄忽。驚怛羣德。惟公晚年。自謂見性。死生變化。其已安命。世之不知。奔走弔慶。寄奠一觴。孰爲悲哽。尙饗。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于廷。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子惇惇。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于道。民聚而呼。皆曰予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遄反洛師。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禁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它。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于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計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往筵。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旣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尙饗。

代三省祭門下韓侍郎曾孫文

惟靈淵源深長。才質純茂。出從仕籍。有聞搢紳。若穎方興。秀而未實。寵祿將至。往而莫留。日月有時。出祖

于道尊親之愛。感念則深。同列增喜。行路興歎。精誠未泯。來舉一觴。嗚呼尙饗。

祝文一十六首

陳州日食禱諸廟文

年月日。具官張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太昊之神。嗚呼日官底日。實詔天戒。正陽之朔。將有薄食。上心震懼。側身修德。誕布休命。赦宥多辟。凡在祀典。罔不咸秩。惟神聰明。照鑒誠忱。消復大眚。導迎和氣。俾我有邦。享天之衷。民物康阜。以永保神之休。無斃尙饗。

陳述古舍人辭廟文二首

某來守是邦。于今未幾。恭承嘉惠。卽工南服。自初始至。逮茲解去。雨暘時若。災厲不起。豈某之能。繫神之功。風俗淳厚。獄訟稀少。豈某之教。繫神之舊。獲免罪戾。敢忘大賜。誠薦俎豆。匪以報也。尙饗。右辭太昊廟。某奮自諸生。列位近侍。凡出守之地。雖駑不才。所至輒繕其學官。修其禮物。見其學士大夫。教其子弟。庶幾有成。以無忘夫子之業。及來是邦。獲再執幣爵。以見於廷。慨然顧瞻。思繼前志。而詔書來被。移殿南服。將以是月甲子。有事於行。登薦菲薄。惟告不敏。尙饗。右辭孔子廟。

齊州祈雨雪文二首

惟神出入造化。呼召風雲。播灑甘澤。膏潤下土。今茲歷時不雨。麥不得種。饑饉既至。疫癘將起。守土之吏。知任其憂。而不知所爲。神能仁愛斯民。又能作爲雨雪。以生育萬物。是以敢告。苟克有應。嘉雪時降。以寬吏民之憂。敢不有以報也。尙饗。右禱龍洞。

某攝守濟南。適丁旱災。自秋徂冬。迄此春莫。菽粟不登。麥不得種。秋田既耕。種不入土。公私匱竭。食將不繼。官吏震懼。並走祠聖。精誠不格。報不時至。暴風振揚。雲合輒解。嗷嗷相視。知殞溝壑。粵茲耆艾。稽首來告。曰。維此土西附岱麓。蒙神之休。常以有年。雲興膚寸。實雨天下。矧伊我邦。而或棄遺。神不遺我。我則不告。是用祇具牲酒。請命有神。吏之不處。無所逃罪。民知歸神。神豈棄之。茲誠不妄。甘雨時至。迨秋有成。民免於死。將戴神之功。展其四支。以永事神。無斃尙饗。右禱太山。

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代子瞻

熙寧十年六月癸巳。具官蘇某。謹以清酒少牢之奠。告于漢高皇帝之神。曰。此方之民。以麥爲命。今茲歲首。雨雪失候。麥苗病瘁。穫不償種。恃秋有成。庶幾無饑。菽粟滿野。淫雨爲害。豐沛庫下。鞠爲瀦澤。暑雨方作。晴未可覲。雨暘之間。死生係之。吏民相視。無所控告。惟神奮自茲土。埽滅強暴。雖宅關輔。實懷故鄉。俯仰千歲。遺語猶在。閭里告病。其有不卹。驅除陰雲。導迎秋暘。神實能之。疏放流潦。改種秋稼。民實望之。道民之言。徼神之福。吏實職之。苟克有應。敢忘其報。尙饗。

南京祈禱文七首

熙寧十年九月戊辰。某官某。謹告于某神。曰。今茲禾稷將登。銍艾滿野。陰雨爲沴。彌月不止。穗者將腐。角者將落。徐方大水。將浸東境。溝洫盈滿。流潦橫至。民貧無食。恃穫以飽。官貧無蓄。恃稅以給。而兩并害之。公私困竭。神亦將乏享。吏既不職。無以格神之休。敢因民心。以乞晴于爾。有神。神能掃除陰雲。顯見白日。使秋稼畢登。宿麥咸莪。民免於飢。吏免於罪。則神之賜多矣。其何以報。謹告。

九月甲戌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神曰民能盡力於耕而水旱之變不能知也吏能盡力於治而饑饉之憂不能爲也幹旋陰陽開闔天地其職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雖然叩之而必聞號之而必應人有不能而況於神之遠而微也今者以雨病告不旋日而雨止種麥穫豆不失其時也太守不德而蒙貺自視缺然知無以堪之也酒醴潔芳肴藪備具匪以爲報惟致其意也尙饗

十二月己亥某官某謹以酒果之奠告于某神宋維大都兵食夥繁一歲之奉仰于諸藩自河爲災千里汗漫隣邑告病我邦獨完賦稅百須所恃惟田終歲不雪麥將大乾患始于民卒逝于官神仁愛人忍坐以觀卷舒陰陽職上通天勞不崇朝雨雪紛然民食宿麥癘疫莫干久而不施莫知誰愆吏則不德而民當哀憐歸誠于神其終捨旃尙饗

元豐元年正月庚申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句芒之神木氣旣應田事將起肇出土牛以令早晚惟神體仁司春發生萬物時節風雨祐我農夫苟東作順敘將終歲允賴邦有舊典敢率以告尙饗

二月己未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某來守是邦自秋徂春政事不修雨暘失候始以水告繼以早請玩神瀆祀至于再三中心誠焉懼獲譴咎然今宿麥將槁時雨不降流亡布路倉廩莫繼與其病民寧我獲戾是用恭卜良日申禱有神其尙哀矜農夫賜以膏澤尙饗

六月十七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梁宋之郊頻年旱饑盜賊煩興囹圄填充粵自茲夏農穫六七流亡旣去桴鼓隨息庶幾秋成民以阜安而淫雨不節水潦橫潰荏菽禾黍鞠爲汗澤秋氣方始田可更種神誠愛民錫之開晴積水時去晚稼復藝則民報神之心不在俎豆將世以奉承毋有厭斲尙饗

七月五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乃者暑雨荐至。溝澮滿盈。淤田棄水。相繼爲虐。秋稼滿野。淪胥以敗。民號無告。吏莫之救。酌酒告神。庶幾哀憐。曾未旋踵。秋暘炳耀。匪神之仁。化爲凶年。雖使民竭。其所有無以報稱。奉觴再拜。惟誠而已。其尙驅除陰沴。以終大賜。尙饗。

續溪謁城隍文

某以不才。忝臨民社。謹因舊禮。拜謁祠下。神仁愛民。恭率神意。不敢不勉。神亦時節風雨。驅除癘疫。以佑相我治。謹告。

謁孔子廟文

某結髮學問。今始爲邑。無由之政事而治蒲。無偃之文學而治武城。進謁祠下。惟愧惟栗。謹告。

祭靈惠汪公文

維元豐八年歲次乙丑。八月壬戌朔十六日丁丑。承議郎知縣事騎都尉蘇轍。謹遣男造以卮酒特羊致祭于靈惠公汪王之神。神有功斯民。世享廟祀。某來長是邑。卽神舊邦。蒙神之休。雨暘以時。稼穡大熟。賦役畢具。獄訟衰少。才短政拙。何以獲此。意由僥倖。以致疾癘。寒熱爲虐。下逮兒女。更相播染。臥者過半。迄茲痊損。自夏及秋。中間禱禳。神不厭瀆。卒保康乂。皆神之恩。茲用恭致薄禮。以謝不敏。敢告。驅除瘴癘。時節風氣。使民不告病。而吏與蒙貺。尙饗。

青辭三首

齊州祈雨青辭

嗚呼。民愚無知。吏怠弗教。鬼神不享。積釁成厲。旱氣充塞。五種失莖。饑饉既至。疾疫將起。禱求百神。寂寥無聞。民既窮瘁。吏亦震恐。各知咎殃。將自洗濯。而神怒未息。膏澤不至。粟粟危懼。無所歸命。敢因舊儀。祇薦誠悃。維皇天后土。靡不覆燾。日月宿耀。靡不臨照。山川岳瀆。靡不容載。哀矜無辜。縱舍有罪。并包含養。與道爲一。祓除妖孽。布導和氣。時播甘雨。以救民命。亦俾我守臣。閒蒙大賜。以寬憂責。

南京祈晴青辭

嗟民之艱。豐歲常少。粵維茲夏。年麥小熟。飢者未飽。而淫雨爲沴。秋稼殄瘁。淪爲塗潦。宿藏將盡。歲計莫續。盜賊將起。狂獄充斥。民之無辜。誰爲此禍。吏實不德。得過於神。胡爲殃民。以重吏愆。今茲歸誠。天地布其腹心。神仁愛人。豈終病之。其尙振揚清風。以逐屏翳。使太陽顯行。后土以乾。民趨于田。旣獲且耕。亦有高廩。以杞以養。吏蒙其賜。不知其報。此亦天地之大德。下民之所仰望而求也。

筠州祈雨青辭

臣來是邦。歲比不登。去夏大水。汎溢城邑。繼以秋旱。民食不足。庶幾今歲。五種歲茂。以釋餘病。而亢陽爲災。不雨彌月。水泉耗竭。多稼殄瘁。雲物告異。災火時發。上下恐懼。不知所措。惟吏之不德。無以仰當天心。惟民之無良。有以召致神怒。雖自洗濯。並走祠望。而誠意淺陋。靈貺不答。將嘿不以告。而民不可棄。神亦不終棄人。謹歸誠天地。請命百神。尙克收如焚之威。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穡。各安其居。使我守土之臣。亦蒙大賜。

欒城集卷第二十七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林希集賢殿修撰知蘇州

勅具官林希。朕歷選多士。以備左右侍從之臣。股肱之良。槩出於此。爾以文學政事。有聞于時。擢從右史。試以書命。而行己不靖。遽致人言。朕不忍棄才。尙寵以書殿。往涖吳俗。思愼厥終。可。

楊傑知潤州

勅具宮某。京口江浙之會。而楊楚方飢。仰食隣境。朕思得良吏。通其有無。以濟民病。爾以冬官屬。績用有聞。而欲自詭以治民。朕不汝遠。其究乃心。以底成效。可。

陳安期屯田郎中

勅具官某。爾以能選。積勞于工。正升之文昌。以勸勤吏。矧司空之屬。農部爲上。爾其益敬厥事。以稱朕意。可。

蔡立知鄂州

勅具官某。武昌握引江漢。勢居上流。古爲重地。非練達政事。不以畀之。以爾久於治民。爲論者所稱。朕將觀爾于事。惟寬而勿弛。明而勿苛。則予汝嘉可。

盛南仲知衡州

勅具官某。朕進退天下士大夫。不惟其才。惟其行。蓋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爾以世族之後。嘗爲部使者矣。而不閑于家。厥聲達焉。法不可置。往卽南服。尙克循省。可。

許中正致仕覃恩改朝議大夫

勅具官某。朕嗣服之初。推恩海宇。矧惟耆老之士。蚤隆止足之風。豈無寵嘉。以慰鄉黨。可。

虞肇知鼎州

勅具官某。武陵依重湖之深險。據五溪之走集。民夷雜居。剽輕易擾。惟守以安靖。可以言治。爾昔以才舉。爲御史屬官。久於牧民。宜在此選。無煩條教。以便遠人。可。

胡田知誠州邢浩知欽州

勅具官某等。欽誠爲郡。雖有新舊之異。而民夷雜處。不可一以華法治也。田自欽易誠。其習南越之故矣。浩自環慶往。亦知所以治邊之宜。惟寬可以懷遠人。惟廉可以服殊俗。輔以明斷。其罔有不濟。可依前件。王存磨勘改朝散郎

勅。朝廷用人。惟其才。而考績必以歲月。用人惟其才。故政無不修。考績必以歲月。故官不失緒。朕兼此二柄。以御羣臣。故雖六事之長。猶寓郎官之秩。具官王存。文雅足以飾吏事。靖重足以鎮國俗。恬於進退。不爲利回。出入臺省。人言無間。司馬治兵。朕已重其選矣。有司奏課。并欲以報其勞焉。可。

梁惟簡供備庫使

勅。朕惟崇慶日。總萬機。號令所至。澤遍海內。況其左右侍御之臣。朝夕執事之勞。而有不被其賜者乎。坤

成之慶。國有常憲。尙勉忠孝。思報其萬一可。

張璟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

勅。昔我神考。收擢雋良。寘于丞弼。惟茲內史之重。實綜萬幾之繁。朕方將圖任舊人。與之裁成庶務。乃者總章大享。百辟在廷。時予重臣。獨以病告。不忍賢勞之久。力求補外之安。曲成其私。勉遂所請。具官某。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儒術之英。文史足用。詳練政事。究通物情。樽俎可賴。以折衝盤錯。亟觀於游刃。輟自西臺之要。付以新鄭之雄。加祕殿之寵名。兼進秩之異數。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官吏知卿相之賢。表帥四方。朕尙有賴可。

趙君錫太常少卿

勅。太常總禮樂之政。兼伯夷后夔之業。平居無事。若無所爲。至於郊廟社稷之儀。朝廷上下之分。一有大議。罔不責成。昔叔孫通爲東宮傅。以習於園廟。復命此職。趙宗儒失不任事。由卿而罷爲東宮師。用人之難。蓋自前世。具官某。篤於孝悌。居家可紀。敏以從政。臨事不煩。予欲決嫌而明微。蓋有取於靜慎。此官職清而事少。亦將便於老成。往服優恩。勉揚厥職。可。

劉絢太學博士

勅。春秋之廢。於今二十年矣。講者不以爲師。而學者不以爲弟子。孔氏之遺書。而陵遲至是。朕甚閱之。爾能講誦其說。遭棄而不廢。蓋將有見於此者。夫三傳之義。其得之者多矣。附之啖趙。無蔽於一家。庶幾士有考焉。可。

鄧羲叔主客郎中

勅國有四方賓旅之事。則主客掌其享燕餼牽之節。其疏數豐殺。皆有常度。遠人於是觀禮。不可以不慎。爾既掌其事矣。以資當遷。其益勉之。以稱其職。可。

林旦侍御史權淮南運副

勅具官某。淮甸之民。荐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輟吳楚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之術。行之略書。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爲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揚楚之故。其爲朕往視之。均徭薄斂。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可。

田待問淮南運判可淮南提刑

勅具官某。揚楚春旱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爲盜。遂使州縣。狂獄充滿。朕憂之未始一日忘也。間起爾於山陽守。參領漕事。今又命爾督眎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夫察貪暴。謹追擾。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職。以稱朕意。可。

陳紘可倉部郎中王古可工部郎中

勅具官某等。漢郎官出宰百里。今部使者入治諸司。其爲輕重異矣。朕於是考察多士。近而觀其不煩。遠而觀其不惰。庶幾有得。以待任使。以汝等久於吳越。優有善狀。故使紘治子廩。古治子工。其益敬厥事。以底成績。可。

孫升監察御史可殿中待御史

勅具官某。朕方共默不言。責成於有司。正賴耳目之官。別白忠邪。論辨得失。言而中理。則予汝嘉。不幸而失。予不汝咎。爾爲御史。期年於此矣。察其所爲。忠愨不回。以次而遷。庶盡其用。爾其深誠。朕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安意肆志。無掉後害可。

李常蔡延慶並轉朝議大夫

勅。三考而議黜陟。古今所同。積日而敘勤勞。貴賤無間。矧夫內與六官之長。外總連帥之權。均計大之羸。虛司隣邦之動靜。歷年應格。稽法當遷。有司以言。朕何敢後。具官李常。奮由疏遠。深自刻修。財賦所存。綱目其舉。具官蔡延慶。名臣之後。吏治有餘。干城四方。安靜不擾。咸以待從之選。而膺股肱之良。雖尺寸以遷。未彰於異數。而命秩之寵。差慰於久勞。可。

徐彥孚澶州通判

勅具官某。河徙而西。則澶淵非復昔日之舊。然國門之壯。兵屯倉稟。猶甲於它郡。大臣言爾可用。往丞守事。勉竭才力。以安我股肱之名郡。可。

章惇知揚州

勅。樞臣之長。出居列郡。汝海之地。僻在連山。邈焉鄉黨之遐。疑失親庭之便。朕方以孝治天下。德緩臣鄰。宜推茂恩。俾易近地。具官某。蚤以文詞中選。拔出於衆人。中以功名自期。被遇於先帝。逮予纂服。亦既期年。比緣議論之差。授以方州之寄。澹然自守。綽有安靖之風。臥而治民。不失緩懷之體。眷揚楚之重地。據吳越之通途。仰足以分子南顧之憂。俛足以慰爾思歸之願。體朕至意。勉於裕民。可。

邢恕知汝州

勅具官某。觀過而知其仁。君子與之。爾有志於時。而不知力之不逮。以陷於過。徐察其中。蓋有足矜者。臨汝古郡。民朴而事簡。可以自養。益務修省。不汝終棄可。

王令圖可都水使者

勅大河西流。汎溢千里。河朔之民。以蒲葦爲生。與魚鼈同居。朕中食而歎。思得明習水事之人。而與謀之。具官某。老於從政。才力有餘。出入兩河間。知其得失久矣。水官之職。爾實宜之。楊焉王延世之功。朕有望焉可。

王荀龍知澶州李孝純知棣州

勅具官某等。治國如烹小鮮。涖官如製美錦。以煩手烹魚。則魚必潰。使學者製錦。則錦必傷。朕知斯民之艱難。擇人而養之。閔閔焉。若將不及。以爾荀龍典刑舊德。習於爲政。以爾孝純家世循吏。屢典大邦。澶淵無棣。皆河朔之要。擇以付爾。其益勉之。朝夕無怠。以深副吾望。可依前件。

郭遠自致仕起知潞州

勅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鞀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勳。久廢不用。具官某。蚤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懾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青之足云。窮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可。

何正臣知梓州

勅東蜀地險而民貧。不如西蜀之厚。而戎瀘被邊。民夷雜居。安之尤難。朕方寬賦役以裕民。正疆場以息衆。連帥之任。宜得其人。具官某。奮自東南。擢居侍從。參議論於臺省。布條教於方州。比自長沙復臨上黨。出入既久。當識朝廷之心。寄任愈隆。初無遐邇之異。務爲安靖。以慰遠民。可。

孫覽河北運副除右司郎官

勅具官某。奉使北方。治河而備邊。任亦重矣。以爲未足以盡其才也。召而寘之都司。吾之所以責任爾者。可見也。夫分治六官。事無巨細。畢陳於前。若網存綱。振之則舉。弛則盡廢。爾昔旣稱治辨矣。勉旣厥心。以觀來效。可。

陶世廷

弼孫弼死於順州

刑選吉子吉死於盜

各補三班借職

勅陶世廷等。惟乃祖父以身殉職。義不旋踵。寵爾一命。庶幾士知忠力之必報。可依前件。

皇兄令羽磨勘轉遙團

勅具官某。考績之法。一以歲月爲勞。而不以親疎爲異。爾能靖恭於位。積日當遷。以環衛之崇。而加團結之寵。益勉忠孝。無盜無驕。以保祿爵之重。可。

張輔之入內侍省磨勘轉內殿承制

勅具官某。昔文武之盛。其侍御罔匪正人。今余近習之臣。與縉紳之士。均遇以法。亦無以私恩進者。爾以久勞當遷。往祇厥官。使天下知敍法之公。無內外之異。可。

范鎮可侍讀太一宮使

勅爲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雋。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騏驥而不御。臨長道以咨嗟。昔人病之。予何疑者。具官某。文冠多士。有揚雄之遺風。仕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蚤事仁祖。首開社稷之言。晚說裕陵。復陳堯舜之道。自處以義。歸不待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恍或疑其古人。茲予績服之初。日思講議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尙可推以與人。而眞祠訪道之遊。足使退而養志。勉狗予意。毋留所安可。

吳師仁可越州司法充杭州教授尹才號州司戶田述古襄州司法蘇昞邠州司戶

勅進士某等。古者舉逸民以懷天下。朕以爾等皆以行義聞於鄉黨。故命之一官。試之行事。其勉於從政。以效聲聞之美。可依前件。

叔諱敘。先因殺人。追官勒停已敘。今敘右千牛衛將軍。

勅具官某。貴而犯法。義不得宥。過而知改。恩不廢敘。往服恩命。而知義之可畏。庶勉於咎可。

黃履磨勘改朝請郎

勅漢孝宣帝厲精爲政。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金。朕追想其風。欲見之於事。而況積勞之久。於法當遷者乎。具官某。頃自禁林出。爲方伯。推其所學。施於有政。表賢獎善。有古人之節。考績應格。吏以敘聞。其益勉於裕民。無使循吏之賞。獨隆於前世可。

宋彥圖轉內殿崇班。再知歸信容城縣。臧定國轉西頭供奉宮。再任縣尉。

勅具官某等。疆場之吏。勇者或以致寇。怯者易以納侮。朕方欲慎守四境。以綏靖四夷。求勇怯之中。而有司以爾名聞。各仍舊官。以增新秩。謹修邊政。思稱朕意。可依前件。

張利一自真定總管移知代州

勅邊之宿將。國之干城。處則爲民社之寄。欲其不擾。動則當金鼓之任。貴其知變。兼是二者。實難其人。具官某。世爲將家。久習疆事。持重有守。得將吏之心。善覘多權。知敵國之變。鴈門極邊。密邇獯鬻。朕方懷柔遠人。以寧中國。爾其謹守吾圉。示之以信。而裁之以義。適寬猛之中。以稱予意。可依前件。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勅莊公岳等。守令賢否。朝廷不能自知。天下利病。吏民不能自言。宜吾德澤於下。而達民情於上者。部使者也。朕旣選用舊人。而去其貪暴。詔舉新進。而汰其不以實者矣。以爾公岳久任刺舉。所至稱治。以爾泌家世文雅。通於吏事。益利嶮遠。民罹茶鹽苗役之害。罷瘵未復。朕念之深矣。其悉乃心。謹察苛吏。與民休息。毋廢朕命。可依前件。

內臣馮景夫。見任文思副使。知父以園業獻安仁保佑。嘗得銀帛。父亡。詐認園地降一官。

勅具官某。以欺得罪。律旣重矣。觀望高下。情尤不可赦也。奪爵一等。益務循省。以蓋其咎。可。

胡宗哲遂州張太寧漢州

勅具官胡宗哲等。朕惟西南之遠。弛鹽利之害。議茶權之弊。以寬其人矣。惟是役法久而未定。吏緣爲姦。人或告病。夫因事制宜。法不能盡。順民施法。責在守令。宗哲家世公卿。習於吏事。太寧生長蜀漢。知其風

俗。遂漢名郡。皆東西蜀之重地。苟能平心正身。首治繇事。以寬民力。則太守之職舉矣。可。

李挺知唐州

勅具官某。異時爲郡。清心絜已。平政理訟。期爲賢太守矣。朕方變役法之弊。新故紛然。民意未定。京西俗。寡役勞。治之尤難。以爾嘗試爲郡。條教不煩。往宣朕意。勤察貪吏。使民忘繇事之勤。此朕所望於二千石也。可。

崔全通判延州

勅具官某。將帥治邊。以軍政爲重。至於均賦役。平獄訟。實倉廩。郡丞事也。使者以爾才稱。往貳高奴。克勤庶事。以分帥臣之勞。可。

王純通判岷州

勅具官某。朝廷始復洮岷。以其初附。闕其憲令。吏緣是爲姦。政事不舉。今其郡縣日益完矣。居其官者。當以近地爲比。爾以選往。其謹守條約。毋以遠故廢職。可。

姚兕磨勸轉東上閣門使

勅具官某。爾以勇氣聞於西垂。奮身稠人。致位通顯。去論功而賞。雖如丘山。不以爲重。考績而遷。差之毫釐。有不能得。國有常典。朕弗敢私。勉勤厥官。以靖疆場。可。

丁隲太常博士

勅具官某。朕方出滯淹。以修庶政。舉廉退以靖風俗。以爾學以本原。聲聞東南。一時交遊。皆致位通顯。而

循然自守。浮沉管庫。將二十年。不以爲恥。奉常禮樂之地。教化所從出也。因其職事。而施爾舊學。朕將觀焉。可。

常安民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吏習於法。而不更治民。閑於論報。而不知爲政。朕疑其未能盡法之變也。爾以經術進。而治縣有聞。考課稱最。往涖丞事。庶幾有補於法。可。

田子諒湖南運判

勅具官某。天下之治。緩急相矯。常過其中。乃者常爲刻覆之正矣。其弊也。事徒文具。而民受其病。今予欲以寬治民。憂其末流頹弛。而莫振。夫推予意而布之州縣。部使者之事也。公卿言爾才力有餘。試之南方。寬而不弛。察而不苛。則予爾嘉。可。

鄭佶都水監丞陳安民簿

勅具官某等。朕旣平政。以便民。民少安矣。而大河以北。水不潤下。昏墊爲虐。故當今之政。水事爲急。以爾佶嘗丞水官。練達有素。以爾安民屢試民事。治辨見稱。其益講求本原。以積厥職。可。

葉康弼知劍州

勅具官某。朕銓綜庶工。獎勵失職。思使中外樂事勸功。相勉以治。爾昔以選任使者。中以事廢。盤柏不試。普安蜀漢之咽。賓狐之會。地雜畷衍。民艱於食。性修厥官。以稱恩命。可。

謝卿材河北運轉使

自陝
漕徒

勅三路之重一也。關中夏秋豐穰。羌人款附。而河朔大水。人民流離。北顧之憂。於是爲急。具官某強敏而惠靖重。而文風節之厚。追配古人。踐歷之久。號稱循吏。今河決西流。而堤防未立。民樓丘隴。而播種末期。爾能相壅決之宜。通有無之積。以寬民力。而紓吾憂。此朕所以用爾於北方之意也。可。

蔡卞磨勘朝奉郎

勅朕俾侍從之臣。出守四方。試之從政。以觀其才。而有司考課。積勞應格。國有成法。非予所私。具官蔡卞。奮由文藝。久踐臺省。欲效才實之美。自詭民社之政。宣城古郡。晉唐名臣。臨長其地者。風績相望也。爾其勉思古人。以修條教。服我新命。以寵吏民。可。

丁恂少府主簿

勅具官某。古者謂少府爲天子私藏。朕爲天下。夫復何私。惟是技巧之工。以供禮樂之用。爾以吏能。掌其典籍。法度之事。其講明之。可依前件。

張構再知豐州

勅具官某。爾旣嘗爲九原矣。知其風俗。而習其吏民。治之爲易。使它吏往。雖得賢者。要必久而後治也。使者旣以爾言。勉悉乃心。綏我疆事。可。

呂大防中書侍郎

勅用人先於求舊。爲政莫如守成。朕若稽祖宗之遠猷。祇敬神考之近事。網羅遺放。而獎任勳舊。崇尚寬簡。而慎守典刑。茲予一時股肱之臣。率皆三朝髦儁之選。圖任之意。灼然可知。具官某器宇博深。才智強

敏蚤遇英祖。亟聞直諒之言。中事裕陵。不改忠誠之節。翺翔外服。所臨有聲。綜轄中臺。百於咸舉。甚和而理。處劇不煩。朕方欲力行忠厚。而患其末流之惰媮。追復賦役。而惡夫下吏之侵擾。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貳西臺之隆。益敦大政之本。朕既開懷。以用善士。亦誠意以報予。其克一心。同底于道。可。

劉摯右丞

勅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爲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祖。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列。具官某。蚤以御史。祇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己。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可。

傅堯俞御史中丞

勅枉直未定。決於繩墨之平。是非相乘。臨以法度之士。比朕纘服之始。羣議紛然。實賴耳目之司。力陳骨鯁之論。逮茲閱歲。浸以成風。然而神明存乎其人。衆正可以無咎。余欲一變至道。固須多士以寧。具官某。凜然直諒之風。出於豈弟之性。蚤爲御史。議禮不阿。中列諫垣。言政多悟。流落雖久。志氣益堅。俾還侍於燕閒。日有聞於禮義。執法之任。非爾而誰。蓋政無舊新。以便民爲本人。無彼此。以得賢爲先。朕將允執厥中。爾尙不牽于俗。可。

張端落致仕依前朝奉郎

勅具官某。君子之仕。進退無常。惟義所在。爾昔以強敏之資。達於從政。由病賜告。未老而歸。比於恬養之餘。復有願仕之意。朕方篤於求舊。急於用人。祇服前官。以聽新命。可。

孟永和轉軍器庫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

勅具官某。以醫爲職。生死係焉。不幸而失。豈專其罪。比更大需。其益進厥官。俾精術業。以答恩命。可依前件。

蔡卞知江寧府

勅左右近臣。入備侍從。出典藩服。習知朝廷號令之意。灼見吏民情僞之本。此朕所以歷試在位。而成就人才之道也。具官某。文華之美。發自卑年。才力之優。見於治郡。宣城之政。數月而成。秣陵之徙。百里而近。既助于治。亦安爾私。勉修厥官。以答恩寵。可。

王安禮知揚州

勅淮南天下之重鎮也。俗本剽輕。習吳楚之舊。歲仍水旱。有流亡之憂。朕深念其民。尤慎所付。思得朝廷之舊。以殿東南之衝。具官某。吏治有餘。儒雅足用。昔爲京兆。休有治功。其發摘姦伏。明而不苛。其推行惠術。寬而中理。遂領臺轄。以秉國成。方先帝厲精求治之秋。有大臣進賢退姦之助。久於外服。稍易近邦。其克爲朕舉荒政。以惠民。謹追胥以助治。寬我南顧。康此凶年。可。

林希知宣州

勅具官某。爾名在文學之科。而才兼政事之選。比以吳郡生齒蕃衍。學者如林。假爾才名。以重其守。而僞

籍所在。重以親嫌。飛章自陳。懇求易地。宣城大藩。亦東南之要。往涖其治。服我異恩。可。

王舜圭

確山縣尉。獲賊二十人。除左班殿直。

勅具官某盜發鄰境。而能率衆攻討。殲其徒黨。非特武力之勝。抑亦智慮有過人者矣。寵以勇爵。以爲能吏之勸可。

此页空白

欒城集卷第二十八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郊廩通判永寧軍

勅具官某北邊俗淳而士武隣好輯睦日以無事爾昔嘗以才任刺舉矣久而不試往貳博野尙勉無怠可

叔考等三十二人並除右班殿直

勅具官某男某等士勤身苦節從事於文武積累歲月僅乃祿仕以免於耕勞亦至矣今宗室之子始名而官其克孝悌於家忠信於國識吾尊祖敬宗之意以終保祿位可

王宗孟母

王宗孟南京推官母年九十三封壽昌縣太君

勅具官某母某氏年及耄期而家有壯子非有馴行不能致此福也寵之封邑不吝常典尙俾天下知貴老教孝之意可

胡宗愈吏部侍郎

勅吏部分列三銓而長貳各領其一其爲權任重矣天下官吏至於其間長短有度輕重有數而猶患不得其當者吏撓之也朕敷求雋良付之流品意在是矣具官某學術之茂冠於東南操履之固不流世俗試於封駁任職不阿方今吏員冗溢待次者無算爾其去留難之吝寬滯積之歎毋使吏操其柄而士失

其職可。

顧臨給事中

勅朕欲網羅天下之士。而患知人之難。唯有歷試之詳。重以旋觀之久。雖復堯舜。何以尙之。具官某。樸厚之性。出於自然。直諒之才。可備三益。守道安命。端靖不回。二十餘年。晏然一節。外督漕事。公議惜之。維是東臺封駁之司。實予萬幾出納之地。宜得守法之士。以爲過舉之虞。爾其稽考典常。附以經術。令有不便。知無不言。使天下之人。不能指摘而議。則爾職舉矣。可。

范子奇司農卿

勅司農之政。歸于地官。則卿事寡矣。然朕觀兩漢之士。政事如朱邑。儒學如鄭衆。皆老於此官。則前代用人。蓋不輕矣。具官某。家世名臣。詳練吏事。出入中外。治辦有稱。居九卿之列。修后稷之政。益勉無怠。以答恩命。可。

馬默河東運使

勅具官某。汾晉之民。儉而能勤。易以術富。比緣兵役之後。瘡痍未復。思得靖重愛民之人。爲朕伺察害政之吏。以爾博學不勸。從政有方。文登之民。至今頌其遺愛。彭城之治。復能首發巨姦。是用輟從大農。寬我西顧。朕於用人。無中外之間。爾於報國。無終始之殊。務安邊民。以稱朕意。可。

岑象求利州運判何琬江西運判

勅具官某等。朕爲官擇人。不惟其才之儁良。亦因其人之便習。欲使上下相得。所至卽安。以爾象求學有

本原持心近厚。昔在蜀部。遠民宜之。以爾琬才力敏明。爲政不擾。頃居江左。列城賴焉。往修鄰道之政。無替已成之效。使西南之人。雖在遐僻千里之外。咸知朝廷愛之之意。可依前件。

常安民鴻臚丞

勅具官某。爾進由儒術。舉以民政。朕將觀爾於近。以信其遠。典客之職。號爲優暇。益勉無怠。蓋將有考焉。可。

李詵自軍頭司除知忻州

勅具官某。武吏當守四方。以干城吾民。宄於內服。靡以吏事。雖有才力智勇。無自而見。爾世本將家。習於武事。求試於外。朕不汝違。夫治兵欲整。而治民欲安。能整且安。則疆場之事。吾無慮矣。可。

郝亶通判睦州

勅具官某。仕官之優。莫如鄉國。知其吏民之態。習其風俗之宜。所至而安。於治爲易。矧復桐廬之勝。加以才力之優。懷組而歸。益勉無怠。可。

李琬太醫丞充中嶽廟令

勅具官某。爾久習禁方。善救諸苦。勉思賦祿之厚。益勵好生之心。可。

王鞏通判揚州

勅具官某。爾故相之孫。而名臣之子也。生於富貴。而篤志於學。勇於議論。而不謀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貳其事。益試爾才。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勅欲治國家當先得士。頃者人物之評廢而長育之道微。朕顧瞻周行。惻焉興歎。或盤柏久次而未用。或沈伏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治功。折衝遐邇。人不素具。其何賴焉。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穎秀發。試以治劇。煩而益明。具官孔文仲進以直言。文史足用。責之典禮。守正不回。斯皆一時之雋良。多士之領袖。方欲眞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爲要地。前後達者。皆由此途。手刊冊書。足以明狂直之效。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可。

胡宗炎將作少監

勅具官某。宮室都城。責在工正。朕方以恭儉自居。以法度自律。宜得慎靜之吏。以督繕治之功。爾昔居此官。號爲任職。往貳其事。無改厥勤。可。

向宗良知衛州

勅具官某。士生於富貴者。常患其懷安佚樂。怠於功名。爾以外戚之懿。求試治民。永惟此心。有足嘉歎。衛雖跨河地。實近輔。勉脩爾政。朕將觀焉。可。

郝觀皇太后殿管句文
字生辰除借職

勅具官某。朕恭養隆祐。朝夕無違。爾久此服勞。適當誕慶。錫爾一命。無改厥勤。可。

曾肇中書舍人

勅朝廷以號令鼓舞四方。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昔河西諸將。讀璽書而知天子之聖明。河北叛臣。聞赦令

而致武夫之涕泣。故朕思得良士。俾代予言。知民物之至情。識邦家之大體。擇之久矣。僅乃得之。具官曾肇。少知爲文。久益更事。家傳父兄之學。言有漢唐之風。汗簡編年。手袖金匱。執筆紀事。密侍丹墀。比於簡牘之餘。試以絲綸之作。油然而竭。煥乎可觀。俾卽拜於西垣。將益觀其來效。雖文稱蘇李。未足以爲賢。而事問高崔。庶幾於適用。勉於自竭。以稱異恩。可。

邢恕知汝州

勅具官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朕所以教天下之孝也。爾比自漢東。恩移汝海。國有常典。中止不行。朕終念篤老之親。宜得便安之養。特申前命。以慰慈心。服我異恩。益思報稱。可。

李周陝西運使

勅具官某。關中之民。勞於征伐。而弊於飢饉。久矣。朕旣爲之含垢。以和諸戎。天維顯思。助我豐歲。粒米狼戾。法當歛藏。繼出中都之泉。以廣窮邊之積。猶恐吏不時具。而民或未寧。分吾此憂。責在漕吏。爾忠厚之性。見紀於時。治辦之才。屢試以事。往推朕旨。去蝥賊之害。而督備禦之宜。使疆場永安。而民以無事。可。

劉淑蘇州胡宗哲宿州

勅具官某等。姑蘇之饒。冠於吳越。符離之災。接於徐亳。因其富庶。而待之以法。郡乃可治。乘其饑饉。而濟之以惠。民亦肯懷。苟得其人。所至而定。以爾淑治郡有方。吏民不擾。以爾宗哲臨事必辦。才力有餘。往因其民。以立其政。使富而不溢。貧而不怨。以稱朕意。可。

許彥先知隨州

勅具官某。隨於春秋。雖號小國。然觀其應接鄰敵。常有賢者。今以吾士大夫之多。而顧無善人。以爲之守乎。爾蚤有文譽。晚習吏治。尙無菲薄其民。往求所以安之可。

孫諤太學博士

勅具官某。士溺於專門之學。而不治諸書。不達前世。施之於事。罔焉不知。朕甚患之。爾博於文史。不流不固。往司講解。思所以救其失者。可。

王佺通判荆南

勅具官某。南郡控引江湖。商賈之淵。而盜賊之會也。守貳之事。於南方爲劇。爾游官之久。才力有聞。往贊其治。益勉毋怠。可。

韓玠通判河南

勅具官某。爾家世公卿。當識治體。而西南之政。俾民驚擾。達於朕聽。往貳西都。服我恩命。無怠循省。可。

占城國進奉判官蒲霞辛可保順郎將

勅具官某。航海而至。奉琛在廷。心知禮義之榮。身無遐邇之異。特頒恩命。昭示遠人。可。

劉放中書舍人

勅。士有博學而不文。甚文而不達於政者矣。朕惟人才之難。技士之急。凡所擢用。惟其所長。矧夫名在文學之科。才兼政事之選。釋而不用。夫又何求。具官某。能讀墳典丘索之書。習知漢魏晉唐之故。中秉直諒。發爲謀猷。方其流落之中。益聞豈弟之政。比召還於冊府。將漸寘於近班。適以病辭。勉從所請。汲黯雖安。

於臥治。蕭生雅意於本朝。養子侍從之華。實司號令之本。惟詳練可以彌縫庶政。惟辯博可以鼓舞四方。爾其勉盡所長。朕將觀爾於是可。

曹誦遙團知保州

勅具官某。惟爾先臣克平吳蜀。仁澤之深。與江漢無極。于今四世子孫盛大。時出能者。昔漢唐功臣。高密汾陽之家。傳世赫奕。不殞其業。予甚嘉之。今爾奮於閭閻之中。休有搢紳之望。練達兵事。翼贊西樞。屬邊守之須才。加使名以爲重。予欲不違和好之舊。而得嚴整之稱。體國承家。有望於爾可。

王獻可火山軍李昭敍石州

勅具官某等。河東邊城。俗儉而兵勁。吏能守法。易以爲治。爾等才稱武吏之選。家本名將之裔。往修厥政。以寬治民。以嚴御兵。思稱朕意。可依前件。

鄒極江西提刑何琬府界提刑

勅具官某等。朕惟古之聖王。不泄邇。不忘遠。雖在江湖萬里之外。眎之如畿甸之間。是以並擇才能。以察狂獄。以爾極出將使指。入參郎曹。以爾琬比在江淮。積有歲月。咸能慎所施設。紀於吏民。夫冤民滯訟。苟爲不察。雖堂上有不能矚。苟爲察之。雖遠何患。往祇爾事。克慎庶獄。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業溫叟度支郎中

勅具官某。朕旣克己裕民。凡非法之來。罔不能去。而國之經用。率如故初。是以思得敏強之臣。理財節用。以羨補不足。爾以儒雅吏術。有聞於時。其能量入爲出。助成地官。以濟我邦計可。

吳革江西運判

勅具官某。江西地薄民貧。嶮而好訟。頃者有司失計。以鹽賦民。愁嘆無聊。困弊愈甚。朕雖已弛其峻密。復其故常。而瘡痍未平。念之未嘗忘也。爾以才敏。擢守廬陵。知其吏民之艱。究其本末之變。往佐漕事。思所以安而養之。以稱朕意。可。

杜常兵部郎中

勅具官某。夏官掌天下兵事。而邊防禁旅馬牧之政。比皆隸於西樞。則事益鮮矣。爾以吏能。久於其屬。於法當遷。夫以久習之吏。而治益鮮之事宜。其無不辦也。往率乃職。益勉毋怠。可。

榮咨道通判鎮戎軍

勅具官某。被邊之地。政兼兵民。武吏以奮其威。文吏以治其政。凡所以愛民備敵之道至矣。爾頃以博學多聞。試於奉常。出佐疆場。勉勤職事。益以觀爾。可。

錢式三班借職

勅具官某。國家廣漕東南。以實中都。爾董其事。免於亡失。錫以一命。益勉爲怠。可。

翰林醫官陳易簡六人比舊各減三官牽復

勅具官某等。醫如函人。皆志於仁。不幸失之法。不可廢。而情則可恕。爾等奪官既久。稍復其舊。體予至恩。益勉毋怠。可。

李括知洋州

勅具官某。益昌諸郡。莫如梁洋。地通蜀漢之饒。俗廉秦隴之勁。每欲擇守。常難其人。爾頃爲赤令。勤勞茲久。懷組過家。無異鄉國。服我恩寵。勉思治民。可。

張士澄通判定州

勅具官某。君子之仕。不以高下易其心。爾昔以才敏。嘗奉使指。茲予命爾佐中山守。往悉乃力。益勉於事。則予汝嘉可。

彭次雲吏部郎中

勅具官某。以資格用人。所以爲公也。而賢不肖雜糅。無以獎勸士大夫。朕旣命有司。講求其方矣。爾爲地官屬。以才能稱。進領銓事。其悉心流品。思稱朕意。可。

章棗吏部馬琬戶部韓宗古司封吳安憲都官黃景職方郎官

勅具官某等。先帝以禮樂刑政。責成於文昌。用人之難。非它官比。清曹劇部。尤重其選。惟能試之有漸。是以用無不宜。以爾棗按察西南。治辦不撓。琬典領徒隸。從容有餘。宗古出入臺閣。有靖慎之風。安憲家世公卿。有練習之譽。景質性端茂。學術有聞。並稱一時之良。爲我庶政之助。譬如衆輻。各致其用。然後大車得以運行。勉悉爾心。以稱朕命。可依前件。

盛僑國子司業

勅具官某。先帝肇新辟雍。以養多士。於茲歷年。學者雲集。師儒之任。比益重焉。是以增命樂正之官。以輔司成之教。爾以老成端厚。久於郎曹。往祗厥職。勉於訓勵。無使陽城韓愈之流。專美於前世。可。

黃庭堅著作佐郎

勅具官某。左右史記言動之詳。而宰臣紀時政之要。以授東觀。會而成書。然後善惡之實。後世得以考焉。苟非其人。何以取信。爾孝弟之美。著於閨門。文史之功。稱於朋友。昔張衡崔駰張華束皙。皆以才行。久於此官。朕既思見古人。爾尙追配前烈。可。

陳伺直祕閣知梓州

勅具官某。朕憂勞遠人。過於畿甸。以爲吏之侵漁細民者。遠則莫見。民之呻吟疾苦者。遠則莫聞。是以選任守臣。惟難惟慎。爾以臺閣之舊。出臨關陝。曾未朞歲。厥聲茂焉。朕惟東蜀郡縣之多。思得循吏。鎮撫其俗。進直書閣。寵光西南。尙無菲薄其民。勉修安靖之政。可。

晏知止成都運副秦中梓州運副

勅具官某等。蜀嶮而遠。民弱而畏。吏失其道。民始無告。久而不堪。或以生事。故朕選任使者。必先循良。將使吏不爲暴。而民不失職。以爾知止。賢相之後。文雅有餘。以爾中治術之精。前後可紀。託以二蜀之重。分吾千里之憂。爾其急吏緩民。深體朕意。可。

游酢太學錄

勅具官某。凡有職於成均者。皆士之秀也。爾以學業之茂。獲與茲選。勉修其行。使士大夫有觀焉。可。

張舜民監察御史

勅具官某。御史之官。知無不言。則朝廷肅。時然後言。則天下信。嘉謨嘉猷。朕之所急也。用人之慎。孰先於

此爾以文行風節見紀於時。方召寘石渠而臺以名聞。往祇厥服。使言必有物。行必有常。以稱朕命。可。

張績祕書省正字

勅具官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顏之行。而士之所師法也。爾昔以直言進。流落不用。十有餘年。安於潛默。不愠不求。今予命爾於東觀。將用之也。其勉修所以行之者。以稱朕意。可。

李執柔司農寺丞

勅具官某。大農事歸於地官。則丞事益簡。然卿寺之屬。皆吾養材之地也。爾家世名臣。業履修飭。往祇厥官。無墜先烈。可。

陳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勅具官某。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爾以篤行見紀於東南。雖老而不試。可以無憾。朕方欲推爾所爲。施於鄉人。其起視學校。使諸生有所矜式。可。

龔原國子監丞

勅具官某。爾昔以經術教國子矣。中以罪廢。而士大夫高爾之義。有司薄爾之過。其往涖丞事。使朝廷用人之周。無善不舉。可。

仲葩遙刺

勅具官某。古者宿衛之臣。勤勞于內。刺舉之吏。捍守于外。蓋官稱其事。祿視其功。事功旣修。然後得之。今朝廷以仁洽親。爵秩之施。舉從其厚。故爾以積年爲勞。考課當遷。然非其孝弟恭儉。持身有法。則亦何以

及此其服我恩命勉於自修使寵祿日至而無滿盈之患以稱朕意可

吳淵西頭供奉官俞諤左侍禁

勅具官某等爾以吏事宰府久勤於職懇求補外惟廉且慎可以終荷寵祿可依前件

袁說知博州

勅具官某吏部以格用人嚴銓綜之敍雖有賢者不得獨進故使政事之臣視其才能資任而以時用之然後法不亂而才不滯爾以吏能見紀歷典劇郡河朔之民方以饑饉爲憂往勤勞徠以弭流亡之患可

閻木太學博士葉濤正

勅具官某等天下之士視成均之所趨向以爲風俗朕方患其學術之雜駁而文體之流蕩思得知本務實之士相與正之木才質端厚學有原本濤議論堅正行極純絜其往帥多士喻以朕意可依前件

宋寶

深潭主簿威之父
一百歲餘承務郎

勅某祖宗以來以仁率天下肆予士民皆得保其天年爾以行義之厚獨享期頤之福一鄉所重朝所尊禮歲時有束帛之寵巡守有就見之義宜加一命以成子孫祿養之美可

韓忠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

勅有唐開元之初以儒將守邊靜則詳於治民動則計而後戰邊鄙不棟號稱得人茲于祖宗阜康兆民和諸戎狄垂白之老不見兵革亦惟禮樂之士能收干城之功用人之明豈獨前世具官某元臣之後風力自將拔於周行旋付河間之重入參法從遂膺宗伯之選世有明德人無間言惟乃顯考嘗以旄節爲

中山守寬厚之化。浹於斯民。整嚴之聲。震於鄰國。三十餘年。故吏遺民。猶有存者。今予命爾以要職。撫寧斯土。爾亦益懋乃德。視乃先烈。使北邊之人。知韓氏有子。予亦有臣。豈不休哉。可。

劉敏知辰州

勅具官某。武陵被邊。舊難其守。比斥廣沅溪。而控扼諸夷。實賴茲土。爾才堪煩劇。累更事任。尙能持身潔廉。與物安靜。以循養斯民。懷服異類。可。

龐希道復翰林醫學

勅具官某。爾以醫從仕。始以不驗失官。終以有勞獲敘。功過相除。固法之所許也。既復爾舊。益懋乃術。以答恩寵。可。

克勅仲警並磨勘改正任防禦使

勅。唐始以防團領四方之戎事。中以刺史持節。兼治兵民。國朝參其舊章。因其爵秩。以錄親報功。恩禮尤重。以爾具官克勅。力行孝弟。著於閨門。具官仲警。服勤詩禮。信於朋友。皆董司環衛。兼領遙州。積勞之久。歲月應格。俾正使名之重。益隆磐石之宗。夫富而能約者。可以保家。貴而知降者。可以安職。服是恩命。思子訓言。可。

蔡確改知安州

勅。朕體貌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藩飾褒顯。以風勵天下。有過則遷就諱避。以曲全舊恩。至於用法。蓋不得已。具官某。早以才力。奮於下寮。旋蒙器使。致位元宰。弟碩不類。貪冒有素。而溺於私愛。以廢公議。曲從

舉吏之請。遂成黷貨之辜。其驕奢淫縱之狀。理無不知。而涵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言之並作。雖欲宥而不能。默守小邦。仍褫舊職。往自循省。尙體至恩。可。

呂公孺知秦州

勅。秦故重鎮。統制西戎。乃者肇復河湟。邊候浸遠。雖復號稱近地。而實據其本根。用人之難。與昔無異。具官某。故相之後。風流未亡。舊德之重。出入見紀。臨民有寬厚之美。治兵知節制之方。偃然長城。可託西顧。朕方包裹兵甲。以懷柔異類。督厲將帥。以完整邊防。蓋非靖重無以爲安。非繕治無以持久。祇率朕意。勉成厥功。可。

欒城集卷第二十九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仲鸞等六人磨勸防禦使

勅。朕於族屬之尊。思極富貴之奉。至其進秩之際。必由考績之詳。蓋所以示出爵之非私。勉脩身於在位。典章之舊。朕何敢忘。具官仲鸞。力行孝恭。閨門稱順。具官仲隗。服勤詩禮。朋友攸嘉。具官仲癸。恭儉自將。有縉紳之度。具官仲卿。脩飭匪懈。號宗黨之良。具官仲聘。信厚之深。居有聞望。具官仲霜。威儀之謹。動無過尤。皆領職遙州。分董右衛。旣積勞於累歲。宜正命於前官。尙能以約保家。以謙守位。服此新命。思我訓言。可依前件。

張之諫知德順軍

勅具官某。守土之臣。皆欲久於其事。矧夫邊吏內撫軍旅之政。外御夷狄之情。非習其故。何以能稱。爾以材勇謀略。出入邊鄙。安定之治。綽有令聞。是用就易符竹。往施舊政。蓋所以安靜疆場。非獨便爾私也。可。寇誦覃恩改朝請大夫

勅具官某。朕纘嗣丕業。思與士大夫祇奉遺訓。同濟于艱難。爾久服官政。有勞于位。登進爵秩。非子爾私。亦惟先聖之德澤。不泯于下。可。

郭時亮通判海州

勅具某官朝廷之法。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爾昔在定武。百發姦謀。而義不受賞。歲月久矣。大臣猶以爲言。東海名郡。往貳守事。益勉於政。將以觀爾可。

安宗說知利州

勅具官某。益昌之民。山居而谷飲。控二蜀之要。耕桑不足。而商賈有餘。不得安靖之吏。民將有不堪命者。爾昔以選用。所至有聞。不由吏部。復典茲郡。其益勉於從政。以報恩命可。

范子奇河北轉運使

勅具官某。河決而西。汗漫千里。聽其西流。則堤防未立。郡縣受害。塘水堙塞。導之東徙。則功費極大。民殫於役。水未必聽。頃者議論紛紜。未知適從。人民流散。靡所戾止。朕中食嘆息。思救其患。以爾任寄之久。才力有餘。頃將北漕。嘗講茲事。是用申錫前命。責之成功。夫使水不潤下。民不宅上。則征賦靡弊。帑廩耗竭。漕事盡廢。爾將何以尸此。其往悉乃心。博謀於衆。詳究利害。以時上聞。朕將考而施之。尙勉無忽可。

吳安持司農少卿崔公度將作少監

勅具官某等。朕用人之廣。實惟其材。上自公卿之家。下迨山澤之雋。一有可任。不論其世。以爾安持賢相之子。所見者大。歷試煩劇。風力有餘。以爾公度奮自東南。文采自表。用之諸寺。職業不廢。遞加進擢。以慰勤勞。或勉興九農之功。或益修大匠之政。朕將考察其實。以觀成功可。

王兢湖南提刑

勅具官某。朕俾士大夫入治省曹。出按州部。非特以寵祿厚其身也。內則習知朝廷政事之體。外則審察

吏民情僞之變。踐歷既久。獎用亦重。爾總督倉庾。才力有聞。惟是湖湘之遐。民習嶮陋之故。犴獄所寄。得人則安。其尙悉乃心。罔以內外之殊。而不盡其力。可。

錢暎知眞州

勅具官某。五代藩鎮之家。惟吳越之後。冠冕相屬。豈惟朝廷寵綏之厚。亦其子孫忠孝之篤。楊子重地。據江浙之會。守土之吏。未嘗不選也。爾以奉使之勤。選領其事。治民之餘。得以瞻望父祖之故國。豈不休哉。可。

王漸知階州郭逢知德順軍

勅具官某等。朕以恩信御夷狄。以嚴整治邊鄙。常使我直彼曲。彼亂我治。庶幾兵民底于安靖。凡守邊之吏。皆當知朕此意。爾等咸以才謀見紀。習於疆事。往祇厥官。肅戒無怠。可。

蕭士元石州李昭敍忻州李詵隰州

勅具官某等。河東諸郡。犬牙相錯。皆密邇鄰國。有兵有民。凡與茲選。其任惟一。爾等咸以謀略才勇。所臨治辨。或告親嫌。許以易地。將使吏卒無送迎之苦。而邊鄙獲安靖之便。各勉於事。以稱朕意。可。

致仕馬充等以登極恩改承奉郎

勅具官某等。爾以耆年知止。退安丘樊。顧予纘服。均需多士。進秩之寵。隱顯同之。往服異恩。以介眉壽。可。

燕若濟知東明縣

勅具官某。占者大邑。必使學者制之。矧維畿甸。四方觀法於此。大臣以爾才堪治劇。命以東昏。耳目所接。

得失可考。可無勉哉。可。

陳向知楚州。

勅具官某。爾爲部使者。薦士失當。以致人言。朕不忍廢。付爾山陽。淮南之民。荐經水旱。流亡未復。勉修政事。勞徠安集。俾民宜爾。以蓋前咎。可。

士鱣磨勘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勅具官某。凡予五宗之屬。皆有十年之敍。勤勞非在廷之比。而爵祿居庶姓之右。所以示親親也。爾能孝恭。內外無怨無惡。坐閱歲月。以陟門衛。苟知以進秩爲懼。日務克己。則寵祿之至。何止於是。可。

黃好謙知濮州

勅具官某。爾齒髮雖衰。而風力猶在。憚於朝謁。亟請外官。朕惟民政之難。不惟其力。而惟其才。俾朕得循良。以牧養細民。俾爾得暇豫。以攻治衰疾。夫亦何所不可。濮陽之治。尙能勉以圖報。可。

張脩駕部郎中

勅具官某。馬牧之政。歸于西樞。則司駕之治。簡矣。以爾才力之優。歷使諸部。亦旣勞止。還總車乘之政。試於內服。益以觀爾。可。

王瑜京西提刑

勅具官某。官宿其業。則民安其政。方今吏溢于額。朕雖欲行之。而有所未暇。以爾案刑于淮甸。歷年之久。民無怨言。茲復命爾督視許鄧。地雖不同。而職事如一。庶幾練習之故。以無曠弛之慮。祇朕新命。益勉無

怠可。

康識權發遣鄜州今落權發遣

勅具官某朝廷急於用人故士有以資未應格進攝事者爾以才智足用擢守鄜時歲月既久治辨有聞俾正厥官益思所報可

楊叔儀少府少監守本官致仕

勅具官某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古之仕者以之而士大夫有不能者爾起於布衣進貳列卿而能因病告休敦止足之義因其舊秩歸耀鄉黨尙使子弟知所矜式可

融州歸明揚晟該等改右班殿直

勅具官某等爾等獻地築堡披山通道忠孝之心見于勤瘁不有褒顯孰云旌勸特命進秩列于廷臣祇服異恩永保疆場可

曾肇磨勘改朝散郎

勅士大夫有常秩者皆得以敘進至於近侍之列優以三歲之典非謂從官親近而特私之也進用賢才理有當爾具官某學術精博遣詞甚工操履堅正遇事不苟北司國史煥乎筆削之華進領掖垣確然議論之正有司考績於法當遷稍陟崇階增重要職勉服寵光之厚益思報稱之宜可

蕃官折師武覃恩改西頭供奉官

勅具官某朕纘承丕構推恩四海罔有內外咸進爵秩爾世在疆場有守禦之勤服吾異恩勉事忠孝可

郭知章知海州江公著通判陳州

勅某等天下之士非舉無以知其賢非試無以効其實舉之於衆而試之以事此先王所以求賢責實之方後世之所不易也爾等咸以才名薦於近臣朕信而任之使知章守東海使公著佐淮陽勉悉乃心朕將觀爾所爲以知言者之非妄可

黃好謙知潁州

勅具官某汝陰民庶而事繁河通而地勝前後擇守皆用名流圖謀具存風迹未泯爾才術通敏長於治人出入勤勞久於郎省自求外服以養高年亦何愛於一邦不以成其素志益勉於治以答異恩可

霍唐臣知濠州

勅具官某士奮於布衣爲列郡守有民有社可以言政爾積累勤瘁逮茲長人蒙雖小邦而民物之繁山川之勝苟治之有道亦足以觀循良之效矣可

晁端彥吏部郎何洵直可勳郎顏復禮部郎

勅具官某等朕慎於用人進必以漸考實已試之效常懼或失其人故使端彥以功籍之明升領右選洵直以典禮之修進直勳府復以奉常之勤擢佐春官庶幾習焉鮮有敗事爾等其明識朕旨省察姦吏剖決留事以稱吾設官之意可

辛癰太常博士韓宗文光祿丞孔平仲太僕丞

勅具官某等朕網羅雋乂而分之職事以養其才能苟無曠官有進無退癰儒雅自飾藹然有聞宗文世

族之良勤於厥事。平仲詞學有本。敏於爲政。皆有已試之效。當吾次遷之選。夫奉常三禮所在。而善羞閑牧。朝夕之所有事也。其勉悉乃心。務舉其職。以稱朕意可。

元者寧館閣校勘換校書郎

勅具官某。先帝始復圖書之府。並建官屬。而收校讎之職。爾昔以大臣子。篤志學問。列於石渠。終喪而來。官匪其故。祇服新命。勉思舊學。以克嗣世可。

梁燾轉朝奉大夫

勅。因材任人。國之大柄。考績進秩。吏之常法。乃者歷選滯淹。試于侍從。而有司奏課。以時上聞。非朕敢私。法固當爾。具官某。早以好學。召寘石渠。中以嘉猷。入事樞府。恬於榮利。久此盤桓。方議禮於秩宗。旋納忠於西掖。進對一再。議論雍容。歲月之遷。未足爲寵。大言大利。將有竣焉。可。

張淳知長垣縣

勅具官某。士欲得民而行志。莫如爲邑。毀譽易聞。榮辱易及。莫如畿甸。大臣言汝可辦是邑。往慎爲所。毋忝知者可。

李清臣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勅。朕惟先朝政事之臣。與聞玉几之言。常奉橋山之禮。助我致治。行將三年。出納萬微。日以詳練。而乃飛章自乞。誠意確然。屢卻不回。執志莫奪。止足之懼。黽勉而從。具官某。博學洽聞。蚤與直言之對。高文密議。中陪禁苑之遊。自登丞轄之司。益箸公勤之效。勸於機事。力請近藩。雖大臣體國。不以中外爲心。而朝廷

任人常敦始終之分。三城重地。少假賢勞。祕殿隆名。益旌舊德。尙懷眷予之厚。入告謀猷之嘉。惠安小民。推廣予意。可。

張整皇城使廣西鈐轄加遙刺再任以交人理會地界之故

勅具官某。桂林諸郡。帶山並海。控引裔夷。比雖少安。而備禦之宜。常若寇至。爾以才勇謀幹。久於其地。特加遙州之貴。仍領兵鈐之重。勉圖方略。以答恩寵。可。

醫官元瑞敘權易使

勅具官某。爾以方技事上。前以不效失官。後以有勞進秩。時旣當敘。而法非其故。疑而後予。古之道也。祇服異恩。益勉無怠。可。

交趾使黎鍾吏外副社英輩東頭供奉官

勅具官某等。梯航之勞。不憚嶮遠。職貢之禮。克遵故常。特加朝命之榮。以爲海邦之耀。往服恩寵。無廢忠勤。可。

鄧忠臣祕書省正字

勅具官某。爾昔以賦頌之工。登圖書之府。終喪來見。舊學未忘。往祇厥官。以卒前業。可。

成卓

西京左藏庫副使邕州左右江都巡檢差人畫歸化州酒稅

勅具官某。歸化近蕃。與吾疆土相接。爾爲邊吏。而致其割地。以附益遠夷。不任其咎。罪當誰執。奪爵二等。邦有常憲。往祇厥官。深體寬宥。可。

仲浹轉正任防禦使

勅朝廷篤於九族之恩。許以十載之敘。使其賢者有所勸勉。而怠者知自修飭。祖宗之舊。漢唐所無。有司奉行。敢有加損。具官某。幼知義訓。長事禮文。無膏粱之譏。有搢紳之譽。久服勞於遠郡。茲正命於使聯。其克自修。以永終譽。可。

曹評正任防禦使

勅曹氏爲將。不妄誅戮。遠人安之。忠厚之報。集于子孫。自勝衣以上。皆高爵重祿。而天下不以爲過。朕甚嘉之。具官某。幼蒙父祖之慶。長有搢紳之譽。服事左右。勤勞匪懈。正名閑禦之任。以旌恪恭之懿。服我休命。毋忝乃祖。可。

熊本降授朝散大夫

勅守器不假疆場之常道。啓寵納侮。蠻夷之野心。謀之不臧。終必貽患。具官某。昔以近侍。出守桂林。眷歸化之近藩。有裔夷之小警。不惟分上之素定。輒興畫界之狂謀。舉八縣之故封。指三隘而爲境。苟幸一時之無事。遂忘經世之遠圖。咎旣莫追。罪不可赦。奪官一等。國有常刑。思蓋往愆。爾其自訟。可。

張綬湖南提刑

勅具官某。爾昔以常平奉使。官廢而罷。濟南大藩。民富而多盜。布政期月。人亦用乂。荆湖之南。地遠而多嶮。民悍而喜訟。狂獄之寄。惻于予衷。往祇厥官。布欽慎之意。蓋朕之用人。惟善所在。不以遠近爲異。爾其勉之。可。

劉當時太僕簿

勅具官某。朕敷求雋良。選世族之後。惟乃顯考。昔爲嘉祐侍從之冠。文學議論。有絕倫之聲。肆爾仲叔。侃然自修。不忘前人。茲予命爾僕臣之佐。以修閑牧之闕。毋荒失朕命。以忝乃父。可。

張審古尙書省都事出職改朝奉大夫

勅某仕爲大夫。出守列郡。士之力學行義。有白首而不能至者矣。爾名在中臺。勤勞積歲。坐而致此。朝廷之於三省厚矣。蓋將自是爲吏民長。惟清與慎。乃能終荷斯寵。可。

陳遊古知沂州

勅具官某。沂居齊魯之間。周孔之風。旣遠。民悍而喜寇。法之所以待之者。不與它郡等。朕甚憐之。以爾老於從政。知吏民之情。往求所以安之。非徒勝之而已也。可。

周純知虢州朱陽縣

勅某。縣令雖輕。職要而近民。苟得其人。事或以濟。虞詡爲朝歌長。施設方略。使積歲之盜。一朝而去。今吾士大夫之富。不愧於古。而獨無其人乎。聞爾昔討虜恩。折馘執俘。幾獲渠師。而以誣罔被譴。功不時賞。今商虢之寇。依阻爲虐。往思古人。時建功名。以效疇昔之勇。可。

宋子儀大理寺丞

勅某。用人之明。莫如已試。崇陽之訟。誣執交構。更數獄吏。皆不能察。汝能究其本根。而枝葉自舉。使冤者獲信。死者無憾。往丞廷尉。推行此心。要使庶獄皆如此。而後可。可。

秦晉國安仁保佑夫人張氏特封吳楚國安仁賢壽夫人

勅朕永懷先帝簪履之遺。率皆當今宮掖之貴。而況擁佑聖德。夙夜有勞。光寵極於一時。始終歷於多載。不有異數。何以示恩。具官張氏。資性淑均。值遇明聖。躬執燥溼之役。行兼保傅之賢。睹致治於承平。誠有功於當世。封吳與楚。實居四海之上游。既壽且賢。殆兼五福之美報。號名之盛。前後莫倫。明發有懷。匪以爲賜。可。

彭汝礪右史

勅朝廷以科舉取人。甲乙皆侍從之選。然而速進有浮淺之累。歷試得重慎之宜。逮茲稍淹。士知自養。望實既備。用之不疑。具官某。蚤以詞章策名第一。試之彈奏。臨事不回。屢嬰權倖之鋒。不爲進退之慮。翺翔外服。黽勉歷年。今朕思得忠良之士。以紀言動之實。顧瞻在列。咸曰汝宜。出入禁闥。益將察汝所爲。長育人林。亦當識予深意。可。

王陟臣右司郎中

勅具官某。尚書萬幾所在。二丞總之。至於條目之煩。郎任其責。朕既欲得清流。以厭服多士。又欲得能吏。以肅齊庶政。爾名臣之後。學世其家者。以藝文膺上第之選。頃以強濟爲天官之屬。都司之任。汝實宜之。往祇厥官。思稱朕命。可。

王古吏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晉魏之間。吏部進退天下士。而世不以爲嫌。今茲以格用人。動輒有法。苟能清心奉公。宜無不

治以爾名相之後。奉使諸道。號稱良能。勉佐天官。繩留難之吏。寬滯積之士。以求稱吾意可。

張詢浙憲

勅具官某。地官掌財賦之出納。而辦其登耗。爾佐其事。累年于茲。亦已勞矣。吳越之人。文巧好利。犴獄多有。汝長於其鄉。而知其情偽。往將典憲。鉏其豪強。而紓其無告。以致予欽卹之意可。

陝西移四通判州

永興汲光移秦州秦州鞫承之移永興延州歐陽成後移延州

勅具官某等。朝廷推誠心以待天下之士。而祖宗法令之舊。有不敢逾。茲緣親嫌。俾爾易地。蓋秦雍延渭均號藩州。而兵民政刑。皆足爲治。勉出爾力。以左右元帥。毋以東西易其意可。

蔡潛除司農簿抗子

勅某。朕惟英邸舊臣。淪謝無幾。幸而有子。亦既能仕。其於成就長養。宜在朝廷。是以擢於稠人。命以農屬。其尙體予至意。克祇厥官。以毋墜其世可。

令疎

該軍恩持服終喪除右千牛衛將軍

勅某。朕嗣服之初。博推霈澤。爾與陳攘奠退。遭閔凶。終喪而朝。前命不改。宜陟環衛之列。以均宗黨之榮。可。

張元防權發遣府界提點

勅具官某。畿邑之廣。官吏之衆。不能當諸道亦明矣。然朝廷置使。以糾察其政刑。則與諸道比。蓋所以詳治都鄙。而儀刑四方。不可不慎也。以爾才力之裕。習於從政。往祇厥官。務求實效。千里之近。耳目所及。吾

得以觀爾可。

周邠通判壽春

勅具官某。鄭復爲郡。興廢補敗。爾與有勤焉。壽春之富。民庶而事叢。旣以旌爾。亦以觀從政之效可。

魏璋先從韓存寶失官後從劉昌
祚有勞敘奉議郎熙河觀察

勅具官某。爾昔從軍瀘戎。以譴奪爵。起事西帥。以功見賞。逮茲獲敘。并舉前勞。往佐戎旃。勉以圖報。惟爾前事。可以爲懲。而後事。可以爲勸。懲勸不忘。庶幾。可以求成功矣。可。

常安民太常博士

勅具官某。禮之正國。猶繩墨之於曲直。其以止患。猶隄防之於江河。雖先王之典。布在方冊。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以爾學術之通。長於議論。政事之美。載於東南。尙能推明舊章。以佐卿貳。毋使繩墨不得其施。而隄防敗於微隙。勉思職事。朕將觀焉。可。

豐稷工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周官司空之職。曰居四民。時地利。蓋宮室械器之事不及焉。朕方以恭儉自居。凡興建百役。有所未暇。而大河西流。水性未得。冬官之責。莫斯爲重。以爾性質方厚。居官可紀。往佐爾長。職思其憂。以稱朕意。可。

沈季長少府少監

勅具官某。天惟無私。故物無不生。朕於用人。惟其可者從而舉之。爾昔以事廢於朝。周旋於外久矣。朕棄

其過而收其所長。擢爲九卿貳。爾亦深識朕意。勉修厥職。以答休命。可。

林英大理少卿

勅具官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後民知不犯有司。今朕旣省事以安衆。棄利以厚民。而決獄之煩。動以千數。豈其聽讞之吏。不能推行服意。以至於是哉。爾以儒者。通於吏道。尙能以經術緣飾法律。先民有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朕夙夜庶幾。天下之吏能服斯訓。以助予治。矧於廷尉。安可不勉。可。

欒城集卷第三十

西掖告詞五十九首

姚勔宗正丞

勅具官某。進取之士。志於功名。不得廉退靖重之人。以鎮之。則往而不返。流以成俗。朕方博求賢雋。以助成治道。聞爾淡於榮利。未老而歸。宴居丘園。稱道不亂。是以擢丞宗正。以風勵天下。勉從弓旌之命。使士大夫知篤行之貴可。

林希湖州周之純宣州沈季長秀州

勅具官某等。江浙之間。山川民物之勝。有唐臺省之士。求守其地。有不可得者矣。今茲士大夫重內而輕外。胙之千里之社。或缺然不滿其意。此豈朕不泄邇不忘遠之意哉。以爾希蚤與從官。文學足用。之純昔嘗奉使。才幹有聞。季長久於滯淹。風力不替。朕惟吳郡宣城嘉禾三郡之富。思得才者。付之吏民。勉究乃心。毋以內外爲高下之意。民苟安汝。朕不汝遺可。

李傑梓州提刑陳鵬運判

勅具官某等。東蜀諸郡。頃以西南夷之亂。輸輓供億。民不堪命。朕旣寬而養之。疲瘵未復。而春夏繼旱。有艱食之憂。是以刺舉之吏。其選尤急。以爾傑頃參使事。久勞于職。習知其故。以爾鵬生於其鄉。長爲之吏。詳其得失。故使傑察其刑。鵬佐其漕。朕於遠人。所以念之者至矣。推予此心。各勉於治可。

呂陶京西運副上官均比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等。士任言責。則無官守。以言取人。而不試以事。朕以爲未也。昔漢宣帝以諫大夫通政者。補郡國守相。而唐世御史與尙書郎相出入也。蓋前世之所以用人者至矣。今陶由殿中擢與七人之列。而均以監察遷爲副端之重。其爲朕明是非。辨邪正者多矣。其以陶刺舉許洛諸郡。而以均校計出納諸籍。苟試之以事。而人無間言焉。則才可見矣。可。

史宗範知涇州

勅具官某。安定雖非極邊。而聚糧訓兵。爲疆場之重。所賴者多矣。爾歷試諸郡。治辨之聲。達於朝廷。是以召之江淮。優佚之邦。付之金革備禦之地。勉修厥政。緩懷兵民。而撫循將佐。以稱予選任之意。可。

黃慶基鴻臚丞

勅具官某。鴻臚之於諸寺。號爲少事矣。然皆朝廷所以長育人材之地。未嘗妄授也。爾通守南邦。蓋未嘗求。而選擢自至。其克自奮勵。使天下信吾用人之公。非苟然而已也。可。

張岫戶部員外郎錢長卿刑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等。六卿之屬。其切於民事者。地官制其衣食。而秋官治其生死。有非其人。或受其病。以爾岫將漕右輔。民不告勞。長卿司計中臺。事不失統。是用以時進之。俾佐二部。夫職日以高。則責日以重。惟能以遷爲憂。而不以爲喜。則職事舉矣。可。

大名府驍武第一指揮都虞候楊政等七人可並左右侍禁

勅具官某等承平既久。貔虎之士。以歲月爲勞。坐致好爵。既登仕籍。復從吏治。惟廉與慎。可以安受寵祿。可。

韓維守本官資正殿學士知鄧州

勅朕承祖宗之不業。訪求黎老。與共國事。矧復裕陵藩邸之舊。父兄世臣之餘。民望所依。朕何敢後。然而華髮在御。有賢勞之嗟。旅力旣愆。以出守爲樂。進退之際。禮義存焉。具官某。須以耆艾。恬於燕閒。召寘邇英。賴其勸講之助。擢居黃闥。付以議論之權。任寄方深。歲月未幾。惟廊廟有日昃之務。而方州存臥治之風。眷南陽之大邦。本故鄉之近地。仍還舊職。以示往恩。尙俾中外之臣。知予終始之意思。永終譽。克緩厥心。可。

李士京將作丞余中軍器丞

勅具官某等。匠事之不可廢。與戎備之不可忘。其職均耳。以親爲嫌。法所尙避。往祇新命。率職無怠。可。

劉務誠三班奉職

勅具官某。吏自宣猷。改隸奉常。歲月滋久。勤亦至矣。錫爾好爵。勉於廉節。以安寵祿。可。

王袞知兗州

勅具官某。吏道以律令爲師。然讀其書。誦其數。而不知所以行之。未足與言治也。爾明習三尺。出守列郡。臨長吏民。知弛張之方。有循良之譽。急於親養。來請鄉邦。朕不爾違。以勸能吏。祇服休命。益勉無怠。可。

馮宗道遙郡刺史

勅朕嚴內外之分。飭左右之戒。是以近習之臣。雖才智敏強。見於內廷。而外無知者。具官某。蚤蒙器使。荐經事任。出入諸道。靖而不煩。比緣積勞之久。擢參後省之祕。而重慎祇肅。有加於前。宜因寄資之崇。益以閱月之效。佩之郡印。以寵貂冠。勵爾在公。清我禁闈。可。

胡田先以宮苑副使知誠州改爲軍除爲知軍

勅某。沉誠皆南邊新郡。而誠之於沉。地不能半。官吏兵丁。餽餉勞止。比因有司之請。易以軍壘之稱。爾因領舊治。以撫遠民。均爲長吏。毋以名號之殊。爲輕重之意。可。

陳安石知襄州

勅襄陽。古都會也。山河雄勝。居楚越之上游。風俗剽悍。兼雍洛之餘習。在戰國爲用武之地。方承平爲無事之國。牧守之勝。圖謀具在。具官某。起自世族。華髮一心。試之中外。清節可紀。比者解印西土。持節南陽。坐席未溫。捧詔入覲。眷荊州之重地。方守臣之闕人。匪爲爾私。將適民望。勉圖安靜之術。思繼循良之風。可。

孫懷用知寧化軍郝逢知岢嵐軍

勅具官某等。嵐谷固軍。皆樓煩之故地。民事雖簡。而邊政爲重。守土之吏。必慎所付。爾等咸以選任。習於疆場之政。惟恩與信。可以附吾民。而服鄰國。勉思訓言。無怠於事。可。

王愈光祿丞

勅某。政無大小。以得人爲重。雖復膳羞之末。足效才否之實。爾久試於外。而來居此。勉修厥職。毋忝朕命。

可。

姚勗祕書丞

勗具官某。爾以清節懿行。聞於鄉黨。公卿譽者。交至於前。乃者擢丞宗正。實刊玉牒。顧惟東觀之重。號爲衆材之委。往服厥職。益懋乃德。以稱予待爾之意。可。

蒲宗閔知興元府史宗範知廬州

勗具官某等。漢中蜀之大都。而合肥楚之奧壤。守臣之選。不在有司。以爾宗閔入治。郎曹出將。使指以爾宗範踐歷藩屏。宜於吏民。因其已試之效。付以共理之柄。往祇厥服。俾二郡之民。被豈弟之政。以助予治。可。

林顏權知泉州

勗某。祿廩之給。官有常日。爾奉使于外。而取逾於法。以致人言。將何以率厲羣吏。責之廉節乎。宜罷所領。假守方州。祇服寬憲。修省無怠。可。

孔平仲太常博士

勗具官某。刑政之得失。衆人知之。然其所興壞。止於其事而已。禮樂之得失。視之未必見也。而治忽之端。或自是起。故朕於奉常之官。擇之必慎。用之亦速。爾以儒術精博。吏治通敏。以在茲選。其克爲朕別嫌明微。以詔爾長。俾上下內外。不愆于舊章。則爾職舉矣。可。

西蕃首領温溪心。心年欽氈二人。並除化外州團練。

勅具官某等。天之於人。善惡必報。朕上法天道。以爵命四方。有能忠勤。必保富貴。爾等才雄諸部。心奉本朝。審於禍福之原。明於逆順之理。團兵寵秩。蓋旌守節之堅。絕等異恩。當竢成功之報。可。

鄭佾知單州

勅某公卿之世。有列於朝。不患不用。而患不立。爾名臣之後。以詞藝自奮。入佐卿寺。出典藩服。由河內領單父。恩亦厚矣。毋忝乃祖。勉思所以報者可。

孫之敏知雍丘楊瓌寶知咸平

勅某等。畿邑大夫。古所謂內諸侯也。仰有朝廷。俯有吏民。善惡之妨。朝夕可見。以爾之敏家世名臣。才穎自著。以爾瓌寶宦學歷歲。志節不回。試以鄉遂之民。將觀政事之實。在邦必達。爾尙勉之。可。

許懋右司郎中

勅某。萬幾出納。萃於中臺。詔刺稽停。文案壅滯。自唐正觀之盛。而患之矣。矧今俗弊政煩。實倍前世。雖上有管轄。而郎不得人。罔與共濟。以爾奮自周行。亟更劇務。強敏樂易。所至有成。是以召自南服。還領右部。尙能體余不決之舉。勉盡匪躬之節。虛位以竢。爾其欽哉。可。

陳軒主客郎中

勅某。春官之屬。皆郎之清選也。爾昔以文藝發身。名在甲乙。中以靖退補外。安於遐逝。還朝已久。素守不渝。今典祠溢員。而司蕃虛位。祇服朕命。往勤厥官。可。

豐稷殿中侍御史

勅具官某。孔子稱有德者必有言。德之無素。而言以爲責。則言有失當。而聽者惑矣。爾昔爲御史。不得其言而去。出使諸道。入居郎曹。端良之聲。予有聞焉。其尙一乃心。時以德言來告。俾予一人。獲聽德之助。可。

陳知晦蔡州簽判

勅具某官。五世舊臣。百年遺老。求之於時。蓋無幾矣。今其子弟官於四方。左右莫與爲養。大臣來告。惻焉疚懷。以爾篤於孝弟。服勤無斁。雖從事汝南。疑於左遷。而朝夕之奉。實惟汝志。可。

向宗旦司農少卿

勅具官某。司農掌倉庾。委積舟楫。苑囿之政。合以時行。視吏卒。因其勤惰。而正其黜陟。蓋亦勞矣。異時二卿共事。猶或不給。今萃于一。安得不告勞乎。爾以世家之盛。兼外戚之寵。而仕由科舉。官有風迹。往爲之少。俾羣司競勸。衆務咸舉。以稱朕命。可。

侯利建京東漕井亮采河東漕

勅具官某等。齊魯之富。甲於四方。而連歲水旱。民艱於食。盜賊將起。汾晉之貧。甚於西邊。而逮秋豐成。粒米狼戾。收斂爲急。朕思得良使者。以濟二方之宜。以爾利建忠節。強勁安靖。不擾以爾亮采才力。敏濟察舉。有方卓然。已試之效。庶幾諸道之選。往祇厥服。使民食無匱。而邊儲有繼。此予所以命汝意也。可。

馬城湖北憲

勅某。爾轉漕汾晉之間。以羨補不足。歷年于茲。亦旣勞矣。荆楚雖遠。而庶獄之治。方漕爲簡。其克清心。慎聽。使江漢之間。無冤愬之民。以答恩寵。可。

林積知福州

勅某長樂大藩七閩之冠。衣冠之盛。甲于東南。工商之饒。利盡山海。然以地狹故民多不足。俗巧故吏或不稱。爾既生於其鄉。長習爲政。歷試列郡。服勞諸卿。今予命爾懷組而歸。非獨觀榮於故鄉。蓋將責實於來効可。

朱服權發遣泉州

勅某爾昔嘗備左右史矣。出涖京口。于茲在朞。朕比以常法。遷爾長樂。而有司言爾事親不謹。爲吏不職。朕方以恕臨物。不忍究也。清源大府。往爲假守。內飭孝弟之行。外循律令之禁。日夜不忘。庶免來咎。可。

林顏知濠州

勅某汝奉使閩越。不聞令譽。而臨財弗慎。以致煩言。朕因其悔過。待以寬憲。而公議不置。封章繼聞。濠雖小邦。有民與社。服我恩貸。勿忘省循。可。

令翬以率府率講書授通直郎

勅某先皇帝厚於宗室。勉以爲善。有能通於經術。率常試以吏事。爾誦習典謨。明其義訓。往服通籍之寵。以爲維城之勸。可。

張審古知登州

勅某文登濱海。有邊防之責。士出守其地。非選不授。爾服勤南宮。以積勞而往。勉自修飭。無忝明命。可。

高遵易改知全州

勅某黔南雖遠。而任寄爲重。爾以親往。憚於嶮艱。改命清湘。以安祿養。孝治之篤。豈惟爾私可。

何琬工部郎中

勅某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至于技巧工匠器械。元成之間。鮮復能及。永維熙寧元豐之政。其微見於百工之事。與漢宣比。朕雖繼之以恭儉。而至於練精之功。其可忘之。爾歷使諸道。吏能有聞。入贊冬官。厲精庶務。勉循舊章。以毋失其故。可。

崔公度知潁州

勅某汝陰土沃民夥。有魚稻之饒。而訟訴之煩。亦倍它郡。守得其人。則湖山之勝。足以爲樂。苟非其人。狂獄煩多。日不遑給。爾蚤以文詞備選。更踐吏事。亦云久矣。勉勤政事。毋爲潁俗所撓。以稱朕命。可。

黃禔知賓州錢師孟知橫州

勅具官某等。嶺南諸郡。土曠民稀。而密通夷落。以疆場之政爲重。故守土之吏。常選於右府。以爾禔仕至通籍。而帥臣任以軍政。以爾師孟雖爲勇爵。而習於文法之治。安城寧浦。有民有兵。其先爲安靖。以待外侮。知予所以命爾之意。可。

石景略可宣德郎

勅具官某。朝廷因唐之故。以六曹寺監。綱紀百執事之治。凡祖宗法令之舊。合散出入。有司有不能知者。是以分命近臣。條析爲書。於茲歷年。爾與有勞焉。功雖未究。而考應於格。舉自縣令。寘之通階。毋郡邑之勞。而被斯寵。爾其勉之。可。

范純禮發運副使

勅具官某。慶曆名臣。莫如文正之賢者。朕訪其後人。寘之於朝。如見遺老。以爾慎靖而文。肅恪而通。能世其家。是以擢於文昌之要。付以禮樂之事。而乃畏避權寵。自嫌閥閱。東南漕事。國用之根本。任人之重。朝廷難之。均通有無。以實中都。非特私請之便。實亦當今之急也。可。

張汝賢右司郎中

勅某。東南都漕。出納財賦。幾半天下。左右都司。綜執綱紀。與聞治要。雖有內外之異。而用人之慎。其選維均。爾比自文昌。出總饋運。治辦之稱。朕用嘉之。還爾舊司。益勉毋怠。以稱朕委寄之重。可。

韓宗道太府卿朱光庭太常少卿

勅某等。西漢之治。以九卿爲重。隋唐以來。政在中臺。則寺監之事。蓋無幾矣。然至於奉常司府。禮樂財賦之所在。用人之慎。初無間焉。宗道奮於世族之良。練達政治之要。光庭比自諫諍之列。出佐綱轄之司。而皆敦朴自守。才力有聞。擢居二寺之重。益觀歷試之效。深自勉勵。以究成功。可。

李之純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勅蜀雖嶮遠。而民習禮義。易與爲善。難與爲非。一遇循良。懷之沒齒。少加虐政。病不自申。昔張詠出守。方兵革之後。撫之以義。民欣戴之。趙抃奉使。方泰侈之餘。節之以禮。民安樂之。及其復來。吏民驩呼。唯恐其去。得失之效。昭然著明。具官某。性本靖深。政實寬厚。處東南苗役之際。簡以易從。當西南征伐之衝。安而弗擾。遺澤猶在。父老知之。是以改重職於西清。付遺黎於右蜀。勉因舊治。追繼前人。毋使張趙之賢。獨專

巴漢之譽可

廖正一祕書省正字

勅某。朕登延雋良。策之翰林。爾推言往古。以及當世。挺然不回。朕甚嘉之。東觀圖書之府。挾冊考義。游於其間者。皆士之選也。爾往講習道藝。長育才幹。敦業以待舉。吾於養士亦厚矣。勉於問學。思所以成之。可。

劉舜卿加遙郡團練馬軍都虞候

勅。朕臨御華夷。不求功伐。本欲屈己以安衆。故務柔遠而息民。蠢彼屬羌。夙號逋寇。誘陷思立。得罪先朝。置而不誅。冀其改過。乃敢結連西夏。攻圍南川。竊據邊城。窺伺便利。天奪其魄。無復畏忌之心。人嫉其姦。思致殄殲之勇。時予良帥。集此膚公。具官某。學通詩書。才任斧鉞。靜而知變。勇且有謀。至則避其銳鋒。去則攻其不備。臨洮堅壘。破不崇朝。講珠長橋。殘於一炬。元惡授首。種羌震驚。折馘執俘。恩旣均於諸將。發蹤指示。賞不可以逾時。宜錫州團之名。仍遷軍候之職。河湟遺種。未忘反側之心。帷幄深謀。當審恩威之用。勉思全勝。以究前功。可。

游師雄改奉議郎陝西運判賜緋

勅某。伐叛柔服。朝廷之大義。避實擊虛。將帥之成筭。爾出使西鄙。灼知虜情。能宣朝論之詳。以助元戎之決。縛致首惡。壞其密謀。諸羌震驚。邊吏增氣。遂以文史之舊。與有矛戈之功。增秩易章。未足爲寵。奉使將漕。益觀厥成。予欲戢兵。固所望於爾者。兵利乘隙。豈可以爲常哉。可。

廖正古通判滄州

勅具官某。景城負海帶河。爲一都會。養兵備邊。任兼將帥。當得才士。往爲之佐。爾昔爲小官。疾姦除惡。以能名聞。祇服寵命。勉思所以爲報。可。

龐元英鴻臚少卿

勅某。朕嘉祖宗將相之臣。有德于朝。有勞于邊。訪其後人。長育成就。以勸勵百辟。矧爾風力強濟。出入有聞。贊導國容。職高而事寡。茲朕所以追寵先正之意。爾往勉之。可。

張琬知秀州

勅某。有司進退多士。必以資考爲之銓次。爾入官雖久。而法當爲邑。擢守嘉禾。出於異恩。其克臨民以寬。勿爲苛亟。馭吏以嚴。勿爲姑息。思所以答獎用之意。可。

曾孝序通判莫州

勅某。河決而西北。方並塞之地。頻年水災。民艱於食。爾以才選。往貳守事。其思所以均通有無。疏導壅塞。使吾邊民。免於流徙之患。則吾爾嘉。可。

劉言可內殿崇班

勅某。爾章獻外家子。生於紈綺。而能勉自飭勵。以成淑均之行。選與宗姻。旣緣華族。特增美秩。茲有舊章。益務自脩。以永終譽。可。

張岫戶部員外郎改戶部郎中

勅具官某。爾旣出使近部。入贊民曹。其爲屬任均矣。然猶以資考之異。別中外之民。用人之慎。國有常典。

益勉於事以觀成功可

韓緒等

西賊攻圍鎮戎軍南川寨等處緒等戰守有勞或復傷中韓緒韓進轉二官楊吉池評趙說臧遜各轉一官

勅韓緒等夏戎背恩侵我疆場犬羊之羣遍滿川谷諸將戮力清野以須或斬馘會豪折其凶氣或堅完壁壘保我烝徒雖矢刃夷傷而忠節彌壯遂使醜類奪氣引兵遁還得不償費無以復令其下論功行賞國有舊章疇其勞能增其爵秩朕旣無德不報爾尙勉於立功可

蕃官黨令征攬哥趙令景覃恩改官

勅某等朕嗣守不業凡在臣庶罔有內外咸欲先之以恩而後責其所報爾等守在蕃服世篤忠勤朕不以遠故遺爾增秩賜邑與朝臣比勉思自効以答恩寵可

顧臨再授給事中

勅朕歷觀多士惟有實者可以久用而不見其敗若夫無實之人朝爲端良而莫入於邪具官某質重而文不阿世俗比從將漕擢真東臺封駁之風震竦朝聽旋以河漳之害出使趙魏之衝而直聲在人公議所惜因其入奏俾復舊司勿改平日之心審察未行之政朕有過舉不憚改爲苟無布於四方害及民物則朕爲有知人之哲爾亦有常德之譽矣可無勉哉可

孔文仲中書舍人

勅政令之出公卿爲朕行之而臺諫爲朕言之方其未行內史舍人得聞其議與其旣行而後言孰與未行而議之哉具官某蚤以直言鋪陳治要流落雖久氣節不衰比自右史遷長諫列朕審聽其言未嘗吐

剛茹柔。慨然有仲山之節。是以擢寘西掖。試以代言。夫文墨雍容。既爾舊學。論思密勿。毋替前勞。可。

張頴待制河北都運

勅河決累年。隄防未立。西山諸水。汗漫無歸。屬此秋霖。鞠爲汙澤。朕北顧之念。寤寐不忘。雖振廩已行。而宿麥未廣。欲使斯民無艱食流亡之患。要在使者有受人惻恆之誠。具官某。蚤分刺舉之權。旋委方州之重。以勤勞久次之選。居出納右部之繁。趙魏之憂。宜任其責。農桑之政。勉盡所宜。特加延閣之華。以重外臺之寄。可。

欒城集卷第三十一

西掖告詞五十一首

太皇太后三代

曾祖瓊魏王

勅朕祇事東朝。朝夕咨焉。以從政。乃者躬見上帝。升侑神考。克以眇躬。率行盛禮。思所以仰報於慈訓。謂莫如追寵其先人。太皇太后曾祖某。蚤事章聖。蔚爲名臣。智勇冠時。忠勤沒世。決策澶淵之役。卒致匈奴之和。勳列鼎彝。慶鍾任姒。賦政帷幄。澤被海隅。家傳異姓之王。誓堅帶礪。恩加千里之國。昭示子孫。其尙有知。服此休命可。

曾祖母李氏燕國

勅朕嗣守鴻圖。初見上帝。推衍天澤。丕冒海涯。矧惟文母之家。尊爲外戚之冠。恩自近始。寵無與倫。太皇太后曾祖母某氏。蘋藻之儀。敬而不瀆。珩璜之節。動必以時。作嬪大家。肇錫餘慶。宜新湯沐之奉。以追窈窕之榮。音徽永存。尙克嘉此可。

曾祖母李氏韓國

勅和熹之慶。兆自高密。外奮武功。中篤淳行。閨門之風。比隆儒者。維我聖母。鍾慶烈武。積累之厚。追配古人。宜其室家。並受光寵。太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夙被女訓。有鵲巢之風。能使君子。成羔羊之行。德配圖史。

福流子孫。肆予熙事之成。宜錫大邦之寵。服我新命。賁爾舊阡。可。

祖繼隆楚王

勅。朕惟祖宗功臣。能父子相繼。勳業不墜者。惟曹氏高氏。克顯於世。而皆篤生聖女。輔成二宗之內治。今予神母。實親庶政。均覆內外。是用寵其先人。以慰慈心。太皇太后祖某。武力自奮。家聲益茂。出擁旄節。入董環衛。與漢辛氏武賢慶忌。唐李氏西平大涼。較長挈大。罔有慙德。茲予大享于合宮。思與懿戚共享其福。大邦名城。爾實宜之。肇封荆楚。以福爾後。可。

祖母康氏魯國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維克有後。則以其子。矧予天下之母。內極三世之尊。可無追崇。助我孝治。太皇太后。祖母某氏。育德名族。作嬪大邦。象服之盛。配德於山河。彤管之嚴。比絜於圭璧。比列荆河之壤。追賚九泉。徙封少昊之墟。益彰異數。追遠之厚。予何吝焉。可。

祖母郭氏豫國

勅。朕於舊勳之家。無所不厚。矧維坤德之重。恩何以加。內殫孝敬之深。心庶幾慈仁之一喜。比緣大賚。思極追榮。太皇太后。祖母某氏。保傳丕勤。宗族稱善。姑章安其能養。子孫法之不忘。茲用推惠。澤於總章。易隆名於大國。漏泉之慶。尙克享之。可。

祖母全氏秦國

勅。朕篤於奉天。禮極嚴父。思其志意。莫如念母之深。寵其祖先。尙有追封之典。太皇太后。祖母某氏。婦德

成於早歲。母儀著於當年。宜其室家。施及宗黨。鵬鳩懷均一之性。蜚翟見委蛇之容。沒而不忘。易舊封於西土。傳之罔極。告新命於宗祧可。

父遵甫唐王

勅高密之仁。其報在訓。汾陽之功。其報在愛。雖其子孫不能專有其福。寔生聖女。以母天下。漢唐之盛。曠無與倫。太皇太后父遵甫。魏王之孫。而楚王之子也。生而富貴。動由禮義。才甚高而不試。德雖隱而自彰。命之不融。中道而殞。祚我神母。實代天工。厚德載於三朝。貴名高於十亂。仁民愛物。每以生靈而爲心。克己復禮。深惡外家之太盛。臨御葦歲。遂安四方。和熹才有餘而德不充。懿安福至厚而功不著。欲報之德。不知所從。茲予祀帝於總章。大需龐恩於海寓。追崇之典。所不敢忘。改封堯都。增寵家廟可。

母曹氏吳國

勅朕以四海之富。爲二宮之養。猶朝夕歉然。以爲未足。推予此心。以知聖母追遠之念。罔有窮已。謂將成就其美。莫如褒顯其先。太皇太后母某氏。生於功臣之家。綽有女士之德。恭儉廉退。孝友慈祥。實生太任。作合英祖。方其造舟。以迎于渭。教成而結其禱。母育四方。二紀于是。君臨百辟。葦年有成。推迹本源。安可忘報。改封南國。以賁九泉。庶乎有知。服我新命可。

母李氏秦漢國

勅尊之而欲其貴。愛之而欲其富。聖人非私其親也。情之所厚。禮有必然。眷予外戚之小君。蚤與唐國之內治。恩寵之異。中外莫先。太皇太后母某氏。弈世簪裳。生知法度。鵲巢無愧於居。有麟趾自致於多賢。愛

均七子之仁。養及中宮之貴。迨此臨軒之日。方其授几之辰。化被族人。貴震海內。疏封二國。蓋近世之罕聞。壽考百年。均本朝之多福可。

皇太后三代

曾祖敏中申王

勅。昔我皇祖。光宅天下。求賢以自輔。一時公相。皆世之豪傑。子孫顯融。歷世不墜。篤生淑女。作配皇極。究觀本源。蓋非一日之積也。皇太后曾祖某氏。光大篤實。真漢相之風。富貴壽考。有天人之福。畫象原廟。銘功太常。方均慶於合宮。宜易封於成國。服我休命。祚爾後昆。可。

曾祖母梁氏魏國

勅。朕親祀合宮。仰以陟配昭考。追文王之典。俛以大賚臣工。侈上帝之福。眷予母族之重。實居戚里之崇。豈無異恩。以廣慈念。皇太后曾祖母某氏。靜而守禮。存江漢之風。動必之儀。儼山河之象。德洽宗黨。慶流子孫。疏封有唐。于今歷歲。肇新畢萬之國。以寵向氏之祧。可。

曾祖母張氏魯國

勅。昔向氏之祖。位列丞弼。世方平寧。在正位直。有羔羊之風。退食委蛇。本鵲巢之致。積是懿德。逮其曾孫。嬪于有虞。遂母天下。寵光所被。中外莫加。皇太后曾祖母某氏。躬服孝慈。動由禮義。其歸以百兩之象。其貴有六珈之儀。壽雖正於中身。慶實鍾於來裔。推予享帝之寶。錫以保魯之封。尙克有知。服此休命。可。

曾祖母宋氏楚國

勅朕躬享昊天。升侑神考。外推嚴父之教。內懷將母之誠。厚撫其家。追王厥祖。下迨閨幃之懿。咸加封爵之崇。躬孝帥民。朕無所愧。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嚴於正家。動必由禮。采蘋以共公侯之事。親桑以致袞冕之華。藹然令猷。克光來葉。肇新封於荆楚。告休命於烝嘗。尙克有知。膺此異數。可。

曾祖母王氏陳國

勅朕尊尊以教敬。親親以教愛。非予戚里之舊。孰能兼受斯禮。皇太后曾祖母某氏。毓德柔嘉。執禮嚴靖。服膺保傅之教。究知臣妾之勤。內無怨言。家有餘慶。循致坤元之福。遂正母儀之尊。方茲祀於總章。旣大賚於寰海。易爾句踐之國。錫以太昊之墟。恩寵有加。永世無墜。可。

祖傅亮榮王

勅爵爲上公。周制也。王以異姓。漢法也。朕兼采周漢之舊。以寵親賢之家。因大享之告成。錫異恩而追遠。皇太后祖某。故相之子。生而顯榮。躬蹈儒者之風。行無世祿之過。積累之厚。下迨子孫。褒寵之優。肇建邦邑。因其奄受北國之命。寵以劍立南面之尊。朕將以慰母心。爾亦世享廟祀。可。

祖母吳氏越國

勅申王諸子。皆列貴仕。榮國不耀。中止郎官。潛德之深。其報在後。及孫而顯。母儀天下。德澤流行。室家光榮。皇太后祖母某氏。珪璋之行。著於族人。蘋藻之恭。宜于祖考。貴始封邑。恩錫有邦。茲因總章之祀。推廣隆祐之孝。裂會稽之奧壤。增湯沐之舊封。尙克有知。服我休命。可。

父經周王

勅。申伯之德。參於周召之間。褚公之賢。載於王謝之列。恩非專於戚里。名自顯於搢紳。今予外家。庶幾前烈。皇太后父某。絕出世胄。交友儒林。休聲藹然。多福自至。臥淮陽之近輔。表東海之雄藩。清淨不煩。得承流之要。忠悃深至。有入告之常。壽止中身。慶在隆祐。茲因嚴父之際。起予念母之心。大啓周南之封。以慰宮中之孝。國有常典。匪予所私。可。

母李氏豫國

勅。先皇帝刑于室家。以御于天下。非獨外有輔佐。而中宮之懿。實與有勞。煥乎四德之充。豈惟一世之積。皇太后母某氏。敦閱圖史。服勞組紉。肅雍娣妙之間。祇敬姑章之奉。誕生淑女之淵穆。不及君子之榮華。初建長秋。閔追榮之已遠。繼開隆祐。知餘慶之方遐。乃者熙事告成。龐恩廣被。肇錫荆河之國。以新脂澤之田。賁于九原。嘉此休命。可。

母張氏冀國

勅。朕聞後庭以德進。則外戚以福終。周之任姒。既克保其國。而漢之竇薄。亦能全其家。至哉坤元。實相內治。宜爾外家之慶。抑同帝室之休。皇太后母某氏。性稟淑均。德推靖慎。因豫國治家之遺迹。迨慈徽毓德於妙年。命之不融。乃止中壽。比緣茲祀。啓湯沐於堯都。錫以命書。賁烝嘗於家廟。漏泉之澤。奕世不忘。可。

皇伯世儔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奉化郡公

勅。唐之藩郡。以留後爲重。周之列國。以諸公爲貴。國朝兼用古制。外以待將帥之功。內以優宗室之懿。非此二者。未嘗授焉。具官某。貴而能降。富而不盈。孝弟之美。著於親黨。儼恪之容。見於朝會。沒身不試。遺範

不忘寵加兩使之貳。優以五等之貴。魂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越國賢惠長公主追封大長公主

勅。王姬之貴。而能執婦道。以成肅雍之美。朕嘗聞召南唐棣之詩矣。永惟皇祖之慶。篤生淑女之賢。賦命不融。中道而沒。哀榮之典。茲何敢忘。故越國賢惠長公主。襲寵宮庭。生知禮義。儀降王后。有車服之崇。德配君子。稱室家之懿。逮茲享帝之澤。推予尊祖之誠。大長之稱。寵榮斯極。追錫成命。以賁九泉。追。

世繁贈安武軍留後追封信都郡公

勅。留後之權。均於元帥。郡公之爵。貴於諸侯。國朝兼采。用唐之舊官。以爲親賢之異數。慎終追遠。斯極哀榮。具官某。生於富貴之中。綽有縉紳之度。行己以禮。好善不衰。朕篤於合族之仁。嘉爾終身之善。錫之好爵。胙以大邦。仰增族黨之華。俯爲窳窳之耀。可。

唐俛

蓬溪簿於瀘州隨軍部夫入界瘴死贈梓州錄參

勅。具官某。乃者師征瀘戎。爾與在行。瘴癘爲虐。往而不返。朝廷追錄勤勞。不遺細大。特加督郵之贈。以易賻布之禮。孝子之請。予何忍違。可。

克賢贈奉國軍兩使留後封奉化郡公

勅。生於富貴。而成於禮義。克自抑畏。以沒其身。不有寵榮。何以爲勸。具官某。宗黨稱孝。朝廷所賢。肅雍右衛之華。悍禦遙州之重。賦命不淑。中道云亡。匍匐之恩。情何極已。哀榮之典。國有故常。可。

士觀贈左領軍衛將軍

勅具官某宗室之良。生而不試。沒而無述。則爲善者何勸焉。爾以孝弟忠信。紀於族黨。贈之諸衛之秩。以表平生之賢。魂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安肅三代妻

曾祖

勅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宮。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懷抱美志。浮沉人間。孝弟篤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天道不諂。報在子孫。人爵自高。寵極師保。朕命不替。世世賴之。可。

曾祖母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眚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旣寵榮其祖。祿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蘋蘩之儀。敬而不瀆。珩璜之節。動必以時。休聲藹然。後世追誦。宜錫召公之祉。以寵安氏之祧。尙克有知。服我休命。可。

祖

勅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丘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旣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羣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才甚長而不試。德久晦而自彰。身雖屈於當年。善終表於來世。三師極品。焜耀縉紳之間。九原有知。寵綏存沒之地。可。

祖母李氏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地。實總幾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李氏。性本柔嘉。行稱純絜。婦德成於雍穆。母儀備於慈仁。胙以少天之墟。易其叔鐸之土。服我休命。宜爾後人可。

祖母齊氏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地。實總機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官。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齊氏。恭順以惠女師。慈儉以奉君子。閨門從而有禮。子孫賴以多賢。上蔡之封。歷年於是。大名之壤。開國惟新。寵以密章。賁爾家廟。可。

父

勅士之修身行義。不顯於國。必顯於鄉黨。故其乘時得志。不任其身。必在其子孫。謂天難忱。於事可考。具官某父某。樂於潛晦。不求聞知。推良心以與人。抱長才而不試。安興就養。遍歷於方州。西府宴閑。荐移於歲月。錫之好爵。以裕予心。服我寵章。益介眉壽。可。

母張氏

勅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祿之無施。茲予愆祀於總章。大需龐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卽爾心。具官某母張氏。靖而有禮。勤於治家。空傳四德之名。不待千鍾之養。寵加異數。以慰終天。爵無異於生榮。地莫加於韓樂。服我休命。子孫不忘。可。

母王氏

勅。朕惟左右之臣。家有父母之養。自公退食。朝夕侍側。以盡人子之願者。方今一人而已。總章之慶。恩被遐遠。封爵之厚。予何愛焉。具官某母王氏。居不忘敬。行必由禮。手治蘋藻。躬執組紉。老而不衰。足以爲法。宜錫三秦之壤。以爲一族之華。壽考且寧。祇服朕命。可。

妻

勅。朕初見上帝。嚴配文考。公卿駿奔。來相熙事。工祝致告。均錫純休。朕不敢專。思以追下。非獨身享其報。亦使家被其榮。具官某妻某氏。少長名家。輔佐吉士。烝嘗之敬。先祖是安。膳服之宜。宗族咸喜。仁厚見於麟趾。正直發於羔羊。宜增湯沐之封。益耀笄珈之寵。服我新命。宜爾家人。可。

李清臣三代妻

曾祖

勅。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宮。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迹晦鄉黨。德如珪璋。力行於方寸之間。責報於百年之後。子孫之盛。縉紳窄聞。保傳之尊。德義爲允。服我休命。宜爾後昆。可。

曾祖母尹氏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眚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旣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及其良人。咸有淳行。孝敬稱於宗族。福祿迨其子孫。策名儁科。與我近輔。肇啓伯禽之邑。以爲家廟之華。其尙有知。服寵無斃。可。

曾祖母周氏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膏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旣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周氏。珪璋之行。著于族人。蘋藻之恭。竭于嘗禘。貴始封邑。恩錫有邦。肇從申伯之封。改食潞子之國。服我休命。以賁宗祧。可。

祖

勅。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旣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羣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聲被於鄉黨。居約履順。而福流於子孫。世有英才。與聞大政。寵列三師之貴。祚隆十世之餘。錫之閔章。以賁幽隧。可。

祖母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余中臺之轄。實總萬機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服勞組紉。敦閱圖史。祇敬姑章之奉。肅雍娣姒之歡。中饋之儀。風猷未替。東國之贈。寵數有加。賜之密章。賁爾廟祐。可。

父

勅。士之脩身行義。不顯於國。必顯於鄉黨。故其乘時得志。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謂天難忱。於事可攷。具官某父某。隱而不試。久則自彰。孝弟降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是亦爲政。人無間言。由其教子之嚴。爲我得臣之助。比推恩於秋享。增峻秩於師垣。追賁九原。尙克嘉此。可。

母

勅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祿之無施。茲予愍祀於總章。大霈龐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慰爾心。具官某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漢其行。夙被女訓。有鵲巢之風。能使君子。成羔羊之德。宜卽鄉邦之奧壤。以爲封國之美名。服我寵章。祚爾後嗣。可。

妻

勅朕登用雋傑。委任責成。非獨厚以爵秩之華。亦將盡其室家之願。乃者躬祀帝考。大賚臣工。封國迨於閨闈。世祿通於子弟。朕於卿士。實無愛焉。具官某妻某氏。生於名儒之家。綽有女士之德。愛均諸子。比鴈鳩之仁。貴以良人。備輦翟之服。肇錫山河之廣。寵增湯沐之封。宜其家人。服我休命。可。

范純仁三代

曾祖

勅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宮。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潛德不耀。餘慶自彰。仁義之報。不及其身。功名之實。灼見於後。極三師之貴。旣錫於寵名。慰九原之知。肇建於成國。可。

曾祖母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眚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旣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閑之中。率禮不越。共儉之素。御家有常。報在子孫。世篤

功烈肇錫韓侯之邑。以爲家廟之華。其尙有加。服寵無斁可。

祖

勅。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羣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種德之深。稼而不穡。發源之遠。流則愈長。偉哉元子之賢。繼以諸孫之盛。廟食之久。蓋未可量。鄉國之封。肇新其舊可。

祖母

勅。古之命婦。皆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要。實總機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徽柔靖恭。信順慈孝。天道不詔。報在後昆。人爵自高。祚以封國。易宛丘之故地。錫全楚之大邦。尙克有知。服我新命可。

祖母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余本兵之要。實總幾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服勞組紉。敬治蘋藻。祇率祖考之舊。循致子孫之賢。中饋之儀。風猷未替。西國之贈。寵數有加。賜之密章。以嚴廟祀可。

父

勅。昔我皇祖仁宗。博求多士。以綏靖四方。天惟眷祐。賚之正人。旣以克和羌戎。又以變治區夏。出入中外。實兼文武之烈。今予嗣守丕業。選任大吏。亦拔西帥。以臨中樞。匪伊異人。惟父惟子。得人之盛。朕無愧焉。

具官某父某。秉德不貳。好謀而成。始任諫諍。知無不言。中爲將帥。靖而能勇。卒以功業。股肱先聖。茲予懷想風烈。川建爾仲子。嘉其緇衣之德。錫以召祖之命。惟師保之貴。旣無以加。故河漳之封。益大其寵。可。

母

勅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祿之無施。茲予毖祀於總章。大霈龐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慰爾心。具官某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漢其行。其君子正直。有羔羊之德。其後世信厚。有麟趾之風。宜錫寵榮。以慰存沒。乃祖唐相。實啓衛國之封。眷予樞臣。願爲密章之贈。賁于幽壤。尙克嘉之。可。

中丞劉摯父

勅朕臨照百官。寄耳目於中執法。乃者季秋大享。駿奔在廷。迄于熙事之成。繫其正色之助。方均行於惠澤。宜特先於庶工。具官某父某。種德之深。終身不顯。教忠之篤。沒世乃彰。挺然司直。良美哉。有子之慶。不有錫命。孰知其賢。宜加四品之崇。以爲九原之慰。可。

欒城集卷第三十二

西掖告詞四十九首

苗貴妃三代

曾祖

勅昔我仁祖。刑于室家。以御于邦國。下迨嬪御。化其德風。罔不賢淑。迄茲三世。獨有耆舊。儀于六宮。故其祖考。日益尊顯。貴妃苗氏。曾祖祚。潛德不耀。久而後彰。至于曾孫。寵託宮掖。茲因大享。祇率舊章。命爲上公。封以成國。九原有知。尙克嘉此。可。

曾祖母

勅天之報施。昭然不誣。世之顯榮。皆有由始。而況迨事皇祖。流澤私親。夫豈偶然。而至於是。貴妃苗氏。曾祖母馮氏。柔嘉之德。見紀於族人。慈儉之風。有聞於後世。乃眷曾孫之貴。親承大享之休。易湯沐之舊。封爲窀穸之新。寵服我成命。世世不忘。可。

祖

勅朕嗣守鴻圖。初見上帝。推衍天澤。丕冒海隅。矧惟先朝舊人。外家通貴。恩自近始。宜無與先。貴妃苗氏。祖仁恭。隱約之中。操修以禮。彼寵光於來裔。知報施之不誣。官爲上公。已極人臣之貴。地分全楚。復推列國之雄。錫是閔章。以賁幽壤。可。

祖母

勅。朝廷寵綏臣庶。褒顯其先。惟有四輔之崇。乃錫三世之命。其於禁掖。殆無幾人。貴妃苗氏。祖母袁氏。容德之修。著於宗黨。福祿之盛。及其子孫。方予熙事之終。昨以成國之賦。賁爾廟祀。世世保之。可。

父

勅。於赫皇祖。仁覆四方。永懷弓劍之遙。不忘簪履之舊。而況逮事左右。今爲老成。宜其尊親。特被休寵。貴妃苗氏。父某。躬有懿行。篤生淑人。既壽且康。允仁而信。荐經元祀之慶。每極追崇之榮。肇錫大名。以配隆章。密爵之賜。澤及九泉。可。

母

勅。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矧吾三朝之人。獨享百年之福。眷爾近戚。予何可忘。貴妃苗氏。母裴氏。徽柔靖恭。幽閑肅敬。行應家人之美。慶鍾女子之祥。茲予大享之成。肇易新邦之寵。漏泉之澤。存沒兼榮。可。

文臣升朝封父母妻

父

勅。具官某。父某。朕。茲。祀。總。章。陟。配。神。考。子。大。夫。奔。走。厥。服。咸。與。有。勞。推。子。嚴。父。之。心。爲。爾。顯。親。之。慶。錫。命。之。寵。壽。考。不。忘。可。

母

勅。具官某。母某氏。慈惠有以宜家。肅敬可以教子。乃者大享之禮。百執咸事。朕寵綏忠孝之心。推本源流。

之自疏爾爵邑以榮子孫可

妻

勅具官某妻某氏士大夫出仕于朝能以恭儉正直成羔羊之美必有淑女以治其私用能退食委蛇無內顧之慮朕方推帝澤於天下其何愛一邑不以寵其家人可

文臣升朝追封父母妻

父

勅具官某父某合宮之享義存嚴父朕惟天下之士追養之誠上下無間是用推予錫命之寵旌爾教忠之勤九原有知尙服休命可

母

勅具官某母某氏生能正家沒有良子欲盡劬勞之報莫如爵命之隆方大賚於總章宜肇新其湯沐服我休命世世不忘可

妻

勅具官某妻某氏恭事君子宜其家人勤勞則同而寵榮莫及存沒之念終身惻焉方予慶賜之行肇加脂澤之奉賁于窀穸尙克嘉之可

范鎮父

勅士有歷事三世秉持一心志懷金石之堅言爲社稷之計耄期不亂清靜無求訪之古人殆亦無幾朕

既復命以位。思見其人。旋觀德業之崇。知有源流之自。具官某父某。隱居閭巷。名出搢紳。以孝弟爲傳家之資。以詩書爲教子之實。自修於方寸之內。責報於百年之間。子孫勃興。冠冕相繼。方予大享之慶。錫以追崇之榮。開府之儀。比隆於三事。漏泉之澤。少慰於終天。可。

鮮于侁父

勅。朕旣得直謀多聞之士。而寘之禮樂之司。擢之諫諍之列矣。乃者總章大享。來相于庭。因子嚴父之心。成爾顯親之願。具官某父某。懷抱美志。博通古文。上自河圖洛書。下及天文地理。無有不綜。庶幾古人卷懷而歸。以遺後嗣。金章紫綬。雖不及其平生。密印閱書。示追榮於泉壤。可。

母

勅。婦人之賢。室家所賴。上能使其君子有羔羊正直之行。下能政其後世有麟趾信厚之風。詩人所嘉。於今猶信。朕旣得其子。以知其親。具官某母趙氏。江漢之行。山河其容。手執詩書。親教子弟。雖負米而養。自有孝弟之歡。而列鼎以祠。莫盡劬勞之報。宜易脂田之奉。仍加榆翟之榮。追賁丸原。以慰存沒。可。

陳曼父閏

曼任登州錄事父閏年九十一以敕封承務郎

勅。具官某父某。總章之慶。凡通籍之士。皆獲爵命。其親。朕惟子大夫沉於下僚。家有耄期之養。而寵榮不及。念之懼焉。錫爾一命。以綏子孫之志。可。

錢勰父母

父

勅錢氏舉國內附。俾吳越之人免兵革之亂。子孫受封。帶河礪山。藏在盟府。矧其後世。賢傑間出。赫弈相望。其於追崇。安可復後。具官某父某。貫穿墳史。練達典章。博辯有文。絕出倫輩。父子兄弟。進以直言。譽喧一時。望以卿相。中道而隕。報在後昆。儼然侍從之輩。與我總章之祀。寵之開府。載是閱書。九原有知。服命無斃。可。

母

勅婦人之貴。當從其夫。禮變古今。義均存沒。肆予大享之慶。俾極追封之榮。具官某母某氏。育德高門。作嬪大族。生知圖史之樂。不煩保傅之箴。餘慶在其子孫。清風播於宗黨。肇封成國。光有翟衣。錫此密章。寵爾廟祐。可。

李瑋三代

曾祖

勅昔我仁祖。敦睦九族。以和萬邦。顧惟念母之深。特厚外家之禮。往事雖遠。此恩未移。具官李瑋曾祖某。懷抱美志。浮沈人間。孝弟篤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天道不諂。報在子孫。人爵自高。寵極師保。肆予大享之慶。肇易三秦之封。九泉有知。服我休命。可。

祖

勅成王之母邑姜。齊侯世受其祉。宣王之母申后。申伯亦賴其寵。矧我皇祖之聖。重以李氏之賢。子孫相承。冠冕日盛。追崇之典。國有舊章。具官李瑋祖某。隱約之中。操修以禮。克有淑女。篤生聖人。寵雖不逮於

平生澤尙可加於來裔。比因秋享。肇易國封。錫是閱書。以寵廟祀。可。

父

勅。朕深惟仁祖之意。寵綏元舅之家。申錫婚姻。以固恩禮。乃眷奠邦之嗣。來相合宮之祠。熙事告成。鴻恩先及。具官李瑋。父某。貴而能降。富而不驕。諸子之賢。迭爲將帥。大邦之寵。更王齊秦。肇新錫命之書。以慰終天之感。可。

王堅父

勅。朕惟景德祥符之間。治定功成。庶幾三代。時維丞相魏公。左右厥辟。同底于道。於穆清廟。卒配烝享。至於慶曆嘉祐之際。克有賢子。不墜厥家。出入中外。允文允武。茲予李秋大享。追念先正之後。有能在朝。相我熙事。宜有褒寵。以勸百官。具官某。父某。始以諫諍名聞朝廷。終以將帥威加戎狄。父錫之慶。子成厥功。故雖富貴顯融。赫弈再世。而天下之議。不以爲過。生爲六官之長。沒加三事之榮。匪予爾私。惟德之報。可。

曾布父

勅。曾氏系出東魯。淵源師友。本於孔氏。譜牒詳具。雖遠而明。子孫盛大。繼顯於世。具官某。父某。文學之美。肖其先人。議論之長。信於來世。仕而不遇。志存於書。沒而愈彰。慶鍾厥子。屬詞比事。粲然有古人之風。理財禦邊。卓然有當世之具。才智競爽。爵秩同升。其於搢紳。殆無一二。朕旣任以事。思寵其先。今茲大享。告成。顯親沛澤。追錫崇階之贈。以慰九原之知。可。

蔡確父

勅位極三師而爵封大國。雖元勳盛德。有不能至者矣。而將相大臣。欲顯其親者得之。吾是以知積善之爲難。而有子之爲貴也。具官某父某。潛於下僚。不求聞達。躬有懿行。久乃發揚。美哉中子之賢。任予元宰之事。久厭機務。退守便藩。深念教忠之勞。求易苴茅之賜。大名與壤。雖爲甸服之雄。全楚新邦。願卽故鄉之近。九原未泯。尙克嘉之。可。

母

勅貴以其子。而爵從其夫。此婦人之禮也。時予舊相之寵。告我念母之誠。亦何愛於大邦。不以成其純孝。具官某母某氏。仁以逮下。嚴於治家。禮先中饋之勤。恩遍外姻之廣。命之不淑。沒有餘哀。肇易脂田之封。永保荆人之國。寵爾廟室。以利後人。可。

秦晉國安仁保佑夫人張氏

祖

勅具官某祖某。朕追懷弓劍之遙。不遺簪履之舊。矧功存於保護。而寵極於平生。宜因大享之恩。成其尊祖之念。寵加列衛。追賚九泉。可。

祖母

勅具官某祖母某氏。朕祇祀合宮。嚴配聖考。思其志意。悅焉如存。是以推廣舊恩。施及幽遠。肇易脂田之奉。以申追遠之誠。可。

父

勅具官某父某。朕孝愛之深。無德不報。永惟保育之舊。夙著劬勞之恩。方大享之告成。宜顯親之施及。諸衛之貴。存沒兼榮。可。

母

勅具官某母某氏。爾蚤以息女之良。功存藩邸之養。報已隆於貴顯。恩宜逮於存亡。肇新湯沐之封。以爲幽冥之慰。可。

世采母李氏。安康郡太君。世智母何氏。永昌郡太君。

勅嚴父配天國之大禮也。以子貴母。三代之舊章也。茲予大賚之慶。澤被含生之倫。矧於近親。志切追遠。錫命之典。其何可忘。具官某母某氏。承上克恭。臨下以禮。生著御家之法。沒聞有子之賢。賜湯沐於大邦。爲窀穸之餘寵。九原未泯。尙克嘉之。可。

李端愿父

勅富而好禮。貴而不驕。勢憑戚里之榮。躬被儒者之節。昔聞其語。未見其人。具官某父某。爵本傳家。親聯築館。進退以禮。無世祿之非。交友多賢。盡當時之傑。被遇前聖。流芳後來。有子而賢。久列東宮之貴。開府以贈。仍因西土之封。錫是閔章。賁爾幽隧。可。

母

勅帝乙歸妹。而交泰之功著。王姬之車。而肅雝之禮成。風化所由。恩禮當異。具官某母某氏。淵源之盛。當世莫倫。禮義之隆。至今傳誦。儼若姑章之奉。穆然閨壺之風。車服下於王后。而不以驕人。子孫衆如螽斯。

而要於守法。故能弈世不墜。休聲愈隆。茲予大享之成。因爾故封之廣。閱書密印。寵數不渝。可。

張方平祖

勅。朝廷優二府之臣。列三世之贈。眷我耆舊。退處鄉閭。方大享之告成。宜申錫於休命。賁及祖朝。進封大邦。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聲被於宗黨。居約履順。而福流於子孫。力行於方寸之間。得報於百年之後。朝之大老。惟爾元孫。肇新淇奧之封。增寵師臣之貴。告于幽隧。服此優恩。可。

父

勅。士之懷抱志節。老於山林。不求聞知者。何可勝數。永惟公卿之貴。本由父祖之賢。行義絕倫。聲聞不著。特緣有子。得列於朝。追想風猷。不忘嘉歎。具官某父某。性本靜重。行極高明。宴坐一室之間。心遊萬物之外。澹然自守。寡笑與言。遂以絕人之姿。深積傳家之慶。柱石之奇。嘗參二府之崇。几杖之儀。又已十年之久。比緣昭配。許以侍祠。宜因均福之恩。懋錫追崇之典。地分全魏。爵列上公。九原有知。服我休命。可。

富紹庭母

勅。朕追懷先正之臣。建功當年。流澤後世。時惟丞相臨淄公。以甘盤之舊。股肱太平。丞相韓公。以魏丙之賢。翼亮數世。風流未遠。家事落然。比因大享之成。重興追遠之念。具官某母某氏。臨淄公之子。而韓公之配也。幼服圖史之訓。晚同忠義之勤。有德有年。五福兼備。奄從淪謝。中外咨嗟。茲用不忘舊勳。寵加新命。因其封國之故。以明有子之良。賁爾宗祧。世世無斁。可。

蔡蒙父挺贈開府儀同三司

勅昔我皇考分命守將鎮撫四夷時惟西羌弗克靖順實賴良帥是震是服遂以顯績進登西樞命之不融中道而殞聲蹟之美于今不忘具官某父某謀猷靖深勳業崇茂治邊之略紀于一時經遠之功著于來世比緣陟配之享永懷先正之良追錫崇階比儀三事有子之慶奕世嘉之可

劉敬母

勅婦人之賢著於麟趾贈禮之盛極於輦衣朕親享合宮加惠百辟矧復從官之列來告念母之誠可無異恩以示追遠具官某母某氏篤生大族作配名儒環佩之聲動必由禮蘋藻之薦舉不失時追懷令猷尙有諸子守道不倚則漢中壘尉博學不倦則唐居巢侯美哉有子之良爲我得臣之助祚之大郡慰爾九原可

奉議郎任斯年祖母黃氏

以母封回
授永壽君

勅朕親享合宮均慶多士以寵榮其親推而上之又及其祖其於親親尊祖之義備矣美名大邑介爾眉壽子孫不忘益勉忠孝可

張琬父昇追封韓公

勅朕追懷祖宗下逮先正聞嘉祐治平之盛宗臣大老相望於朝永思其人如見風采具官某父某始以直氣振於中司終以令德長於西府歷事二祖懇款一節歸老嵩少追迹松喬殂謝未幾風烈猶在比緣合宮之祀嘉其有子之慶卽封鄉國以賁私祧九原有知服此休命可

安燾知樞密院贈三代

曾祖

勅樞臣之長。戎政出焉。內則張皇六師。以禦外侮。外則綏懷四夷。以安中國。久虛之位。歷試以庸。特推三世之恩。以示百官之勸。具官安燾曾祖某。處躬甚厚。與世無求。人莫能知。而天相其善。身隱不仕。而世承其休。逮爾曾孫之良。冠于西府之列。折衝之效。偃革可期。斯用錫帝傳之隆名。賁私祧之常祀。九原未泯。百世不忘。可。

祖

勅古之賢君。有師臣之義。朕臨御百辟。想見其人。眷子宥密之賢。夙承祖考之烈。積德之厚。獲報甚隆。寵之上公。以見予意。具官某祖某。賦性端慤。終身退藏。孝弟發於自然。忠信驗於來世。松生於谷。閱歲不衰。泉發於山。造平而大。啓良心於嗣子。胙多福於元孫。歸乎家廟之隆。數致閱書之賜。賁于幽隧。宜爾後昆。可。

父

勅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率循孝弟之風。施及邦家之廣。朕既用其子。不忘其親。荐錫崇階之榮。以寵退食之養。具官某父某。資性淳篤。既慎靖以安貧。操行堅強。亦恭儉以居富。一變簪裳之盛。親見廊廟之崇。循致承平。既股肱之允賴。報之寵祿。宜命數之超升。壽考且寧。訓敕無怠。可。

王汝舟祖母胡氏封嘉興縣太君

汝舟乞以妻敍封回授

勅某合宮之慶。士得以其親及其室家之封。封其大父母。今汝舟願以妻之敍而加其祖母。恩從其厚。將

以極尊祖貴老之義而已。綏爾眉壽。服寵無斁。可。

皇兄令擢等所生母贈縣太君

勅某母某氏。合宮之慶。澤被存沒。爾篤生令人。當以子貴。肇錫湯沐之奉。以慰恍惕之感。魂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富弼贈太師

勅慶曆之盛。朝多偉人。維范與富。才業名位。實相先後。海內稱誦。見於聲詩。比之夔契。經涉險阻。繼以存亡。惟天所佑。克享全福。歷相三世。配食清廟。肆予大享。加寵先正。亦克有子。列于在廷。具官某父某。德及夷夏。功載史冊。出盟獯鬻。復結二國之歡。入秉陶鈞。首開萬世之議。性本直諒。終身不回。心樂虛閑。超世自得。音容未遠。風烈可追。錫以上公之章。明我師臣之意。告于幽隧。慰爾後昆。可。

劉沆追封秦國公

勅生而秉鈞。顯名於世。沒而有子。通籍于朝。家存舊德之餘。國有世臣之盛。比緣大享之慶。來告顯親之誠。勳舊旣隆。恩寵亦異。具官某父某。奮身南國。致位中台。風蹟之優。效見於民政。勤勞之久。聲載於圖書。頃自告終。奄更三世。爵極師保之重。國分吳會之雄。宜錫社於秦亭。示追崇於家廟。九原未泯。服此鴻恩。可。

盧政贈司空

勅祖宗懷柔四方。兵革不試。雖有貔虎之士。擁旄鉞之寄。皆老死侍衛之間。不見才武之效。然其聲績未

泯子孫在廷。追遠之恩。國有常典。具官某。父某。弓劍之任。推雄萬夫。韜略之賢。著稱當世。卒能保寵。以沒其身。茲大享於合宮。示追崇於列辟。宜錫冬官之印。以增家廟之榮。魂而有知。服寵無斃。可。

王存妻胡氏齊安郡夫人

勅。朕敷求哲人。咨以大政。知其有孝恭祖考之義。則爵其三世。以禮其私祧。知其有慈愛室家之心。則封之大郡。以助其內治。凡所以深慰其情。而優爲之禮者。亦已至矣。具官某妻某氏。舉無失中。言必由禮。起於糟糠。而善處窮約。逮其富貴。而不聞驕奢。茲使君子。綽有成德。遂登丞轄之位。率由夙夜之佐。是用望郡。以爲湯沐。翟芻以與會朝。勉修令猷。答此休命。可。

楊王第三女封安定郡主

勅。朕有懷二宗。思見文武之盛。念我叔父。亦配間平之賢。粵維禮命之優。蓋有朝廷之舊。女旣及笄。而字爵當裂土。而封恩禮之隆。孝敬斯在。楊王第三女。幼而好禮。姆教不煩。長而知方。婦德已備。茲擇良士。亦惟外親。將修纁鴈之儀。肇錫湯沐之奉。惟恭且儉。可以保是美名。惟孝與和。可以安於二姓。風化之首。其尙勉之。可。

此页空白

欒城集卷第三十三

北門書詔五十四首

麻制十三首

除苗授保康軍節度知潞州制

門下上將之任。本智略以爲先。萬夫所望。亦材武之兼尙。惟擢拜之未幾。亟辭疾以告勞。言念悃誠。式敷明命。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黔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黔州諸軍事。黔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蚤讀兵法。有志事功。久踐戎行。自奮邊鄙。入參環列。旣被遇於先朝。累積歲勞。適謀選於元帥。遂分旄節之寄。克諧卒乘之權。宿衛逾年。勤勤爲請。愍獨賢於煩使。俾暨佚於近藩。爵加貴名。邑衍真食。潞子之舊。俗武而淳。守土之臣。事簡且暇。於戲建纛而出。知寵數之不移。勿藥有瘳。幸年歲之未暮。臥理非壯士之節。力疾有忠臣之風。勉埃安平。起就勳業。可特授檢校司空。持節房州諸軍事。房州刺史。充保康軍節度。房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知潞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兼提舉澤晉絳慈遼州威勝軍屯駐駐泊就糧本城兵馬巡檢公事。替韓宗古。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劉昌祚武康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門下多畜衛兵。莫如國朝之盛。次補元帥。蓋本祖宗之常。顧惟萬騎之選師。重以千盧之嚴徵。欲衆心之

素服。非宿將而莫當。誕告在廷。咸聽朕命。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冀州管內觀察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昌祚。奮由弓劍。資以韜鈴。整於治軍。才出邊將之右。勇於對敵。聲著隴山之西。乃者取其先朝指蹤之餘。授以平涼總護之貴。種羌久困。既款塞以來庭。環尹適虛。歸釋甲而御衆。爰加旄節之重。以壯轅門之觀。旌旆不移。什伍如故。當使少加號令。自益精明。於戲。仁足附衆。則六師不擾。威能克愛。則萬夫可齊。亦俾貔貅之徒。咸知忠孝之節。勉矣。來效。往其欽哉。可特授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充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勳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明堂呂大防加恩制

門下。昔吾祖宗革五季之遺。復三王之舊。皇祐之盛。始寓總章於外朝。元豐之隆。載嚴上帝之定位。物有成憲。敷遺後人。朕因而循之。罔有失墜。乃辛巳之吉。躬被冕服。祇帥羣工。禮成不遺。神貺昭答。誕降多福。均畀在廷。太中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呂大防。篤實而文。寬厚而栗。在英祖時。納忠不回。爲名御史。在神考時。宣力不懈。爲賢守臣。逮茲纘承。卽與丞弼。旣全付之鈞軸。遂能任我棟梁。正顏色而誠意。宣出詞氣而忠邪。辨左右三載。咸又四方。民無煩苛。羌率舊職。稼穡茂遂。神人燕安。俾我釐事告成。舊章不墜。雖荷帝祉。時惟乃功。宜因賜胙之恩。遂行進律之典。增大國邑。衍食真封。疇爾茂勳。勸我多士。於戲。公爾忘私。非獨得君。亦以獲祐於帝。寬而有制。非獨善始。亦以克要厥終。及茲休成。同底至道。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勳封如故。

主者施行。

皇伯祖宗暉加恩制

門下。宗祀配天。所以教諸侯之孝。加地進律。所以廣上帝之恩。矧維天屬之尊。世奉濮園之享。相子肆祀。綏我思成。躬率父兄之和。以致天人之應。用敷大號。昭告治朝。皇伯祖鎮南軍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嗣濮王。食邑一萬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三千七百戶。宗暉。爵封世王。名冠屬籍。貴而能降。富而不驕。孝弟肅恭。率本天姿之懿。威儀問學。蚤承師訓之良。同我絜齊。獻於饋熟。進退和於禮節。升降比於樂章。逮此休成。宜均多福。益衍舊封之廣。仍加真食之優。於戲。承安懿之後。思繼前人之令猷。兼將相之隆。勉圖夾輔之休烈。茲因受爵之寵。益起循牆之恭。庶無閒然。克有終譽。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叔祖宗祐加恩制

門下。朕出款原廟之嚴。入謁總章之祕。師臣外帥多士。以靖吾國。宗卿內帥諸父。以正吾家。親賢旣和。天人咸若。膺受多福。施及四方。矧惟族屬之尊。宜有寵光之異。皇叔祖寧遠軍節度。容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容州諸軍事。容州刺史。上柱國。鞏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宗祐。恥爲富貴之習。動由禮義之中。祇順父兄。親近師友。肅若閨門之治。穆然朝謁之容。秉旄鉞而四方之志行。錫茅土而諸侯之禮備。遠鎮容管。近殿洛師。處之若無久而益慎。爰推大賚之澤。益彰有德之榮。增衍故封。懋錫真食。於戲。考之晉人。則安平之於武帝。求之唐室。則元嘉之於高宗。皆以德重屬高。恩隆禮異。往祇服於明。

命思無愧於古人。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叔祖宗楚加恩制

門下。漢封同姓之國。勢遂疏於本朝。唐任宗室之隆。用毋雜於它族。祖宗酌古今之典。篤兄弟之親。雖極茅土之封。常居朝謁之地。眷禮特異。前世莫倫。皇叔祖建武軍節度。邕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邕州諸軍事。邕州刺史。上柱國。隕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宗楚。孝友根心。文藝飾性。居處恭。故不聞過行。室家理。故可以蒞官。師保不煩。朋友稱信。乃者顯相原廟之祀。齋宿總章之廷。譔假無言。質明成禮。顧惟大賚之澤。宜處羣臣之先。益衍故封。陪敦真食。於戲。宗祀之典。所以教孝於諸侯。賜胙之恩。所以均福於上帝。誠觀禮以知義。尙修身而保終。祇服寵光。永有燕譽。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徽宗加恩制

門下。朕惟成王尙幼。而紹文武任奴之業。時其諸弟之貴。則有邢晉應韓之封。皆克保邦。以輔王室。今予仲叔之衆。咸訓祖考之謀。方宗祀于文王。以陟配于上帝。禮成弗越。孝思無窮。爰因降福之多。以均同氣之盛。皇弟鎮寧軍節度。澶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澶州諸軍事。澶州刺史。上柱國。遂寧郡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九百戶。名得天之粹。克孝于家。典學之初。弗煩于傳。觀其率禮之意。既有成人之風。受冊苴茅。已賜盟於如礪。備儀出閣。終有賴於維城。朕方推神之休。布澤于下。豈茲貴介。而有忽遺。宜增多戶之封。并衍真食之賜。於戲。富而知稼穡之事。則富可保貴。而知君臣之節。則

貴可全。受爵既先於四方。修己豈後於羣辟。祗服明訓。其永有詞。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似加恩制

門下。朕明發而興。有懷文武之烈。孝愛之廣。施及兄弟之親。茲擇季秋之良。躬展總章之祀。升侑烈考。昭配昊天。執幣以前。愴然如在。念遺意之所屬。顧同氣之當先。皇弟集慶軍節度。亳州管內觀察處直河堤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亳州諸軍事。亳州刺史。上柱國。普寧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似幼有岐嶷之姿。長見肅雝之美。克勤朝夕。既已無違於家。日親詩書。知其有志于學。爵分茅土之貴。任兼將相之榮。身能處之不驕。人亦期之可久。宜益舊封之廣。仍加真食之多。於戲。顯宗之於東平。下腰腹之詔。明皇之於隆慶。歎羽翼之詩。朕既無閒於伯仲之間。爾亦無忘於孝友之行。外以事國。內以顯親。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德加恩制

門下。古者教成於家。治定於國。九族既睦。萬邦咸和。今予季弟之親。未遑就傅之禮。追先帝眷懷之深意。推東朝鞠育之異恩。錫命之隆。可後於衆。皇弟武成軍節度。滑州管內觀察處置河堤等使。檢校太尉。持節。滑州諸軍事。滑州刺史。上柱國。祁國公。食邑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德生而敦大。長則惠和。氣稟清明。有室家君王之喜。心懷徇達。知師保教訓之方。乃者擇季秋之良。修宗祀之禮。事天所以報本。嚴父所以顯親。罄海宇之人。孰非付託之重。念天倫之戚。永懷顧屬之隆。宜因慶賜之行。并衍封食之賜。

於戲。父兄皆萬乘之富。豈其患貧。爵秩既五等之尊。貴於能降。罔特得之之易。當念守之之艱。滿而懼傾。高則不墜。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馮京加恩制

門下世臣之於故國。增望實之隆。老成之於典刑。有謬謀之益。眷吾嘉祐侍從之列。實惟朝廷心膂之臣。迨今所存。數人而已。乃者合宮肆祀。百辟駿奔。顧瞻舊人。方在外服。懷想風聲之懿。豈忘濡澤之加。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婺州諸軍事。婺州刺史。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戶。馮京。敦大敏明。肅恭和惠。名冠多士。徧居臺省之高。華德合前人。遂攬兵政之微。密納之煩劇而不亂。涅於渾濁而不緇。心與善人。望推前輩。丙吉雖病。以陰德而復全。蕭傅出藩。懷本朝之雅意。頃膺旄節之重。以當趙魏之衝。坐使中朝。不勞北顧。宜衍大邦之履。仍加真食之封。於戲。身歷四朝。履夷嶮而一致。心通庶事。閱義理者尤多。豈以中外之殊。而廢謀猷之告。介爾眉壽。左右皇家。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劉昌祚加恩制

門下。朕因路寢之正。舉合宮之祠。禮樂法商周之隆。車服兼漢唐之盛。出款原廟。還享上穹。職貢充庭。工師履位。兵衛如植。旌旆不煩。實惟有人。以克成禮。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昌祚。天資鷲勇。性本忠良。結髮征羌。號馬上之飛將。授鉞臨塞。皆關中之要區。方西鄙之須材。會中軍之謀帥。畀之旄

節之重。付之貔虎之師。歸閱浹旬。旋聞輯睦。逮此熙成之慶。賴其宿衛之勤。既增封爵之崇。仍加真食之厚。於戲。古之明主。立賞以待有功。古之賢將。有功而恥自列。服予霈澤之異。勉爾勳名之思。貴當益恭。老當益壯。可特授依前官職。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門下周公未嘗之魯。老亦居豐。留侯晚雖強餐。終不任事。蓋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惟我耆舊。歷事祖宗。纘服之初。復命以位。雖師保之地。優佚不煩。而立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高風。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食邑二萬八千一百戶。食實封一萬一千八百戶。文彥博克孝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之勳。其在朝廷。有崇景之業。士民視其去就。夷狄震其威名。時更四朝。躬蹈一節。先皇帝愍勞以事。既許其歸。越予訪落之年。凜有涉淵之志。起之既老。待以仰成。出入五年。終始全德。進而論道。日聞與訓之言。倚以折衝。卒靖邊防之警。委成功而不處。指莫景以求安。勤請屢聞。誠心莫奪。顧瞻閭井。近在洛師。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豈以簪紱之累。久致形氣之勞。貴極上公。既無復加之爵。秩分領全晉。仍畀久還之節。旄增廣舊封。益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父老之游。於戲。音聲不遐。尙有就問之禮。几杖以俟。復期親祀之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謨猷之告。式燕且譽。俾壽而康。可特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大原尹。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勳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除馮京彰德軍節度使制

門下備河禦胡固天下之要地。建都置守皆前世之重臣。雖中外之無虞。實根本之所在。非其人則視若虛邑。得所付則坐爲長城。是用敷告外廷。復任舊老。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婺州諸軍事。婺州刺史。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馮京名冠多士。望高累朝。和而不同。性有鹽梅之德。磨而不磷。志懷金石之堅。入則參領萬幾。出則蕃屏四國。頃加旄鉞之寵。俾臨趙魏之衝。宜民宜人。靖重而不擾。無怨無惡。樂易而可親。朕不忍奪民所安。故命易節而處。升視冬卿之秩。併加邑戶之封。蓋官宿其業。則事無不知。民習其上。則信而易使。方今河流所出。近在都城之西。故道已堙。而歲有衍溢之虞。北流旣駛。而方患隄防之缺。介衆所利。卿靡弗聞。舊德所臨。朕亦何慮。於戲。兵民細故。責之將佐。而可爲邦國大猷。非吾耆老而誰聽。勉盡白首之節。以寬北顧之憂。可特授檢校司空。持節。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充彰德軍節度。相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再任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仍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詔勅四十一首

尙書左丞韓忠彥免弟嘉彥尙主不許詔

勅忠彥覽所劄子。奏伏聞聖恩。宣召臣弟嘉彥。赴禁中引見。欲令尙主伏望以長主之貴。更加慎擇事。具悉。惟先正魏公光輔三世有勞。宗祧雖沒元身。其報在後。先皇帝追懷忠厚之德。許以婚媾之親。逮茲奉行。實出遺旨。雖卿以惡盈爲戒。深欲固辭。而朝廷謂無德不酬。莫回成命。謙沖之意。嘉歎不忘。所請宜不

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昔王導以輔政之業。郭子儀以專征之功。肆其後人。皆聯戚里。衣冠之盛。晉唐所稱。未聞其子孫以盈滿爲言。而朝廷聽辭避之請也。今予先正。實配前人。築館之恩。報功斯在。蓋便蕃之寵。屬於乃父。而事不在卿。選擇之命。出於先朝。而朕不敢易。體茲至意。罔或固辭。所請宜不允。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允仍給寬假詔

勅孫固。省所劄子。奏春中以被病危重。乞一致仕名目。聖恩深厚。未忍遽從。今氣血益以羸耗。在假已二十日。坤成聖節。不能勉強趨赴。伏望聖慈。察臣出於至誠。曲成其志。事具悉。朕以篤老之臣。於國有肝膽之親。而命以位。非責其趨走之勞也。卿以垂白之年。許朕以股肱之用。而受其託。非徒爲朝謁之勤也。今者眷倚之厚。朕方未怠。聞望之隆。人亦無間。徒以壽日方迫。疾勢未平。不能造朝。遂欲謝事。既非朕所以待卿之本意。亦非卿所以事朕之素心。人其謂何。朕實未諭。既命賜告。以自養。卿其少安而勿違。所請宜不允。仍給寬假將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韓忠彥乞外任不許詔

勅忠彥。覽所劄子。奏兄爲執政。弟爲駙馬。未有似此體例。不若自求罷免。伏望許解近司。處之外任。事具悉。魏公之功。沒而不朽。先帝之命。久而不忘。吾有懷舊勳。擢卿於六官之貴。繼因遺旨。屬嘉彥以副車之姻。推吾此心。蓋非一日。本將并錄其子。以寵其父。豈欲獨收其弟。而棄其兄。比因力辭。嘗已臨諭。有唐故

事非獨一家。本朝已行。亦存近比。尙茲勤請。殊失眷懷。吾欲伯仲相望於朝。以示國家不替舊德。起視乃職。罔復煩言。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忠彥省所劄子。奏兄爲執政。弟爲駙馬。未有似此體例。不若自求罷免。伏望許解近司。處之外任事。具悉。君臣之間。以誠意相遇。則事無不可以形迹爲務。則理或難通。朕惟魏公歷事三朝。咸有一德。功存社稷。澤及子孫。追懷茂勳。述行先志。以卿性資忠良。久更事任。可以寄股肱之託。以嘉彥業履純絜。方及冠歲。可以與姻親之選。各隨材分。以答勳勞。由義而言。略無嫌疑之可避。顧卿何慮。特假形邇以爲辭。況考之古今。亦有成例。祇服朕訓。何卹人言。其罔復辭。以安厥位。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二上劄子。奏乞致仕事。具悉。卿以疾辭位。義也。而朕以事留卿。亦義也。旣皆爲義。則卿之所執。雖未爲過。而朕之所設。亦豈違非乎。尙何力辭。以廢成命。今者四方無虞。廟堂之上。非有艱難之慮。緩急之政也。卿疾雖未復。而勢已有間。日雖稍久。而事則無損。誠能得告。以養疾。疾愈而造朝。宜若於體無害也。治疾以安身。身強而圖報。宜若於國有補也。尙何所疑而辭之不已乎。勉徇前命。無復煩請。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趙君錫免刑部侍郎不允

勅君錫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以卿仁恕不苟。必能哀矜有罪。寬平盡下。可以詳究微文。矧在東臺。

遠茲累歲。觀封駁之無避。知廉直之有餘。衆言既孚。朕志亦定。往祇成命。罔復固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呂公孺免戶部尙書不允詔

勅公孺。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方今賦有常供。無暴斂之入。用循故事。有不給之虞。朕眷求長材。委以足用。虛位以俟。累月于茲。卿家本世臣。早更事任。頃涖京邑。亦既久勞。辭而不居。誰使任事。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明堂禮成罷賀賜門下手詔

勅門下。皇帝臨御。海內晏安。五經季秋。再講宗祀。克有君德。以享天心。顧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司因天聖之故事。修會慶之盛禮。將俾文武。稱慶于廷。吾自臨決萬機。日懷祇畏。豈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獻之明。矧復皇帝致賀于禁中。羣臣奉表于闈左。禮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勅彥博。覽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吾之用卿。本以公義。卿之事人。亦非私意。起於既謝。凡以爲民。矧於陟降之間。未覺筋力之憊。苟誠在愛民。則愈老而民不厭。誠在許國。則愈久而君益親。卿既以道深結於朝。而欲以私自便而去。義有未可。非吾所知。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彥博省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絜去就之分。厲廉恥之風。此新進之士。立名於世者之所爲也。以朝廷爲家。以社稷爲悅。此老成之臣。竭忠於國者之所志也。卿昔以八十之年。不卹小廉。出狗朝命。旣得之矣。歲月未幾。體力猶康。遽欲告歸。朕所未喻。豈以老成之望。而蹈新進之爲。謂宜少安。卒輔予治。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致仕再免兩鎮不許詔

勅彥博覽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乞只以河東一鎮致仕。貼麻處分事。具悉。朝廷數以兩鎮命卿。而卿率以固辭獲免。抑有由也。或特恩之橫被。或謝事而得休。歷考前後所加。猶是公相常禮。今者老而復起。起而復歸。率自帝師之隆。未見前人之比。兼持旄節。夫豈過哉。已卻封章。姑止可也。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彥博省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乞只以河東一鎮致仕。貼麻處分事。具悉。命由君出。禮以義起。豈必皆有故事。然後得以奉行。卿有德有年。在朝不見其比。或出或處。自昔未聞其人。矧復兩鎮之異恩。旣有先朝之成命。蓋昔日之勳。未若今日之盛。則今日之受。豈必前日之非。勉聽朕言。祇授冊禮。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三免兩鎮不許詔

勅彥博覽所三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止授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卿股肱四朝。而爲二帝師。求之古

今未見倫擬得謝而去。在禮宜殊。佩相印持將鉞。以爲未足。故并付以蒲中漢中之衆。所以華國。非特以爲卿寵也。今辭之不已。深所未喻。吾志先定。卿其勿辭。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彥博省所三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止授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朝廷之命。審而後發。非力辭之所得免也。卿親對便坐。繼三上章。詞已竭矣。而朕之素心。終不可易。且卿兩以師臣歸第。前無其比。而後無其繼。雖兼擁二節。孰以爲非者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免兩鎮許詔

勅彥博覽所累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乞祗帶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恩之不勝義舊矣。卿既告老。而吾以至恩授卿二鎮。朝有成命。而卿以大養執節固辭。雖欲不聽。其如義何。況卿所陳。關國之體。以謂宗室之故。不當施於羣臣。而非法所加。亦難行於治世。辭之以禮。衆實謂宜。吾豈以一時之恩。而廢天下之義哉。勉從所請。還卿舊節。再惟誠悃。不忘嘉歎。特依所請。換授依舊領河東節度使致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允詔同上條。

勅彥博省所累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乞祗帶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朕惟先朝嘗以兩鎮寵綏大臣者。惟魏國忠獻韓公。與卿爲二忠。獻既已一辭於前。而卿亦嘗再辭於後。先帝亮其至意。爲改冊。天下旣頌先帝之明。復嘉二臣之義。今朕嗣守成憲。率而行之。以卿累章稽之故事。實無違者。古之君子。愛人

以德。朕豈忘斯義。而廢卿言。特依所請。換授依舊領河東節度使致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河東官吏軍民示諭勅書

勅河東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文彥博四朝舊臣。一時耆德。起於既老之後。輔予纘服之初。奏章屢陳。歸意莫奪。師臣之貴。爵無復加。將鉞之崇。恩俾還舊。矧爾故鄉之父老。安於前尹之威懷。比聞冊書。想多歡慰。今特授文彥博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勳封如故。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將士等各得平安好。參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劄子。奏自去年正月未涉夏。兩次重病。蒙聖恩寬假。得遂生全。然臣一年飲食減少。氣力羸乏。仰于天聽。以祈矜憫。許臣休致事。具悉。朕屬任耆老。本非旅力之求。卿被遇股肱。豈可一朝而去。雖自以羸瘠爲苦。朝謁多艱。然而遇事不廢。思慮之明。進對每有諮謀之益。何損於政。遽當告歸。矧今邊防無異域之虞。而密府有同寮之助。勉親藥餌。仰徇邦家。神之聽之。介以壽考。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韓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允詔

勅忠彥。省所劄子。奏伏覩除同知樞密院。伏望追改新命事。具悉。朕以西樞總領兵要。綏御邊防。事有失於須臾。患或貽於久遠。是用輟卿左轄之要。付卿右武之權。分職雖殊。柄用則一。易地而已。力辭謂何。矧

復親黨之微嫌豈爲腹心之深累。勉起視事。尙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蘇頌免尙書左丞不許詔

勅蘇頌覽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家世名臣。少小篤學。在昔圖史。包括無遺。本朝典章。指陳可數。中以直道。廢於一時。終守金石之姿。不爲燥溼所變。白首在列。丹心甚明。進轄中臺。斷自吾意。服勉休命。勿爲固辭。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蘇頌省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日奉寶訓。進讀金華。詞氣裕然。進退以禮。朕旣已熟聞講解之益。抑又究觀業履之詳。臺中紀綱。責在丞轄。卿其以平昔舊聞。施於政事。朕亦以所參庶政。驗卿前言。毋爲固辭。當取成效。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蘇頌再免左丞不許詔

勅蘇頌覽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昔在仁祖之朝。已預石渠之選。一時同列。于今幾人。結髮翰墨之場。白首忠信之節。議論如故。志意不衰。擢任柄臣。蓋旌耆德。辭至于再。殊匪吾懷。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蘇頌省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二轄之司。萬幾所萃。不明故事。政或失於紛更。不達當今。用或病於膠固。朕以卿誦習典章而不厭。更閱義禮者尤多。擢真左右之聯。實求咨訪之益。雖力辭之不已。

顧成命之難回。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知樞密院孫固乞避親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劄子。奏伏祝除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緣臣有女嫁忠彥之弟純彥。有此親嫌。理合迴避。伏望罷臣知樞密院事。獲遂休退事。具悉。朕惟先朝同秉樞機之臣。有以近親不許避免之比。是以並建長貳之懿。不取形迹之嫌。今卿以謂無他同寮。請循著令。雖祖宗舊法。不可遂忘。而君臣同德。故爾無害。豈以纖芥之故。遽爲退老之謀。再閱謙詞。徒用嘉歎。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周尹進興龍節無量壽佛勅書

勅周尹。省所進奉興龍節無量壽佛一軸事。具悉。佛心無爲。佛壽無量。有能繪其真相。俾來獻於誕辰。勉我以清淨之風。祝我以期頤之福。忠勤深至。嘉歎不忘。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范百祿免侍讀不允詔

勅百祿。省所上表。蒙恩除兼侍讀。伏望特寢誤恩事。具悉。卿秉心直諒。臨事莊栗。頃貳憲部。持法寬平。不屈於權要。及領選曹。馭吏詳察。不撓於煩劇。其達於吏治。朕旣知之矣。至於通經博古。慨然正論。昔由此進。今以是老。朕寤寐格言。而獨未聞焉。挾策進讀。其勿復避。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趙君錫免吏部侍郎不允詔

勅君錫。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孝友慈祥。可以施於有政。寬栗柔立。可以命之有家。適從議讞之勞。

遷領銓綜之重。蓋因已試之效。非有躡等之嫌。選劇務繁。不可久曠。勉力思報。賢於固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免孫男康世章服不允詔

勅彥博省所劄子。奏辭免孫男康世章服事。具悉。卿以耆老給扶。子孫以進見授服。前後既異。豈以重復爲疑。奏牘上聞。何其畏慎之過。已頒成命。罔復重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劄子。奏以老病情迫。累乞休致。未賜開可。緣年齒晚暮。疾病侵陵。今日筋骸困憊至此。無復安全之理。伏望哀憐。早降俞旨。事具悉。卿逮事聖考於潛宮。與開先朝之大政。貴老求舊。屬任之意。方隆引疾告歸。退避之言已甚。君臣同德。夫豈當然。體力雖衰。姑復自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宰相呂大防等爲旱乞退不允詔

勅大防等省所劄子。奏時雨不足。乞罷免職任事。具悉。歷時告旱。歲事可虞。精禱未孚。神貺猶嗇。朕側身思咎。終夕靡遑。卿等躬任燮和。志同憂患。雖引義自責。大臣之體則然。而釋位求安。有國之計何賴。尙講救荒之政。以助憂民之誠。苟能使旱不爲災。則朕復何咎。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以旱賜門下詔

勅門下。吾母臨四方。親決萬務。清心克己。凡以爲民。而天意弗咸。歷時災旱。宿麥幾盡。秋稼未立。饑饉既至。疫癘將起。齋祠雖切。漠然弗應。吾則不德。民實何罪。中自循省。寢食皆廢。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尙

多。上下否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有一子斯。皆足以上拂天心。下擾民聽。循致斯旱。咎實在吾。皇帝遇災。恐懼不敢自佚。既命有司降食避殿。罷五月朔朝。吾亦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側身念咎。固無吝於改爲。協德濟民。尙有求於列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帝以旱賜門下詔

勅門下。朕奉承統業。于今五年。臨御崇高。未達庶政。夙夜祇懼。若涉淵冰。常恐德之弗類。無以下慰民望。上當天心。今者冬雪不效。春雨弗若。逮此孟夏。旱災如焚。麥不充食。禾未出土。歲事凜凜。民且狼顧。雖禱祠備至。而神莫之答。惟循省自克。則災或可消。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爲害。而莫懲歟。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才有抑而未用。歟。念之雖勤。行則未至。昭明恐懼之誠意。庶幾陰陽之不違。可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御前殿。及將來五月一日。罷文德殿視朝。朕上奉東朝。深愧常珍之日缺。下臨庶尹。猶冀嘉言之上聞。苟利於人。其無不可。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鄧溫伯免翰林承旨不許詔

勅溫伯。覽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以文史足用。久在禁林。慎靖寡尤。首承密旨。雖云新命。率皆前官。尙此盤桓。固求引避。既違朝廷號令之信。徒有道路進退之嫌。其尙亟前。勿爲煩請。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不允詔同上條

勅溫伯。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翰林以議論爲官。而承旨以年德爲選。茲所以歷求多士。復用舊人。卿

既久在朝廷。當識朕意。遷延退託。雖多長者之風。號令文詞。宜得宿儒之用。成命不反。固辭實難。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呂大防等再爲旱乞退不允詔

勅大防等。省所再上劄子。奏近以旱暵爲沴。乞罷職任。伏蒙詔命不從所請。伏望早賜施行事。具悉。常暘爲災。民瘠已甚。朕爲之父母。而卿等爲朕股肱。相與憂之。固其任也。然至於求罷職事。則匪朕心。朕旣自以失德爲疑。卿等姑復以糝政爲念。因民情而圖救脩。早備以防微。旣能夙夜在公。豈必遂巡去位。朕志如是。卿其少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彰德軍官吏軍民示諭勅書

勅彰德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魏都要地。守難其人。馮京名臣。姑易其節。假爾鄴城之重。壯我留錦之聲。矧旄鉞之得賢。抑吏民之增氣。已頒大號。想慰輿情。今特授馮京檢校司空。持節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充彰德軍節度。相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再任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仍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故茲示諭。悉宜知悉。將士等各得平安好。參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馮京免彰德軍節鉞不許詔

勅馮京。覽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老臣所在。衆志自安。邊鄙震其威名。吏民習於條教。事可坐定。政無更張。是用因魏都之舊疆。換鄴城之新節。孚號旣布。僉謀畢同。方慶得人之難。遽覽飛章之請。吾命惟允。

卿其勿違。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不允詔同上條。

勅馮京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魏博重鎮。舊用老臣。旄節寵章。制存易地。朕以卿著稱多士。既歷三朝。臥治此邦。於今再歲。復欲借君以爲重。蓋亦因民之所安。豈其固辭而可得免。祇服成命。永綏北郊。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文彥博免致仕合得五人恩澤詔

勅彥博省所劄子。奏今來致仕。依條合得五人恩澤。乞賜寢罷事。具悉。朝廷以恩遇老臣。無所不厚。而卿以禮自免。辭不敢居。卿既能見得思義。以律貪夫。朕豈不能成人之美。以明晚節。蓋知損之爲益。是以高而不危。所請宜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范百祿免翰林學士不允詔

勅百祿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卿蚤以直言。預英祖之選。中以直道。干神考之知。侃然立朝。老而益劬。朕欲訪經籍討論之助。求文章潤色之工。既已寘卿金華之中。茲又擢卿玉堂之上。矧復班六曹之首。無躡等之嫌。繼仲父之賢。有位家之慶。朝有成命。勢不可違。時方須才。義亦難奪。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欒城集卷第三十四

北門書詔祈祝九十首

批答四十四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不出帷幄。臨御家邦。實賴股肱之良。以持綱紀之要。於其進退。顧可輕聽之哉。卿頃自近藩。擢貳東省。本以年德之故。非有筋力之求。若夫正顏色。出詞氣。使人望之而忠誠可信。鄙倍自遠。斯可矣。豈以一病未能造朝。遂欲舍而去哉。誠請雖勤於義末也。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事先帝於東宮。覽兵要於西府。忠厚之節。始終不渝。朕敷求舊人。所得無幾。親之信之。以爲手足。尊之重之。以爲蒼龜。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豈以一病而輕去哉。雖會朝之常儀。與坤成之大慶。未能白力。蓋亦何疑。尙寧乃心。終輔予治。所請宜不允。

劉昌祚免殿前副都指揮使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衛兵虛帥。累月于茲。召節亟還。辭章繼入。旣匪眷懷之素。復稽總護之宜。與其飾說以固辭。執若勤職而圖報。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卿結髮兵間。著績境外。臨總環衛。本以次遷。懇避節旄。再形謙請。顧成命之不反。宜就職以無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卿以衛武之年。踐呂尚之位。安然無作。則功名自隆。默然無言。則卿尹自化。當以至靖之德。坐鎮羣動之樞。不勞施爲。以億筋力。今者初畢元祀。遽聞告歸。幾務多閑。朝謁非病。屬任既重。披閱爲疑。方假百年之令猷。以觀庶尹之成效。來請雖切。殊匪吾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老而謝事。古之禮也。而勢未可去。蓋有不得謝者矣。卿元豐之間。引年而歸。隆知足之風。元祐之初。承詔而起。敦急病之義。既進退之兩得。謂始終之不渝。方朝廷政事之優閑。而卿志氣之康裕。雍容師保之地。儀刑卿士之前。朕之望卿。意未有艾。誠請雖至。義不可從。所請宜不允。

呂大防免明堂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聽政九重。逮今四載。觀孝孫之致享。奉文子以配天。神人既和。禮樂備舉。終事如素。孰尸厥功。顧惟元臣。宜與有慶。往服休命。其勿復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臨御諸夏。俛仰四年。格茲秋成。躬致禮祝。燮和鎮撫。卿與有勞。豈惟一朝顯相之勤。實賴同德贊襄之益。國有成憲。時錫寵章。其罔復辭。勉服休命。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寵至而辭。抑惟常禮。義當而受。顧亦何疑。末言宗祀之嚴。實賴顯相之助。加惠百辟。罔遺一人。豈其股肱之良。而無封邑之寵。成命不易。祇受勿違。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奉祀合宮。祇見上帝。諸侯致享。邇臣侍祠。凡執豆籩。咸被慶賜。矧予元宰。實代天工。獨執謙言。孰先多士。勉膺成命。罔復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伯祖宗暉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季秋致享。羣后在廷。卿奉祀濮園。首帥宗子。相我熙事。不忘肅雍。逮茲禮成。宜受帝祉。矧朝廷之寵數。皆祖宗之舊章。雖執謙辭。莫回成命。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推廣帝澤。覃及海涯。惟英祖伯仲之親。與濮園烝嘗之奉。顯膺異數。實先諸臣。矧茲均福之餘。本緣升侑之慶。祇服成命。其又何辭。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古之道也。綱章之祀。成于顯相。雖駿奔走。執豆籩。皆被其澤矣。而況於王乎。雖復固辭。難遂來懇。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屬尊則禮必異。親近則寵必先。國之舊章。朕何敢廢。矧惟合宮之祀。實賴顯相之勤。雖欲不居。懼失常典。載嘉誠請。難徇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叔祖宗祐宗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祇命元孫。躬饗上帝。父兄在列。君臣肅然。熙事告成。大需時舉。宜因休命之降。以爲羣臣之先。執謙而辭。殊匪吾意。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躬享上帝。陟配文考。事天事親。一舉而得。既受帝祉。懼不敢專。思與父兄共享其福。若尊屬懿親。辭而不有。謂羣臣何其聽朕命。服此休寵。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祭祀之澤。神所照臨。祖宗之舊。吾無加損。卿侍祀夙夜。終事肅雍。既同百僚。咸被光寵。豈獨潔己。固陳謙詞。懇請雖堅。成命莫改。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既有事于明堂。凡執事之臣。咸與有慶。矧諸父兄之貴。朕所尊禮。而祖宗之所顧享者耶。辭至于再。深所未諭。尙體至意。無復煩請。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弟佖似偃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奉承先緒。成就諸孫。宗祀合宮。茲見元良之盛。大需寰寓。特先仲叔之賢。率時舊章。錫以休命。體我眷厚。其勿謙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兄弟之義。譬如手足。憂喜同之。朕有事于合宮。徼福于上帝。中外臣庶。咸被其澤。豈于諸弟之親。而不遍者乎。朕命惟允。其勿辭可也。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席父兄之貴。居王公之尊。典禮既行。爵命自至。茲以廣愛。豈將期驕。與其被命而力辭。孰若居寵而知畏。祇服異數。毋忘益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周禮也。議于諸儒。歷世不決。逮我聖考。一言而定。朕奉而行之。罔有增損。至於禮樂之文。赦宥之澤。咸有成法。非朕所私。豈予諸弟之賢。弗迪前人之訓。祇服寵命。其勿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劉昌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卿國之虎臣。帥我爪士。總章大祀。宿衛有勞。宜爲六軍之先。以承大賚之慶。辭而不有。殊匪吾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爲環列之尹。職在訓齊。方總章之詞。勞於宿衛。禮成加惠。國有舊章。上自將帥之聯。下逮什

伯之長咸錫休命。罔遣一夫。苟將獨辭。何以率衆。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朝廷治安。將帥閑暇。因慶推賞。或疑無名。孰知養之之優。蓋由責之之重。鎮靖吏士。折衝蠻夷。苟誠能之。尙有大者。往服成命。毋復固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三歲親祠。百辟來助。因上穹之降福。靡好爵以廣恩。非獨爾私。尙將何避。若夫闔外之寄。師中之權。朕旣不以私假人。卿亦宜以功受祿。今此成命。其勿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中書侍郎劉摯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雙日而朝。勤勞政事。四歲之久。庶幾成功。幸斯民之小康。見合宮之再享。豈伊寡德。實賴羣公。苟天下之信安。夫何賞之不可。大賚之慶。胡以辭爲。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歷三歲以親祠。罄四海之來祭。雖祖考之德。足以致此。而左右之助。豈其無人。卿夙夜在公。直諒不倚。成我熙事。爾勞居多。惠澤之均。率由舊典。已行之命。其罔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尙書右丞許將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祭有大澤。惠及庶工。凡自通籍之臣。莫不指日而待。卿位在丞轄。手執紀綱。辭而不居。衆或未喻。矧成命之不反。宜勉受以勿違。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祇見昊穹。嚴奉文考。卿蚤以儒術用於先朝。蓋圖任有求舊之心。而顯相有逮事之感。實先多士。推霑渥恩。其勿固辭。往服成命。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彥博致仕免兩鎮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凡自一命告老于朝。考之舊章。必加以爵。蓋所以敦始終之義。礪廉退之風。國之故常。吾敢失墜。卿自祖宗之世。兼將相之擢。得謝神考之朝。既履師臣之貴。老而復起。功成告歸。豈以上公之尊。不如命士之寵。兼鎮之重。故事可推。雖曰非常之恩。孰是元臣之比。勉膺成命。毋煩固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越自冲年。嗣承大統。念昔師臣之美。起卿謝事之餘。元老在朝。國勢增重。誨言時至。典學日新。方當問道之秋。遽聞歸老之告。留之不可。爵之無加。推考舊章。以錫成命。因有餘而戒得。雖嘉乃心。念不足於報功。亦伸朕志。所請宜不允。

韓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以二三大臣分領兵政庶務。雖職之煩簡或異。而事之緩急略殊。然而屬任惟均。出入無間。卿既與聞國論。豈不明吾此心。安有總轄中臺。則足以參幾微之決。至於論議西府。則不能處軍旅之宜。尙體眷懷。毋復謙請。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惟乃先正。歷事累朝。經國論道。有賢相之規。治兵禦戎。得名將之略。風績猶在。子孫不忘。今朕舉以試卿。意卿得其遺意。勉膺成命。其勿煩請。上可以幹國之蠱。下可以信父之志。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蘇頌免尙書左丞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國方治安。典章文物。可以御世。朝有耆老。風采議論。足以服人。吾以卿夙守名節。練達故事。舉而用之。豈苟而已。勉起就職。毋廢成命。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若稽古訓。況於祖宗之法。何所不考。思得良士。達於今昔之故。明以來詔。以卿立朝滋久。稱道不亂。擢真綱轄之地。以爲先後之寄。明體茲意。毋復來請。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呂大防等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勉而臨政。志切爲仁。凡克己以濟民。皆力行而不悔。矧今及早傷稼。憂在阻飢。豈以菲食逾旬。指爲難事。而卿等因是微澤。率然上章。雖嘉乃誠。殊匪吾意。夫旱災之後。荒政之所備者。尙煩秋種。雖生終歲之可虞者。非一。與其君臣釋然而忘患。孰若上下相儆以圖安。姑存降食之文。以示畏天之實。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歷時不雨。天之告戒已深。因旱責躬。朕之誠意未怠。今雖小雨繼至。而二麥已傷。饑饉有已見之形。禾黍無必獲之理。卿等遽陳誠請。復求故常。朕仰畏天威。下念民瘼。深愧治朝之盛。未知肉味之甘。矧復神母愛民。憂心如昨。朕獨何意。濫舉舊章。須歲事之有成。與天意而皆復。所請宜不允。

第二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性本恭儉。居不求豐。時方旱災。懼若無措。是用側身。念咎貶食。以其上將答於天心。下以慰於民望。今者膏澤既至。黍稷可期。此則上帝仁愛之深。斯民鰥寡之幸。在吾祇懼。何敢弭忘。卿等備位股肱。亮此誠意。豈可因風雨之微順。忽陰陽之久愆。方歲事之多虞。姑復少埃。苟民食之既足。吾亦何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獲守丕基。未習師保之訓。不有善政。以干陰陽之和。去冬以來。時雨弗若。譴告之久。逮今半

歲有餘。戒懼之誠。豈以一雨而足。永惟朝會之禮。百辟具來。膳飲之常。庶珍咸在。方斯民之未裕。匪朕意之所存。卿等寄在腹心。志同憂樂。奉我以黼辰之盛。不若處我於無過之中。厚我以玉食之華。不若助我以兼濟之善。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第三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乃者零而得雨。牟麥旣傷。田雖可耕。禾黍猶病。吾惟農夫之不易。歲事之多艱。未忘戒懼之誠。不遑口體之養。今者時雨旣至。秋稼稍蘇。卿等遽與庶官。求信首請。吾將推先王菲食之意。以終斯民豐歲之祈。行之雖久。而不謂勞。卿其姑止。以成吾志。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庶政不明。常暘爲譴。奔走祠望。降黜典常。亦旣逾時。僅而獲雨。永惟天意之難復。民食之未充。庶幾終歲之登成。未免茲心之怵惕。虛治朝之列位。損內饗之常羞。於朕心猶曰未安。而卿等遽以爲請。昔成湯自省。以六事。楚莊常懼於無災。朕旣嘉前王之小心。豈以一雨而遂懈。所請宜不允。

第四表許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聞天之降異。本以仁愛人君。君知畏天。乃克保有邦國。故旱雖傷稼。而恐懼修政。則變或可消。雨雖應祈。而怠忽忘災。則歲未可必。頃者膏澤荐至。羣言上聞。吾夙興念此。降食如故。今勤請繼至。屢卻弗回。惟衆意之不可重違。故事之不可終廢。膳羞之設。雖勉強以復常。修省之心。終頃刻而不去。尙賴多士。同致此誠。所請宜許。

省表具之。畏天卹民。本朕躬平日之志。避殿損膳。抑祖宗故事之常。乃者亢陽爲災。甘澤未遍。朕祇率舊

典以行本心。茲因屢請之勤。審知時雨之足。苟毋憂於民食。豈必廢於邦常。朕既用僉言。正坐食珍。不改國朝之舊。卿等亦廣吾意。修改謹備。常若水旱之來。所請宜允。

書九首

皇帝明堂宿齋第一次問太皇太后聖體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祇事總章。竭誠齋宿。上承天以報本。內嚴父以顯親。克慎多儀。永膺繁祉。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國有舊章。禮嚴宗祀。祓齋殿幄之祕。和調玉食之精。益慎孝思。以逆純嘏。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齋居外朝。躬承太祀。穆然重室之邃。煥乎右坐之嚴。祇率舊章。以承天貺。

第二次太皇太后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祀嚴三歲。卜告中辛。既結佩以齋心。將奠玉而致享。克勤陟降。以接明靈。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講禮合宮。祇事上帝。將儀式於文考。以教孝於諸侯。尙慎威儀。以承佑享。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上帝降衷。文考升佑。精誠盡於齋宿。進退比於樂文。罔之告勞。以須降福。

皇帝謝禮畢太皇太后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奉承天休。續嗣先烈。四及季秋之吉。再款合宮之嚴。禮成不違。神呪昭答。益懋仁孝之本。以格天人之和。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秋物豐成。克致粢盛之奉。羣心祇若。式觀職貢之來。內盡紀誠。外殫庶物。遂與多儀之盛。何慙累聖之隆。降福孔多。克勤無斁。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絜齋居外。有夙夜之勤。旋辟致恭。盡禮樂之變。仰以報功於上帝。俛以祈福於斯民。及此休成。蓋亦勞止。永膺福祚。以保家邦。

祝文十二首

北京南開二股河祭河瀆星辰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名。謹遣承議郎行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武騎尉劉唐老。敢昭告于尾宿星。乃者暑雨過常。河流東溢。因有司之來告。請以時而決疏。兵役暴興。冀明靈之垂祐。民心苟利。幸開塞之協宜。尙饗。

景靈宮安鐵冰窗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皇帝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插班管勾景靈宮趙世長。致祭于里域真官。伏以靈宇邃嚴。周渠捍密。有司繕故。以時易新。旣命涓神。敢告經始。尙饗。

後苑祈晴祝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皇帝遣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後苑譚辰等請僧三七人於後苑華景亭開啓祈晴道場伏以秋稼方登淫雨作沴矧合宮之大禮迫季月之近期塗潦爲憂寢食幾廢仰祈法力之勝特歛積雨之祥開示秋暘以成歲事下慰勤農之念上全享帝之誠謹言

大廟整漏奏告宣祖皇帝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六日癸酉孝曾孫嗣皇帝臣名謹遣朝請大夫守太常少卿直龍圖閣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李周敢昭告于宣祖昭武睿聖皇帝伏以廟室久安霖雨乘隙飾工繕治選日告虔棟宇益堅威靈無竦尙饗

後苑粉壇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申朔皇帝遣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後苑譚辰等請僧三七人於後苑華景亭開啓粉壇祈雨道場伏以自冬常暘涉夏未雨四方千里二麥一空惕焉不德之慙貽我烝民之病爰假佛乘之妙力大啓天竺之淨壇庶使鍾梵旣交作雲雷於清晝膏澤普潤復禾黍於有秋豈獨微衷之私實亦衆志之願謹言

五岳四瀆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左朝散郎充集賢校理守尙書禮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薦于

東嶽天齊仁聖帝。伏以君德不修。天澤弗應。自冬涉夏。困於常暘。失麥與禾。何以卒歲。率土之廣。匪神孰依。雖或政令之失宜。嗟彼烝庶之何罪。尙祈甘雨。克畀豐年。衆之所同。神罔終棄。尙饗。

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左朝散郎充集賢校理守尙書禮部郎中崔公度。敢昭饗于東嶽天齊仁聖帝。伏以自冬歷春。雨雪弗效。由近及遠。麥禾可憂。懼成凶年。病我赤子。神明昭答。膏澤普加。力回大旱之餘。卒致有秋之喜。不腆之薦。誠意斯存。尙饗。

鳳翔府太平宮修殿告遷大宗神御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名。謹遣臣某。敢昭告于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伏以終南積高。神明是宅。仙廟夙設。容御攸存。屬當圖新。敢告遷寓。少祈安妥。旋復故常。尙饗。

奏告五星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申朔八日癸卯。嗣天子名。謹遣左奉議郎守尙書吏部員外郎趙虬。敢昭告于東方歲星。伏以膏澤不時。咎在邦政。烝庶何罪。橫罹深災。惟神聰明。實司造化。尙霑甘雨。卒成豐年。衆所共祈。神豈弗答。尙饗。

天地社稷宗廟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嗣天子臣名。謹遣中大夫守門下侍郎柱國彭城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劉摯敢昭賽于昊天上帝。伏以旱始于冬。牟麥旣病。勢延于夏。禾黍亦傷。憂心如焚。靡神不舉。雖責躬而何益。賴靈德之好生。甘雖霽流。羣槁復作。民有望於饘粥。國無廢於黍盛。仰止鴻私。莫知所報。尙饗。

神廟寺觀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皇帝謹遣左朝散大夫尙書吏部郎中胡宗回。敢昭賽于護國顯應公。伏以民以食爲生。神以民爲主。亢陽爲厲。顧多匪德之愆。靈雨旣周。終賴無私之施。釋三農之憔悴。復九穀於登成。利澤無窮。恩德何報。尙饗。

嶽瀆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某官某。敢昭賽于東嶽天齊仁聖帝。乃者歲方常暘。民旣艱食。振倉廩而何救。殫雩禱而莫聞。雖懷閔雨之誠。顧乏應天之實。是以並走羣望。靡神不宗。神惟不終棄民國。亦因以受賜。油雲屢作。甘雨俄均。禾黍復生。麻菽可藝。民旣勤止。朝夕耘耔之間。神終相之。時節風雨之至。尙饗。

青詞十二首

福寧殿開啓明堂顧告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三日庚戌。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道場。一月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嗣

守不業。于今四年。躬祀總章。方期再見。講魯之舊。當先事于泮宮。稽國之常。亦預祈于中禁。祓除祕殿。祇
竢真游。降福儲祥。望璇霄而非遠。奉珪奠幣。冀釐事之有成。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罷散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三日庚辰。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七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道
場。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將款合宮。祇見
上帝。遵道家之祕籙。先祓不祥。企真馭於太虛。罔違誠悃。錫茲社福。畀我休成。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北京南開二股河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臣名。謹遣承議郎行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武騎尉臣劉唐老。請
道士二七人。爲開二股河開啓道場。七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
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大河西行。已見歷年之久。漲水東溢。疑還故道之流。兵役亟興。民力重
困。顧河朔災傷之未復。惟天心惻怛。以無私式。遏橫流。少安北道。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中太一官祈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嗣天子臣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臣楊僊。請
道士三七人。於太一宮眞室殿開啓祈晴道場。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
以多稼如雲。淫雨若注。勢逾三日。害及百嘉。永惟刑政之失中。顧念蒼黔之何罪。矧復宗祀有日。百執致
功。泥潦塞途。中外告病。仰惟眞聖之妙。實司陰陽之權。廓清繁雲。煥發朝日。屈伸俄頃。變化無方。使民獲

收斂之功。而國遂齋祠之禮。永望霄極。祇薦勤誠。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明堂禮畢福寧殿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禮。畢道場一七日。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因聽政之堂。修饗帝之祀。陟配文考。大賚四方。禮成不違。神貺昭答。念非寡德之致。顧依妙道之餘。祇祓禁塗。遠逆真馭。誠心上達。微供獲陳。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罷散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七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禮。畢道場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饗帝合宮。獲成嚴父之志。薦誠祕殿。復陳終事之儀。靈科旣修。真貺斯格。肅若神光之下。恍然誠意之通。明德甚微。愧天心之博應。神功莫間。保邦祚於無疆。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景靈宮預告稚飾聖祖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嗣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管句景靈宮臣趙世長。請道士二七人。於景靈宮天興殿開啓稚飾預告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道高九天。可命保生天尊大帝。伏以威神在天。像設有位。稍經歲月。寢失光儀。輒因靈科。以告增飾。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裝飾聖祖御容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臣趙世長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伏以真聖所依宜極華煥歲月既久必有增嚴茲因卜日之良敢告飭工之始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雅飾了畢開啓奉安聖祖真容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七日甲午。嗣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管句景靈宮臣趙世長請道士二十七人於景靈宮天興殿開啓奉安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伏以靈德常新威顏有耀儼若斯民之望。恍然真馭之臨肇自殊庭。卽安珍館稽首延佇降福無疆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西嶽謝雨青詞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張懷寶請道士二十七人於□□開啓謝雨道場晝夜設醮分位恭賽于金天順聖帝伏以靈雨愆期農民驚顧精禱旣格神應不違牟麥復存禾黍可望永惟千里之澤豈獨一人之私尙終降休迄有豐歲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中太一宮祈雨青詞二首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丙申朔二日丁酉。嗣天子臣名謹遣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臣李永言請道士三七人於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雨道場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星

帝伏以冬雪不效。春雨過期。雲族屢興。風災輒至。牟麥旣病。秋種未入。嗟民何罪。籲天不聞。惟側身念咎之誠。不敢自赦。而絜齋祈福之舊。亦莫少愆。庶見膏澤之滂流。尙俾飢民之粒食。懇禱斯極。眞聖所臨。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朔日。嗣天子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三館祕閣臣李永言。請道士三七人。於中太一宮眞室殿開啓祈雨道場。謹尙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常暘爲雪。夏以及中。精禱未孚。雨不逾尺。麥雖粗入。未足以充八口之飢。禾則始生。猶當俟三日之澤。人謀竭矣。天意謂何。惟至道之密微。運元化於俄頃。慈閱衆庶。覆護邦家。招呼風雲。廣施千里之潤。勃興黍稷。終至百室之盈。永與斯民。同仰靈德。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朱表七首

福寧殿罷散明堂預告道場朱表

臣名言。絜誠致享。近在外朝。先事告誠。祇祓中禁。企聖眞於璇極。嚴科式於靈場。勿悅攸通。福祥來暨。冀奠玉而神享。迄升煙而禮成。終始莫違。上下蒙慶。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北京開二股河罷散日道場朱表

臣名言。秋水滂至。河流灌盈。溢於北都之南。疑有東行之漸。亟興兵役。永念民勞。仰祈幽贊之功。式遏橫流之勢。浮議一定。疲俗再安。覬洪造之無私。庶微衷之不昧。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禮畢福寧殿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親祠之重。每三歲而後成。陟配之隆。及中辛而既舉。顧非薄之何有。賴真聖以焉依。祇按靈科。絜齋祕殿。仙游降格。神貺普存。上保邦家之休。下祈民物之定。眇然微悃。過此何求。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奏告雅飾聖祖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於赫皇祖。敷祐下民。眷真宇之靚深。儼粹容之肅穆。雖道存不變。而體有從將。既祇薦於科儀。期永安於像設。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奉安聖祖真宗御容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真源永久。福千世以無疆。邃宇穆清。延萬靈之景從。肇新遺像。祇薦薄誠。庶資法會之功。敷錫烝民之祉。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西嶽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歷時不雨。千里同憂。顧民何知。惟帝是賴。精禱既應。多稼獲存。饘粥之餘。倉廩攸實。仰憑道供。少答神休。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諸宮觀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生靈多罪。丁早曠以知窮。真聖至仁。視疾苦而能救。不嫌屢請之黷。溥施甘澤之滋。禾黍復生。困

倉可望。仰企霄漢。莫報恩私。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表五首

泥飾諸陵神臺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威神如在。陵寢無疆。風雨侵尋。塗丹脫落。時加新飾。以謹故封。敢因良辰。式告安宅。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泥飾永裕陵神臺等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陵臺鞏固。殿瓦峻嚴。雨澤浸淫。丹粉墮落。恭擇良日。以命衆工。彩飾再完。威神不竦。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禮畢內中奏謝諸佛表

伏以躬薦徽誠。克終大典。致周公嚴父之志。達聖人享帝之能。顧菲薄之何功。賴僊真之垂祐。歸依靡極。荷戴不忘。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露香表

伏以大享告成。舊章不墜。祇答昊穹之貺。升侑文考之靈。精意潛通。多福荐至。敢因清夜。躬薦薄誠。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永裕陵添修屋宇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宮寢崇深。廊廡缺圯。敢涓良日。祇命衆工。庶復從新。以資永固。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

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欒城集卷第三十五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奏乞附狀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強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爲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爲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爲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爲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爲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爲是以古之賢君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卹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某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

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轍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疎。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縣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轍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太歷十四年。應于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閒。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兼井。然而緩急

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後。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爲貴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爲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爲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爲民。此徭役之說。輟所以未諭也。輟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掎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輟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然而

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勅。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歛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歛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況錢布於外。兇荒水旱。有不可知。歛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諭。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執厚焉。

條例司乞外任奏狀

右臣近蒙聖恩。召對便殿。面賜差使。仍奉德音。不許辭避。伏自受命於五月。雖日夜勉強。而才性朴拙。議論迂疎。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伏惟陛下。創置此局。將以講求財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協力之人。以備官屬。而臣獨以愚鄙。固執偏見。雖欲自效。其勢無由。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論不同事件。苟陛

下閔臣孤危。未賜誅譴。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勵。篤鈍。以酬恩私。臣無任瞻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奉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旬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閒。久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陛下參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卽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卹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弟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

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爲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謗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士，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讎，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可以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殺閔，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怒，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寧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旣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匈匈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筭，再生戎患，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旣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卽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旣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

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儉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旣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旣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爲羣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卽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勩。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卽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卽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議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

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踈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爲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旣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嘆。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厭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陛下自卽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乎。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旣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

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餽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得。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旣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旣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旣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朞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將終身慚乎。惟陛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鐵鉞。臣輒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畫一狀

謹案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爲易見。上自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鉗默。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

并兼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藁。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相迨。要已皆斃。而後已。朝廷雖。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顧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顧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爲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時。員數猥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贓得罪。無

祿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賂。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令。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復爲役矣。今也。旣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旣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旣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嘯聚羣黨。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不得脫。姦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貨賣以取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絕利源。不與民共。觀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

心巍巍盛朝。何苦於此。況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則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旣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胸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脈。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踈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且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係望。勞難久留。而私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忝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埃誅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樂城集卷第二十六

右司諫論時事七首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元祐元年之月十四日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敵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維陛下恭勤祇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爲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爲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羣下獎用正人一時賢雋爭自記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旣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旣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人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卽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旣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

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爲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對事。一切留中。不出。玩不施行。又不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三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恥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邢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久旱乞放民間積欠

右臣伏見陛下以久旱憂勞。禱請勤至。自冬歷春。天意未答。宿麥枯瘁。災害廣遠。民自近歲。皆苦於重斂。儲積空匱。若此月不雨。飢饉必至。盜賊必起。保甲之餘。民習武事。猖狂嘯聚。爲患必甚。而陛下所以應天勤民。未有其實。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於殘零兩稅。至於官本債負。出限役錢。皆不得除放。民有破蕩家產。父子流離。衣食不繼。有死而不可得者。買撲酒坊。先因實封投狀。爭氣務勝。競設高價。既得之後。利入微細。不能出辨。違限不納。加以罰錢。至於藉沒家產。杻械生蟻。而不得脫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書。應今日已前。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民除放。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朝廷捐棄。必不可得之債。以收民心。民心悅附。甘澤可致。雖使天道幽遠。雨不時應。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服強暴。消止盜賊。臣謹按漢書。文景宣元之間。憂民之疫病。每

歲輒施租稅。減筭賦。自損以厚下。民戴其澤。中遭王莽之變。皆謳吟思漢。漢已絕而復續。夫漢世平安之日。猶獨必得之常賦。以惠民。而況當今旱勢未止。災害方作。前件欠負。皆勢不可得。柰何靳而不與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特降手詔。無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廢格聖澤。則天人不遠。宜有善應。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見近年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有毫髮之意。則下有丘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則下有涓滴之施。如先帝向時爲濫育用兵。兩川應副疲極。特放五等人戶賦稅。而東川路轉運司公行格沮。只放三等以下。緣累經大赦。不敢論列。如此之類。朝廷雖累行戒飭。終恐不改。若行臣此奏。卽乞痛賜約束。如監司敢有違戾。許州縣官吏。具事由實封奏聞。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

十六

右。臣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奏乞罷免役錢。復行差役舊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害較然。其間免役所系尤重。朝廷自去秋已來。改更略盡。惟此一事。遲留不決。民間傾聽。想聞德音。臣竊利此事。旣行。民間鼓舞相慶。如飢得食。如旱得雨。比之去年罷導洛市易鹽鐵等事。其喜十倍。非至仁至聖。至明至斷。誰能行此。然臣有慮。蓋朝廷自行免役。至今僅二十年。官私久已習慣。今初行差役。不免有少齟齬不齊。譬如人有重病。不治必死。醫者用藥攻療。必有暝眩不寧。要須病去藥消。然後乃得安樂。今中外用事臣寮。多因新法進用。旣見朝廷革去宿敝。心不自安。必因差役之始。民間少有不便。指以爲言。眩惑聖聰。敗亂仁政。兼臣竊觀司馬光前件劄子。條陳差役事件。大綱已得允當。然其間不免疎略。及

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卽合據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今但備錄劄子。前坐光姓名。後坐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以搖動大議。臣願陛下。但思祖宗以來。差役法行。民間有何患害。近歲旣行免役。民間之敝。耳目厭聞。卽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決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時賜省覽。苟大法旣正。縱有少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備。臣踈遠小臣。初蒙擢用。輒此深言。罪在不赦。但念臣初無左右之助。諫垣之命。出自聖意。不敢自同它人。更存形迹。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節決。修完。近則半年。遠亦不過一年。必有成法。至於鄉戶。不可不差。役錢不可不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況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間。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罷之文。又卻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礙。臣竊慮諸路爲見有此指揮。未敢便行。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歲疲民。無所從出。或致生事。欲乞特降手詔。大略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行。歲久。民間難得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郭單下。女戶官戶。寺觀依舊外。其餘限詔到日。並與出榜放免。其去年已前見欠役錢。具數聞奏。未得催理。聽候指揮。

論蜀茶五害狀

二十

右。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得其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惟有益利奉鳳。熙河等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又以茶去影蔽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何問。爲害不細。而朝

廷未知禁止。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權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橫斂。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掎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爲剽劫。凶餓一扇。兩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後朝廷始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賈流行。爲利自廣。近歲李祝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然猶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爲額。供億熙河。至劉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法。只行長引。令民自販茶。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更不得取息。得旨依奏。民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卻差孫迴李稷入川相度。始議極力掎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既有增減之文。則取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二說並行。而民間轉不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販鹽布。乃能增額及六十萬貫。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又增額至一百萬貫。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爲獻。朝廷許之。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都茶場。客旅無見錢買茶。許以金銀諸貨折博。遂以折博爲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欄。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貴賣。其害過於市易。又以本錢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蓋茶法始行至今。法度凡四變矣。每變收利益深。民益困弊。然供億熙河。止於四十萬貫。其餘以供給官吏及非理進獻。希求恩賞。而害民之餘。辱國傷教。又有甚者。夫逐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姓。而計筭息錢。均與牙僧分利。至於監茶之官。發茶萬馱。卽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國之名器。輕以與人。遂使貪冒滋章。廉恥不立。深可痛惜。又案盜賊之法。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貫。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又遞鋪文字。事干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腳遞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違二日止徒一年。今茶遞往還日行

四百里。違一日。輒徒一年。立法太深。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但以遠民無由伸訴。而他司畏憚。不敢辯理。是以公行不道。自始至今。十餘年矣。臣竊聞朝廷近日。察知其弊。差官體量。然猶恐未知其詳。臣今訪聞。稍得其實。謹具條件五害如左。

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邛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以種茶爲生。自官榷茶以來。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秤低估。遞年減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乞委所差官取榷茶至今。遞年所估價例。對定卽見的實。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糴米高估米價。強俵茶戶。謂之茶本。假令米石八百錢。卽作一貫支俵。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既發。茶戶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謂之青苗茶。條園戶茶一百斤。許收十斤。市例內一半入官。一半用饒潤客旅。今逐場一百斤。有收至二十餘斤。出刺者往。往却僞作園戶中茶。虛旁支出官錢。入已近年。卽州嘗有此獄。又有見出刺數多。明與客旅商量。納路不費指教。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一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虧損園戶。以求易售。又昔日官未榷茶。園戶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黃茶。不限早晚。隨時卽賣。榷茶之後。官買止於六月。晚茶入官。依條毀棄。官既不收。園戶須至私賣。以陷重禁。此園戶之害一也。

其二曰。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緣法爲姦。遂又販布。販大寧鹽。販甕器等物。并因販茶還脚。販解鹽入蜀。所販解鹽。仍分配州縣。多方變賣。及折博雜物貨。爲害不一。及近歲立都茶場。緣折博之法。拘欄百貨。出賣收息。其間紗羅。皆販入陝西。奪商賈之利。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年八月。九月間。爲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萬貫。每斗出息八錢。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它非法類。

皆如此。今四方蒙賴聖恩，罷去市易抵當之弊，而蜀中茶官獨因緣茶法，潛行二事，使西南之民獨不蒙惠澤，此平民之害二也。

其三曰：昔官未權茶，陝西商旅皆以解鹽及藥物等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稅錢，及販茶出蜀，兼帶蜀貨，沿路又復納稅，以此省稅增羨。今官自販茶，所至雖量出稅錢，比舊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與販，諸處稅務畏憚茶官，又利於分取息錢，例多欺詐，以稅爲息。由此省稅益耗，假有作稅錢上曆，歲終又不撥還轉運司，但添作茶官歲課，公行欺罔。訪聞元豐七年八月陸帥閱劉子奏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商旅不行，非唯稅虧兼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爲浩瀚。今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舊日蜀子之輕便一貫有賣一貫一此省課之害三也。

其四曰：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險惡。般茶至陝西，人力最苦。元豐之初，始以成都府路廂軍數百人貼鋪般運，不一二年死亡略盡。茶官遂令州縣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卽差稅戶，其爲搔擾不可勝言。劉庠知永興日有洋州般茶人以疲勞不堪告訴庠令取狀在案判云候本府雇人般茶日呈後來永興卽不曾雇人後遂添置遞鋪十五里，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益以民力，僅乃得成。今已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鋪皆成，則是添兵萬人，衣糧歲費二十萬貫，見招填不足，旋貼諸州廂軍，逐州闕人百事不集。又茶遞一人，日般四駄，計四百餘斤，回車卻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至去年八九月間，劍州劍陽一鋪人全然走盡，沿路號茶鋪爲納命場，此遞鋪之害四也。

其五曰：邨西民間所用食茶，蓋有定數。茶官貪求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逐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

價。俵賣與人。元豐八年。鳳州准茶官指揮。每茶一斤。添錢一百。其餘州郡。准此可見。又茶法初行。賣茶地分。止於秦鳳熙河。今遂東至陝府。侵奪蠟茶地分。所損必多。此邾西之害五也。

五害不除。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哀憐遠民。罷放榷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

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朝廷武備而已。如此則救民於網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

不勝幸甚。如朝廷以爲陝西邊事未寧。不欲頓罷茶事。即乞先弛榷禁。因民販茶。正稅之外。仍收長引錢。

一歲之入。不下數十萬貫。以見今長引錢。而商旅通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雜稅錢。及酒課增

羨。又可得數十萬貫。以未榷茶以前。及榷茶後來年分。自蜀而罷置茶遞。無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

食錢息錢之類。其數亦自不少。則榷茶可罷。灼然易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收稅而

止。然臣再詳師閔所營茶利。雖使之哀斂。一一如數。止於二百萬貫。無復贏餘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稅雜

稅酒課利等錢。約七八十萬貫折除。即止約有利一百二十餘萬貫。若更除茶遞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

所費。約三四十萬貫。即是師閔百端非理凌虐細民。止得八十萬貫。前件兩項錢。並且從小約計。故師閔

不及得此數。假令萬一蜀中稍有飢饉之災。民不堪命。起爲盜賊。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幾何。費錢

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萬貫錢。置此不慮。臣竊惑也。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

治永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爲之賣酒。至十二月中。師閔自覺非法。始移牒永興成都。

止。就用永興供給。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多請過成都供給。即不曾舉覺。其貪冒無恥。一至如此。亦乞令

所差官。便行體量。如是詣實。乞重行黜謫。以慰遠方積年之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陸師閔久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請如意。爲吏民所畏憚。若留在本職。雖特遣使命。恐必難以體量。實害。欲乞先罷師閔職任。及利州路轉運使蒲宗閔。昔同建議權茶。曾竊冒恩賞。顯有妨礙。亦乞指揮。不得同簽書體量事。所貴官吏不憂後害。敢以實告。

乞更支役錢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狀

右。臣伏見二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定差。更乞指揮諸縣官吏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限勅到五日內。具利害擘劃申本州。本州限一季聞奏。奏到各隨宜修改。奉聖旨。依奏。臣看詳上件指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踈略差誤。未易一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見開封府奏。開詳兩縣於數日之內。依舊役法人數。差到役人。臣竊惟自罷差役至今。已僅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兼差役之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審。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臣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剩。今年夏料。雖已放罷。舊餘剩錢。猶足支數年。欲乞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卻於今年之內。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然後於今冬。迺差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戶。一則差役條貫。既得審詳。既行之後。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年雇役。民力紓緩。進退皆便。臣深恐諸道以爲朝廷已行之命。降到卽行。雖有妨礙。更不陳述。致差役之條。未盡其利。若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速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新法已來。減定役人。皆是的确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爲冗長。天下共知。況

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今來開封官吏。更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絕。如壇子之類。近年以剩員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迅若兵火。顯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尚賴百姓久苦役錢。乍獲復舊。更無詞說。不爾必須爭訟紛紜。爲害不小。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官吏。明知有上件妨礙。更不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

乞招河北保甲充軍以消盜賊狀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奮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龐助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等。熙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劫略倉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指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爲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爲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福禍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爲剽劫。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推埋爲姦。十人而九。號爲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能。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力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旣無所歸。勢必

爲盜。今河北寇賊成羣。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旣設方略。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爲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爲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爲盜者。弼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恩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爲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略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卽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鄰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旣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況如前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熟。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差役五事狀十五日

臣近奏言。二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同奉聖旨。罷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當。其間小節。踈略差悞。乞令諸處審議。候的確可行。然後行下。近日已蒙聖旨。差韓縝等四人置局看詳。臣前所謂踈略差悞。其事有五。謹具條件如左。

一、衙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天下同苦之久矣。先帝知之。故剋立免役法。拘收坊場。

官自出賣。以免役錢。願投名人。以坊場錢爲重難酬獎。及以召募官員軍員押綱。自是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而近歲所以民日貧困。天下共苦免役法者。乃是莊農之家。歲出役錢不易。及出賣坊場。許人添價爭割。致送納不前之弊也。向使先帝只行官自出賣坊場一事。自可了卻衙前色役有餘。其餘役人。且依舊法。則天下之利。較然無疑。獨有一弊。所願衙前。或是浮浪。不如鄉差稅戶。可以委信。然行之十餘年。浮浪之害。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搔擾之患。今來略計天下坊場錢。一歲所得。共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酌中價例。不許添價割買。亦不過三分減一。尙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貫。雖諸路多少不齊。或足或否。而拆長補短。移用可足。由此言之。將坊場錢了衙前一役。灼然有餘。何用更差鄉戶。今年二月六日所降指揮。但云諸公使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綱運並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軍大將。將校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有破產之人。以此欲差鄉戶。至於坊場。元無明文處置。不知官自出賣。爲復卻依舊法。酬獎衙前。若官自出賣。卽如川蜀京東淮浙等路。舊來坊場優厚。人人願爲長名。元不差鄉戶去處。今來卻須創差。民情必是大段驚擾。若依舊法。用坊場酬獎衙前。卽未委召募官員軍員將校等押綱。用何錢支遣。若無錢支遣。卽諸般重難。還是鄉戶衙前管認。爲害不小。

一、坊郭人戶。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法以來。始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今若全不令出。卽比農民。反爲僥倖。若依熙寧以前科配。則取之無藝。人未必安。今來二月六日指揮。並不言及坊郭一項。欲乞指揮。并官戶寺觀軍丁女戶。並據見今所出。

役錢。裁減酌中數目。與前項賣坊場錢。除支顧衙前及召募非沒綱運外。常切椿留准備下項支遣。所有月掠房錢十五千。及歲收斛斛百石以上。出錢指揮。恐難施行。

一、新法以來。減定諸色役人。皆是的確合用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卽熙寧以前舊法人數。顯是允長。虛煩民力。今來二月六日指揮。卻令依舊人數定差。未爲允當。欲乞只依見今役人數目。差撥若自前元差鄉戶充役。後來卻用剩員抵替。如場子壇子之類。其剩員所費。請受合還運司者。卽乞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還。

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勞。遠者至四五千里。極爲疲弊。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顧錢役人。旣以爲便。官吏亦不闕事。今民力凋殘。比之熙寧以前。尤當憫恤。若不免接送。必有逃竄流離之憂。欲乞依新法。官吏並請顧錢。仍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內支。

一、州縣胥吏。並募情願充役。不請顧錢。如不情願。量支顧錢。仍罷重法。亦以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如支用不足。卽差鄉戶。仍許指射舊人。官爲差顧代役。其鄉戶所出顧錢。不得過官顧數目。

右件乞降付看詳役法所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此页空白

欒城集卷第三十七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六首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訪聞淮南久旱。雨全未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米價雖賤。而運河無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以來。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及奏請別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所聚糧斛。數目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深所不悅。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數隨處支與闕食人戶。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問監司州縣。因何並不曾申請擘劃。兼乞體訪諸路。如有似此闕食去處。一例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右臣訪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賣解鹽外。其餘州縣。盡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民間未嘗闕鹽食用。自元豐二年後來。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創添忻州馬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人不願買。故自四五年來。作分數抑賣與鋪戶。多有訴免。去年轉運司以此申乞住收馬城池鹽。而虞部李閔畏避蔡礪權勢。曲生問難。自去年六月以來。行遣未了。卻符下提舉司相度。意在觀望。不肯依實定奪。臣欲乞下河東轉運司。結罪保明。只將永利東西兩監鹽供賣本路諸州。有無闕事。如委無妨闕。卽乞依所請住收馬城池鹽。依舊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仍乞取問蔡礪等。建議害民。及虞部官吏希合權要。故作拖延情罪。依法施行。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訪聞忻州會申本路轉運司乞枷銅鋪戶前來買鹽。以此顯見人情不願。

再乞放積欠狀

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事奉聖旨節文令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戶見今各有無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竊謂朝廷將施舍已責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當如救焚不可少緩前件指揮令戶部開具欠戶見今抵當物力此事不在戶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絕改民之急不當如此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答天意且使惠澤滂流雖民間小有僥倖何損於德況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疲民空煩鞭箠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貴小民早被聖恩不至失所別致生事謹具條件如後

一、官本債負在京乞委提點司與府縣及市易官外道委轉運司與州縣同取索逐戶元請官本若干經今多少年月合出息錢若干逐戶從請出官錢後來已納到官本若干息錢若干通計本息已納及元請官本之數即便與放免如通計本息未及官本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尙有些小家業

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奏聞聽候勅裁

一、拖欠坊場錢所委官前項乞取索逐戶元認淨利錢若干自開沾以來違欠月分合納罰錢若干將本戶

已納到淨利及罰錢通計若干。如已通及元認淨利之數。卽與放免。如通計未及元認淨利之數。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尙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卽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聞奏。聽候勅裁。

一、出限拖欠役錢。今來朝廷已行差役之法。卽免役錢別無支用。雖使差役未了。間時暫留舊雇人執役。月有從來寬剩役錢支遣。其拖欠役錢。乞與一切放免。

右臣前奏係二月十五日。及今已四十日。而行遣迂緩。未知何時恩澤可以及下。伏乞陛下深念欠負人戶枷錮已久。衣食不繼。父子離散。其愁苦無聊。甚可哀閔。斷自聖心。依臣所乞。特與除放。無使有司爭執細故。遷延歲月。所得無幾。而民間窮困。小則病瘁怨苦。感動陰陽。大則計較死生。起爲盜賊。所失轉大。雖悔無及。臣不勝區區爲國深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發運司以糶糴米代諸路上供狀

右臣竊見近歲有司分掌利柄。更相侵漁。以自爲功。究其本末。其實皆朝廷財用。而以此取彼。此雖有得。彼必有失。其終均出於民。是以民日益病。無所告訴。頃者發運司以錢一百萬貫爲糶糴之本。每歲於淮南側近趁賤糶米。而諸路轉運司上供米至發運司者。歲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二月至五月。第三限自六月至八月。遠限不至。則發運司以所糶米代之。而取直於轉運司。幾倍本路實價。轉運司米雖至。而出限一日。輒不得充數。江湖諸路自來皆係出米地分。而難得見錢。舊日官歲糶米。錢散於民。故農不大傷。無錢荒之弊。今發運司以所糶米代供。而責錢於諸路。諸路米無所售。而歛錢以償。

發運司則錢日益荒而農民最病此東南之大患也訪聞發運司所收厚利別無所用不過以爲羨餘進奉以固結恩寵方今陛下恭儉節用食租衣稅專以利民何取於此臣乞指揮發運司今後諸道轉運司出限不到米依舊以發運司所糴米代發上京而不得於諸道責取米價候諸道般到米依數撥還據遠限欠數取勘轉運司官吏要使上供不闕而無所取利諸道得以及時收糴錢有所洩而農不甚病此利甚廣如朝廷以臣言爲可用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

右臣訪聞頃年宋用臣引洛水爲清泚水源淺小行運不足遂於中牟管城以西強占民田濬蓄雨水以備清泚乏水之用方用臣貴盛州縣皆不敢爭但中牟一縣占田八百五十餘頃伏惟陛下卹養小民過於赤子無名侵奪聖意不然臣欲乞指揮泚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數目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委實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卽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

臣竊見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相鉤較文理密察得古之遺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盡如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迂滯之害先著見今三省文書節次留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頗覺其弊臣嘗訪問衆人得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略加疏理務令清通簡便苟迂滯之病旣除事不至雜冗難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參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具條件如後

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尙書施行所以爲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

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乞假。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臣僚陳請興革廢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輒經三省。謄寫之勞。既已過倍。勘當既上。小有差誤。重復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往復。無由了絕。至於疆場幾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辨。不可得也。故臣乞復批狀之法。以便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惟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去者過半矣。

一、三省文書。法許吏人互相點檢差誤。毫末之失。皆理爲賞罰。故被罰者畏避譴訶。巧作遷延。以求細密。被賞者晞望勞績。吹毛求疵。務爲稽緩。因此文書無由速了。臣欲乞今後不以差誤爲賞罰。惟有所欺弊。及雖係差誤而害事者。方行賞罰。

一、文書至尙書省。自省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拆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爲率。凡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又多。幸而一出。得完具者。自諸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則已一月餘日矣。不幸復有問難。又復一月。自此蓋有不可知者。費日雖久而遣限如法。雖欲加罪。終不能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急。減定日限。亦救弊之一端也。

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今官倣唐制。事本不須如此。而爲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應支錢物。尙書度支行遣。得旨許支。合下所管庫務支給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備錄帖所管庫務。又經比部。旬過。然後送庫務支給。臣謂太府寺未嘗可否一事。枉有經歷。宜令度支徑送比部。旬過。又如

諸路召募押綱。合得酬獎。諸庫務已給朱鈔。先經太府寺印紙。保明指定合得酬獎。申尙書金部。金部再行勘驗詣實。關司勳句覆。然後關吏部施行。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勘驗保明。顯有煩重。宜裁減一處。又如在京職事官。合破白直。并宣借剩員。或替換宣借。昔未行官制以前。皆係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須經由尙書兵部。兵部但指揮步軍司依條施行。臣謂兵部別無可否。亦不須更令經歷。如此等事。數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裁損。必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務衆多。條約繁夥。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前件所陳四事。特其一二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推類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一二人俾專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令三省胥吏比舊人數極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費人力。若將來法制一清。此曹亦漸可減。事清吏少。此最爲治之要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言科場事狀

右臣伏見尙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爲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慙亂。蓋緣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兼治它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場科一切如舊。但所對經議。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

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朝旨令逐州軍長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去訖臣竊謂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闕額禁軍尙多欲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募施行臣又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以爲邊備民所習慣不以爲怪畿內百姓非邊民之比今來保甲雖能按閱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特與放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

右臣伏見閏二月十五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奏諸路衙前先以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顧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臣竊聽中外之議以謂此法頗爲穩便蓋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渡錢共計四百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錢共計一百五十餘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縱使坊場河渡價錢別行裁減不過比見今三分減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而免卻民間衙前最重之役其爲利民不言可見續准閏二月二十七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狀再詳雇募二字切慮諸路承用疑惑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爲招字衆謂此法旣不以錢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須一例役撥未委每年所得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綱錢外其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有長名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戶淮南兩浙長名太半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半今坊場旣已拘收入官必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前

並是鄉戶。雖號爲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投名。與差無異。上人戶既充免役。衙前則以次人戶。須充以次色役。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以前。方今人戶久爲苗役所困。物力比熙寧以前貧富相遠。而差役之法。比舊特重。此衆議所以未服也。然臣竊聞西邊熙蘭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計三百六七十萬貫。此錢大半出於苗役寬剩。今苗役既罷。故議者欲指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須至並差鄉戶。臣謂朝廷養民備邊。雖有內外之別。而其實一家之事耳。若備邊之費。實未有准擬。則坊場等錢。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計也。今邊防之計。詳定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指坊場等錢。以備其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疎矣。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揮戶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歲費幾何。若干。係西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闕額禁軍錢。若干。係內藏庫錢。似此諸般科名。外尚有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絕多。臣乞計其所闕。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內。椿出訪聞此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於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臣訪聞蘭州等處。道里嶮遠。決爲難守。朝廷見議棄捐。以安中國。三年之後。邊境已定。卽非久遠不絕之費。所用錢數雖多。亦有限量。其坊場河渡等錢。既別不支用。卽及依閏二月十五日聖旨。指揮雇募衙前施行。若朝廷重惜二庫錢物。未欲專行支給。卽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將剩數。添助邊費。所貴養民備邊。兩不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爲邊費奪坊場錢。專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竊見諸路州縣。累年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寬剩錢。數目不少。亦可以助西邊新置城寨三二年之費。所貴留得坊場錢。雇募衙前。令民

間無重役之患。則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乞禁軍日一教狀

右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劍槩擊刺。弓弩斗力。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未見勝敵之効。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爲苦。頃歲西鄙用兵。士自內郡往卽戰地。皆奮踊而去。以免教爲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竊以爲疑也。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必椎牛醢酒。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踴躍思奮。而後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爲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宜愈於前日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朝廷已差黃廉體量利害。乞先罷茶官陸師閔職任。使四路官吏不憂後患。敢以實害盡告黃廉。今聞朝廷卻差黃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爲黃廉若以專使按榷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具陳。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邊計盈虛之責。則茶之爲害。勢必不肯盡言。兼朝廷本爲遠民無告。特遣此使。使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虐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陸師閔蠹害四路。爲日已久。不欲別差替人。淹延歲

月因黃廉在彼。卽行替罷。事雖稍便。理有未盡。臣欲乞選差清強官一人。與黃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闕。面奏利害。所貴不敢隱蔽。茶弊四路之人。終被德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卹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以義倉常平糧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旱勢益甚。夏麥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後。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飢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糶糴本錢一百萬貫。趁賤糶米。以代諸路遠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乞指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權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救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多。救接饑饉。可以支持至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明堂神位狀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疎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別行它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

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疎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卽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借常平錢置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右。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爲穀帛民之所生也。故歛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爲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稅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乏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交。田夫蠶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饑饉蓋自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飢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能致死。臣竊見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爲嶮阻。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內實根本。外威夷狄。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糶賣不節。太倉無五年之畜。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爲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熙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歛斗石之粟。以濟

億萬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爲笑。然今諸路轉運司。久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稅不登。收買軍器雜物。封樁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內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豫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諸軍三年衣糧。限以三年節次收糴。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內收簇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糴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申戶部。點檢有無違法聞奏。應千借錢糴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聞奏。但令泉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廩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當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司錢。久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便。實長久之利也。

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

右。臣近奏乞選差清強官。與黃廉同體量蜀中茶法。尋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旣而詳定編勅所。奏留杜紘。紘旣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見。差人同黃廉體量。伏乞檢臣前奏。別選差一人。所貴黃廉不敢以課利增虧。自作身計。盡具茶法利害聞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言役法劄子 五月十六日

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竊見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役。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爲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爲免役之害。

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陛下察之。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稅戶。家有田產。誅求必得。吏少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自上衙前有公使廚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送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爲怪。民被差役如遭寇虜。神宗皇帝照知此害。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剩。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朝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戶長弓手散從等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日非廉吏。誰不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聞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爲損不細。頃者朝廷初革衆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政。幸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異之人。佗日必指以爲事。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取進止。

此
页
空
白

欒城集卷第三十八

左司諫論時事一十二首

論青苗狀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何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爲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闕於事情。爲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爲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旣已病之矣。今朝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祿而行重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論差役事狀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敕監司長吏。令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

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勝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爲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野。退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止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爲急。臣愚竊恐朝廷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爲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乞聖慈。檢臣前奏。早賜詔書。其言所開差役官吏情弊。仍備錄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蒙降付看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施行差法。別有搔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爲禁約。深爲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賜省覽。卽見詣實。

論蘭州等地狀 六月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險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

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爲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郭。可以招募弓箭手。爲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爲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爲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論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共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況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獨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爲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爲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爲壯。以曲爲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爲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

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筭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効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益。飛軌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時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旣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城。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恥。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爲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況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

於熙蘭往還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爲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激令背畔。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念。勿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竊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爲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切持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熙河屬國。疆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爲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手。又於熙蘭要路。控以堅城。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爲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

臣又聞說者謂韓縝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縝。縝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爲比也。

再論蘭州等地狀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請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爲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尙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狹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土。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爲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聞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沉括。種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爲敕邊吏。禁止侵掠。旣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奄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聞。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鼂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

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法。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千溝。亦何能爲。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豷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熟爲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効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

右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羌。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民雖以爲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爲常。不敢辭愬。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爲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爲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卹。特與蠲免。兼訪聞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蓋冬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爲勞。臣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別無闕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內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自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別無不便。亦乞罷修。以寬民力。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邊警備狀

右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民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鬪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夷狄獸心見利忘義雖以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暫弛況朝建數年以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給賜城寨定立界至之際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般運器甲抽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填士馬充實倉廩綏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爲其通和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心邊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邊計已完士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況背恩犯顏彼曲我直雖復羌人亦當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敕邊吏爲心則社稷之福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青苗狀

右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爲非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救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解去弊法旣已略盡

兼近日責降呂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爲首。然天下倭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正。民間疑怪以爲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衆論云。近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爲言。由此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愚竊爲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爲國。率皆祿養官吏。廩給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闕。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爲。今日之計。但當戒飭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數年自見。穀帛豐羨。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也哉。伏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若非左右搆此危語。動搖聖聽。則何至爲之。廢格羣言。以成邪說。然臣竊恐中外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甘於求利。不卹細民。遠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放市易欠錢狀

右。臣頃曾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卽與除放。蒙聖恩依此施行。德澤滂沛。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戶。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肇爲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戶。一例除放。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爲當行之事。有五。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共計一千二百六十七萬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處。共計五百三十萬餘貫。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卽今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見在計算。已是還足本錢。則今來人戶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

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見今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二十七萬餘貫。其間大姓三十五。酒戶二十七。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十三戶。共欠錢八十二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三戶。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所放人戶九分以上。而所放錢止及二分。此事之當行者二也。元豐年中。朝廷催理欠負。極爲峻急。然一歲所納。不過三萬貫。頃來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自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七千貫。今且以三萬貫爲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姓之家。死喪流亡。不可復知。而國家每歲得錢六千貫。臣所乞放下欠戶錢於見欠錢都數中。止十分之二。卽是每歲催及三萬貫數中。不過催得六千貫而已。如九牛一毛。不爲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爲害至大。此事之當行者三也。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用三十餘人。每人各置貼寫。不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餘人。日夜搔擾欠戶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蠹賊。恬而不怪。此事之當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戶拖延日久。或未見歸者。及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頑狡。得錢卽放。無錢卽禁。榜笞粹縛。何所不至。若不別作壁劃。則日被此苦者。不知其數。此事之當行者五也。伏乞聖慈。以此五事較其利害。斷自聖意。特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書行下。或更溥行諸路。則細民荷戴恩德。淪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勝計。然臣竊見太府寺令歲終較課。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具官員等第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獎轉官。及請賞錢。所得無算。今來既見市易已支見在實數。僅能還足本錢。則以本理息。皆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後緣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內有呂嘉問。係創行市易。

害民最深。雖已經責降。尙竊有土。未允公議。更乞重行竄謫。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劄子三道。臣輒備錄進呈如左。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所言放欠事。上係二聖德澤。唯當直出中旨。不宜更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令三省相度施行。卽乞指揮執政。勿令宣布。

言淮南水潦狀

右。臣竊見淮南春夏太旱。民間乏食。流徙道路。朝廷哀愍饑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南之民。上賴聖澤。不至飢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溢。泗宿毫三州大水。夏田旣已不收。秋田亦復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尙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見今官賣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朝廷及今未至闕絕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轉發運司。令具諸州災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糧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乏絕。合如何擘劃施行。立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民不至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乞罷青苗狀初四日與東省同上。

右。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呂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爲是。其它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未有一人以爲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刪立舊法。益更滋彰。中外狐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

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爲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爲自古爲國。止於食租衣稅。縱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酒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強兵者也。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真宗東封西祀。遊幸毫宋。造立宮室。仁宗結好契丹。平定西戎。翦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靜無爲。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爲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嘗接見多士。太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彼旣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爲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卽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爲是。卽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爲非。亦乞顯行黜謫。以懲臣等狂妄。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初四日與東省同入。

右某等伏見熙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是時建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人。而賢士大夫。極言其失者。非一人也。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爲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弊法。而青苗之議。獨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修完本法。使夏料納者。減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某等備位諫官。不敢默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

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久而不下。某等雖愚。竊所未喻也。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稅而已。凡所以奉事郊廟。祿養官吏。蓄兵備邊。未嘗有闕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稅之徵。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衰也。今茲二聖在上。恭儉無爲。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某等與天下士民。尚冀朝廷能寬酒稅之權。損茶鹽之人。以復三代之故。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呂惠卿。旣以此負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某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朝廷責降呂惠卿。告命之出。首以苗青爲罪。天下傳誦。人人稱慶。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行詔令。斷除抑配。其爲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知。不計後患。聞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費用橫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賣米粟。浸及田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鄰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患及本戶。二害也。逋欠未納。請新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賂。初不能止。今重法旣罷。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爲害。雖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況抑配必未除乎。某等職在言責。目覩弊事。默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止之義。伏乞盡取前後章疏。看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請罷右職縣尉狀 初八日上殿

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爲之衰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法。侵漁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擾鄉村。復爲人民之

患。臣竊惟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獲鄉村之助。耳目既廣。網羅先具。稍加方略。易以成功。舊用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人。使之出入民間。於勢爲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鬪。然後能獲賊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相安。不至驚擾。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三十九

右司諫論時事五首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尙書戶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勅節文。

一、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昨撥歸逐路轉運提刑司點磨。歲終刑部尙書點取勾訖帳勘覆。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

一、府界諸路州軍常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昨撥歸逐路提舉司點磨。戶部右曹歲取提舉司勾訖帳赴部點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者。

右。臣竊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會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顯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卽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布言爲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閒。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腳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

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一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贏所系。故止令勘磨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爲收錢帛等帳耶。爲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爲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爲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更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令子細分析聞奏。然臣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尙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舒卷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爲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右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爲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它官。或爲東宮三師。或爲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之勳。自河陽還朝。止爲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之舊。並爲環衛。至今諸道鈴轄總管。以防團老歸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

章獻皇后親嫌。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爲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爲醴泉觀使。恩倖一啓。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磨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祿。居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騷橫。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寘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謹錄奏聞。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議。干冒鐵鉞。俯伏待罪。

再論京西水櫃狀

右。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卽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還。卽給還元估價值。聖恩深厚。棄利與民。無所靳惜。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爲雨水浸淫占壓。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曾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爲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朝廷體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干礙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復選人選限狀

右臣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科釋褐。合守選人。并州縣選人。除司理司法縣尉外。得替日皆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久遠。仕者習以爲常。雖經涉歲月。不以爲怪。及先朝惠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爲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爲方人未習法。誘以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患不習。且爲吏而責之讀法。本事之當然。不爲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右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路。文字相繼申到。旋已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法。所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必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每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面。即便逐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天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欲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申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後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書舍人論時事一首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朝廷若罷益利路權茶之法。只權陝西沿邊諸郡。不許客旅私販。仍將沿邊每歲合用益利諸場茶色及斤重。配在諸場。令及時立限和買。隨每歲茶價高下。比民間價例微高一如尋常和糶米粟之比。可也。買限如有事故。須至展限者。具事由申本司。量展五日。仍得不過再展。每茶戶入場中賣。須即時揀選。秤買不得。輒有留滯。或更依客旅體例。秋冬先放茶價。令茶戶結保。請領及時送約以上。並不得輒行抑勒。官買數足。方許私下交易。除沿邊所權地分外。一任客人興販。如此擘畫。比之頃年。全權益利及陝西諸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戶不被官場以賤價大秤抑勒收買。一也。昔茶未有權。民間採茶。凡有四色。牙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採茶既廣。茶利自倍。自權茶以來。官中只要早茶。其餘三色茶。遂棄不採。民失茶利過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復採。二也。官所運茶。止於邊郡。所須比權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遞役兵。及州郡顧腳。皆得輕減。三也。陝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間。民皆食賤茶。四也。益利諸州。百貨通行。酒稅課利。理當自倍。五也。若比之今來。有司所議。但權名山。梁洋三處。放行益利諸場茶貨。其利有四。名山。梁洋三處。權法如舊。而不權之地。犬牙相錯。權與不權。茶戶利害相遼。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間。不宜頓有此異。一也。權與不權。地分不遠。小人易以起動。茶戶。借如名山之西南。出茶之地。尙有雅州。廬山。榮經等處。若放令此茶北出。道過名山。彼此相雜。不可辨認。若放令此茶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走失。寬則權法自廢。急則民遭誣罔。橫被從配。二也。官中所買。只用早茶。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爲棄物。民失厚利。與頃歲無異。三也。沿邊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別。今只將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彼既未諳茶性。必有不售。四也。若比之今來。或人之說。兼權陝西。裏外諸州。據合用茶數。於益利諸場和買。官自般賣和買之餘。成都

路客人販茶不得過劍門。利州路客人販茶不得過陝西。其害有三。盡奪茶利。商賈不行。百貨不通。酒稅課利自減一也。運茶既多。遞鋪役兵及州郡顧腳勞費與頃年無異二也。岐雍之民仍食貴茶三也。由此觀之。朝廷若但和買邊郡合用茶數。只於邊郡立權法。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三說之弊自除。至於供給蕃部收買戰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此較之。利害可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戶部侍郎論時事二首

因旱乞許羣臣面對言事劄子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薦至。非水卽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東困弊。盜賊羣起。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乏絕。獨此三路所散。已僅三百萬斛矣。異時振恤。未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秋稼未立。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羣盜蜂起。勢有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私。皇帝陛下。恭默靖慎。動由禮義。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喻。陛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交泰。元氣乃和。今二聖居幃箔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進見。而況其遠者乎。臣以謂羣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異。故須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陛下聽既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不効。必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二聖臨御四方。履人主之位。而謙恭退託。疎遠羣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

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奏公事。上以盡羣情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壅。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膳。分命臣僚。並走羣望。私心踧踖。不敢違寧。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應。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略賜采擇。取進止。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乘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卽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令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爲侮慢。輒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況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旣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爲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筭。誠使四者畢陳於前。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爲也。董氈本與西夏世爲仇讎。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籍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董氈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氈嗣子。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卽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旣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

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閒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權。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旣立。羽翼旣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氈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惟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旣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可。則分董氈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旣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釁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爲怨至深。羌虜之性。重於復讎。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册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旣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爲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鬪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堯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頃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旣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廊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以爲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旣已漸爲邊備。益兵練將。則羌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搖。守

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一說。其一以爲慢詞。旣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略爲恭順。使中國黽免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姦心。又恐將來姦窮力屈。略修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爲購。其謀臣虞卿以爲從趙爲購。不若從秦爲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尙知出此。而況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羌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浚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旣絕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絹之直。至十餘千。又命浚邊將吏迭行攻討。橫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閱此一方。窮而無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旣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算。傳聞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爲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拊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引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

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爲儲峙。敢有犯塞。卽殺無赦。彼旣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雖未卽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忿。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絕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諜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媮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違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騎。至者數萬。殺略數千。斥候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爲怪。略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爲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爲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爲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爲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册命阿里骨與

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羣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勳爵。而復其位。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爲可施於今。不敢默已。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貼黃。或言阿里骨之請命。與乾順之嗣立。事體無異。今臣言册命乾順爲得策。而封拜阿里骨爲失計。似言之未當者。臣以謂不然。阿里骨之請命。可否在我。而乾順之嗣立。朝廷且不得而知。況能制其可否乎。故臣以乾順之命爲是。而以阿里骨之命爲非。不爲妄論也。

此
页
空
白

欒城集卷第四十

戶部侍郎論時事六首

論陰雪劄子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太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爲未也。則釋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爲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爲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世。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周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令。豈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施惠責己。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爲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雉雒於鼎。其臣祖己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爲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旣爲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爛熳。而不能反。今雨雪旣甚。久而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爲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其威。和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爲先。務上下觀望。化而

爲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爲賢。郡縣之官。以寬弛租賦。縱釋酒稅爲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辦集間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事爲安靜。以不別白黑爲寬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凜然。知有所畏。苟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熳。往而不反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扑。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爲職。出位而言。罪在不赦。陛下頃自疎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於此。豈欲責臣齷齪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死獻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轉對狀

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待罪地官。以財賦爲職。朝夕從事。於今半年。耳目所接。或干利病。敢緣虞人守官之義。庶幾百工執藝以諫。謹條具本職三事。昧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萬貫。罄竭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佗用。輒干求朝廷。方能辦事。有司惴惴。常有闕事之懼。臣聞古之爲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近世。始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朝廷。祿士養兵。捍邊睦隣。百色取具於此。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足以養人。自三代漢唐。至於祖宗之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里。耕稼相屬。而以不足爲憂。臣實怪之。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朝廷之政。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自近歲以來。觀

望上下無復厲精之實。妄意朝廷以不親細務爲高。以不察姦吏爲賢。於是巡歷所至。或不入場務。不按有罪。郡縣靡然承風。懦者頽弛。權歸於吏。貪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嗷嗷。幾於無告。其他害理而傷化者。非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稅征商。酷權無故虧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陛下持降指揮。令本部左曹具諸路去歲三事增虧之數。其非因水旱災傷。特以寬弛不職而致虧欠者。擇其最甚。黜免轉運使副判官。罰一以勸百。上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爲政。漢非無尙書。而唐非無卿寺也。蓋事不在耳。先帝法唐之故。專任六曹。故雖兼置寺監。而職業無幾。量事設官。其間蓋有僅存者矣。頃元祐之初。患尙書省官多事少。始議併省郎曹。所損纔一二耳。而寺監之官。如鴻臚將作。舊不設卿丞者。紛紛列置。更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惑。以爲朝廷爲人設官。非爲官擇人。此言一出。爲損非細。其於治體。非臣所當議也。而至於京師廩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司。減去寺監不急之官。以寬不貲之費而已。

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下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御。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異。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皆困。故內帑別藏。雖積

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願陛下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椿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腳。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劃。例皆封椿。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之費。罷此給被。初無封椿之理。至於清汴水腳。雖損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戶部亦有賴矣。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俛仰幾歲。訖無云補。竊嘗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它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爲諸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太半。權任之重。非它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

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筭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復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有不相爲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韙之。旣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冑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須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

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凡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貼黃。三司設案舊職。今分隸膳部光祿寺。雖所掌飲食帳設利害非大。如臣所言可采。亦當如上三案。分隸戶部。

論開孫村河劄子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驚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稍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尙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尙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

黃河之水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堤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爲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捐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埋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宿麥之利。比之他田。其取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堤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遜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壤。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尙恐河復

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若。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臣訪聞河北轉運司今年應副開河費用錢七萬三千餘貫。糧一十七萬餘石。梢草一百五十二萬餘束。方災傷之後。極力剗刷。先了河事後。及經費極爲不易。若使今年不興河役。則上件錢糧梢草。別將應副他事。已自有餘。深爲可惜。雖已往之事。不可復追。而來年不可復使河北重有此費。

再論回河劄子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爲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旣而探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昌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堤防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

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己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洵洵傳笑以爲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爲河朔之患外廷疎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羣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虜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夷狄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爲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爲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慮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虜地日蹙吾土日紓其爲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爲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爲契丹謀則多爲朝廷慮則疎矣議者或謂河入虜境彼或造舟爲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爲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此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

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於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爲此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旣興。勢不可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餓相逼。必爲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旣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物。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痍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大役。唯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爲不久矣。然虜情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取進止。

貼黃朝廷雖已遣范百祿趙君錫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議。事勢甚重。中外誰不觀望風旨。百祿等雖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爲身謀。能以實告也。故不避再瀆。復爲此奏。非陛下斷之於心。天下之憂。未知所底也。

三論回河劄子

臣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爲黃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壅令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衆心憂

疑之際。旋間復有聖旨。收入前降批語。羣臣釋然。咸知陛下虛己無心。欲來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椿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繼又商量調發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祿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議。尙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梢草。調發役兵。則是明示必開之形。欲令使者嘿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陛下虛己無心。欲來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梢發兵二事。使范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爲難得。新法鹽錢。不屬戶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況河北災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財傷。爲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便。猶當計校利害。寬展歲月。調兵買梢。皆非今歲所急。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不便。則聚兵積梢。梢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爲糞壤。皆非計也。況所用梢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踴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訾。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若令配買。則河北災傷之餘。民間大有陪備。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竊不自量。再三干與國論。罪當萬死。不敢逃避。取進止。

此
页
空
白

欒城集卷第四十一

戶部侍郎論時事三首

乞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竊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左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偕朝廷封樁米鹽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爲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吏胥之衆。率皆增廣。而兩稅征商。榷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旣廣。所出旣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舊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以以饑饉。因之以師旅。其爲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勅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于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許。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爲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立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

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修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貼黃。勘會頃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所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然所減已約及二十餘萬貫。不爲無補。今若事無大小。並量行參酌裁損。則爲利必大。伏乞聖慈。早賜施行。

論侯侁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填劄子

臣竊見今月二十二日勅。滑州韋城縣百姓侯侁少欠酒務課利等錢。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已拘收抵當契書。依舊在官。仍許納錢收贖。所欠課利等錢。與均作七年送納。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不得援例。臣竊以民間欠負。合催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守。凡有寬貸。皆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侯侁之比。直自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衆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怪。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干欠負之家。皆懷不平之意。已具狀申尙書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今竊聞侯侁係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爲降此指揮。疎賤之臣。不當更有論奏。然臣職左右曹。專掌坊場法度。祖宗條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宮禁以私。輒有撓敗。臣恐此門一啓。宮中遞相扳援。其漸可畏。臣若失職不舉。其罪大矣。竊惟皇太妃供養二宮。動循禮法。外廷雖疎。未聞有過差之事。今侯侁所欠。不過萬數千緡耳。若以私親之故。出捐金帛。以濟其急。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下傳誦。無復間言。公法旣完。國勢增重。其於太妃盛德。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義。干冒鐵鉞。俯伏待罪。取進止。

貼黃。契勘人戶承買場務。如有拖欠官錢。已拘收抵當在官。其所收子利。自合納官。兼拘收抵當。亦合

依條出賣。今所降聖旨。有此違礙。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近奉勅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史。旁及宮室械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唯獨宮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聖意。克己爲人。無所不可。其欲裁損宮掖浮費。與截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案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令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卽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曆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爲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曆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鐵鉞。取進止。

翰林學士論時事八首

論黃河必非東決劄子

臣去歲領戶部右曹。以財賦不足。而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貲。曾三上章論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

孫村以東故道高仰。勢決難行。是時大臣之議。多謂故道可開。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祿趙君賜親行相度。以人情論之。符合大臣。則易爲言。違背大臣。則難爲說。而百祿等既還。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塞。何也。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趨下。可以一言而決。故百祿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權要。效其誠說。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爲當。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崖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蓋河上每歲常事耳。其都水監勾當公事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申報。以分水爲名。欲因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僥倖欲成回河之役。臣竊以爲此輩類多小人。不知遠慮。河若安流。則無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此輩差遣請受。不可僥求。惟有河事一興。則求無不可。而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樂聞其事乎。臣竊聞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今申報漲水出崖。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興兵工。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今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昔緜堙洪水。汨陳五行。逆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不成。緜以殛死。今一河雖小。而河朔百萬生靈。安危所係。奈何不計利害。而輕動之哉。臣願陛下急命有司。且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舒北京朝夕之憂。其故道堤坊壞缺之處。略加修完。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興功。仍不許奏辟官吏。調發夫役。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羣小妄說。不攻自破矣。若不待水勢稍定。倉猝之間。卽行應副。大役一起。小人旣得差遣請受。因緣生事。勢難禁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臣兄軾前在經筵。因

論黃河等事。爲衆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出位而言。正與兄軾無異。然不忍朝廷莫大之害。而舉朝臣僚。懲創前事。無有一人爲陛下言者。是以不能自已。狂愚率易。伏候誅譴。取進止。

貼黃。訪聞孫村出崖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朝廷。臣乞特降聖旨。差不干礙官司體量聞奏。

乞罷修河劄子

臣於去年。嘗再具劄子。論黃河漲水於孫村出岸東流。本非東決。而吳安持李偉等附會大臣。欺罔朝聽。欲因此塞斷北流。東復故道。差官調夫。於今年春首。興起大役。臣竊疾之。是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爲河北生靈。連歲災傷。不宜輕有舉動。乞陛下斷之於心。力止其事。是時大臣固執前議。天聽高遠。言不能回。臣尋被命出使契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以目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虜中。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以爲二聖明見千里之外。雖或巧爲障蔽。而天日所照。卒無能爲。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爲此。勢難遽回。旣爲聖鑒所臨。要當迪邇盡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爲名。罷修黃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旱。皇皇之際。聞命踴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不謂減水河必不可開。而託名旱災。曲全大臣。不欲明指其過。而大臣復請。遍罷諸河。以蓋獨罷減水之迹。上下相蒙。體實未便。何者。北流堤防。積歲不沱。近來南宮宗城等處決溢。皆由堤防怯薄。夏秋水漲。勢不能支。都水官吏。竊幸其事。因以爲回河減水之說。旣不依常理與功。貼築甚者。又大計閉塞決口功。

料以形比孫村回河之費。意謂彼此費用相若。則孫村之役。不爲過當。由此北流之患。漫不禁止。臣昨過瀛深洛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數州之民。受害尤甚。至於東流故道。地勢積高。必不可復。所聞減水河。雖不開掘。每歲漲水。必由此行。歲歲淤高。往事可驗。縱復開掘深廣。河淤一上。勢不復存。於此施功。顯是枉費國力。而捨彼爲此。欺罔可知。然臣之所憂。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復東。若使上下誠有不知。誤興大役。雖傷財害民。爲患不小。而事有過誤。於君臣之間。逆順之際。未爲大不便也。今去大臣之議。違衆悖理。決不可爲。而協力主張。膠固爲一。去歲所罷。今歲復行。順之者任用。違之者斥去。雖被聖旨。猶復遷就。以便其私。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不便者。此事是也。董仲舒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既得其所聞。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羣臣願望。有不爲陛下用者矣。故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有所不行。行之必盡。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臣待罪翰苑。身無言責。冒昧納忠。譏訶貴近。罪合萬死。然念頃自初任知縣。蒙二聖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禁近。恩德深重。羣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無敢言者矣。斧鉞之誅。所不敢避。取進止。

貼黃訪聞。修河司承受內臣鄭居簡。近爲黃河故道不可復行。不敢虛占本職。請受。乞先罷任。已蒙朝

廷允許以此觀之。顯是修河司不消復存。其吳安持李偉尙自貪祿怙權。未卽引去。伏乞早賜罷免。所有修河司見管職事。卽乞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令河北轉運司結絕。訪聞修河司妄舉大役。略無所益。而費用錢糧物料。萬數不少。河北災傷之後。極不易應副。縱是封樁錢物。亦出自民力。深可痛惜。臣欲乞委河北提轉不干礙官。具前後所費用過數目。結罪保明聞奏。所貴朝廷上下。具知蠹害之實。今後慎於興作。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首

一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

臣等近奉使出疆。見北界兩事於中朝極爲不便。謹具條列如後。

一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右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云。令兄內翰謂臣兄軾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鄭顥押燕。爲臣轍言。先臣洵所爲文字中事迹。頗能盡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伏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爲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至。若使得盡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皆極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爲賞罰。亦不能禁。惟是禁民不得擅開板印行文字。令民間每欲開板。先具本申所屬州爲選有文學官二員。據文字多少立限看詳定奪。不

犯上件事節。方得開行。仍重立擅開及看詳不實之禁。其今日前已開本。仍委官定奪。有涉上件事節。並令破板毀棄。如一集中有犯只毀所犯之文不如此庶幾此弊可息也。

一、臣等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案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陝西鑄折二鐵錢。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十五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鹽抄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鐵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臣等嘗聞議者。謂可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兌換。般入等襄州軍。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戶部令遍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無窒礙。乞早賜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人戶收糴。乞令相度。若以紬絹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爲利不小。

二論北朝政事大略

臣等近奉勅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錄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語錄不能盡者。恐朝廷不可不知。謹具三事條列如左。

一、北朝皇帝年顏。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啗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鬪。加以其孫熙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爲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界後。見其臣僚年高曉事。如

接伴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鄭顥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歎息。以爲自古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壓蕃漢。保其祿位否耳。

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聞山前諸州。祇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鬪。殺傷之獄。則有此弊。至於燕人強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有急速調發之政。卽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戶。須索縣吏。動遭鞭箠。富家多被強取。玉帛子女。不敢愛惜。燕人最以爲苦。兼法令不明。受賕鬻獄。習以爲常。此蓋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縣。蓋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京僧徒。及其羣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右謹錄奏聞。乞賜省閱。亦足以見鄰國向背得失情狀。取進止。

三乞罷人從內親從官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內。各有親從官二人。充牽權官。訪聞自前牽權官。並只是宣武長行。不

差親從官止於近歲始行差充緣親從官多係市井小人既差入國自謂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後恣情妄作都轄以下望風畏避不敢誰何雖於使副亦多蹇傲夷狄窺見於體不便昨來左番有李寔一名見作過犯已送雄州枷勒施行緣選差使副責任不輕謂不須旁令小人更加伺察況已有譯語殿侍別具語錄足以關防欲乞今後遣使其牽權官依舊只差宣武長行更不差親從官取進止

四乞隨行差常用大車

臣等近奉使北朝每番於車營務差到車六兩般載官司合用諸物其車多是低小脆惡纔行一兩程卽致損壞沿路不輟修完僅能到得雄州極爲不便蓋爲國信內有鞍轡等匣舊例不使常用大車須得別準備此車專充入國既居常不使風雨暴露積久損爛臨時差撥但取數足致有此弊竊見每歲按送伴臣使只使常用大車頗極牢壯今若令入國亦只遷差常用大車四乘令勾當使臣等自辨篋竹於車箱前後夾縛安置諸匣別無不便免使沿路修車煩擾州縣極爲穩便取進止

五乞立差馬及駝日限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一行所用馬及囊駝並於太僕寺及駝坊差撥檢會條貫俱未有差撥日限由此坊監公人例於使副臨起發日然後差撥蓋逐坊監多有病患駝馬本處避見倒死科較利在臨時差撥雖要期限迫促入國使副雖知不堪無由退換以此入界之後經涉苦寒險遠多致倒死有誤使事欲乞今後所差入國駝馬並於起發半月以前差定仍卽時關報使副令看驗揀擇取進止

爲旱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

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二麥不收。秋種未入。旱勢闊遠。歲事可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聖心焦勞。請禱備至。發倉粟。留上供米。以救饑饉。苟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實憂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恐懼。內既竭其誠心。嗇用勸分。以濟民厄。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答天意。今二聖既勤其內。而外事未修。五月之旦。將御文德朝。羣臣臣恐九重之祕。憂懼之實。民莫得知。徒見陛下晏然坐朝。臨御大衆。民愚無知。或謂陛下不畏天災。不卹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順。以此救旱所損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明照有司。罷朔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陛下寅畏天戒。不吝改過。羣情悅伏。神亦將助。以此救旱。非小補也。近日執政大臣。雖曾奏乞解罷職任。以答天變。而所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陛下既自引咎。則大臣勢難獨止。雖未可遽從。若且例降一官。俟得雨而復。君臣協心。災庶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所見。不敢緘嘿。或加采納。乞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意行下。於體尤便。取進止。

此
页
空
白

欒城集卷第四十二

御史中丞論時事七首

乞舉御史劄子

臣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勅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官重爲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卻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依故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通判以上及知縣人所舉各半從聖意選擇補足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墮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取進止

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臣伏見西夏輕狡屢臣屢叛爲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地界遷延不決捨歸本國招之不至邊人之議始

謂地界自此不可復議。而坤成賀使亦當不至矣。今者天誘其衷。使者既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告絕。招懷之計。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究端由。窒其罅隙。必俟邊患既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創修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見矣。徒以歲賜至厚。和市至優。是以勉修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國既失大信。則夷狄不可復責故也。臣竊惟朝廷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愛者。累年于茲矣。而熙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微求尺寸之利。妄覬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熙河築西關城。聲言次築龕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擾。一路瘡痍。至今未復。今既城質孤勝如。其勢必及龕谷。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由此言之。則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爲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城聚兵。完械積粟。勞費天下。動以千萬爲計。議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請求遺利。以爲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可灌溉。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堡障。凡西關龕谷質孤勝如。與過河築城。皆所以爲堡障也。從來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爲夏人所殺。況於築堡。致寇無疑。而朝廷恬不爲怪。坐視邊釁之啓。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爲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爲患。比之不耕蘭州。何翅百倍。故臣以爲朝廷當權利害之重輕。有所取舍。況蘭州頃自邊患稍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磨以歲月。徐觀閒隙。俟夏人微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似爲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爲此。忽忽也。昔唐明皇欲取

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名將也。以爲頓兵堅城。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酬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舒翰攻拔之。雖開屯田。獲軍實。不爲無補。而士卒死亡略盡。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爲深戒。此則今日之龜鑒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爲勞恥。必甚今日。敵人強梁則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體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貼黃。臣聞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爲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觀孫路昔在熙河。隨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狃習前事。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爲心。而妄圖蘭州小利。以失國家大利。伏乞明賜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別致夏人失和。勞民蠹國。罪在不赦。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遂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忿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洩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

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當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持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它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頤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論執政生事劄子

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爲。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選詞。給

事中封還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溫伯既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質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司。失其舊職。綱紀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爲政如此。得爲鎮安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朝廷始擢用諸卿監爲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侍郎。但責郎官。亦自可了。況侍郎既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遂遷執政乎。此則爲人擇官。而非爲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歷詆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羣臣無由自明。今後更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爲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瀆。罪當萬死。取進止。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溫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黽俛就位。而中外觀望。不

知曲直所在。爲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爲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軟。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勿爲隱忍包含之計。使臣主俱受其謗。不勝其幸。取進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皋陶。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

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卒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踖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踴說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

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尙不爲少彼旣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旣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待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進止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以熙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种誼种朴等妄興邊事東侵夏國西挑青唐二難並起釁故莫測乞行責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別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熙河邊釁本由誼朴狂妄覬幸功賞今育雖已去而誼朴猶在新除帥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觀望朝廷爲誼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議論亦自不一臣請詳陳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爲患及李憲違命創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展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不妄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

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乘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償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綏御西蕃。董氈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遣苗履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氈昏病。遂爲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氈之家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氈之臣如鬼章溫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遽以旄鉞寵綏纂奪之臣。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修臣節。未顯皆畔之迹。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舉前策。蓋已疎矣。昔曹公既克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檄而定。若小緩之。蜀人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公不從。居七日。聞蜀中震動。公以問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之間。遂不可爲。今乃於數年之後。追行前計。亦足以見其暗於事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種諤昔在先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當爲先帝所薄。今誼朴爲人。與諤無異。誼於頃歲。偶以勁兵掩獲鬼章。以此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久作隄防。亦無可乘之勢。況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兼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朝旨。未有住坐之處。卻之則於彼爲畔。必被屠戮之苦。據此專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臣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結連夏人。同病相卹。更出盜邊。羽書交

馳勝負未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責。而使聖君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臣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國家安危。邊民性命所係。禍機之發。間不旋踵。故臣願陛下蚤發英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懷。內則使邊臣知賞罰尙存。不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尙謂熙河遭此破壞。彼此相疑。卻欲招納。令就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可也。臣觀葉康直之爲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頃緣權貴所薦。節制秦鳳。秦鳳邊回至狹。號爲無事。而康直於前年冬。無故展修甘谷城。致令夏國大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懼。不敢興功。妄以地凍請於朝廷。役旣不成。虜兵乃去。旣無將帥靖重之略。而當熙河搖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徙置它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領熙河。仍特賜戒敕。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幾小息矣。取進止。

貼黃。葉康直頃歲差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諫議大夫鮮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興。調發芻糧。一路騷然。及合兒男掘取窖藏。斛斛貨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顧車乘人夫。爲知永興軍呂大防所奏。有違詔敕。先帝欲深寘於法。康直素事李憲。憲營救得免。按其爲人如此。今熙河方反側未安。而付之此人。中外知其不可也。

种朴昔因永樂覆師之後。父諤權領延安之日。與其親戚徐勳。矯爲諤奏。妄自保明勞效。仍邀取諸將賂遺。並奏其功。先帝覺其姦詐。欲加極典。旣而釋之。並特降官落職。停替諤。因此憂患。發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貶責。臣恐熙河終未寧靖也。

欒城集卷第四十三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九首

再論舉臺官劄子

右臣等近准尙書省劄子。勘會御史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同舉到監察御史貳員。內壹員不曾實歷通判。不應條壹員與執政官礙親。七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轍孫升同別舉官二員。聞奏者。檢會元被三年六月九日尙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等竊見後來所用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並非實歷通判之人。緣上件所降朝旨。係諫官御史並用實歷通判一年。卽無分別。今來人才難得之際。若臺官獨拘苛法。必至闕官。況自立法以來。前後本臺及兩制官。並不曾舉到實歷通判可用一人。以塞明詔。足見此法難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諫官體例。於臣等前來所舉人中。選擇除用。免致言事之官。久闕不補。於體不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論奏范育。以措置邊事乖方。召還爲戶部侍郎。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種誼。種朴。本路差遣。更擇熙河帥臣。使之懷柔異類。謹修邊備。雖蒙聖旨。罷育戶部。而使還領熙河。其於邊事。一皆如故。臣方以爲憂。旋聞質孤勝如二寨。近日已爲夏人出兵平蕩。臣本儒生。不習軍旅。妄以人情揆度。以爲熙河創於

見非守把之地。修築城寨。理既不直。必生邊患。言未絕口。而夏國人兵。旣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案二寨。雖昔嘗興置。至元豐五年。並已廢罷。與囉兀永樂等城無異。今欲復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諸將。意欲侵奪良田。收耕穫之利。以守蘭州。而不顧夏國爭占之害。計其所得。不補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驗。然臣竊謂夏國所遣坤成使臣。適至京師。而國中遂敢舉兵攻城。略無所忌者。意謂築城之役。曲在熙河。雖朝廷之重。亦必不敢無名。苟留其使故也。邊計一失。遂爲夷狄所侮。可勝歎哉。如臣愚見。謂宜速擇良帥。俾往綏靖一路。至如聚糧添屯之類。亦必隨事應副。以備不虞。今育與誼朴。猶在本路。觀其輕敵無謀。貪功賒賞。必更妄起事端。以蓋前失。關陝之憂。未可知也。況育等欲納趙醇忠。謀已宣露。爲阿里骨所怨。二難交至。可無慮乎。昔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卽用其計。事定之日。按行賞罰。則朝廷綱紀。庶幾尙在也。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故羣臣輕易造事。去年議回黃河。所費兵夫物料。不可勝計。功卒不成。而議者仍舊在職。略無責問。臣下習見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造邊釁。臣乞陛下以河事爲戒。與大臣熟議。必令任責不辭。然後舉事。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

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僥倖有功。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再遣官吏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尙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訢。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隙。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便。差法一行。卽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

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隣路隣州。而不得通融隣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復。幸國之失。有以籍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二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臣不勝區區冒昧聖聽。伏竢誅譴。取進止。

四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論范育種誼等不可留在熙河。章三上矣。而朝廷不從。臣亦言之不已。不審陛下亦嘗察其故否。臣初論育措置邊事失當。不合遷戶部侍郎。朝廷既追寢成命。臣亦粗可以塞言責矣。育知熙州。誼知蘭州。皆

非今日之命。臣雖不言於臣職事。非有害也。而臣再三瀆聖聽。誠有說也。方今太皇太后陛下聽政於帷幄之中。皇帝陛下育德於恭默之後。欲以仁覆天下。則有餘。欲以武服四夷。則不足。利在安靖。不利作爲。而大臣欲聽育等狂謀。以興邊事。使夏人由此失和。兵難不解。當此之時。欲相率持羽檄。決計於簾前。此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祐以來。朝廷懷柔夏人。如恐不及。地界之議。將成而絕者屢矣。頃者朝命許以二十里爲界。彼旣忻然聽從。而熙河幸其聽從之間。於四十里之外。修築已廢。舊寨奪其必爭膏腴之地。版築未移。戎馬卽至。而二城不守矣。今若不問枉直所在。興忿恚之師。爲必取之計。則關陝兵禍。漸不可知。若自知不直。雖不復爭。而留育等守之一。則夏國懷疑。終不信向。二則育等狷憤。耻功不遂。妄造事端。以蓋前失。患終不弭。況復育等旣結阿里骨之怨。二隙交遘。勢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者二也。非此二事。憂患迫切。育等瑣瑣。臣肯屢以爲言哉。然臣所言於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育作待制。差緩數年而已。於其私計。無多損也。臣愚以謂方論國事宜。且先公後私。以全大計。不勝區區孤忠憂國再三瀆天聽。甘竢斧鉞。取進止。

論吏額不便二事劄子

臣頃於門下中書後省詳定吏額文字。已具進呈。後來都省吏額房。別加改定施行。其間二事。最爲不便。人情不悅。是致六曹寺監吏人。前後經御史臺論訴者不一。本臺亦曾爲申請。終未見果決行下。臣昔旣手綜其事。今又目覩所訴。理難默已。謹具條列如後。

一、自官制以來。六曹寺監吏額。累經增添。人溢於事實。爲深弊。臣旣詳定。卽依先降指揮。取逐司已行。

兩月生事。分定七等。因其分釐。以立人數。然是時逐司之吏。僅三千人。皆懼見沙汰。不肯供具。臣遂稟白三省執政。言事干衆。旣懷疑懼。文字必難取索。雖或以朝廷威勢逼令盡供。及至裁損。必致紛競。於體不便。不若且據事實。立成定額。俟將來吏人年滿轉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施行。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然見在吏人。知非身患。必自安心。極爲穩便。當時執政。率皆許諾。遂於元祐二年十一月內。具狀申尙書省。其略曰。今來參定吏額。本欲稱事立額。量力制祿。唯務人人效實。事務相稱。卽非苟要裁損人額。及減廩祿。縱人額實有可損。亦候佗日。見闕不補。卽非便於法行之日。徑有減罷。若非朝廷特降指揮。曉諭本意。終恐人情不以爲信。致供報不實。虛陷罪名。尋准當月九日。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申。臣等遂備坐出榜。曉示逐司。自此數月之間。文字齊足。方得裁損成書。卻被吏額房違廢上件聖旨指揮。將所減人數。便行裁撥。失此信令。人情洶洶。又緣此任永壽等得騁其私意。近下人吏惡爲上名所壓者。卽爲撥上名於佗司。侍郎左選爲下名。樂毅在吏額房。故爲撥上名。孔仲卿等於考功之類是也。閑慢司分欲遷入要局者。卽自寺監撥入省曹。於大里寺撥任永壽親信。中於考功之類是也。閑慢司分欲遷入要局者。卽自寺監撥入省曹。於大里寺撥任永壽親信。中任情紛亂。弊倖百出。由此舊人多被排斥。以至失所。凡所訴說。前狀已具開陳。下則衆口怨謗。感傷和氣。上則朝廷失此大信。今後雖有號令。誰復聽從。臣今欲乞只依前件聖旨。將所損人額。直候佗日見闕不補。是在人數。且依舊安存。況尙書左選。撥到兵部手分。近已准都省指揮。發遣歸元來去處。伏乞檢會此例一體施行。

一、六曹寺監吏人多係官制以前諸司名額。其請受多少。及遷轉出職。遲速高下。各各不同。及官制後

來分隸逐司一司之中兼有舊日諸司之吏。臣詳定之日與衆官商量以謂若將舊日諸司之吏納入今日逐司各額則其請受遷轉出職參差不齊理難均一。蓋將逐司數種體例併爲一法其勢非薄卽厚非下卽高若不虧官必至虧私虧官則然而不言虧私則不免爭訴俱爲不便。況今舊司吏人並權新額請受許從多給遷補出職皆依舊司並有見行條貫若且依此法可以不勞而定及吏額房創意改更務欲一例從新以顯勞效遂除見理舊司遷轉已補最上一等名目見理年選更無遷轉職名之人卽聽依舊條出職若就選試補填闕者令候降到新法施行所有依舊司遷補出職指揮更不行用竊緣舊諸司吏人根源各別立法不同不可槩以一法新法雖工止於一法而已以待新法吏人則可以待舊法吏人則不幸者必衆求其無訟不可得矣。見今刑部田舜賢等經臺理訴勢必難抑欲乞止依後省所用舊條庶幾便可止絕。

右臣聞孔子論爲政之本欲去兵去食而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初議吏額羣吏疑懼陛下與二三大臣旣令臣等明出榜示告以將來雖有所損直候見闕不補聖旨明白人謂信然競出所掌文案輸之有司臣等賴之以立條例曾未逾歲書入佗司凡有所損卽行裁撥棄置大信略無顧惜此正先聖之所禁也兼前件二事如後省所定皆人情所便極爲易行如吏額房所定皆人情所不便極爲難守今棄易卽難以招詞訴又政事之大失也伏乞聖慈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取進止。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臣伏以戶部財賦出入之地天下之劇曹而民之司命也一日不治百日將亂今權尙書梁燾方辭免不

出而兩侍郎皆新除未到。獨一韓宗道以刑部兼權。則是平日四人職事。并在一。人。況刑部事繁。宗道之入戶部。止及半日而已。本部官吏自來日出視事。幾至日沒而罷。今既無所統領。郎官多相隨早出。及議論不一。凡事無所取決。以致文移壅滯。囚禁稽留。臣愚以謂方正官未到之間。當更差一二人。時暫權攝。今學士給舍。共有六人。職事稀簡。宜擇詳熟吏事者。俾權其職。庶幾財賦重事。不至曠廢。取進止。

三論舉臺官劄子

臣近准勅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劄子。以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令別舉官聞奏。臣檢會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敘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竊詳上條。本爲朝廷降授而設。後來朝廷所除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比附施行。尋又蒙尚書省劄子。令依條別舉。臣退復思念。豈以除諫官皆出聖意。故得不依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援例邪。竊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最深。康亦素有清譽。或爲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劉唐老。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密有薦導。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舉。亦合依例施行。況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格。豈固違法。蓋不得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爲疑。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堂除太寬劄子

臣頃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闕。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員多。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怨。近者復見堂除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

祖宗朝堂除舊例。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除既有限量。故用闕不至久遠。近歲監司以上。員數至多。而猥更擢人。以至衍溢。所擢未必勝舊。徒使監司闕額。不足以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未減。新人日增。蓋由于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擢用。其實未免緣故。至於待闕久近。所任閑劇。衆口譏評。皆爲之說。只如開封司錄。舊用歷知州人。頃自郭曖之後。未及三年。而迭用陳該。張淳。陳元直三人。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聞。已見新故相代。輕用堂除。於此可見。及諸寺丞。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後謹守祖宗故事。凡堂除皆竢有闕方差。且將見今堂除人輪環充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然後得差。蓋用人之法。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謂之擢才濟用者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才。理無不可。庶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異。亦旌勸之義也。取進止。

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乖方。乞移范育种誼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竊恐聖明尙有未矚。再三煩瀆。罪合萬死。臣竊觀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猖獗。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册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卽爲改易前詔。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穆衍以三省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永樂陷沒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

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與之者也。及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爲荒閑。近黃河者。仍以河爲界。朝廷一一聽之。臣竊見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乃從其說。令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卽以鄜延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爲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謂欲以蘭州黃河之北二十里爲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爲界。邊臣雖爲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爲夏人所殺。若言已自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違。理難遙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槩許之。朝廷旣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佐。乃敢不候朝旨。於元請之外。修勝如質孤二寨。二寨旣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爲差誤。以吏部見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臣爲守把。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竊妄料朝廷之意。勝如質孤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蓋朝廷歲賜大利。旣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爲重。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

賊馬肥健。時出寇掠。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乞檢會前奏。移降育誼。置之佗路。別擇名將。謹守大信。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佗則令推公心。具長久計。條列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尙可得而安也。今臣觀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釁之作也。急召帥臣。寘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帥熙河。至如种朴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朴涇原。獨留育誼。若以召育爲是。則今遣之爲非矣。若以移朴爲當。則獨留育誼爲失政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徒遣孫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計。豈可取決衍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卽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唯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衆。死有餘責。取進止。

此页空白

欒城集卷第四十四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五首

論所言不行劄子

臣七月二十四日。今月初八日。兩次面奏熙河路范育種誼等違背大信。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降佗路。更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間。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諭。以臣言爲是。然至今多日。但見種朴一人移涇原路。句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移動。臣竊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在聖意已回。而大臣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聖意不回。惟當再三開陳。期於必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納忠。何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復止者也。昔齊桓公游於郭。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以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爲是。而不用。以大臣爲非。而必聽。臣竊惑之。且陛下雖處幃之中。實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弊。故臣以爲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非才。誤蒙擢用。盡忠獻言。上悟大臣。下悟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爲身計者。誠以爲外可以利民。而內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國。臣雖狂愚。何苦而爲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復以至言聞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之失。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怛。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罷回河之名。仍存減水之實。鋸牙馬頭。率皆如

故。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聚。議。皆。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號。令。不。行。未。見。成。效。是。時。臣。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在。可。覆。視。也。今。熙。河。邊。事。大。略。類。此。若。使。聖。意。又。爲。大。臣。所。沮。則。君。權。愈。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新。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爲。國。遠。慮。觸。冒。忌。諱。皆。竢。斧。鉞。取。進。止。

論渠陽蠻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差唐義問處置渠陽寨夷人事。議者以爲義問文吏無佗才能。不習邊事。去年受命廢渠陽軍。爲夷人所圍。窮困危蹙。計無所出。時知沅州胡田在圍中。爲設詭計。詐欺諸夷。言義問當爲奏復軍額。反乞爲酋長。改官夷人信之。聚聽事前。監令發奏。義問假此。僅得脫歸。尋遣急遞。追還前奏。言旣不驗。諸夷具知其詐。後來每每作過。義問指揮沿邊。不得申報。今朝廷復以邊事專委義問。深慮無益。有損。是時臣以未知義問爲人。旣見朝廷再加選用。疑亦可使。今訪聞邊奏。查至。義問所遣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其所陷沒將校。非一。臣方知衆議果信不妄。兼訪聞得見。今作過楊晟臺等手下兵丁。雖止五六千人。然種族蟠踞溪洞。衆極不少。晟臺築點。屢經背叛。慣得姦使。加以山溪重復。道路嶮絕。漢兵雖有精甲利械。勢無所施。若措置得所。本無能爲。或經畫乖方。實亦未易撲滅。義問前來舉動。已爲夷虜所輕。今復經敗衄。實難倚仗。蓋古今命將。必因已試之效。內爲兵民所信。外爲蠻夷所畏。威名已著。故功效可期。今警急屢聞。死傷已甚。謂宜別加選任。以遏寇攘。臣竊見知潭州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勤績。溪洞之間。伏

其智勇衆議皆謂欲制羣蠻。未見有如麟者。伏乞指揮密院。檢會麟前後履歷功狀。如衆言不虛。乞賜委用。庶幾蠻寇可速平定。臣區區憂國。輒採公議。以補萬一。取進止。

貼黃。湖北渠陽與湖南蒔竹。本羈縻徽城州也。訪聞昔雖置爲州縣。然與沅州等處。事體不同。蓋沅州等處。昔皆用兵誅鋤首領。或徙置內地。蕩平巢穴。故所置州縣。久遠得安。今渠陽蒔竹。雖名州縣。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城池之外。卽非吾土。道路所由。並係夷界。平時軍食吏廩。空竭兩路。今欲舉而棄之。實中國之利也。然其兵民屯聚。商賈出入。金錢鹽幣。貿易不絕。夷人由此致富。一朝廢罷。此利都失。此其所以盡死爭占而不可已者也。自來廢罷堡寨。全護兵民。捍禦追襲。其事非易。況今夷人阻截道路。兵未得進。若不得良將處置。實恐爲患不淺。又其種族。遍據諸洞。跨涉湖南北廣西三路。凡有措置。當使二路同之。只如渠陽蒔竹。唇齒相依。若渠陽先廢。羣夷併力以攻蒔竹。勢難獨存。今朝廷獨使湖北處置。疑其事有未盡。今若別遣官經制。宜令通管一路邊事。所貴諸處利害。不至抵牾。

乞令兩制共議納后禮劄子

臣伏見今月五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尙虛中壺。令太常禮官參考古今典故。著爲成式。臣謹案通禮。納皇后最爲嘉禮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在朝臣僚及太常官吏。無復親經其事者。茲禮至大。宜加重慎。竊見近歲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冊冠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學士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今來皇帝昏禮。所以承宗廟。奉兩宮。予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蓋慎始所以敬終。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取進止。

再言渠陽邊事劄子

臣前月二十四日。面進劄子。以唐義問處置渠陽蠻事。前後乖方。致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恐邊患滋長。乞速選差諳知用兵之人。往代其任。尋又聞義問兵敗之後。奏乞棄捐城寨。與夷人講和。其爲諂弱。謬妄。取笑夷虜如此。然其事已著。伏計朝廷必不復用。然外人竊見召還彭孫。妄意朝廷欲付湖北邊事。兼孫亦以此自任。羣議洶洶。皆所不曉。謹案孫劫竊之餘。賊性不改。前後委任。欺罔貪盜。靡所不爲。今若付以兵柄。深恐塗炭湖北。非州郡所能禁止。蓋蠻人背叛。不過侵撓邊城。若使彭孫作過。腹心郡縣。並遭其毒。前者誤用義問。止於敗事。今者若用彭孫。凶嶮多端。事有不可知者。以臣愚見。雖知朝廷必不肯輕用此人。然衆所共憂。不敢默已。若待既用而後獻言。實恐於事有損。伏乞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竊以邊臣處事乖方。軍民性命所系。差之頃刻。所害不小。今義問謬妄有迹。敗衄已見。而朝廷重難易置。久而不決。邊民何辜。坐受塗炭。若非聖慈憫惻。早與指揮。臣恐湖北之憂。未可涯也。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臣請先論。今昔差顧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顧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至差定。州縣曹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顧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顧募情願。自非慣熟。

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空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顧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產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顧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顧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顧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顧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入戶。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爲助。易助爲徹。要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顧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勅。諸路衙前規繩。令逐州當職官員體究利害。委是難以招募處。卽以舊支顧食錢。參酌量添入合銷重難分數。勾集衙衆參定優重之實。申轉運司審察施行。訖保明申戶部點檢。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應投名衙前。並依舊與免本戶色役。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諸處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抵替者。並且依見行招募法。支顧食。支酬錢。如願招募者聽。仍依條與免本戶身役。不願招募者。速招人抵替。十月一日勅。除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勅。諸路監司勘會衙前。有招募未足去處。躬親與當職官員同共體究利害。如委有妨害事節。及優重未均。或合以舊支顧食錢。添入重難分數。並依五月二十八日勅。命指揮。勾集衙衆參定。一面施行。訖修入衙規。仍分明曉諭。限半年招募人投名。替放鄉差人戶了當。如

限滿尙有不足去處。卽具的實事由。申戶部看詳施行。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願食支酬錢。卽全行支給。卻罷差充。其招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卽許計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

臣看詳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所完衙前條貫。頗已完備。亦近人情。只緣諸州招募未足。見在鄉差衙前。不得替罷。議者特以爲言。卽議改更。卻行差法。臣嘗略聞建議大意。止謂雇人不足。良由人戶欲要高價。不肯投募。以俟添錢。故令投募者。並得願食支酬等錢。而被差者。一錢不得。爲此誘脅之術。欲使招願得行。然不知州縣官吏。利在差人。向者法不得差。故勉行願法。今旣立差法。差人旣足。雖有願法。其勢必不行矣。臣以爲將錢顧人。正如出錢買物。錢物相當。理無不得。縱使一人欲要善價。餘人安肯坐而待之哉。彼誘脅之術。蓋商賈小數。不足爲朝廷大法也。今者已行此法。其事可驗。大抵欲顧之心。無由復得。而已差之勢。遂不可回。加以賣坊場錢。自此有入無出。差人旣依嘉祐而支酬不復。其故萬口怨咨。皆言朝廷直取此錢。欲作佗用。本求利民之譽。更得剝下之謗。此最立法之病也。而況長名衙前。若免戶役之費。動累百千。今每歲止免二十千。彼亦何賴於此乎。況非見納役錢人戶。又須取之佗人。收索之間。必不得。訴訟之端。由此必甚。凡此皆非所以便民也。臣今欲乞應招募衙前。並依上件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條貫。其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更不施行。其

招顧未足州郡所差鄉戶。且令依舊招募。候招募到。從下戶先入役者替放。與折當合入役次。仍令諸州軍所定衙規。比元豐年雇食支酬錢數。別無增添者。監司不得曲加問難。蓋元豐以前。屢經裁損。縱有些小優潤。數亦不多。所貴民間易爲應募。仍限指揮到日。限半年依前指揮。保明申戶部。貼黃戶部近乞衙前依舊鄉差。比顧役衙前支五分雇食支酬錢。臣謂官自有坊場錢。可以支顧。必不以減半爲利。而民間不免差役之害。不若以錢顧人。仍免戶役。可得實戶之爲利也。

元祐四年五月十一日勅。諸路收到助役錢。只許支充。應係補助役人費用。不得別將支用。候歲終除支外。尙有寬剩錢數。令封樁戶房置簿。候諸路逐年申到數目揭帖。仍令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依封樁錢物法條式施行。歲終其帳限次年春季申戶部。繳申尙書省。

元祐四年六月九日勅。坊場錢並依上件助役錢。已得指揮。令封樁戶房一就置簿揭貼。

臣看詳諸路坊場。嘉祐以前。並以支酬長名衙前。熙寧以後。並出賣得錢爲雇役。衙前顧食支酬之費。未有以供佗用者也。至於人戶所出役錢。本以補助戶少役多。縣分顧募役人。亦非國家經費所入之數。今自二聖臨御。改更宿弊。大抵皆是捐利以予民。而獨於衙前坊場及人戶助役支用之餘。收入封樁。以充朝廷緩急之用。民愚無知。但見損下益上。非己之利。必致怨謗。況所顧衙前錢數一定。無復減損。而坊場敗折。所入淨利。有減無增。人戶色役頻煩。日益不易。若亟收羨數。不以及民。必失民望。臣觀此法。止是官吏以聚斂爲功。欲因增羨。覬幸酬賞而已。非二聖仁民愛物之意也。臣今欲乞一皆仍舊。只以准備補助役人。若欲歲知其數。宜令提刑可申上戶部。右曹置籍揭貼。勿申都省。

充封椿錢數以解天下之惑且使衙前役人兩得足用。

其二謂諸州縣役人臣前已具論差顧役人利害以謂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人戶而顧役之利利在中等既利害相半則兼行差顧爲利實多然則祖宗舊法與先帝近制要爲皆有所去取唯當問人情之所便更不當以新舊彼我爲意有所偏係也臣觀前後役法皆由臣僚意有所執或自前曾經議論欲遂成其說或見今觀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不得通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官戶等助役錢遂州除依條支用外以實數十分量留一分准備其餘錢勘會管下諸縣合役空閑戶不及二番處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五日勅役錢除令招募役人支使外有寬剩錢數許一路通那支用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其餘應係合差州役人年滿本州於替期前行下合於縣分差充本縣先於本等內揭簿定差如無空閑及三年戶卽於次等差又無空閑及三年戶本縣方具目今未有可充役人戶保明申州支錢顧募

臣看詳三番之法似疎而易行三年之法似密而難用何者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及充役年限久近率皆不齊而槩言三番此所謂似疎也然而逐等合役人數若干可役人戶若干揭簿可指自非造簿別無增減逐縣先供番數在州遇州役有闕當差當顧不待下縣州自可見人戶晏然不知而胥吏無以寒熱此所謂易行也州役有闕每須下縣覈實無空閑三年人戶然後得顧此所謂似密也然而每有一闕縣吏得以起動人戶雖空閑未及三年非賄不免雖已及三年得賄或

止加以三番之法。本約六年以來。今無故輒減其半。民情不悅。此所謂難行也。臣今欲乞復行三番舊法。仍約定每番止於三年。及令人戶逐等各計番數。不用本等不足即差次等之法。蓋所以優狹鄉也。使寬鄉雖閑得六年以上。而法不禁狹鄉雖閑。止三年以下。而民不怨。則善矣。又臣以爲助役錢本出於民。除留準備一分外。當盡用顧役。以助民力。蓋取之於民。而還以爲民。民情乃悅。今此法許以顧州役。而不及縣役。若役錢不足。則已。若役錢有餘。而止顧州役。非通法也。臣竊見梓州路轉運副使呂陶奏。朝廷立法。既令空閑戶不及三番處。並顧州役。則是欲減合差之役。令人戶空閑。須及三番。今除已顧州役外。尙有空閑不及一番兩番三番處。卽差役年辰愈近。民力愈不易理。合將助役錢爲顧縣役。令人戶空閑。及得三番。則法意均一。民力寬紓。本路年收助役四萬四千四十貫有零。除當留一分及顧募州役外。尙餘寬剩錢三萬一千一百一十貫有零。今若更將一萬二千五百五十貫有零。顧上件不及三番以下縣役。尙有寬剩一萬八千五百六十貫有零。委是不致妨闕。又知陝州呂大忠奏。陝州所統七縣。除夏縣外。大槩戶少役多。且以平陸一縣言之。每揭簿定差。本等不足。須及次等。又不足。則迺邇邇。遂至下等。縣役旣無指定。空閑年月之文。役滿遇闕。便卽再差。則上戶無有休息。若稍寬上戶。則下戶反應重役。臣自到任以來。訪聞役法未便。士莫不竊議於其家。農莫不竊議於其野。人人共知。而州縣觀望。惟務遷就。庶幾推行。而終有窒礙。乞下有司。早議成法。臣詳觀大忠之言。雖不陳措置之方。大約與呂陶之意不異。訪聞諸路事體。大略亦與二人所言不殊。臣欲乞諸路役錢。除通那支顧不及三番處州役外。仍許通那顧不及一番以上縣役。令人戶皆及三番而止。其錢

少路分。則隨錢所及而止。臣嘗謂畿內天下根本。其民與外道。均出助役錢。止以顧法止於州役。使畿內人戶出錢而不得顧役。反不及諸路之優。今若通顧縣役。則畿內之民與諸道均被其賜。此又均之一端也。

貼黃。戶部見立法。諸州助役錢。留一分準備外。盡數支顧州役。此法比舊雖已甚寬。然臣謂不限不及三番。然後計顧。卽寬鄉愈寬。狹鄉自狹。未若限以不及三番。通顧州縣役之爲均也。

元祐差役勅。人戶差役除耆長戶長壯丁須正身充役。其餘公人如願雇人充代者。並許任便選顧。經官陳狀。委保替名。祇應其顧直錢物聽私下商量。

臣看詳元豐以前官顧役人皆有定下錢數。不至過多。今旣行差役法。仍許所差之人不願身充。亦得顧募。蓋所以從民之便也。然私下顧人爲弊不一。或官吏苛虐。必使顧募其人。或所顧頑狡百端。取其顧直官中所使。要以皆非稅戶正身。而橫使民間分外糜費。雖條約頗嚴。然州縣施行。豈得如法。其弊終在。見今州役如承符等。皆官自顧人。至於縣役。必使民間自顧。議者之意。但欲苟存差役之虛名。而不顧民間之實病。非通法也。臣欲乞應州縣諸役所差人。如欲顧人。並許依元豐以前官顧錢數。納錢入官。官爲雇人。一如舊法。據前後臣庶上言。乞行此法者。非一。乞令戶部檢會。足見人情共願。非一人私說也。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諸縣空閑戶不及三番處。將州手分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六日勅。州手分不以諸縣空閑戶。及與不及三番處。並招募替放鄉差人戶。

元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狀。據戶部狀。契勘朝旨。州手分係差到人。並許支錢招顧抵替。外有係投名舊人。願住。卽不該支給顧錢。檢會前後。累據京東京西淮南路轉運。并京東京西河北利州河東路提刑司。及環復密濟黃滑唐陳鄧鄭秦瀛定州河陽潁昌府各申陳。據舊吏人詞訴。不請顧錢。事理不均。勘會諸州吏人。除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廣南東西。已有投名人數足外。餘路逐州軍。有投名不足。抽差人數。蓋鄉村人戶素多。不閑書算。不諳公家行遣。決第於應役之際。惟憚差充人吏。其承符散從之類。只是身自出力。可以自充。是致無投募手分處。惟手分最爲重役。本郡今相度諸州吏人。除自來已有人投名數足處外。應有抽差人數。見行雇募處。並以見支雇錢裁減均那。不限舊新人。並行支給。如委的數少。向去招募不行。卽從本州當職官員參酌。案分繁簡。相度量添。卽不得過舊日募法顧直之數。仍開具立定所支錢數。案分等第。則例保明。申提刑司。審察詣實。指揮施行。若助役錢有闕剩。卽從本司通一路移那。應副支使。候施行訖。依此開折保明。申戶部點檢。狀後批勘會。昨戶部申請。乞以招募投名人分數。支給食錢。尙慮不均。別有弊倖。今來卻乞不限新舊人。一槩並行支給。比前申請。充更僥倖。七月七日。退送戶部。子細看詳。合如何立法。得爲允當。及可以情願。使人投募。具狀申尙書省者。本部勘會諸州軍吏人。見今有招募數足。又有招募不足去處。及舊人投名。不支顧錢。投名替鄉差人。卽支錢。逐處申陳不一。卽未審諸路逐州軍的實利害。因依今欲乞下諸路轉運提刑司。契勘。委自逐司子細體究。詳具逐州確實利害。因依相度。合如何措置。施行。具詣實保明事狀。連書申部。候到類聚參較。別行立法。申都省候。指揮狀後批。七月一十七日。送

戶部依所申。

臣看詳四方風俗不同。吳蜀等處家習書算。故小民願充州縣手分。不待招募。人爭爲之。至於三路等處。民間不諳書算。嘉祐以前。皆係鄉差人戶所憚。以爲重於衙前。自熙寧以後。並係顧募。雖不免取受。然非顧不行。今朝廷役法兼行。差顧苟有錢可顧。其義當先顧役之重者。今三路等處。實以州手分爲重。則雇役之所當先也。然近法雇州手分止於替鄉差。其非替鄉差者。皆不得顧。夫所謂非替鄉差者。皆舊人職名已高。或本是稅戶。苟欲免差者也。若使所職輕重一般。而有祿無祿。頓異人情。不安。必有辭罷者矣。縱不辭罷。將來老疾事故。無願投者。必不免雇。故不若早立一法。均行顧募。之爲善也。且民間諳習書算行遣之人。除投充手分之外。其實亦無佗業。不爲手分。亦將何爲。今但比元豐舊法。量支役錢。理無不至。詳觀前件戶部所陳詞理已盡。朝廷抑而不用。實爲未便。自今諸路相度以來。略無報應。足見於戶部所請之外。別無可擘畫矣。臣欲乞指揮三路等處州手分。除招募已及九分外。餘並比元豐舊支顧錢。分案分輕重量。加裁損。立定錢數。招募施行。餘依戶部前來所請。

貼黃。朝廷向申明投名州手分。非替鄉差。不支顧錢。因令州役承符人等。非替鄉差。亦不得支。今州手分既不分新舊。一例支錢。則承符人等亦當如此。

右。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政。如青苗市易保甲等事。一皆剗削。而天下卒無一人以爲非者。至於改募役爲差役。建議之始。異論已多。逮今五年。終云未便。蓋學之當否。衆口必公。雖古聖人。孰敢違衆。故

臣願朝廷採此衆志。立成定法。臣昔於元祐三年任戶部侍郎。竊見朝廷始議兼行差顧二法。使天下以六色助役錢。雇募州役。是時特出朝旨。不問有司。斷然必行。已而衆皆稱便。何者。非常之原。凡人不曉。或暗昧不爇。至理。或偏係不肯。公言。埃及同心。事何由濟。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聖斷。與大臣熟議。如有可采。依三年例。斷而行之。所貴天下之民。速蒙利澤。不然。使中外雜議。動經歲月。大法無由得成。而民被其害。未有已也。臣不勝區區。不知言之煩瀆。死罪死罪。取進止。

此页空白

欒城集卷第四十五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二首

乞再舉臺官狀

右臣等近准勅舉岑象求趙岬充臺官。已蒙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共六員。分領六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闕員。略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悃愾。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閑地。每遇有闕。猶未嘗不補。況於人主耳目所係至重。自非諱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況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冤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丞雜及兩制舉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陞朝官通判資序。實曆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士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爲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沉淪。

未見知賞。然蓋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此。祖宗舉臺官舊法。久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尙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陸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乞依尙書侍郎例。許權察御史。所貴稍存祖宗故事。不致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略。而朝廷紀綱。不可不經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取進止。

論用臺諫劄子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重慎。羣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旣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槩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爲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對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

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取進止。

乞罷修河司劄子

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汎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輩。欺罔朝廷。建爲回河之議。自是北京生靈。懷魚鼈之憂。日夜爲遷徙之計。監司守臣。及勅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難矣。而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輒敢獻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力排衆議。僥倖萬一私覲功。賞朝廷爲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剗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買稍芟。百費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爲之。搔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勅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檢舉取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俟求得一人可代偉者。卽令偉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當卽日誅竄。以謝天下。今乃遷延至此。況有前件聖旨。必非虛言。理當檢舉施行。以信大臣前說。今漲水已退。而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安持等所請。候霜降水落。從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內妨礙處。取豁壁掠。候冰凍消釋。相地形順。使隨宜開導。務令深闊。醜爲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說。蓋猶挾姦意。觀望朝廷。欲徐爲興動大役之計。以固權利。不然。但略行開撥口地。則北外丞司。自可辨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留李偉。使時進姦謀。以敗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罷。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勅。流竄李偉。以正國法。取進止。

貼黃。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河朔之都會也。昔人遠爲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三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閑之地。至館陶合入河身。故北京苦無大患。今日李偉等閉塞三河門。築截河馬頭。指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東岸第三第四第七鋪。開撥河道。恣令漲水灌注北京之上。今歲八月。漲水東流。幾與北京簽橫堤平。南望瀾汎五十餘里。是時北京中。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致疎虞。今偉等申請。皆沒此目前實害。而探言北流深瀛汎浸之害。以爲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勢。據今年深瀛等州堤防新復。未甚高厚。然皆不至決溢。若將來歲歲增築。使與從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決。漲水不得停留。縱有小溢。必不至深害。雖無東流。未爲患也。故臣以爲偉等皆妄言。苟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則邪說無窮。正論無由得伸。最河防之巨蠹也。

再乞責降李偉劄子

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偉等。尋准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又准十月二日聖旨。罷提舉修河司。以爲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姦言動搖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爲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逐爲回奪大河之計。凡偉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爲實。爲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捐芟搔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爲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偉如故。旣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偉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

月五日降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偉。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丞。仍提舉東流。曾未數日。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既不可復行。則偉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違法進擢。此公議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姦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在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揮著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朝廷虛設此言。姑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爲虛語。曾不顧卹大臣。何惜一偉。而輕犯此謗哉。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流竄。偉若不黜。公議終不止也。取進止。

貼黃。去年八月。偉始奏乞回河。朝廷用其言。差官吏兵夫。收買捐芟。開掘河槽。修築馬頭。鋸牙。功役至大。于今觀之。皆是虛費。臣乞差不干礙官司。一一磨算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偉之流竄。自有餘責。而況欺君誤國。臣子之大惡耶。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邊事乖方。致渠陽蠻寇。賊殺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以疆場。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聞執政。止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爲說。雖知義問處置顛錯。至覆軍殺將。而猶復隱忍。不卽遣代。比雖遣衝規往視。然規凡人。未曾經練戎事。何益於算。徒引歲月。坐眎邊人。肝腦塗地。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爲。蓋全不曉事。留在邊上一日。卽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秦任王齕。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耳。今執政乃以虛文籍口。終欲庇之。遠人何辜。日被

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兼臣訪聞渠陽諸夷。蟠踞山洞。道路險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雖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達知邵州。困於楊光僭。李浩從章惇自沅州入。過界卽敗。達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旣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戍兵民不下數千。義無棄之虜中。俾爲魚肉。要須略行定討。使之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爲可。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羣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國強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遙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蓋必有賢於麟者。惟乞速遣。以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決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夷。與宜州羣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勢益昌熾。猝難剪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不爲無益矣。取進止。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利一。張守約。陛下以謂二人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爲躡等。又張利一張賚之子。而得一誠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兪。大臣旣退。輒寢文郁兪。面進擬利一守約右丞。許將旣隨衆簽書進擬。而復奏論其不便。因此進擬文字。爲聖旨所卻。經今一月有餘。廢不復議。竊以祖宗故事。凡有管軍。皆以資任先後相壓。未嘗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效尤異。豈可超授。今利一守約資淺才下。別無出衆勞效。而利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論。大臣力行己意。力欲進擬。其

爲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既知其失。自合與衆人公議。止其進擬。今乃外同簽書。內行論奏。反覆之狀。殊非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阻。遂使差除之政。廢不時舉。以臣愚見。實恐自此專擅之迹。與窺伺之風。交行於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況自祖宗以來。以管軍八人。總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闕而不補。臣欲乞指揮。以本朝故事。參近日聖旨。苟非邊功允著。衆所推服。罪惡顯白。世所共棄。且當循守資格。速加降授。以允公議。取進止。

貼黃。訪聞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曾入教場巡教。以不得軍情。諸軍並不唱喏。因此移真定總管。據此事狀。實亦難令管軍。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爲太平粉飾。及犄角契丹。爲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爲契丹耳目。或言契丹當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爲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訾。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疎。而我得其便矣。竊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愚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麗者。其比二虜。多或過之。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爲未允。今略取都亭及西驛。所以待西北人使約束。與同文館待

高麗條例輕重相比。乞行裁酌。謹具條例如後。

北使條約

一、人使送到買物劄子。如內有不係賣與物色。更不關報國信司。下行井官庫供納。仰館伴使副婉順說與。後條其不係賣與物色名件逐一細開。

西使條約

一、西人詣闕賀正且聖節。到許住二十日。非泛一十五日。如係商量事候朝旨進發。

一、西人到闕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於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爲收買。後條不許收買物亦細開名件。

高麗使條約

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卽婉順留納。以雜支錢給還價直。係時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字。卽問元

資處關開封府

諸進奉人到闕。司錄司及曉示行人。許將物入館。至設廳兩廊。與進奉人交易。仍關監門。不得阻節。

諸親事官隨人從出外遊看買賣。輒呼樂藝人飲酒作過。及買違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裁。差到先實知委

狀

諸下節日。聽二十八番次出館遊看買賣。仍各差親事官一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各借壹匹。并牧馬兵士壹人。至申時還。仍責隨人所往處狀。

諸進奉人。乞贖藏經者。申尙書祠部。餘相度應副。卽不許買禁物禁書。及諸毒藥。諸進奉使。乞差伎藝人教習三節。並關管勾同文館所。

公使錢五十貫。關左藏庫供限壹日到。每叁日或伍日買時物花果之類。送進奉使副。并上中下節。闕卽再關取。

右臣竊謂遼夏高麗。鈞爲夷狄。朝廷所以交接之儀。防閑之法。理當無異。況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君臣之別。今館餼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爲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加裁抑。其人從出入。卽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留住月日。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爲薄也。取進止。

貼黃高麗人使。見今必已至浙路。所定裁損條約。乞不下省部。只自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

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置渠陽軍爲不便。議欲棄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羣蠻猖獗南邊。至今爲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俗吏耳。無它才略。昔被朝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此城。旣爲蠻衆所圍。用胡田之計。詐欺羣蠻。苟脫性命。旣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皆指揮邊城。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旣一失之矣。及今夏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爲言。而朝廷屬任議問之意不衰。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爲詞。終欲庇義問。不卹邊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旣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頡知荆南。頡自瀛徙荆。誠不爲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

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蓋義問之所以敗者。闇而自用。狠而失衆。今頡猜嶮闇。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遭羣蠻騷擾。不安其居。內蒙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警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戶部侍郎。臣時爲諫官。前後具頡罪惡八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戶部不同。蓋臨敵統衆。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鼎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爲桂州經略使。始因靳吝小費。終以措置乖方。事具臣昔言頡八事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率皆陷沒。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熙州。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爲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尋奉聖旨。令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著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八事。皆非虛言。並有案據。謹別具開錄奏聞。乞令大臣看詳。罷頡新命。或但無令預聞邊事。別揀諳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取進止。貼黃。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爲過當。臣今所言。但以頡爲性猜嶮。所至不得衆情。不可令管邊事耳。

再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例。除近降聖旨略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游看。買賣止減爲十人。竊緣夷狄之人。懷挾姦詐。情不可知。許令游覽都城。大則察探虛實。圖寫宮闕倉庫營房。

衢道所在曲折。事極不便。小則收買違禁物貨。機密文書。及作非違法。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聽之出入。無一而可。舊法雖令親事官監視。然小人貪利。微加贈遺。何所不從。其實無益。若是朝廷全然不卹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爲可慮。則止許十人。實亦不便。伏乞再降聖旨。全令禁絕。取進止。

催行役法劄子

臣昨於九月初論役法未便事。經今已是兩月。未見施行。臣竊見二聖臨御以來。凡所更改法度。皆已略定。惟是役法。首尾五年。民間終未得安便。若不及今完治。實恐久遠。姦人指以爲詞。疵病聖政。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惟陛下哀憐小民。速指揮大臣。早定良法。取進止。

再催行役法劄子

臣伏見二聖臨御以求號令之不便於民者。莫知役法之甚。蓋編戶之民。自五等以上。人被其害。士大夫自有知識以上。人知其非。臣昨自蒙聖恩。擢任執法。卽嘗首言其事。以爲佗日小人疾害聖政。欲立異同之論者。必指此以籍口。不若今日博采公議。自救其失。故於九月八日備論五事。乞賜施行。又於十月二十六日。乞檢會前奏。早賜指揮。前後共經三月有餘。終未見可否。伏惟天下利害。其切於小民。害於聖政。未有甚於此者。而大臣因循。重於改作。遲遲至此。甚非陛下勤卹民物。及深思遠慮之意。伏乞更加申救。速令詳議。立成定法。以時行下。取進止。

此
页
空
白

欒城集卷第四十六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六首

論邊防軍政斷案宜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劄子

臣竊見大理寺審刑院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並歸中書武臣軍員軍人並歸密院而中書密院又各分房逐房斷例輕重各不相知所斷既下中外但知奉行無敢擬議及元豐五年先帝改定官制知此積弊遂指揮凡斷獄公案並自大理寺刑部申尙書省上中書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自元豐七年十月八日奉聖旨應緣保甲事元係樞密院指揮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斷公案令大理寺定斷刑部勘當申院元祐四年六月十八日又奉聖旨禁軍公案內流罪以下情法不相當而無例擬斷合降特旨者令刑部申樞密院取旨今年七月十三日又奉聖旨應係樞密院降指揮下所屬體量根究取勘者候奏案到令樞密院取旨十月四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並令刑部定斷申樞密院取旨二十九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文臣令刑部定斷申尙書省武臣申樞密院臣竊詳前件五項條貫不唯斷獄不歸一處其間必有罪同斷異令四方疑惑失先帝元豐五年改法本意兼事干邊防軍政文臣歸尙書省則雖樞密院本職必有所不知武臣歸樞密院則自節度使充經略安撫有所廢黜雖三省亦有不得知者事之不便莫大於此臣今欲乞依先帝改法之舊應斷罪公案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呈取旨而已如此則斷獄輕重事體歸一而兵

政大臣各得其職。方得穩便。取進止。

論禁宮酒劄子

臣竊見有司近以在京酒戶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城之家賣酒禁約。大率從重。謹案嘉祐舊法。親事官等賣酒四瓶以上。並從違制斷遣。刺配五百里外本城。其餘以次定罪。皇親臨時取旨。仍許人告提兩瓶以上。賞錢十貫止。及熙寧法。每賣一斗。杖八十一。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一斗。賞錢十貫。至百貫止。及元祐四年所定刑賞。與熙寧同。而有告無捕。及今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敕刑從嘉祐。而賞從熙寧。既兼用兩重。及並行告捕。仍許入沽販之家。而取旨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以此法一行。人情驚擾。臣竊惟有司所以立此法者。止爲酒戶虧額而已。酒戶虧額。但戶部財利一事耳。今既兼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小人足矣。臣訪聞宗室之間。頗有疎遠外住之人。以窘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今既許人入其家。捕捉小人無知。以捕酒爲名。恣行凌辱。何所不至。兼逐位尊長。爵齒並崇。多連宗字。而卑幼犯酒。不免取旨。若取旨而不行。則雖取何益。若遂有行遣。竊恐聖意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爲當去尊長取旨之法。仍不許捕捉之人。入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爲酌中。伏乞特降指揮。速行改定。取進止。

論冬溫無冰劄子

臣伏見前年冬溫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不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灾復甚。而加以無冰。二年之間。天氣如一。若非政事過差。上干陰陽。理不至此。謹案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冰之災。書於春秋。聖人

之言。必不徒設。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蓋洪範庶證。哲則時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則常寒。哲之爲言明也。豫之爲言舒也。故漢儒釋之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亡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連年冬溫無冰。可謂常燠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妄詆時政。以惑聖聽。請爲陛下具數其實。然事在歲月之前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具近者。凡有罪不誅者七。無功受賞者四。陸佃爲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其兄子宇。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既具。而有司當宇無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爲開封府推官。與訴訟者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更爲郎官。此有罪而不誅者二也。李偉建言。乞回奪大河。朝廷信之。爲起夫役。費用不貲。今黃河北流如故。漲水既退。東流淤填。遂成道路。臣屢乞正偉欺罔誤國之罪。不蒙采納。任偉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封府推官王詔。故入徒罪。雖該德音。法當衝替。而詔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遷延不去。此有罪而不誅者四也。知祥符張亞之。爲官戶理索積年租課。至勘決不當。償債之人。沽賣欠人田產。及欠人見被枷錮。而田主毆擊至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爲少止。本臺按發其罪。而朝廷除亞之真州。欲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無罪之人。臺官以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欺。指望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興縣人。訴災。州縣昏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扑。使民相驚。自相蹈藉。死者四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職。擢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近日差除戶部尙書以下十餘人。其間人材粗允。公議者。不過二三人。其它多老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僚佐共議。以爲不可

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詔二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熙寧間。詔事呂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經典。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時忱。任永壽等旨意。施之政事。前後屢爲臺官所劾。兼其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眞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受賞者一也。王子詔昔在三司條例司。詔事王安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臣時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呂公著爲御史中丞。舉爲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而子詔隱忍不言。先帝覺其姦妄。親批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之祕書。指日循例。當得待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淳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擢爲開封司錄。曾未數月。厭其繁劇。求爲寺監丞。卽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開封推官。意欲因權卽眞。迺遷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恂罷少府簿。經年不得差遣。一爲韓維女婿。卽時擢爲將作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緣親舊。馳騫請謁。特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除日猥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尙不可勝數。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爲。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冬。方物雖得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頗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已行者。卽加改正。未行者。無踵前失。勉強修飭。以答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本非善歲。徒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爲有年。然事有過差。猶不免常燠無冰之異。由此觀之。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在位。相勉爲善。則太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備位執法。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取進止。

論顧河夫不便劄子

臣竊見祖宗舊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無雇法。始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遠及京東西淮南等路。道路既遠。不可使民間一一親行。故許民納錢。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卽非久法。今自元祐三年。朝廷始變差夫舊制。爲雇夫新條。因曹村非常之例。爲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吳安持等。因緣朝旨。造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滿七百里。每夫日納錢一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納錢三百文。省團頭倍之。甲頭火長之類。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過限倍納。是歲京東一路。差夫一萬六千餘人。爲錢二十五萬六千餘貫。由此民間見錢。幾至一空。差人般運。累歲不絕。推之佗路。槩可見矣。近因京東轉運使范鏐得替回。論其不便。安持等方略變法。罷團頭火長。倍出夫錢。工部知罰錢之苦。又乞限至六月以前。雖苛虐比舊稍減。然訪之公議。終不爲穩便。何者。朝廷本欲寬省民力。故許出錢雇夫。若其錢足以充雇。則朝廷復將何求。今河上顧夫。日破二百而已。昨來京城顧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者。則河上日支二百已爲過厚。雖欲稍增數目。爲移用陪備等費。亦不當過有裒斂。以傷民財也。故衆議皆謂七百里以下。與七百里以上人戶。若係差夫。則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遠近。有費用多寡之殊。遂令遠者多出五十。以爲寬剩。此豈朝廷卹民之意哉。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過多。如臣愚見。若於每夫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備雜費。則據上件京東所差夫數。止約合出一十一萬貫。省比本監所定五分之一耳。昔王安石爲免役之法。只緣多取寬剩。致令民間空匱。怨讟並作。二聖臨御。爲之改法。今創夷猶未復也。安持本安石之黨。昔日主行市易。多出官本。散與無根之人。虛椿息錢。以冒不次之賞。雖略行追奪。而尋復任使。蓋從來習爲聚斂。

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顧夫之法。名爲愛民。而陰實剝下。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應民間出顧夫錢。不論遠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貴易爲出備。不至艱苦。兼臣聞自來諸路計口率錢。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無枉費。於理尙可也。今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費一稱十。出沒不可復知。民獨何負。而爲此哉。且今河埽梢樁之類。納時數目不足。及私行盜竊。比之佗司官物。最不齊整。及其覺知欠少。或託以火燭。或因河流向著。一經卷歸。大破數目。雖有官司。無由稽考。今以免夫錢付之類。亦如此矣。兼訪聞河上人夫。亦自難得。名爲和雇。實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如河措置關防所支顧夫錢。以免欺盜之弊。及乞體量所顧人夫。有無抑配。具結罪保。明聞奏。然後朝廷裁酌。從長施行。取進止。

貼黃。今歲修河夫人數不少。且以遠近各半約之。仍據見行法。遠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則其錢數亦必甚多。若蒙聖恩。便令裁減。則民間受賜不少。乞指揮速賜施行。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臣聞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爲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非爲。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

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之言。此二人者。可謂疎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強晉國。則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如此。臣竊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册命。不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朝廷雖不許。而大臣務行姑息。不俟之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十萬。夏人仰之以爲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門可也。而奈何與之。蓋自失歲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爲兩不耕地。約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種誼。欲於見今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拓土之功。不以育等爲非。從而助之。尋爲夏人所破。所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毀。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迫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爲界。其言猶未絕口。而大臣又悔欲於堡鋪之外。對留十里。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以爲失信太甚。非中原之體。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患內未解。不欲違拒。黽俛見從。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爲強。失之不足爲弱。雖小人以爲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定。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衆。凡五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費已不貲。而夏人順否。又未可必。雖復暫順。要之久遠。不信朝廷。爲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恐大臣狃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

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既欲取質孤勝。如一帶良田。凡數十里。又欲取秦鳳路隴諾城。與熙河路定西城。照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作。夏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猶務息民。棄而不惜。況於其餘。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又曰。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今之所爲。正犯此禁。臣竊怪大臣皆一時儒者。而皆棄所學。貪求苟得。爲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皆出种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朝廷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爲念。斷之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添屯數日。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

此貼黃在添屯十將處

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邊事。凡自前邊臣欺

罔殺略熟戶。計級受賞。虜掠財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此等事。皆不得爲。故上下鼓唱。願有邊釁。凡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如質孤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以爲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爭。爭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姦計。而大臣不察過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內有篡國之心。然其爲人狡而多算。寬而得衆。方欲內安酋豪。外結朝廷。竢內外無患。然後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商量地界。雖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深繫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見其易與。因而別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反欲求和。則所喪多矣。

臣聞大河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曾驗之。皆東行至太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而東。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及元豐之中。決於大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高。復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澗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吳之決。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惟是時民力凋弊。堤防未完。北流汗漫。失於陂障。由是元祐之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之議。欲導河使東之復故道。此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回河之功。河上使臣。壕寨。利在差遣。請受。相與唱和。爭請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東西之民。爲之不聊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如恐傷人。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采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於大吳。其去西山不遠。惟有此地。未經淤填。比之佗處。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擇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勢北高。河遂東折入海。其爲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孫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間數十里。地頗污下。每歲夏秋漲水。多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爲北京宮闕所在。兵民夥煩。而孫村近在南城之外。若使漲水從此流入故道。則都城生聚。皆有魚鼈之憂。故於河之東岸。孫村之南。開清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西岸。開關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迤邐流至館陶。復合入大河。昨來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則北京每歲夏秋漲水。自可無虞。城南堤防所費。並可省罷。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漸有岡阜。河水至此。自不能爲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衝。所宜經畫。

今若徙武強縣開近東舊河道。畫圖引河稍東。則深州之危。必自紓解。然後完治山公一帶北堤。極令高厚。則河流赴海。可無大患矣。今自建孫村回河之議。先閉塞閔村等三河門。又於梁村築東西馬頭。及鋸牙。侵入河身幾半。迫脅大河。強之使東。既河身噎塞。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去秋並告危急。漲水至北京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減。又爲馬頭鋸牙所迫。併入孫村。直上北京。簽橫堤面。北京告急。嘗稱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定疎虞。其得平安。蓋出天幸。由此橫堤順水堤。皆作木岸。所費不貲。然終亦不可全恃。兼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二丈以上。若欲開掘馬頭。已東回奪河身。須及三丈。乃可訪聞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國應副。力亦不及。若欲略行開掘。令漲水衝刷成河。則二年以來。已試不效。況故道一帶堤內。直高一丈。上下而堤外。直高二丈有餘。架水行空。最爲危事。謹按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爲分水之議。據都水奏請。本謂回河與減水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進馬頭三百餘步。乞從修河同隨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橫欄水勢。汎漲之時。理須斟酌。可存可折。一面施行。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同奏。乞隨宜開導。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闊。并修葺緊急堤岸。釀爲二渠。臣觀其指意。雖名爲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佗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今歲春天。共得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萬。蓋自來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爲分水之故。添爲兩河。東

西四岸內北流橫添四十五埽使臣二十四員河清兵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六萬三千餘束其爲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強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危莫其於此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冀去歲無害實由北流堤防稍立之功則指爲分水之效其爲罔上衆所憤歎臣職在風憲疾之久矣近因訪問習知何事之人頗得其實采畫成圖隨事籤貼指掌可見今隨劄子上進臣雖未嘗閱視形勢然而朝廷大臣亦未嘗按行其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爲信也欲乞聖慈特選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州縣及北外監丞司官同共踏行詳具圖錄開述利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卽乞罷分水指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依上件所陳施行今年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堤役使所貴河朔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有豐足之漸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今河上夫役不過三月半下手如蒙聖意允臣所請伏乞火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貴未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

此
页
空
白

欒城集卷第四十七

中書舍人撰兩府請賀謝表狀十首

請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等言。臣等近奉表請太皇太后以時備禮。膺受冊寶。伏奉批答不許者。臣等聞謙雖盛德。過則失中。禮有必然。義非所避。方旱災未解。則克己安衆。人主之令猷。及神人既和。則備物正名。有國之常法。若乃務於損而不復。有其實而非居。使禮典不修。則臣子何賴。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妣之至德。蹈舜禹之休功。無爲而遐邇自安。不言而忠邪自辨。四海蒙福。三年于今。乃者雨不應時。民斯艱食。然而振廩已責之惠。饑饉所以再生。側身修行之誠。鬼神所以助順。今蠶麥既阜。黍稷可期。人獲安居。朝亦無事。而禮廢不舉。衆將謂何。夫以擁佑神孫。緝熙大業。名號之施。本由其實。文物之盛。復沿其名。夫何嫌疑。固執謙畏。而況遏密之期已極。愛戴之願方深。抑損逾涯。進退無據。臣等重念君父之道。不獨爲身。其於臣子之謀。當使無過。今時日協吉。冊寶告成。卻而不施。自爲則至。而使皇帝陛下不得盡人子之義。百官有司。不得舉人臣之職。此臣等區區竊所未喻也。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勉循斯請。以安衆心。仰以奉祖宗之舊儀。俛以爲國家之榮觀。臣等無任懇款。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賀擒鬼章表

臣某等言。伏觀熙河蘭會經略司奏。今月十九日。兆東安撫神誼等。領兵攻破洮州城。生擒西蕃首領鬼章者。天網雖寬。久而必獲。神理助順。叛者自亡。曾是偏師之出疆。遂聞元惡之授首。諸戎震疊。西鄙肅清。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四方。坤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然。柔遠之功。覃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陰相其業。顧西蕃之遺種。孤累聖之鴻私。頃在熙寧之間。誘陷思立之衆。置而不問。猶覬知恩。爵秩兼隆。賜予不絕。而乃潛結西夏。攻圍南川。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發掘驅虜。不可數知。築據臨洮。傲睨天討。當中太息。念疆場之無辜。諸將激昂。知背誕之不赦。兵刃旣接。凶黨奔亡。臨衝未施。壁壘自破。老羌奪氣。白首就擒。卽聽檻車之行。以正藁街之戮。乃者托跋小醜。憑情解仇之謀。猖狂大言。陰蓄窺邊之計。唇亡則齒知難久。臂解則肩不自持。料其破膽之餘。款塞無日。信矣得天之助。本於愛物之誠。臣等鎮撫無功。黽勉備位。幸依干羽之化。庶覩兵革之藏。欣戴之心。倍萬倫等。臣某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伏以火老而煩。金微斯伏。忽被早歸之詔。仰慙內恕之恩。退食委蛇。撫躬戰汗。臣等叨塵近輔。與聞政幾。庇廣廈之清陰。飽素餐而終日。方慙懼於無補。何勞苦之足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推己及人。使臣以禮深念早衰之質。許以中吳之休。願惟民事之至艱。蓋有日入而後息。臣等敢不上懷主眷。俯念人勞。廣清淨之餘風。致安佚於無外。

又狀

伏以候極南訛。日臨庚伏。方齋居之暇豫。閱政務之勤勞。亟命遄歸。得從燕息。臣等猥以一介。獲覽萬微。殫日力而不遺。知寸陰之可惜。惕然祇畏。敢有怠荒。伏惟皇帝陛下。雞鳴求衣。日旰忘食。致海內無警急之奏。而朝廷有清淨之風。膺化國之舒長。念暑雨之咨怨。曾匪賢勞之久。遽蒙夙退之安。臣等敢不上體眷懷。益勵愚拙。更寒暑而不易。期歲月之有成。

謝坤成齋筵狀

清光可企。初奉萬年之觴。妙供已成。共薦三乘之福。遽傳溫詔。式燕羣工。舉磬管以示和。陳肴核而飽德。與衆同樂。既均夷夏之歡。俾壽而康。當遂臣鄰之願。

又狀

寅奉東朝。方慶誕彌之節。均慈列辟。俾同既醉之歡。飫以和羹。作之備樂。舉太平之舊事。竦衆目以榮觀。呦呦鹿鳴。士有盡心之願。振振鷺下。衆知胥樂之誠。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

志在多聞。親講前王之訓。功惟日就。遽見一經之終。深念勤勞。式均燕喜。籩豆有楚。鍾鼓畢陳。勉興好我之心。既優以禮。將聞善道之告。不絕於時。

又狀

宸心莫測。方篤志於詩書。坤德無爲。但勤求於雋彥。曾未閱歲。已聞終經。式均燕豆之私。以榮講席之報。始於好學。矧觀聖政之新。終克肯堂。益助慈心之喜。

賀雪御筵謝狀二首

伏以微陽將復。溫氣尙浮。誠意感天。不日而應。同雲覆地。雨雪載均。信哉牟麥之祥。復稱癘疫之藥。時方嗣歲。已知天造之回。功在庶農。益驗坤元之德。臣等弼諧雖幸。變理何功。安此豐年。日有素餐之愧。錫之備禮。重叨曲燕之私。醉飽而歸。震惶無措。

又狀

伏以近自頻年。每愆時雪。聖心勤念。雖淵默以無言。天意密符。變凝陰而有作。飛花先自於宮闕。布潤俄遍於寰瀛。九軌澄清。已消塵壒之濁。三農踊躍。載歌牟麥之豐。臣等幸此有年。共安無事。錫之醴酒。益知和氣之充。飫以肴烝。願均足食之惠。醉飽盛德。歌舞休功。

編神宗御集奏請表狀二首

乞御製集敍狀

臣等頃被旨編次神宗皇帝御製文集。檢尋遺放。緜歷歲時。於兵政二府。得處置之詳。於臣寮諸家。得訓敕之要。相從以類。首以詩頌雜文。備載無遺。終以邊防祕計。今者編錄粗定。卷秩已分。臣等恭惟神宗皇帝。天縱彌文。神授英略。詞章淵妙。不學而能。籌策縱橫。絕人遠甚。而復厲精庶政。親決萬機。故其游幸無益之文。見存無幾。至於經論成務之作。著錄尤多。足以上繼典誥。垂世之書。豈止追迹漢唐。能文之主。臣等雖觀章句。莫測淵源。竊見祖宗御製集聖製序文。已有故事。蓋天日之象。非常人所能形容。而堯舜之言。非來聖莫適題品。臣等欲乞皇帝陛下。依前朝典故。親撰神宗皇帝御製集序。頒付本所。以發揮聖作。

昭示來世

進御集表

臣某言竊惟神宗皇帝天縱聖德文章雋偉策略宏遠出於天性不由學致自初卽位經營百度有綱紀海內鞭撻四夷之志老臣宿將拱手相視以聽可否至於發姦摘伏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皆發於文詞臣頃被聖旨編次遺文始於禁中次及三省密院下至文武諸臣之家凡尺牘寸紙無所遺軼或文采煥發足以形容淵衷或事實顯著足以考察時政謹已譏次成書然臣之愚陋不足以測知深淺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居堯舜之位躬曾閔之孝太皇太后表改此二句云以文母之慈修聖子之業補述前志見於爲政網羅遺事盡付史官猶恐平生文字久而散亡或致磨滅特置官局經涉歲時臣伏觀歷代帝王如漢武魏文唐德文宣三宗皆工於詩騷雜文舉一時文士比長挈大至於經綸當世講論利害以文墨盡天下事則皆不足以仰望先帝之萬一惟漢光武起布衣治經術提三尺劍以平僭亂得治民馭兵之要每以手迹十行細札號令海內竇融在河西詔書至探融等情僞河西皆驚以爲不可欺卽時款附第五倫爲京兆掾每讀詔書曰此聖主也願爲盡死力魏太祖芟夷羣醜其用兵雖法孫吳然因事變化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惟此二君近之然先帝之文其高處自當與典謨訓誥爲比非近世所能髣髴凡著錄九百三十五篇爲九十卷目錄五卷內四十卷皆賜二府及邊臣手札言攻守祕計先被旨錄爲別集不許頒行仍御製集序一篇以紀盛德發明大訓臣竊見祖宗御集皆於西清建重屋號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其書爲不朽計又刻板模印遍賜

貴近。臣今已繕寫。分爲五帙。隨表上進。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所有御集。卽付本所修寫鏤版。臣無任戰汗慙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雜論薦書狀劄子八首

爲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仰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未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抗拒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

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於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爲恨。而流放以來。逮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士。爲之涕泣。況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所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改更略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爲言其冤者。臣與俠平生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爲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擢任劉攽狀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知襄州劉攽。多聞直諫。文有師法。才力通敏。所至稱治。流落外官。衆所嗟嘆。訪聞頃者。將漕京東。安靖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窘乏。嘗稱貸朝廷。攽繼其後。未能卽還。奏乞展限。適會吳居辱以聚斂進擢。攽遂以不才黜退。安於榮辱。不自辯明。雖蒙聖恩。召還近郡。而臣等竊謂攽才術有餘。用之未盡。陛下方網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攽之賢。不可多得。伏乞擢置侍從。觀其所長。臣等職在獻納。知賢不薦。實負愧責。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右。臣等伏見故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知陳州鮮于侁。學有原本。博通諸經。政事精詳。和而有斷。熙寧之

初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時朝廷方行免役。本路人貧地狹。旣推行以理。取於民有度。能使一路獨無甚擾。近者京東經具居厚刻剝之餘。人情不安。朝廷特起旣於疾病之中。付以安集。旣勞徠幾歲。民亦以寧。旋蒙聖恩。知其可用。擢爲右諫議大夫。旣感激知遇。前後言事多蒙聽納。不幸疾作。不敢廢弛職事。力求外補。復蒙聖恩。寵以要職。俾守近藩。仍指揮一年後取旨。旣到任未幾。遂至物故。臣等竊閱旣平生守道。歷任諸監司。有補國事。晚節被遇。擢置侍從。適以病去。無絲毫之過。而身後獨不得與侍從亡歿恩例。子孫見有白身。欲乞聖恩。特賜閔察。使得依諫議大夫恩例。以慰忠賢之心。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馬康久病。諫官闕人。乞早賜選擇除授。尋奉聖旨。只爲難得人。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難。莫如已試之驗。竊見前左司諫呂陶。右司諫吳安詩。昔任言責。知無不言。雖各曾罷去。並不緣過惡。同時臺諫已斥復用者。迨今已遍。惟陶以言韓維不公。韓氏黨與強盛。爲衆所疾。安詩以言王讜進用不當。讜連姻權勢。無由復進。質之公議。皆謂不平。若蒙聖恩。還舊付職。俾得盡心圖報。必有可觀。方今臺諫並闕。臣雖備位執法。才短無助。深恐言職曠弛。無補聖明。謹采衆論。冒昧塵獻。乞更加探察。特賜錄用。不勝幸甚。取進止。

薦林豫劄子

臣竊見天下久安。士久不試。才者無以自見。緩急之際。朝廷不知所用。昔漢丞相王嘉。憂世乏人。嘗上書言。前蘇令起爲盜。欲遣大夫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塾屋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

者甚少。宜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以不才。竊位以爲侍從。近臣誠及今閒暇。各舉所知。朝廷得以稍加優異。則緩急宜有所補。臣竊見右通直郎林豫。吏幹強敏。長於應變。所至可紀。初任泉州惠安尉。以選捕獲尤溪強劫賊二十四人。蒙恩轉三官。次任簽書亳州判官。復以選捕楚州漣水羣盜。又獲二十八人。累減六年磨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觀其措置方略。頗得古人用兵之意。若蒙朝廷拔擢。更加試用。宜有可觀。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令吏部隨例注授。碌碌於外。異日欲有使令。不若素養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採擇衆善以補萬一取進止。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臣伏見故龍圖閣學士前知太原滕元發。昔事先朝。早蒙知遇。方羣臣爭以財利求進之秋。元發獨能守正。時獻讜言。文帝取其大節。雖任用進退不一。而卒蒙保全。近者朝廷知其可用。復還舊職。擢真河東。元發亦能裁損極邊冗戍。爲國惜費。頗有成効。今不幸身亡。子弱家貧。已蒙聖恩。特加賻贈。欲乞檢會近例。差破人船津送喪。柩骨肉直歸蘇州。俟有葬日。仍令本州量事應副。元發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既死。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別無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指揮。在京及沿路至蘇州以來官司。不許申干預元發家事。及奏薦恩澤。仍常切覺察。取進止。

薦王鞏劄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廢。臣伏見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力文。練達世務。昔熙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屢欲用鞏。鞏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

時病。吳充馮京器其爲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確執政。李定舒亶爲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行萬里。三年而歸。剛氣不衰。言事如故。時二聖臨御。司馬光當國。鞏復預光議論。光極喜之。言之朝廷。擢任宗正寺丞。方復欲進用。而鞏狷介疾惡。爲衆所忌。適會光物故。衆人捃其微過。因而排之。遂至今日。臣竊悲光平日所薦。今皆布列朝廷。而鞏獨連蹇不遇。罷官者再。凡鞏之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揚州謝景溫。與鞏共事。嘗上章明辨其冤。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風憲。區區之意。每欲爲陛下掇拾遺材。以備任使。與鞏遊從最舊。知其所長。伏乞陛下洗濯瑕疵。稍加錄用。必能上感恩造。臨事捐軀。以報萬一。取進止。

雜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二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閣門告報。已有告命。除臣起居郎者。伏念臣頃自疎外。擢居諫垣。衰廢之餘。才力耗竭。黽俛歲月。無所建明。近因朝廷除張頴爲戶部侍郎。杜紘爲右司郎中。公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上封章。極言其事。杜紘雖才性鄙妄。黜辱華要。而罪惡未著。臣亦不敢力言。至如張頴爲性險躁。臨事乖方。歷任以來。罪狀山積。臣以爲事旣明白。是以前後五次上言。不知頴久事要權。植根深固。一爲左右之所保任。遂致聖意確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量力。雖聖恩寬貸。未賜譴呵。豈敢冒昧寵榮。復塵要近。言不稱職。臣猶自知。當黜反遷。衆必指笑。伏乞特回誤恩。除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所有前件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准今月二十三日尙書省劄子。以臣奏乞免起居郎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君父之命。所當敬從。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頴除戶部侍郎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頴之罪名。著在案牘。傳於公議。而大臣主之愈力。朝廷用之不疑。則是臣訪毀忠賢。眩惑天聽。狂妄之誅。所不當赦。臣今不敢復論其事。但以言爲職。言旣不用。理當廢黜。銜愧冒寵。義實不安。伏乞檢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以全臣進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免修條支賜劄子

臣准門下中書後省關准吏部牒。以臣詳定參校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并修條。特支銀絹各五十疋。兩竊緣編修條貫及裁定吏額。皆上稟朝廷議論。下賴官吏勤力。臣居其間。別無勞効。冒昧恩賞。情所不安。況范百祿等已有文字辭免。乞賜檢會一處施行。特寢誤恩。以安愚分。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臣辭免。詳定吏額并修條。特支銀絹者。聖恩深厚。不廢微勞。豈合固辭。上煩天聽。然念臣頃自遭遇。曾未數年。致位近侍。其間因緣職事。催督官吏。修定舊條。在於微臣。經無分毫之効。若皆一一僥倖恩賞。實愧心顏。伏乞聖慈。察臣誠心。非有矯飾。追寢成命。以安愚衷。取進止。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外官。擢任言責。雖繼陳狂瞽。而報效蔑然。遽

蒙聖恩執筆柱下。復緣乏使。權掌命書。資淺才微。寵恩沓至。自知非稱。而況人言。方欲上書自陳。以辭要劇。忽聞召命。震越非常。況今多士盈廷。詞臣間出。或久次不用。或沉伏未聞。豈患無人。以備任使。顧貽才力。短拙重以衰殘。曾未逾年。致身華近。必貽公議。難以自安。伏乞追回誤恩。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閣門告報。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頃蒙特旨召試中堂。辭避不從。黽俛而就。遂忝成命。意終不安。雖知區區寸誠。不能仰回天聽。而匹夫之志。終欲必行。蓋人臣事君。本求知遇。有命不受。近於不情。然臣以義而言。有三不可。伏念臣少從父學。稍知爲文。憂患以來。筆硯都廢。今雖勉強。心志已衰。此一不可也。臣昨自縣道。召充諫垣。旋叨左史。仍兼詞命。駢繁寵數。併在一年。臣猶知非。況復公議。此二不可也。內外兩制。素號要途。兄軾頃已擢在禁林。臣今安敢復據西掖。非獨畏避譏評。實亦恐懼滿盈。此三不可也。臣旣無一堪。而有三不可。冒昧寵祿。將安用之。伏乞聖慈。鑒臣愚誠。特寢前命。俾臣得安閑地。少弭人言。則臣圖報恩私。尙有他日。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戶部侍郎劄子

臣准尙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戶部侍郎。奉聖旨。管勾右曹者。待罪西掖。雖已期年。齷齪文墨之間。愧負寵祿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升。竊以戶部右曹。兼領昔日金倉司農之政。侍郎職事。專治天下。差繇市易之餘。奏請紛然。法度未定。方欲酌今昔之中制。采吏民之公言。宜得強明練達之人。立成久遠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以克當。願回誤恩。別選能吏。俾臣愚獲安於微分。而國事不失爲得人。公

私兩宜。衆議爲允。懇迫之至。冒昧以聞。取進止。

辭吏部侍郎劄子

臣准尙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試尙書吏部侍郎。奉聖旨。令管勾右選者。臣待罪民部。一期且半。才微事劇。智力俱殫。方欲干扣聖明。稍求閑地。而猥蒙進擢。俾佐天官。地望愈華。職業尤夥。見今選集之士。五六千人。一失銓量。人言可畏。伏望聖慈。矜臣不逮。察臣無他。除臣一閑慢差遣。上以明朝廷用人之公。下以全愚臣知止之分。干冒天威。進退失措。取進止。

辭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准閣門告報。已降誥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頃在民曹。頗經歲月。不能均調。有無仰助邦計。日虞曠弛。以速刑誅。朝廷曲賜保全。已爲至幸。復加進擢。必致煩言。近被除書。參掌吏選。雖云寵命。猶麗諸曹。臣自量空疎。尋已辭避。而況玉堂之清祕。號爲詞臣之極選。臣兄軾舊以文學見稱流輩。猶復畏避。不敢久居。得請江湖。如釋重負。在臣微陋。實爲叨竊。兄出弟處。或謂朝廷私臣一家。地近職嚴。姑願朝廷。歷選多士。雖或未欲置臣於外。猶願特許假臣以閑地。苟未滿盈。庶可驅策。悃誠迫切。進退兢危。伏望聖慈。卽賜俞允。取進止。

辭御史中丞劄子

臣待罪禁林。行將一歲。兼權吏部。復又累月。常恐才小責重。一有曠敗。孤負聖恩。今月三日。得閣門報。准告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聞命震恐。罔知所措。蓋自二聖臨御。所用執法。於今六人。或由此進用。

或因事罷去。凡任人之得失。實係朝廷之重輕。官吏視之。以啓勤怠之心。邪正因之。以知消長之候。是以前代所選。至慎至難。如臣鄙凡。何以堪此。況復職冠河圖之祕。亦非近事之比。雖朝廷過聽。欲以寵借小臣。而臣自度量。顧願少安愚分。重念臣頃者爲邑江外。被召還朝。曾未五年。遍歷華近。無尺寸之功德。荷山岳之恩私。區區之誠。每虞傾覆。若復冒居要任。誠異本心。況臣非獨自爲身謀。亦爲朝廷惜此過舉。伏乞追寢成命。退就閑官。上全知人之明。下安守節之義。惶恐迫切。不知所裁。取進止。

辭尙書右丞劄子

臣今月五日。准閣門告報。蒙恩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者。臣備位南臺。言事無補。上負朝廷開納之意。下姑朋友責望之誠。徒以厚恩未酬。欲去不忍。豈謂非常之命。猥加無補之臣。矧復二轄之官。萬幾所在。苟用人之一失。實取輕於四方。如臣奮自諸生。誤叨近侍。嶮嶮縣道。曾未數年。出入周行。莫聞顯效。資地淺薄。積薪有後來之譏。德業空虛。在梁有不稱之誚。伏乞追寢成命。少安愚衷。上以全二聖知人之明。下以成孤臣審己之分。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二狀

臣蒙恩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今日雖已具劄子辭免。然意有未盡。君父之前。不敢復隱。謹具披露。惟陛下察之。伏念臣幼無它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誘。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至。逮此成立。嘗兄之力也。頃者兄弟同列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茲超遷。丞轄中臺。與聞政事。而臣兄軾適自外召還。爲吏部尙書。顧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實不遑安。況軾之爲人。文學政事。

過臣遠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遠慕古人。內舉親戚。無所回避。只乞寢臣新命。若得與兄軾同爲從官。竭力圖報。未亦必無補也。如此則公議旣允。私意獲安。其於愚臣。實爲至幸。取進止。

第三狀

臣今月某日。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不允臣辭。免恩命者。命降自天。輒形懇避。恩不加譴。猶辱訓詞。輒緣覆燾之私。復伸愚陋之懇。蓋陳力事上。常自止於不能。而量才用人。亦當務其已竭。況臣位居執法。職在繩愆。苟有官非其人。爵踰於德。法所當治。臣敢弗言。今者擢寘近班。實爲虛授。若遂黽俛居位。臣旣自己知非。苟復傳播於人。衆必指爲無恥。在它人猶爲不可。況本職之所當言。幸別選於長才。冀稍安於私意。再殫誠悃。非敢飾詞。所有告命。不敢祇受。臣無任震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四狀

臣今月某日。蒙恩差到某官。齋降詔書一道。以臣再辭恩命。不允所請者。特遣使車。宣布君命。里巷改觀。親黨增光。雖聖聰之未回。抑愚言之可聽。與其順旨而使聖朝不獲所任。曷若違命而使柄臣舉惟其人。用此力辭。期於得請。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衛多君子。季扎知其未亂。若公卿類皆骨鯁。則精神足以折衝。今雖忠賢在朝。股肱協力。不宜雜用小器。以示乏人。臣能知難。國之福也。苟不度德。民何觀焉。尚冀察臣危誠。追寢前命。俾得粗陳薄技。以効一官。旣獲謀身之宜。非無報國之所。進退兩得。家國俱安。其於微臣。豈非厚賜。無任恐懼懇禱之至。取進止。

免尙書右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首居言責。無補聖時。方有黜幽之虞。遽聞躡等之命。辭而不獲。情實難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賤。兄弟戇冥。早坐狂言。流落江湖而不返。晚逢興運。聯翩禁近。以儉安恃聖神之誤。知蹈嶮夷而莫顧。前後歷居於臺諫。彈擊多召於怨尤。每圖自安之宜。惟有早退之便。徒以受恩未報。中夕以興進退皆艱。徬徨自失。敢有望於殊寵。以自遠於煩言。矧茲丞轄之嚴。號居弼諧之貳。觀用人之當否。知爲國之重輕。如臣迂闊而寡謀。孤直而多怨。進用茲始。已或紛然。眷遇儻隆。安能自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眷求一德。以允僉言。慎名器之假人。念衣裳之在筭。亟收前命。以保危蹤。苟無隕越之憂。盡出生成之造。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臺轄之重。國論所存。顧惟尺寸之材。何與棟梁之選。比陳誠懇。尚闕俞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儒。僅守父兄之樸學。文史未歧。不通邦國之大猷。頃自元祐之初。偶緣乏使。召自南遷之後。遽責使言。旋由左史而踐掖垣。復從右戶以居翰苑。迨茲執法。曾未數年。言何補於聖明。志已殫於憂責。以一日遭逢之幸。擅諸臣積累之榮。方懷滿溢之虞。願求閑散之便。豈意恩私之橫被。復叨丞轄之近班。自昔政事之臣。非處書生之地。旣犯不韙。其何敢安。伏望皇帝陛下。以德愛人。量才付位。深察斗筭之陋。難堪鍾鼎之藏。追還誤恩。選逮明德。俾賢愚各安其所。則中外無復間言。其於微臣。受賜多矣。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樂城集卷第四十八

雜謝恩命表狀二十一首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執筆柱下。已愧空疎。起草禁中。尤爲清切。上慙主眷。下愧人言。臣某誠感懼頓首頓首。伏以西臺政教之原。紫微論思之地。緝熙庶政。事得起參。進退具寮。言成訓誥。昔趙孟治晉。叔向爲之謀主。則楚無以當國。僑爲鄭子。羽掌其詞令。則國鮮敗事。今臣所領。頗近於斯。宜得博達詳練之人。疎通敏捷之士。考覈邦典。潤飾皇猷。如臣樸訥少文。迂拙自用。在仁祖時。始以直言見收。下第在神考時。復以封事獲對清光。不能自結於一時。旋復竄投於萬里。雖謀身之不暇。願受任以何堪。泰壇之樽。何取溝中之斷。清廟之瑟。誤收竈下之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出震乘龍。代天理物。默然思道。專意於用人。穆若守成。選衆而求舊。憐臣一介之賤。偶爲三世之陳。遺簪以故而見收。老馬以病而復養。不求其用。聊廣吾仁。臣雖力不迫人。而誠心未泯。學忘其舊。而一二猶存。敢不靖恭於朝。側聽高宗之言政。勉強以俟幾。見成王之措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賜章服者。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之

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臣某誠感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爲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恃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悻直之非宜。孰知悟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忘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飢寒。時於道途。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濱於九死。厄窮身致。黽免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毋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嬖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耆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拔擢。猥及空疎。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正。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主。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尙書戶部侍郎者。掖垣清闕。奉鈇槩以媿安。民部劇煩。以金殺而爲職。事非素學。命不獲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於南裔。曾未再期。擢在近班。訖無少補。開口論事。適宸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非書命縱橫之際。竊祿而已。功何足云。計日以言。時亦未幾。方自憂於汰去。豈復意於超昇。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聖無爲。靜深照物。坐閱工師之衆。灼知情僞之端。察臣朴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以應務。性則不喜。於爲邪。試之劇曹。冀其來効。然臣觀當今右部之政。正值昔日新法之餘。召募憂於錢荒。差繇患於戶少。事旣難辨。法當通方。尙賴聖算之明。稍寬民力。

之慙。臣之疎拙。徒自勉強。苟少緩於瘡痍。亦圖報之萬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田野之姿。入朝未幾。侍從之貴。冒寵已多。方懷汰去之憂。敢有超遷之望。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歲以來。復益金倉之舊。下關民力。上計邦儲。朝廷議論。積年於茲。吏民封章。繼日以上。置局未遑於成法。付部要責其奏功。將以適四方之宜。爲一代之典。自非精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副憂勤。下寬疲瘵。如臣淺陋。殆難克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貴乘時。孝先述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原。上覽祖宗之成規。下采今昔之公議。昭然獨斷。惠此小民。謂臣出自賤寒。或知劭農之意。性本愚拙。庶無希合之情。度越衆賢。付以要務。臣敢不上體聖慮。勉盡鄙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對衣金帶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盛服在躬。衰容有耀。兼金收衽。綿力難勝。顧視何功。叨塵重錫。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寒族。誤點清班。豈曰無衣。敢自求於安煖。可使束帶。顧未工於語言。曾是遭逢。坐蒙恩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澤無外。足以衣被四方。禮義有餘。意將藩飾羣下。發在笥之珍。以明重慎。易佩魚之飾。以示等威。結以會朝。垂厲識都人之舊服。而拜舞。顧影有彼己之慙。豈徒褒博以

爲容。願盡麋捐而報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中廷拜命。御府推恩。授安吉之禮衣。兼熒煌之寶帶。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西南賤士。儒素傳家。羊裘寬博以禦寒。牛脅連延而束體。久從游宦。幸此甄收。曾何施爲。坐沾賜予。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庶物。子養羣臣。機杼告功。遠取同裘之義。範鎔成質。式示斷金之誠。篋笥增輝。旣燠暖於私室。鞞紳同結。亦誇耀於周行。顧慙彼已之譏。當誓捐軀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翰林學士宣召狀二首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盛倚。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成命莫回。驚使華之促召。一家竦聽。望雲闕以馳情。實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竊以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聞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畢誠之智。迨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羣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疇咨。宜得雋良。密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拙疎。十載江湖之間。自羣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永愧冠裳。敢謂乏人。遽令至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并包。物無一介之遺。意求萬目之舉。臨朝訪道。有元老之在前。燕處清心。授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循致承平。塵露之微。海嶽奚補。修列聖之故事。今將其時。

因間見以納忠。臣亦有志。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盛。倚。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力。辭。不。免。亟。承。詔。旨。之。溫。就。職。有。時。復。紆。使。節。之。重。慙。負。之。極。俯。伏。何。言。竊。以。法。從。之。華。禁。林。稱。首。田。漁。自。奮。信。遭。遇。之。已。艱。兄。弟。迭。居。況。前。後。之。無。幾。二。劉。二。吳。號。有。唐。之。盛。事。二。宋。二。韓。稱。本。朝。之。得。人。或。同。處。於。一。時。或。相。望。於。累。歲。今。臣。與。兄。軾。皆。塵。西。掖。繼。入。北。扉。曾。未。三。年。遍。經。兩。制。才。不。逮。於。前。輩。寵。遂。極。於。當。年。聖。主。何。私。偏。許。一。門。之。幸。愚。臣。自。料。敢。齊。伯。氏。之。賢。莫。爲。先。容。獨。爾。幸。會。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德。含。氣。必。生。日。月。之。明。容。光。咸。照。力。判。忠。邪。之。黨。首。清。侍。從。之。聯。察。臣。兄。孤。直。之。無。他。適。具。員。偶。闕。而。當。補。棄。遺。簪。而。未。忍。意。同。氣。之。可。收。致。此。空。疎。亦。蒙。獎。擢。臣。敢。不。始。終。一。節。庶。無。隕。於。家。聲。勉。強。百。爲。或。有。補。於。國。事。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三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衣。配。重。金。光。照。從。官。之。右。廐。分。上。駟。出。忘。徒。步。之。勤。齷。齷。何。功。便。蕃。若。此。伏。念。臣。生。於。寒。遠。仕。則。塵。勞。逢。掖。之。衣。加。牛。脅。而。自。約。下。澤。之。乘。望。田。舍。以。懷。歸。曾。是。恩。私。不。遺。固。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輯。綏。多。士。收。攬。成。功。五。色。彰。施。旣。蓋。藩。飾。之。美。六。轡。調。適。復。均。緩。急。之。宜。不。間。衰。殘。特。加。好。賜。無。衣。自。請。喜。七。節。之。吉。兮。爲。子。永。懷。悲。三。賜。之。及。此。糜。捐。之。報。造。次。不。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服章在笥。騏驥出閑。襲以會朝。乘而拜賜。周行悚觀。陋室增華。伏念臣家本寒儒。誤塵法從。既脫布章之陋。稍從輿馬之安。同裘之私。本非所望。康侯之錫。顧亦何堪。寵數便蕃。循省愧歎。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博求雋乂。圖廣治功。歷覽搢紳之間。深照奔走之病。亦是迂拙。偏被恩私。賓客在前。或將使之束帶。大夫之後。知遂免於徒行。誓以慶捐。少圖報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鞍轡馬一疋者。衣以旌禮。錫之帶則有約束之嚴。馬以代勞。加之鞍則無隕越之懼。荷國恩之深重。知聖訓之密微。服以周旋。益增愧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照臨多士。抵廣德心。捐廩庫之有餘。憐臣庶之微陋。拜命茲始。曾無毫髮之勞。受賜以歸。先有滿盈之懼。伏念臣起家寒遠。遭世熙明。才下位高。畏維鵜濡翼之誚。任重道遠。懷老驥伏櫪之心。量力自知。覽物增愧。將何以光被顯服。並驅衆賢。惟當知無不言。實亦匪以爲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勅設狀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陛。特賜勅設者。初踐玉堂。函頒燕俎。仰示慈之豐厚。增涖職之以華。飽食何爲。汗顏罔措。伏惟皇帝陛下。使臣以禮光祿後威。四筵旣盈。豈復無餘之歎。初筵有秩。共成旣醉之和。荷賜則多。論報何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勅設者。恩異禁林。禮加燕豆。頻年不講。故事僅存。偶追賢
儁之游。亟蒙飫賜之舊。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惠慈無外。典禮畢修。鳴鹿呦呦。喜忠言之來告。嘉魚汕汕。豈
衍樂之徒然。祇服異恩。敢忘仰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笏記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有命自天。懇辭無地。伏念臣歸朝未幾。受任過優。榮兼伯仲之間。寵先供
奉之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施普博。恩及覃平。察狂狷之無他。憐孤直之寡助。生成之賜。草木何
知。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記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職叨非分。恩出異常。伏念臣比自南遷。擢居法從。功未聞於一二。寵遂及
於便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急於用人。不遺寸善。置之翰墨之地。忘其兄弟之嫌。欲報洪私。未知死所。臣
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者。視草禁中。既亟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之求。
兼廷閣之寵名。增南司之榮觀。退循淺拙。徒積兢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仁聖在宥。五年于今。恭
儉無爲。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而寬弛相尋。革故之難。敵事雖除。而條綱尙紊。民貧未可經

遠吏竄難於責功。是謂守成之難。宜有厲精之實。幸臺綱之一舉。措國是於無疑。如臣才力之微。強勉何及。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惟主善。政貴日新。閱風俗之惰媮。審詞說之忠佞。知逆耳之利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儁賢。收撥微賤。然臣迂愚之實。砥礪莫加。顛沛之餘。衰罷日甚。言之無補。昔已效於諫垣。文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莫塞。才短奚爲。惟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晦而猶鳴。亦雞鶩之常性。志效捐軀之報。未知授命之晨。拜伏在廷。俯仰增愧。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除尙書右丞表一首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待罪南臺。閱時空久。承恩右轄。量分實逾。雖循牆而固辭。媿回天之無力。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衰遲晚節。遭遇聖時。還朝首擢於諫垣。求言終寘於臺長。蓋古人事君之難事。惟忠言拂意之易危。迫切至於引裾。顛危有或折檻。大則死亡之不卹。小則投竄而莫留。雖伏節之心。沒而後已。而保身之義。明者非之。臣今不然。事出至幸。蓋上方有道。常導之使言。故下獲安心。知言之無罪。非徒無益而不諱。抑又與進而超遷。才不逮於中流。幸則過於前輩。出入數歲。參陪大猷。昔所罕聞。衆或驚歎。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奉身有禮。體天無心。均覆中外。無戚疎之殊。惠養黔黎。有恭儉之實。德則可紀。過寧復聞。遂使諫諍之臣。不知激訐之懼。因緣寵遇。復享尊榮。不費之恩。沒齒何報。方今兵革既息。年穀稍登。唯當上體仁心。治而弗擾。勞求哲士。守之愈堅。庶羣后比義。以致功。則孤臣因人而成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偃僂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公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僞之真。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小儒。早歲猖狂。偶竊多聞之選。中年流落。既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囁嚅議論之場。舉皆空言。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罷。安能裁六聯之滯論。雖復罷免就職。愧歎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大廈。以覆羣生。故收衆材。而無棄物。然臣負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己無私。或不孤於託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躓。不渝始終。少答恩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生日謝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忝二中臺。席猶未暖。恩頒細札。庖已分甘。爰因誕辰。寵賚私室。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才無它技。生實多艱。近從江海之羈。遽聞廊廟之政。齷齪從衆。曾何補於微塵。出入彌旬。已自驚於素食。惟是累朝之故事。本優當世之名鄉。不遺臣子。

之私。特助室家之喜。豈茲菲薄。亦被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貴慎微。禮思從厚。既竭大烹之養。兼存惟食之恩。庶無飢渴之憂。以盡腹心之報。雖草木不知於亭育。而犬馬尙識於仁私。被服恩光。永思報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時當生育。情方切以懷親。職貳文昌。恩忽驚於捧詔。廩庖致饋。門戶生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夙稟厄窮。年侵衰暮。偶緣乏使。叨據近班。未嘗稼而取禾。則多不能謀。而食肉無恥。醉乏令德之美。飽無用心之勤。常恐食浮。以爲身累。敢煩好賜之厚。曲記初生之期。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祿以養才。因舊章而惠下。旨酒肥羜。見和平蓄衍之祥。香稻來年。皆調節登豐之報。顧惟屏陋。坐食甘腴。況臣少也早孤。祿不及養。老而多感。憂以終身。賜予在前。莫施烏鳥之微志。顧瞻來事。惟有忠義之可爲。叢爾寸心。未知所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笏記

臣進擢未幾。勞效未聞。偶緣生育之辰。遽蒙斂賜之典。醉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先事後祿。愧非崇德之義。黽勉圖報。愧畏交中。

欒城集卷第四十九

代人上表二十三首

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表二首

臣某言。伏以衰病日侵。曠官是懼。敢期恩貸。曲示撫存。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侍從。晚遇聖明。犬馬之誠。本期於竭盡。烏鳥之志。施迫於艱難。憂患既深。志力俱耗。比緣終制。獲覲清光。自願衰殘之餘。力求閑散之地。荷聖恩之未棄。付便郡以偷安。勉強支持。庶幾補報。而自單車就道之日。舊疾緣隙而生。視事云初。猶冀有瘳於歲月。力疾爲治。未敢卽訴於朝廷。及此遷延。愈增昏眩。殆將墮擗於條教。無以表正於吏民。衆所共知。信非矯飾。報孤誠而未達。服容眷以徒驚。感激之衷。固無以喻。進退之分。終所未安。雖明主優容舊臣。而尸素之譏。安可弗畏。雖愚臣貪冒寵祿。而筋力之去。難以強回。苟矜察其罷羸。實保全於終始。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老病既至。昏耄及之。恩澤未移。撫存若此。感幸雖切。啓處未寧。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覆育萬物。體乾坤之不遺。容養羣臣。猶父母之曲盡。始終愛惜。左右保全。雖或迂疎無用之才。加以羸老難任之日。猶未忍棄。俾獲偷安。德厚恩隆。感深涕隕。然念臣結髮從宦。出身爲君。遭遇聖明。有大馬自效之志。酬衮爵祿。無山林獨往之心。矯世求名。旣非所願。要君自鬻。尤不忍爲。誠以病勢侵凌。理難

勉強伏自去歲初涖宛丘。風熱交攻。面目幾廢。回陳誠請。未賜允從。貪冒寵光。明友之所譏笑。墮弛條教。吏民之所厭憎。逮此干聞。出於窘迫。豈可復貪榮命。不畏多言。而況南都有先臣之敝廬。留臺固遺老之清職。在臣不爲遂廢。於國亦謂無嫌。病而得閑。斯人情之至願。退之以禮。知主眷之愈隆。天高聽卑。得請乃已。臣某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齊州李肅之諫議謝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就差臣知齊州。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衰疲無用。退避爲宜。尙分邦符。以便私計。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幼蒙基業。早與簪裳。遭遇先朝。荐更煩使。逮聖明之有作。登賢俊於無方。誤識鄙凡。首被選擢。節制西夏。尹正上都。用捨皆獨斷之明。左右無一人之助。才微地薄。寵至心驚。誓堅愚忠。以報天造。然自出入要地。訖無絲髮之可稱。驅馳莫年。已覺筋骸之不迨。雖東秦之奧壤。實故里之近邦。顧惟綏撫之權。非復羸老之任。飛章自乞。倚宸眷之未移。明命俯從。知聖恩之愈厚。況復歷山舊治。父老猶存。濮水弊廬。封畛相望。首丘自得。戀主徒深。秋稼粗登。民情稍復。坐布德澤。豈勞施爲。惟是丘山之恩。猥被桑榆之景。報效無所。寢興不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李諫議謝免罪表

臣某言。頃者昧於周防。自貽謗譴。聰明坐照。善惡俄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幼服官箴。惟知勤瘁。老膺朝寄。但守朴忠。訖無佗長。以報殊遇。力小任重。當自知其不任。勢薄地寒。果大招於浮議。煩言

初起。卒莫自明。孤迹多危。自甘永棄。賴聖神之不惑。察誣罔之無根。不勞辯明。自獲昭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鑒在上。物無遁形。坤厚兼容。人獲安處。知拙直之多怨。憐衰朽之易摧。不見瑕疵。曲全終始。感幸之切。涕泗交流。重念臣昔事先朝。雖更煩使。衰門無振起之望。莫齒絕榮華之心。自蒙選掄。遂歷禁近。初無左右之助。惟恃日月之明。入領要權。出分重鎮。況復弟昆之菲薄。並叨侍從之清華。蒙國厚恩。如臣有幾。未能消於謗口。實有累於知人。每自省循。謂宜廢黜。尙竊方州之寄。益明眷獎之深。敢不勉勵疲篤。要粉身而後已。訓敕子弟。期累世以無忘。過此以還。未知所措。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張公安道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蒙詔恩。以南郊大禮。召臣陪祀者。躬饗圓丘。祇見祖廟。百辟在列。有懷舊臣。明詔及門。許觀盛禮。顧衰骸之羸瘠。奉成命以震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頃守鄉國。理極便安。但以莫年。勢難勉強。飛章請老。有負薪不逮之深憂。竊祿偷安。豈日莫思歸之本意。恐再三之上瀆。遂黽勉以逾時。然而目疾侵凌。比加昏眩。足力耗竭。殆不支持。方陛下咸秩百神。駿奔萬國。思以自天之福祿。均畀在位之臣。工惻然眷懷。未忍遺棄。而臣適丁病廢之日。懼成跛倚之尤。身滯周南。信榮觀之有命。心游魏闕。念入侍之無期。惟當望柴燎之餘煙。伏茅簷而竊抃。坐馳誠意。仰企清光。媮惰之誅。逃避無所。臣無任祈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某日詔書。許臣免南郊陪位者。容眷優隆。不遺舊物。老身衰病。辜奉明恩。未卽謹訶。重加撫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奉若天地。祇事祖宗。罄萬國之歡心。洽百禮而爲奉。四海來格。尙何竢於匹夫。誠意旁周。獨未忘於一介。其爲幸會。豈合固辭。況臣仕歷三朝。班聯二府。自當勉強筋骸之力。奔走籩豆之間。聽工祝之造休。均在廷之率舞。而乃自陳衰瘠。苟便安閑。始貢私誠。謂嚴誅之莫道。重迓細札。識聖度之兼容。雖蒲柳之質。旣衰而葵藿之心。未已。瞻望隕越。寢興不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饗帝之功。允屬於元聖。好生之德。遂洽於斯民。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萬物之始。祖宗百世之元。在禮有合祭之文。於經有嚴配之義。曠三年而後舉。竭四海以薦誠。然後情意獲通。多儀克備。惠澤均於多辟。賜子迨於六師。自非聖神。莫或修舉。伏惟皇帝陛下。仁孝天錫。恭儉日躋。祇事神祇。勤卹鰥寡。故能享安寧於歷歲。效職貢於多方。釐事告成。舊章不墜。臣忝事累聖。親承盛儀。覩致誠備物之爲難。知持滿守成之不易。其爲喜慰。實倍等倫。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留守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親饗天地。陟配祖宗。咸秩百神。均福四海。舉此盛禮。併在一時。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續嗣五聖。勤學十年。地平天成。禮備樂奉。親執圭幣。三接

神祇藁秸陶匏。致精微於德產。犧牲玉帛。來職貢於多方。祝嘏告休。福祿荐至。赦宥多辟。思廣好生之心。賞賚六師。共享如茨之福。罔有內外。咸盡歡欣。臣某居守別都。阻陪列位。徒與吏民之衆。共被德澤之餘。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代南京百官賀南郊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舉三年之盛典。罄萬國之歡心。釐事既終。鴻恩均被。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以天地之功。施而不報。祖宗之德。大而難名。惟有躬祀圓丘。配神作主。仰以答靈休之嘿運。俯以示聖孝之無窮。伏惟皇帝陛下。道被華夷。澤浹幽顯。百神受職。四海宅心。盛德元功。推而不可報本反始。因以教人。遂緣祝嘏之餘。不冒生靈之衆。幅員萬里。歡喜一詞。臣等分職留都。不獲奔走執事。無任瞻望踴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謝頒歷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熙寧十一年新歷一卷者。天方發春。朝旣頒朔。歲功伊始。民事有時。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政先稽古。動必法天。將以正萬事於歲先。大一統於宇內。而臣官治留務。職在勸農。敢不奉順典常。助宣化育。勤率吏屬。共質要成。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南郊加恩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特加臣恩命者。元祀告成。鴻恩溥及。雖在退藏之品。猶加異數之榮。祇

奉絲綸。貴增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謁誠致饗。受祿自天。樂與羣臣。同霑大慶。上自股肱之列。下同筦庫之微。嘉其顯相之勤。錄其駿奔之助。霑然大賚。夫豈無名。如臣草木餘生。桑榆暮景。顧田廬而願逝。竊秩祿以常驚。多病支離。已無任於陪祀。寵光霑洽。尚不問於推恩。荷德滋深。論報無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李誠之待制遺表

臣某言。衰病既侵。大期將至。顧視日景。瞻戀聖時。忍死一言。瞑目無恨。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年感慨。有志功名。晚節遭逢。屢經驅策。總戎西北。方朝廷旰食之秋。爲國威懷。竊將帥分憂之日。誓將勉勵。少答恩私。而施設未遑。罪戾隨至。荷聖神之普照。曾竄逐之幾時。安居里閭。浪迹漁釣。誠心自信。冀天日之尙回。歲月潛移。謂倚伏之可待。而命之弗予。冥不自知。俛仰之間。彌留已甚。伏惟皇帝陛下。躬堯舜之明哲。履漢唐之緒餘。引領太平之功。側身同德之士。臣雖竊見其始。而莫究其終。興言及茲。銜痛沒地。然臣聞之。惟至誠可以格物。惟至仁可以安人。刑非爲治之先。兵實不祥之器。此皆陛下聰明之自得。老生平昔之常談。將死之言。庶幾於善。苟有取於萬一。則雖沒而猶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龔諫議謝青州帥表

臣某言。伏奉五月某日勅告。授臣右諫議大夫知青州軍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某日。祇受訖者。守土無功。曠官是懼。成命旣出。懇避無由。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儒術空疎。吏能淺薄。

早蒙選擢。屢典方州。中被寵光。荐歷臺省。懷樸忠而不顧。勅勤拙以自將。然自違去中朝。流落外補。首尾經八年之久。左右無一人之容。自分衰朽之餘。無復甄升之望。頃緣乏使。再守別京。獲覩日月之光。親聞金石之訓。粗陳本末。方慙尸素之多。俯念孤平。尙有驅策之意。自違天闕。曾未期年。亟升侍從之榮。仍分旄鉞之寄。鴻恩自至。莫知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兼容。陶鈞獨運。識馮唐於郎省。但取一言。寘汲黯於淮陽。未忘舊物。恩深不報。期銘骨以終身。才拙自知。誓見危而一節。銜命東往。誠心內馳。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陳汝義學士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南京留守。知應天府事。臣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者。越從散地。擢領留都。仰戴恩光。惟知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器使。屢試煩難。任重多憂。積衰成病。乞身閑冷。但求安養。於餘生絕意功名。不復干求。於當世。豈謂聖恩未棄。見收桑榆。枯木再生。重沾雨露。自聞此命。莫知其由。洎獲見於清光。復親承於聖訓。盡出陶鈞之化。曾微左右之容。昔漢宣起張敞於亡徒。漢武用安國於梁獄。古或有是。今則無之。嚮非日月之照臨。不遺隙穴之微陋。則已廢之迹。誰肯復收。臣敢不勉勵疲。驚宣布政令。雖天地之恩不報。而犬馬之志長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留守謝減德音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中書劄子一道。疎決見禁罪人。臣已卽時施行。訖者。德澤之厚。常首於

京都原省之寬。一清於多辟。感天至速。協氣可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本京頃自秋末。逮茲歲終。愆陽爲災。時雪不至。麥田枯槁。民氣底煩。雖嘗祇奉詔音。並走羣望。而精誠未格。應答不時。衆皆嗷然。仰而有待。伏惟皇帝陛下。心存萬國。知其艱難。德配上天。體厥覆霧。推臨軒決獄之意。廣赦過宥罪之仁。謂三都之人。均在輦轂。使千里之內。同起頌聲。民心旣孚。天聽非遠。臣幸攝守留鑰。親被鴻休。樂與都人共陶聖化。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芻諫議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以南陽重鎮。久愧於無功。留鑰乏人。復叨於龍寄。祇奉綸綍。初見吏民。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選用列辟。藩屏四方。獨化陶冶之間。不爲親疎之異。乃眷別都之地。實惟創業之邦。控引大河。遠通江海之利。列置諸將。並擁貔虎之師。舟車四馳。賓旅荐至。歷觀近世。多用重臣。顧省庸虛。豈宜忝冒。伏念臣遭逢早歲。流落中年。不意班白之秋。置身侍從之列。秉持旄鉞。鎮撫方州。負乘有致寇之憂。老病非濟時之器。向非荷天地生成之德。被日月臨照之明。孰爲先容。保此弱植。臣敢不瞻望京邑。推廣風教之餘。勉強疲駑。少致涓埃之報。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

臣某言。七十致仕。國有舊章。再三上聞。情非虛飾。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顯仕。才本空疎。晚依至道。心存止足。甘方未及。亟請閑官。老旣當休。卽求謝事。陛下矜憐耆舊。特屈典常。許帶使名。坐臨

僊館。臣眷戀德澤。難於固辭。勉強衰遲。領此深眷。空糜厚祿。已復二年。仰愧朝廷。俯慙朋友。敢緣禮律之舊。力丐筋骸之餘。蓋陛下欲優容老成。而臣之蒙賜已久。臣將畏避滿溢。而陛下之流澤愈多。誠恐一朝溝壑之虞。遂有終身負乘之恥。逮此未耄。得以自陳。伏惟皇帝陛下成物如天。愛人以德。君臣之際。非獨以爵祿象養爲恩。進退之間。固將以名節始終爲意。使臣得退伏閭里。歌詠聖時。行葦無牛羊之憂。蒲柳免風霜之患。則私心自得。國體兼存。區區惻誠。實冀得請。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老而求退。豈以爲名。病而得閑。本其至願。飛章自乞。誠意未孚。特蒙賜書。勉以就職。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引年去位。事君之舊章。懷祿忘歸。人臣之深戒。自昔不得謝者。在禮雖或許之。然皆廟堂注意之臣。疆場折衝之任。邦家倚以爲重。神人賴以爲安。留之者既自有詞。居之者誠亦無愧。是以禮存權制。人絕間言。未聞退處閑官。坐糜厚祿。竊此異數。晏然偷安。伏念臣早事三朝。晚遭興運。首被揀拔。與聞幾微。貪戀聖明。豈有窮已。徒以寵祿盈滿。懼速顛隳。筋力衰罷。理難勉強。幸緣舊典。敢固自陳。伏惟皇帝陛下量極乾坤。德隆父母。因至誠之勤請。杜無名之誤恩。念臣平生。粗守廉隅。恥於僥倖。使臣今日得安分限。卽是恩私。區區寸誠。得請乃已。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誠發於中。一言可信。恩加望外。再請未從。顧惟衰朽之年。久竊尊榮之寄。雖蒙異眷。敢以自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事君之禮。少壯不敢不勉。行己之義。老病不可不歸。壯而不勉。則失忠。老而不歸。則忘恥。今臣心力衰退。手足支離。謝事之期。已逾三歲。祈天之請。蓋又累年。況復同列之間。比多得請而去。獨臣言辭淺陋。未足以回天。勢力孤單。中無與爲地。苟遂磐桓。顧寵俯仰。懷慙志不克伸。沒有遺恨。伏惟皇帝陛下。至誠樂善。多士克生。元首股肱。自足名世。奔走先後。未嘗乏人。豈臣去留。足爲輕重。徒以遺簪可念。遂忘朽弊之難堪。老馬尙存。不知驅馳之弗逮。致之顛覆之地。恐非愛惜之宜。故寵臣以尊名。不若使臣得全廉恥之爲貴。厚臣以重祿。不若使臣得守分限之爲安。凡厥保全之餘。斯皆聖明之賜。力陳危懇。尙冀必從。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致仕表

臣某言。引年辭位。忘三請之頻煩。念舊推恩。兼異數之重復。不替使名之重。仍兼宮職之崇。身喜歸休。心慙誤寵。國有成命。禮不敢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奮自諸生。荐歷顯仕。出入中外。凡經四十餘年。事業空疎。未間一二可紀。量才無用。早絕意於功名。聞道有年。久甘心於閑退。徒以夙事累聖。晚遇昌期。雖復已衰。未忍亟去。逮此筋骸之俱廢。自知驅策之難堪。瀝懇上聞。輟難蒙聽。皇明委照。私欲無違。復緣出震之初。與聞馮几之命。曲加恩禮。度越典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義不忘勞。仁先貴老。待疲馬以芻粟之厚。聊盡其年。均枯木以雨露之恩。豈責之報。使得優游卒歲。安樂延齡。惠澤至深。反側爲愧。雖老身已矣。將遂志於山林。而物性自然。終傾心於葵藿。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歙州賀登極表

臣某言奉今月初六日敕書。伏承皇帝陛下。天錫成命。君臨萬邦。神人宅心。中外相慶。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人倫莫先者父子。神器不二者社稷。付與一定。衆庶自安。我國家接統漢唐。配德虞夏。世祚平泰。古無擬倫。先皇帝總御綱權。肇新法度。廣興百世之利。聿追三代之隆。大功甫成。明命有屬。皇帝陛下仁孝天授。聖智日躋。承昭考作室之明。賴艾母翼周之賜。臨馭茲始。沛澤汪洋。寵及庶寮。恩宥多辟。民出蠲租稅之重。邊吏禁侵攘之姦。兆民允懷。四夷永賴。昔周成致刑措之盛。漢昭知時務之宜。今古同符。治功可待。臣守土南服。親被鴻恩。踊躍歡呼。倍越倫等。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代滕達道龍圖蘇州謝上表二首

臣某言。近從鄰郡。移領鄉邦。舟楫之勞。曾無幾日。里閭之舊。足慰平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微。學術疎淺。介特無援。歷事三朝。繾綣愚忠。粗守一節。方先帝臨御之始。寔羣臣綜覈之秋。拙直之心。偶蒙委照。幾徵之議。每輒與聞。知無不言。徒自竭於忠孝。直故多怨。遂寢結於憎嫌。恩遇一移。流落十載。雖欲自安於散地。然猶橫被以惡名。投畀遐方。要令沒齒。竊意網羅之莫脫。豈知天日之自明。吳興之除。聖意可見。幸疑謗之已釋。雖老死其何求。敢冀優恩。復遷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思天至。聖德日躋。憐孤迹之多艱。傷舊物之久棄。特推鴻造。存養餘齡。臣老病相仍。羈危多感。勤卹民物。敢忘委寄之

深迎勞往還。已覺筋骸之憊。葵藿之心徒切。桑榆之報何時。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地本鄉閭。人情所樂。物多魚稻。衰病以安。祇見吏民。布宣德澤。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儀正大。母德慈仁。照知四海之艱難。洞鑒羣臣之情僞。不遺疎逖。均被優恩。臣早事三朝。誤知先帝。初睹變更之議。每陳安靖之謀。言拙計疎。怨多援寡。始求補外。本欲安身。不圖寵幸之心。未快憎嫌之素。遂因疑事。加以惡名。流落十年。必致死亡之地。竄投三郡。益加遠小之鄉。賴聖神之至明。察愚直之無過。獨排衆謗。移領吳興。危迹再安。孤根復植。逮茲新命。不覺涕零。惟天地之鴻私。顧草木之何報。東南少事。深慙素食之恩。江海坐馳。私有自憐之意。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欒城集卷第五十

啟事二十二首

賀歐陽副樞啟

右某啟。伏審近膺休命。遂總兵權。凡在下風。孰不自慶。以天下之辯士。而議論兵革之要。以朝廷之元老。而臨御猛悍之臣。士民所以歡欣。夷狄所以震懼。昔者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夫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常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有所偏。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伏惟樞密侍郎。天才奇特。高出古人。餘論溫純。和樂海內。士人之所望以開慰學者。世俗之所待以師保斯民。果承寵榮。入踐鈞軸。手執子奪。身爲安危。施之事實。則可以慘舒四方之人。見之筆墨。則可以照曜萬世之下。夫富貴之士。所少者文字。而終莫能得。貧賤之士。所急者爵祿。而亦不可求。有能力取其一端。皆以自足於當世。而況位在樞府。才爲文師。兼古人之所未全。盡天力之所難致。文人之美。夫復何加。謹奉啟陳賀。不宣。謹啟。

北京謝韓丞相啟二首

右某咨。頃違軒闕。尋至北門。自領簿書。復將期月。魏都雄盛。號稱河朔之上游。職官卑微。最爲府中之末吏。事既甚夥。議皆得參。顧惟淺庸。何以堪處。而況旱氣方退。流民未還。盜賊縱橫。犴獄填委。是健吏厲精竭力而不足之日。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辦之時。伏惟相公偉量絕人。盛業蓋世。樂育賢俊。誤知鄙凡。竊

觀佐幕之司。似若無責之地。勉強之處。則事皆可與。因循而去。則身實甚閑。敢無自強。少答知遇。

又啓

右某近准中書劄子。就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撫總管司機宜文字者。頃塵制科。已授商幕。尋輒請告。以便養親。貧窶無資。還復求仕。既來魏府。幸邇家庭。曾未逾時。就改此職。邊鄙無事。最爲閑官。俸給稍優。尤便私計。自非昭文相公陶治庶類。順養衆情。曲務鄙庸。常見存念。則豈有進退之際。皆從私心。功效未聞。旋移新局。顧恩造之甚厚。思力報以未由。區區之誠。書不能旣。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累章得謝。故邑榮歸。位冠東宮。寵兼舊職。高風所振。清議愈隆。伏惟致政觀文少師道德在人。術學蓋世。早遊侍從。蔚爲議論之宗。晚入廟堂。隱然衆庶之望。屬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臨事而安。莫測弛張之用。釋位既久。始知靜鎮之功。仰成績之不刊。信後來之難繼。荐歷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後去。進以其道者。道高則難留。故七十致仕。在禮則然而六一自名。此志久矣。築室清潁。琴書足以忘憂。遺名四方。珪組蓋已外物。誰歟治國。能就問以質疑。惟是門人。尙不拒其來學。伏以官守不獲躬詣。門屏謹奉啓陳。賀。

迎陳述古舍人啓

右某啓。伏審厭直玉堂。公憂輔郡。父老相慶。吏屬竦觀。伏惟知府舍人道德精醇。政術高妙。東南舊治。久振於士林。臺閣遺風。特高於朝右。魯侯爲國。始自泮水。何武按部。首訪諸生。不謂古人。復見今日。某承乏

曩舍久聞德音。樂與斯人。共被餘澤。

賀致政曾太傅啓

伏審得謝明廷。進兼異數。首被袞衣之錫。仍因旄節之崇。終始恩榮。中外慶慰。伏惟致政太傅侍中舊德隆重。元勳著明。輔相三朝。純固一節。良士在位。不求旅力之功。尚父雖衰。猶荷鷹揚之託。西鄙無事。中宸思賢。繼陳止足之誠。自求清靜之樂。付青簡以遺事。追赤松而並遊。大節凜然。四方仰止。矧十載廟堂之舊。多一時几杖之賢。年德最先。命秩尤峻。出同憂患。措國步於安寧。歸共優游。播清風於長久。某夙荷知獎。實倍歡欣。謹奉啓陳賀。

賀韓相州啓

伏審懇辭留務。歸守鄉邦。斂藏爲國之方。勉就還家之樂。進退有裕。卷舒適宜。伏惟某官才大難名。功成不處。方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抗大節於羣疑。擅元勳於不朽。楚國已定。葉公邁其舊封。唐室多虞。裴度久而在外。遺功名於簡策。樂民社於方州。施無不宜。信處心之有道。衆猶願治。懷舊德以徒勞。某夙荷獎知。實倍歡慰。限以官守。阻詣門庭。

謝韓許州啓

伏念某爲性迂疎。居官簡惰。日虞彈劾。歸事耕桑。敢謂兼容。尙形論薦。恭惟安撫相公德度宏遠。謨猷老成。不居公相之隆。退就方州之寄。惟世俗之多務。豈棟梁之久閒。復用之期。曾無幾日。願知之士。豈惟一人。曾何已棄之身。未改見知之舊。嗟駑馬之獨後。期枯枿於再榮。爲力已艱。論恩則厚。黽勉下祿。心已切。

歸歟。愧負鴻終。私何爲而報此。

賀河陽文侍中啓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府司徒侍中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睭睭於保釐之命。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公安於綠野。油然而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謝文公啓

伏念某遷疎已甚。廢棄爲宜。偶來宛丘。遂復三歲。留連寸祿。久已愧於古人。顧視當塗。義無求於今日。方將圖宦遊於南土。卽暇豫於鵠原。自屏遠方。少安愚分。此者伏遇某官厭倦樞政。偃息藩州。忘陋質之無堪。恃舊知而增氣。尺書自達。方懷冒進之憂。奏牘上聞。遽辱見收之請。庠齋簡暇。旣深便於冗材。德宇崇深。固足安於一介。仰慚伯樂之顧。自知駑馬之姿。雖取信之無疑。猶恐難於必售。其爲感激難旣敷陳。

賀張宣徽知青州啓

伏審入覲帝廷。榮加使秩。遂解南籥。作鎮東藩。新命旣傳。衆情胥悅。伏惟某官宇量冠古。德業在人。直道而行。神聽靖共之德。不改其度。人知賢達之風。師保斯民。望之已久。進登異數。禮亦爲宜。雖分職於遐方。實均榮於二府。老成猶用。人有望於安寧。旌旆來東。迹稍安於孤拙。某官守有限慶。謁未遑瞻。望傾依衷。誠踴躍。

謝改著作佐郎啓

右某啓。今月某日。蒙恩改前件官者。迂拙之人。廢棄已久。偶歲成之及格。蒙敍法之推恩。忝冒既深。榮幸兼至。伏以方今聖人在上。多士盈廷。挾策讀書。皆道德宏深之士。涖官從政。並才術縱橫之人。珪璧煒煌。顧瓦礫而安用。松筠挺拔。嗟蕭艾之徒生。固天地付予之特殊。宜朝廷進退之亦異。朝遊山林之下。羣鳥獸之喧卑。暮登霄漢之塗。接鸞皇之翔厲。是以羣材並驚。百度咸熙。顧視駑駘。伏鹽車而已幸。旁睨樸樛。竦樵爨以何詞。曾謂庸虛。亦蒙遷補。伏念某才性鄙拙。學問空疎。早歲猖狂。誤塵科舉。蹉跎二紀。見者與嗟。奔走四方。泰然自得。老馬無求於再駕。死灰豈意於復然。無負郭之桑麻。願歸耕而未果。効乘田之畜牧。荷竊祿以偷安。實無望於榮華。顧常憂於罪戾。寵至逾分。誠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二府左右。明時陶鈞庶物。春陽既至。草木皆生。有不次之舉。以待賢才。有銓綜之常。以御羣吏。使賢者無久留之嘆。不肖者有寸進之緣。雖三代用人之明。何以過此。故一介受恩之賤。罔不知歸。感戴徒深。敷陳罔既。

謝張公安道啓

右某啓。伏以少年遊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復淮陽臥治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幕府之優閑。再辱辟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然。綢繆罇俎之歡。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太尉。才高一世。望重累朝。體河岳之兼容。納涓埃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盡室之憂。道德照人。況復終身之幸。

賀孫樞密啓

右某啓。伏審王畿報政。兵府登賢。中外同歡。士夫相慶。伏惟樞密諫議。才業兼劭。忠厚有餘。早試煩難。識

民間之情僞。晚依潛躍。相龍德之光亨。出當干城。入贊心膺。溫然不伐。德望逾隆。卓爾自將。風節彌壯。固上心之久簡。且人望之攸歸。方今武備載張。邊防未弛。導迎善意。猶有望於仁人。保養遺氓。終愈光於令問。某早遊門下。實倍歡情。趨謁未由。瞻依徒切。

謝黃察啓

右某啓。伏審不棄空疎。過形論薦。廢退已久。慙懼靡遑。誠以進無干世之才。出爲苟祿之仕。強顏未去。襟被以須。方河堤潰決之餘。當流民紛委之地。皇華在隰。務咨度以求賢。鴻鴈于飛。待劬勞而安宅。是宜舉勵精之能吏。効奔走於當時。老鈍之資。樸櫟何取。豈謂採聽之誤。曲加獎飾之榮。此蓋伏遇某官德在兼容。仁存久棄。有霜臺嚴肅之威。而不用。有繡衣擊斷之勢。而不施。旣示含容。復蒙甄錄。然以東州之廣才士。如林。輒先衆人。豈勝厚愧。感佩之切。敷染奚殫。

賀趙少保啓

右某伏審得謝明廷。榮歸故里。參東宮之羽翼。增南國之光華。搢紳竦觀。貪懦知愧。伏惟致政少保德侔金玉。節貫冰霜。早入諫垣。凜乎蹇諤之足畏。晚陪國論。溫然忠厚之可依。逮此分憂。所至稱治。因俗爲政。無寬猛之常。與民息肩。有清靜之化。士夫倚以爲重。邦家仰以爲安。而止足之心。早已自許。再三之請。久而後從。退居水石之鄉。自放簪裳之外。優遊空寂。有以知萬物之輕。呼吸清華。有以期百年之壽。激揚頽俗。師表後生。卓然先覺之風。坐致不言之益。某因緣未契。誤辱見知。舊德不留。雖同海內之公怨。高節愈劭。私喜哲人之克終。欣慰之多。敷染難盡。

賀文太師致仕啓

右某啓。伏審得謝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今。止足之風。中外所嘆。伏惟致政太師躬夔臯之偉業。兼方召之壯猷。翼亮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士思爲用。尙父雖老。而鷹揚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況復坐而論道。本無黃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翺翔嵩少之下。泝回伊洛之間。身寄白雲。堂開綠野。釋鼎鍾之重負。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圖之丹青。奉以尸祝。衆之所願。誰復間然。某蚤以空疎。誤辱知獎。嘗欲借潤於河海。庶幾自効於錙銖。而蹇拙多艱。漂流歷歲。誓將歸掃墳墓。絕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恩未棄。尙許登門之遊。一聽話言。永畢微願。猶能作爲歌頌。傳示無窮。俯慰平生。仰答恩遇。瞻望台屏。不勝區區。謹奉啓陳賀。

謝兩發運啓

某啓。竊以廢棄餘生。黽俛祿仕。偶依按治之末。苟全疎拙之資。敢謂弁容。過形論薦。某少年喜事。誠有意於功名。中歲早衰。願投迹於林莽。徒以竄逐未久。不敢言歸。耕稼無資。未能捨祿。馬病伏櫪。實畏馳走之勞。木落歸根。久忘發生之念。伏承某官德業深厚。名冠士夫。委寄優隆。地連湖海。思與明主。廣育材能。遍求屬官。不棄憔悴。百里之政。曾比毫髮之輕。一言之容。遂致鼎鍾之重。然方今聖治初啓。羣賢彙征。敢以衰朽之餘。輒塵英乂之列。感激雖至。慙懼寔深。

賀范端明啓

某啓。伏以仁厚之深。老有餘福。退閑雖久。坐致優恩。中外相傳。歡欣一意。伏惟致政端明丈人。鄉邦舊德。翰苑老成。蚤擅價於文章。晚收功於忠義。謀安社稷之重。言發卿士之先。事成恥於自陳。功大難於久掩。既及身而顯耀。亦延世以褒嘉。信天道之不誣。而陰德之必報。某早承眷與。喜倍等倫。不獲躬詣門屏。脩慶謹奉啓陳賀。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某啓。近蒙聖恩。除前件官。仍改賜章服者。謫宦江湖。歲月已久。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繼登翰墨之場。勉出絲綸之語。辭而不獲。處之益驚。凡物之生。小大異稱。惟人所處。閑劇宜有。狙猿無事於冠裳。爰居不樂於鍾鼓。操之則慄。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用人者貴於因任。然後才得其適。性無所傷。某少而讀書。中頗喜事。既挾策以干世。誠妄意於濟時。奏牘之多。既比狂於方朔。流涕之切。亦效直於賈生。比困幽憂。始聞大道。汎若虛舟之獨往。寂如死灰之不然。久於索居。遂以無用。以謂良治之砥石。不能發無刃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而已。蓋將終焉。豈意大明之繼升。廣收諸賢。以自助。驥驟之乘。而罷驚與焉。榘枘之林。而樗櫟在是。橫蒙見錄。漫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道大難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之業。本由得士之功。致二老於幽遐。罄九官之汲引。下迨微陋。或蒙甄收。曾是放棄之餘。輒參侍從之列。朝衣肉食。雖懷歸而未由。濡足纓冠。顧所居之當爾。冀斯民之大定。幸四國之無虞。碌碌何功。猶或一書於竹帛。堂堂偉績。尙能悉載於聲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尙書右丞諸公免書

某啓。伏蒙聖恩。除某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恩出非常。心知逾分。雖懇辭之未獲。要得請以爲安。竊以政事之臣。國勢所係。得其人則四方斯訓。非所用則百辟何觀。顧可私於一人。致坐失於大體。某家世寒陋。資稟冥煩。早歲讀書。徒以文翰自喜。莫年臨事。動由迂闊見譏。既自知之不疑。矧衆言之何賴。方虞汰斥。遽爾超升。況今二聖天臨。羣公彙進。五臣翊舜。自格無爲之功。一德承湯。已膺克享之報。豈容不肖。或與其間。伏望某官因進見之餘。言達外廷之公論。進賢退否。既鈞軸之當爲。置散投閑。抑空疎之常分。苟無滿溢之懼。盡出陶鎔之私。

謝啓

某啓。誤蒙詔恩。選備臺轄。小才知愧。空僂以循牆。成命莫回。嗟負乘而致寇。竊以先皇昔開於官制。兩丞特異於唐餘。上參萬務之幾。下總六聯之劇。既用人之不次。宜得士之非常。如某家世甚寒。資望尤薄。雖學存於古。而言輒謂迂。志切於時。而舉不知務。禁林清要。文譽缺然。憲府密嚴。忠言無幾。方乞閑而自便。遽躡等以叨榮。此蓋伏遇某官至德在人。清議服世。推轂多士。雅聞成就之功。一意本朝。樂有俊良之助。積薪不嫌其居上。蟠木亟爲之先容。坐致空疎。誤蒙甄拔。其爲感幸。難盡言宣。

代人咨事八首

子瞻答周郎中啓

伏承不察空疎。辱示書教。稱道過實。慚懼交至。某自少讀書。喜作文字。志氣方銳。以多爲賢。流傳世俗。誤見推許。近歲以來。遭罹患難。舊學衰落。加以當世文士。述作至多。每一開編。終日驚嘆。故自近日。深自斂

退未嘗有所爲文。方欲收拾舊書而已。傳布四方。不可復揜。豈謂賢達上復以此見稱。每讀來書。祇增愧汗。所示古今詩二卷。詞藻旣贍。格律又高。誦詠再三。浩不可測。辱賜之厚。未知所報。

張公安道答呂陶屯田啓

伏審決策大廷。程文優等。聲華籍甚。慶慰良深。某官學問該通。業履淳固。恥浮言之希世。依直道以干時。進不失榮。退無所負。惟是六科之建。始於兩漢之隆。衆所共趨。久而成俗。盛極則反。固唯物理之常然。忠告未哀。猶有設科之本意。苟遺風之可挹。曾外物之何加。勿用猥并。本無求於執事。不忘蘧蓑。終有獲於豐年。比者過示長牋。曲形厚意。

陳述古舍人謝兩府啓

久塵近侍。愧於無能。出補外官。適其素願。始布條詔。親見吏民。秋夏豐登。人懷富足之樂。風俗淳厚。庭無爭訟之誼。曾何施爲。遂底清淨。某老大無取。介特自將。平昔之學。嘗志於治民。仕宦之勞。每深於陟屺。願之久矣。乃今得之。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崇深。器業宏遠。銓綜羣吏。不知中外之殊。鎮撫多方。常先陪輔之重。舉此善地。寄之鄙人。私欲不違。知陶鈞之有自。官守無事。況迂拙之所宜。感激之誠。敷陳罔旣。

又謝兩制啓

蹇拙之資。久塵於侍從。恩寵之誤。猶寄於藩維。祇服休光。已臨所部。某歷職無補。每以爲慚。揣己甚明。固嘗自乞。荷聖恩之未棄。付近郡以偷安。太昊之墟。風俗猶厚。長淮以北。魚稻稍豐。親養無違。私計自得。會何鄙薄。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官學術精深。才猷駿懋。眷獎方厚。議論持平。頃與同朝。固服膺之有素。獲

守善地。滋荷德之不忘。視事云初。馳誠罔既。

張聖民修撰謝二府啓

待罪海壖。方虞於曠敗。分憂畿外。尤荷於陶鈞。祇見吏民。布宣條詔。累歲豐稔。略無罷人。積雨開明。粗有秋稼。方郡邑之無事。顧庸懦以何爲。某早從宦遊。舊悅圖史。旋承乏於劇職。勉從事者歷年。心迷薄領之煩。力殫錢穀之計。逮茲出守之地。復修舊學之餘。政事稍閒。初心自得。曾何幸會。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官道德濟時。宇量包世。燮和中外。恥一物之未寧。容養賢愚。思羣材之各遂。顧鄙儒之無狀。竊近輔以偷安。雖荷德之深。無忘於瞻仰。而營職之外。何補於涓埃。慚懼之誠。敷述難既。

齊州李諫議問候文侍中啓

伏審臥鎮別京。臨制北鄙。政務休簡。兵民乂安。恭惟某官德邁古人。望隆當世。陶冶多士。盡布公卿之間。輔翼累朝。陟配皇王之化。卷懷事業。偃息方州。風俗未澄。非老成而莫定。邊鄙尙竦。須重德以謀安。衆口所期。天心將應。卽日冬候。凝冽。鈞履康寧。某迫此暮年。尙玷鄉郡。道路不遠。德化所覃。瞻仰徒深。伏謁無路。敢祈保衛。以慰傾依。

李諫議賀郭宣徽知并州啓

伏審謀帥廟堂。授鉞方面。風聲所被。邊鄙自安。伏惟某官學本詩書。思含韜略。入參樞近。出揔戎行。謀慮宏深。隱若長城之固。動用安靜。不求一日之功。勳名旣隆。釁故隨至。進退有裕。望實兼隆。令尹三登。曾喜色之莫見。頻陽復起。信前計之可從。方今卒乘久安。盟好猶在。用人旣得。知廟勝之有成。俾國咸休。顧公

策之安出。某老拙無用。退守鄉邦。側聆休嘉。以慰瞻望。

李諫議謝二府啓

某爲性甚愚。篤於自信。與人無忌。拙於周旋。頃者得遇監司。造爲浮謗。浼塵上聽。紛然罪戾之多。傳播四方。重爲衰老之愧。飛章自理。爲計已疎。雖循省之無瑕。顧吹求之已密。恃照臨於皎白。信俯仰於平衡。不俟辯明。坐獲昭洗。枯根再生於時雨。敗舟獲濟於驚瀾。名節旣全。死生爲幸。此蓋伏遇某官持大鈞而播物。奮至鑒以臨人。定妍醜於須臾。無施巧僞。憐衰罷之易毀。曲爲保全。德厚恩隆。感深涕隕。某老病旣久。思求歸而未能。荷戴雖多。圖恐報之無日。激切之至。敷述奚殫。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490B

